



一把茶壶，三个女人，一个温柔的迷局
叵测居心，痛苦婚姻，无尽诱惑，四面楚歌

中年危机

ZHONG NIANWEIJI 刘杰◎著



著名导演 鄢颇 作序

胡可 李小冉 于震 荣蓉 联名推荐

写透四十多岁中年人的情与性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序

中年人的那些事

鄢 颇

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刘杰算得上是一位爷，所以我们称他为“刘爷”。

我和刘爷的合作，是由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混子》改编成电视剧《我们的快乐人生》开始的。开机的前一天，因为剧本里的情节和人物我还把握得不是很准确，正在踌躇时，制片主任告诉我，作者已经到了剧组，于是就把他请到了我的房间，以便让他能够再把故事理顺一些。初见刘爷，身上果真透着那么股子“爷”的范儿：既有文人的睿智，也带有商人的习性，同时还兼具从他眉宇间不经意地透露出的一股戾气，不是特别好形容他这个人，总之，能对得起“刘爷”这个称号。

通过拍摄这部作品，我算是和刘爷认识了，因为《混子》这本书，基本算是他的个人奋斗史。在这部作品中，他能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都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功力。某天，刘爷给我电话，说手里有一本准备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年危机》，在出版之前又专门改了剧本，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这段时间刚好在休息，就分别看了他发过来的小说和剧本的电子版，这一看，竟然让我再次感到了刘爷的不同之处。如果说《混子》（或者叫做《我们的快乐人生》）只是讲述了几个年轻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的故事的话，那么，《中年危机》则是从另一个侧面，讲述了已年届不惑之人所面临的种种压力。故事发生在因美国次贷危机而造成的国内金融风暴时代，已步入中年行列的高德明、纪建国、杜占举和李素琴、李玉婷、文丽等人物，和我们一样，都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考验。他们苟活

在重重危机的夹缝中，于金融危机的大框架内，还须面对信仰危机、家庭危机、情感危机、社会危机、事业危机以及问题子女的青春逆反等等，像一条一条沉重的锁链把中年人给死死地枷在其中，让他们很难冲出重围。当这些危机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该如何去面对？

人到中年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题材，到了这个年龄的人，所要面临的困惑和承受的压力往往会非常大，就像作品中的高德明，需要面对的是罹患绝症的妻子，性格反叛的女儿，步履维艰的事业，还有形形色色的诱惑，这些都是值得读者去反思的问题。在刘爷的笔下，无论故事还是人物，都表现得游刃有余非常到位：语言简洁流畅，同时不失刘氏特有的幽默；故事情节发展自然，毫无刻意雕琢的痕迹，言简意赅地捋出了几条故事脉络；通过简单的品茶论道，就把几个人物的社会属性分门别类地给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高德明对情感的忠贞、纪建国对家庭的不负责任、杜占举的老于世故、姜宝山的商人奸诈，还有李素琴的坚强、倪亚兰的低调、李玉婷的无奈、高星的张扬、文丽的别有用心，在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画面感，即便是对所谓的小三，也没有做出过于严苛的斥责，而是平淡地把小三李战也描写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既有经济上的需求，也有情感上的表露。这便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同时也给了我们深度思考的空间。

文学作品首先讲究的是人性，严格地说，《中年危机》是一部很接地气的作品，它把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层一层剖析得很准确，所以非常值得一读，尤其是中年人。作品中每一个人物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可能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看上去似曾所闻。读完了这部作品后，可能会有读者拍着脑袋在想，这不就是发生在那个谁身上的事吗？那么这部作品就是成立的。

说实话，拍了这么多影视剧，我这还是第一次给作者的小说写序，也不知道这样写行不行，只要读者能够接受这部作品，那么，就算我在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读者也不会受到什么干扰了。预祝刘爷的这本具有中年地标性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2012年9月12日凌晨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中年人的那些事 / 1

有人曾经说过，生命的形式是空泛的，但我们却要脚踏实地；生命的本质是荒诞的，但我们却要假戏真做；生命的真谛是虚无的，但我们却要信以为真。这话还确实有很深刻的道理。想来，生活就像一条河，再硬的石头沉入河底，长年累月地被河水冲刷，也就没有了棱角，变成了一块光光滑滑的圆蛋蛋。

第二章 人和猪的区别 / 31

四十岁的男人就像坐在茶楼里的品茶者，虽然隔窗尚能看到外面灯火斑斓的霓虹和浮华，却明白即使走进灯光人海里，也难以再成为风景了，毕竟这个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于是，十几岁时的少儿梦幻、二十岁的青春孟浪、三十岁的张扬个性，就像这杯中的茶，几经冲泡后色泽便越来越浅，而茶的香味儿早已消失。

第三章 找抽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 73

走在石库门的街道上，除去对时尚上海的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人们的思路像时空隧道一样拉回到过去，对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有一个追忆的总结。如同他们现在的心境一样，把已经过去的岁月一点点化开，就像弄堂青砖下的点点青苔，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第四章 实际上，爱都是做出来的 / 105

比如香水。没有人会认为香水只是一瓶带有香味的液体而已。对女人而言，那是在不经意间传递出的一种信号，带有明显的动物本能，通过散发出的味道温柔地霸占男人的思想，将遥不可及的梦想逐步变为现实的积极宣言和自信心构建，因为香水代表着某种呼之欲出的欲望，或者说代表着心灵的重新开启，反馈出斑斓多元的体验，并以此引起注意。

第五章 生命是一团欲望 / 159

人说，有情人都是天上的星星。想来，当年他俩能在茫茫人海中相识，恰如这满天繁星，不知道该是哪两颗星球碰撞后的尘埃落下，把他们完整地粘连在一起，仿佛一条看不见的微波点对点地植入到另一方血脉，在激情碰撞的那一刻完全脱离了凡尘中的琐碎。

第六章 马勒戈壁只是个地方 / 193

很多事情，是需要亲身体验才有切肤之感的。伤过才知疼痛的滋味，哭过才知无助的绝望，傻过才知付出的不易，错过才知拥有的可贵……体验了失误，才会更好地选择；体验了失败，才会更好地把握；体验了失去，才会更好地珍惜。

第七章 网络惊现九零后炫富女 / 227

婚姻本身从未摧毁任何东西，而只是将隐藏在你里面的东西带出来，显露出隐藏的东西。如果爱藏在你里面的话，婚姻会将你的爱带出来。如果爱只是个伪装或是圈套的话，迟早会消失，那时你的真实面目、丑陋的人格会浮现上来。

后 记 / 259

第一章 中年人的那些事

有人曾经说过，生命的形式是空泛的，但我们却要脚踏实地；生命的本质是荒诞的，但我们却要假戏真做；生命的真谛是虚无的，但我们却要信以为真。这话还确实有很深刻的道理。想来，生活就像一条河，再硬的石头沉入河底，长年累月地被河水冲刷，也就没有了棱角，变成了一块光光滑滑的圆蛋蛋。

一、中年人的那些事

俗话说，人之中年乃多事之秋，确实是这么回事。让高德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多事”的起源，竟然来自一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茶壶，以至于让他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遭遇了从家庭到事业所发生的一系列磨难和纠结。

严格地说，这个故事应该从高德明四十二岁生日的那天下午开始讲起。此前，虽然经过了四十和四十一岁两个生日，但都没有像四十二岁生日这样，让他内心充满了说不清的纠结和惶恐。还没下班的时候，他老婆李素琴打电话过来，神秘兮兮地说要送个礼物给他。这让他感到新鲜，第一反应就是抬头看看窗外的太阳是不是在相反的方向。结婚这么多年，夫妻朝夕相处，虽然早就没有了原先的激情，家庭生活平平淡淡的也说不上有多么恩爱，可主动提出给他送礼物的事，在他的记忆中好像还从来没有过。

放下电话后，他的身体重重地坐在了办公室的沙发上。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使劲地抽了一大口，一股浓浓的烟雾立刻从他的嘴里和鼻孔里喷出，两道眉头却紧紧地皱在一起。他在想，四十二了，时间可真不禁混呐！

“四十二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还剩下大半截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按灭，然后从沙发上站起来，自己对自己做了个鬼脸。过四十岁的生日时就已经吊不起任何男人的胃口了，何况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两岁，生意要抓、家庭要顾、孩子要管、老人要敬，最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老婆需要去哄，稍有不慎就会惹来一顿争吵。屈指算来已经吵了十七八年了，开始的时候还有这个兴致，吵就吵，谁怕谁？到后来就越

来越没有这种欲望了，老婆爱叨叨就叨叨去吧，真的叨叨急了眼，就开门走人，惹不起还躲不起？出去转悠一圈回来，洗洗就上了床，随便翻一本什么破书，只要能催眠就行，看不了几个字，呼噜早就开始了。

四十多岁的男人和四十多岁的女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同。女人一旦到了这个年龄就开始拼命地往自己脸上涂这个膏抹那个粉，如同和钱较劲似的，今天去美容院美容，明天去美发厅美发，晚上临睡前还闲不着，再给脸上蒙上张什么保湿面膜，像个白面鬼似的，猛一看能吓人一跳。哪天心血突然来潮就宣布不吃饭了，说是要减肥，闲来没事就跑商店，把自己捣饬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自己捣饬还不够，偏偏还得把自己的男人再搭上，大变活人似的一会儿换一套衣服出来，明明已经四十多了，愣把自己化装成莺歌燕舞的样子，撒娇装嗲地说，老公你说好不好看？实际上你说好看不好看都没有用，说好看吧，违背了自己的心愿，说不好看吧，立即招来一顿白眼，什么都不说会被对方说成不关心她，是说也不是不说更不是，因为虚伪的女人到了四十唯恐被别人看出自己的真实年龄。

而男人就不同了，一旦到了四十多岁就越活越现实，越活越明白了，况且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也都集中在了这个年龄上，过去的那些理想、那些憧憬、那些抱负、那些对未来的渴望和勾画，都统统地玩蛋去，仅存的一点儿精力就是到卫生间的镜子前去数自己的白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去回味早已经流逝了的青春和岁月。

已经四十二岁了！这让他在叹息的同时也增添了几分莫名的惊慌。想想从半年前开始，看着身边孩子对自己的称呼，从过去的大哥到如今的大叔，这时就会发现年龄真的不饶人，身体的素质也让你不得不服输：上几步楼梯都要喘粗气，喝多了酒第二天都醒不了，而且脑子还断片儿，想不起在酒桌上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脾气也一点儿一点儿地发生改变，说得好听点就是素质在慢慢变高，骂人的话变少了，宽容变多了；虽然人脉很多，但是与人的交流却越来越少，回到家就不愿意再出门，不知道究竟是感觉到了家的温暖还是有病态，能推掉的应酬尽量不去，就连外出联络感情和交流都少得可怜。

高德明想着想着，自己不由地苦笑了一声，免不了又为自己长叹了一口气。

正当他还在为自己不饶人的年龄感叹的时候，快递公司忽然送来了一个快递。

快递是用一个纸盒包装的，纸盒不是很大，有点儿像在淘宝网上买东西时商家发货时的那种。他接过纸盒看了一眼，见顶部贴着一张快递单，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名字，而发货地址是上海，发货人却只写了个“文”字。

“文丽？”他的心不由得一颤，急忙将纸盒拆开，里面却是一个被包裹得很严实的古旧红木盒。从外表看上去，这红木盒可有些年岁了，从外观上看，颜色非常深，纹理也极其细腻，好多人看后觉得更像紫檀。高德明拿在窗口明亮的地方反复看了看，木质像紫檀而无金丝，如黄花梨却无鬼脸，应该是老红酸枝质地。木盒做工精细，古韵十足，两侧还镶嵌着一对绿锈斑驳的铜质拉手，于木盒表面的盖子上，题的是宋代秦观秦少游的一首代表词作《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字体挥斥方遒，结实大气，豪放不失俊逸，结体典雅，风神秀中，落款为“梅调鼎”。

高德明小心翼翼地将盒盖抽开，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一把古旧的老紫砂壶。他一愣，还没等脑子转过弯来，办公室的门被人敲了两下，他连头也没抬，本能地对外面喊了一声：“进来！”

随着房门的打开，办公室的倪亚兰进来说：“高总，有人找您。”

高德明把手里的紫砂壶放下，见是他的一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就赶紧起身迎了出去：“是张总驾到啊，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小地方看一眼？”

张总哈哈大笑说道：“前段时间身体不好，窝在家里没出门。今天心情不错，出来溜达溜达，这么着就溜达到你这里来了。”

高德明一听他身体不好，就关切地问：“身体不好？是怎么回事？”

张总摆摆手道：“没什么大碍，人上了年纪，毛病就多。”

高德明“哦”了一声说：“没什么毛病就好，身体可是第一位的，千万要保证。您瞧我光顾着和您说话了。”他对着外面喊了一声，“小倪，泡一壶茶。高总可是个老茶客了，一定要下最好的。把前几天曹春华曹经理送我的那个顶级坦洋工夫拿出来，让张总尝尝。”

张总客气地推辞道：“不用忙乎，我只是想找你聊聊天。最近忙得怎么样？”忽然，他的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高德明放在桌子上的那把老紫砂，像是发现了宝物一样，不由自主地就站起来走过去，拿在手里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好几遍，俩眼珠子都绿了，过了好半天才嘘出了一口气，惊诧地看着高德明道，“好东西啊，这可是少见的珍品呐！高总，我这趟可没有白来啊，你让我开眼了。”

高德明听他这么说，就急忙问道：“张总，您见多识广，学问也大，您就给我讲讲这把壶怎么样？”

张总眯着眼又看了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壶翻过来，指着壶底的篆刻对高德明说道：“这是把项真壶，你看这款，那可是典型的项真底款，叫做砚北齐，另外还有边款项不损，这都是它的特点，而且，这壶应该是项真鼎盛时期的作品。这个项真是浙江嘉靖人，明代天启年到崇祯年间的制壶高手，以‘一茗壶’传世，存世量极少，他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时大彬！我曾经在一个朋友那里见过他的一把壶，品相远不如你现在的这把，他那把壶当时的价格就已经很高了，如果按照现在市价来计算的话，这把壶至少得值一百来个！好东西呐！高总，你这是从哪里淘来的宝贝？”

高德明经他这么一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才知道那是一把价值不菲的名壶，那颗心不由自主地“咯噔”了一声，一下子就悬了起来，生怕被他不小心给摔了，他两眼紧张地盯着他那只拿壶的手，还得装出一副故作镇定的样子说：“这是我一个同学刚刚从上海给我寄过

来的，送给我当岁生日礼物呢。这不，包装还在这里呢。”

张总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高德明急不可耐地打开电脑，连制作茶壶的项真和题诗的梅调鼎一同在 Google 搜了一下，这才知道，这个梅调鼎竟然是清末甬宁沪一带鼎鼎有名的大书法家。按照 Google 的搜索结果，梅调鼎（1839 年~1906 年），字友竹，号赧翁，浙江慈溪人，清末书法家、画家。其书法博采众长而又独树一帜。幼学颜体，几可乱真。行草宗法二王。中年学欧阳询，晚年潜心研习魏碑书法。梅调鼎长年在上海、宁波二地做账房先生，家中清贫。其书法对海派书法影响很大，并开创了近代浙东书风。

我靠，这还真的是个宝贝啊！他顿时愣住了。

在这之前，高德明就喜欢上了茶。实际上他喜欢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赶个时髦，因为无论他走到哪一家公司，也不管这个公司的规模大小，那些老板们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设置了一个茶台，既显得有层次，又不失实用价值，于是他就照猫画虎，分别在办公室和家里各置办了一套茶具，闲下来的时候就像模像样地守着茶海自斟自饮。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喝茶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于一种自我陶醉，所以，刚好上茶那会儿，他不分什么红茶绿茶乌龙普洱铁观音，只要是茶他就喝，似乎不管什么茶，只要到了他嘴里，都会显出一副很内行的样子，品咂着嘴然后说一句：“好茶！”

他就是这样喜欢上了茶。与茶结缘，对高德明来说，不在于像那些品茶专家们所描述的茶有多么深远的文化，而在于茶能令他心静。所谓静则明，静可虚怀若谷，可内敛含藏，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于是，茶也成了他与朋友之间的媒介，喝茶聊天，天南海北地闲谈胡扯，何其自得！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张嘴也就越喝越刁，越来越贪恋口中的茶香。于是，喝茶成了他每天必修的一门作业，天天如此，已至沉溺，只要一杯香茶入口，顿觉神清气爽、心平如镜。这样的感觉，比起那些品茶专家们所描绘的回甘留味、陈香悠长等术语，倒是显得更具自然和随意的情趣。

如今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这么一件足以令他心动的“神器”，他的茶

缘更得进行下去了。他小心地把那把老紫砂壶重新装进木匣里，又装回纸盒，用胶带将纸盒的四周缠了好几道，直到他认为安全了，才和办公室的倪亚兰打了声招呼，提前一步离开了。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进了电梯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他拿过手机一看，是女儿高星的班主任老师打过来的，声音很急促地说：“请问你是高星的家长吗？请你现在马上到学校里来一趟。”

高德明的心猛地一沉，女儿是不是在学校里发生了意外？

二、中年的男人是道坎儿

高德明一下子就慌了神，开着车慌慌张张地往学校方向赶，一路上都在胡思乱想，把所有能想到的不好的事情全部都想了个遍。尽管他的车已经开得很快了，可他总觉得还是慢，好不容易才赶到学校楼下，没等车停稳他就拉起了手刹，拉开车门就慌慌张张地往学校的楼上跑，气喘吁吁地来到了老师办公室门口。他从门上的玻璃一看，见高星和另外三个女孩正站成一排，老师则在一旁的椅子上坐着，双臂抱在胸前满脸怒气地挨个训斥。

一看到高星没什么意外，高德明的心顿时放了下来，可只过了一秒钟，他就又开始担心了，心里暗暗嘀咕，这丫头到底惹了什么祸，被老师给罚站呢？估计惹下的事儿不小，否则老师也不会把家长给叫到学校来。但不管惹下了什么乱子，只要她好好的就行。想到这里，高德明才轻轻地敲了敲门上的玻璃。

老师扭头一看，见高德明站在门外，就站起身走出来，阴着脸一句客气话都没说，把他带到了另外一间办公室。高德明有些惶恐地问：“王老师，高星犯什么错误了？”

王老师的脸冷若冰霜，气咻咻地说：“你们高星现在可真能耐，和那几个女生一起把另一个同学给打了！打了还不要紧，还把这个过程给上传到了网上。现在被打同学的家长已经到学校闹来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吧！”

“啊？高星把同学给打了？”高德明被这个消息震得全身一哆嗦，如果不是老师亲口告诉他，他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他的眼中，高星一直都还算是个乖孩子，虽然经常和他俩皮打皮闹，但还不至于能在学校里打人吧？

老师没好气地训斥道：“你们这些家长平时都是怎么教育子女的？你看看这些女孩还像女孩吗？抽烟喝酒打群架，这回丢人丢大发了，都丢到互联网上去了，怕是地球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你自己过来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说着，就把桌上的电脑给转过来，从桌面上拖出一段视频放给高德明看。

视频的效果不是很清晰，显然是用手机拍的，地点好像是在女厕所里。画面上出现三个嘴上叼着烟卷的女生，把另一个女生逼到了角落，正嘻嘻哈哈地扇她耳光。随后就是一个特写，高星用牙咬着香烟的过滤嘴，满脸狞笑地对那个女孩没头没脸地打了几巴掌，然后回过头颇为得意地对镜头伸出俩手指，做出一个胜利的手势。就这个形象，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形象。

这段视频的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不到一分钟，可高德明却看得心惊肉跳，脑袋上就像挨了一棒子，“嗡”的一声炸开了。如果这不是自己亲眼所见，打死他都不敢相信高星能在学校里干出这样的事，难道这真的是自己的女儿吗？他目瞪口呆地盯着电脑的显示器看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抬起头，看着老师那张出离愤怒的脸，惴惴不安地问：“请问王老师，被打的那个女孩，她现在怎么样了？”

老师脸色阴郁地叹了口气道：“已经被家长带着到医院做检查去了，如果检查结果显示身体有伤的话，不能排除他们直接去派出所报案的可能，这一点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假如被公安部门认定为故意伤害，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高德明听到“故意伤害”四个字，眼前突然一黑，险些栽倒，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很清楚故意伤害将带来的后果，一旦被公安局认定了，那么高星她们这几个女孩极有可能要负法律责任。他语气慌乱地说：“王老师，首先我道歉，是我教育孩子无方，给您添乱了。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不要把事搞大了，一旦闹到派出所去，这几个孩子的前程可全都完了。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出面和那边的家长协调一下，该赔礼咱们赔礼，该赔钱咱们赔钱，尽量把事情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您说这样好不好？”

王老师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气愤，一只手用力地拍着桌子说：“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家长平时都在忙些什么，现在出事了着急了是吧？早干什么去了？咱们要以心比人心，如果说被打的是你家高星，你还会不会这么说？说句实话，其他三个女生出这样的事我一点儿都不会觉得惋惜，可偏偏把高星扯进去。现在这事我还真不好说，这几个孩子也太没数了，把人打了也就打了，你干吗还得再给捅到网上去，这下好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尤其是高星，你说她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她跟这几个女生瞎混什么？现在搞得连我都很被动，没法向学校和人家家长交代！”

高德明被老师像训三孙子似的一顿抢白给弄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地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再抬起头时发现老师的目光直盯着他身后，小声地对他说了句：“那孩子的家长回来了。”高德明闻听，急忙扭头往后一看，见一对中年夫妇正站在门外。王老师急忙撇开高德明迎过去问道：“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那男的长相有些猥琐，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而他身后的女人却一把将他推开，一口的东北话斥责道：“老师问你话呐，你哑巴了？真你妈没用，你说要你这样的男人能干啥？孩子被打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儿吭哧！”然后转过脸把一个装CT的牛皮纸袋对着老师挥了挥说，“医院所有的报告都在这儿呢，大夫说俺家孩子已经被打成了脑震荡！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王老师，你看这个事该怎么办好？俺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一句话，你给俺们个痛快话，你说咋办俺们就咋办。”说

着，也斜着眼扫了扫站在旁边的高德明。

王老师倒是很世故，沉吟了片刻道：“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首先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该向你们做检讨。不过，这些孩子都还小，如果一旦把事情闹大了，她们的前途就毁了，这么做对谁都不好。我提议一下，我们商量一个能圆满解决的办法，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东北女人抖着一脸横肉道：“王老师，谁家的孩子谁自个儿心疼，俺们也知道，俺们家的姑娘不灵醒，不受人待见，可也不能这么个打法吧？得亏没把孩子给打死。你知道派出所的警察是怎么说的吗？把人打成脑震荡就要负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够了逮捕法办的资格了。说实话俺们俩没什么文化，也不愿意把这事儿给弄大了，就想听王老师给俺们拿个主意，公了私了全凭你一句话！”临了，又瞥了高德明一眼。

高德明知道，这东北女人的话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就带着歉意地问道：“那现在孩子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住院了？”

可是那女人却没吱声，只是弯弯着眼上下打量着高德明，又疑惑地看着王老师。王老师连忙指着高德明介绍说：“哦，忘了说了，这是高星的家长。刚才我们俩已经聊了一会儿了，人家可是很有诚意，一直在替孩子道歉。”

“道歉？”那女人冷笑了一声道，“把人打成这样，道个歉就行了？那还要公安法院干啥？都道个歉就是了。”

高德明羞愧难当地说：“都是我平时对孩子的教育不够，我诚心地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关键是现在孩子怎么样了？我想现在去看看，不知道是否可以？”

“看啥看呐？把人都打成那样了，再去看看有啥用啊？别整些没用的，还是谈点儿实际的吧。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事儿是你们家孩子做下的，总得给俺一个说法吧？”

王老师插嘴道：“你们都别激动，先听我说一句好不好？这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咱们就想一个解决的办法，只要不惊动公安司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再说，事儿不是高星一个人干的，其他三个同学的家

长马上就过来了，咱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谈，你说说你的要求，咱们协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说话工夫，另外三个学生家长也都陆续来到学校，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坐在一起商谈这事的处理意见。东北女人见这几个家长都衣着光鲜，就狮子大开口，要求什么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这个费那个费加在一起总计十万，否则的话就去公安局。

说来说去，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钱。东北女人的话音未落，几位家长都面面相觑，这哪里是在解决问题，分明是借机敲竹杠嘛。就连王老师都觉得她说的这话太不靠谱儿，就把脸往下一沉道：“周玉燕，差不多就行了，我在这里一直给你留着面子呢。孩子在学校被打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可咱们也不能借孩子之机来实施讹诈吧？我提个建议，一家出两千五，总共一万，算是给孩子的补偿，你们有意见没有？”

这事就算是这么解决了。高德明黑着脸，把垂头丧气的高星推搡着塞进了自己的车里，然后就开车回了家。

高德明家住在这座城市东部的一个比较好的小区里，当初为买这套房子他没少上火。三十岁的时候，他听从了老婆的意见下海经商，下海之前，他也曾经对自己的前程做了很长时间的权衡，把最好与最坏都做了认真考虑，想着自己一没背景二没后台，要想受到领导的重视而得以提拔的可能几乎没有。与其自己这样蹲在政府里跑一辈子龙套，还真不如下海做点事，于是一咬牙一跺脚就这样下了海。起初是给深圳的一家药厂做代理，那年月做药品生意是一本万利，形象地说一句，那钱海海的，比抢来的都快，只要闭着眼去摸，遍地都是钱。所以没用几年时间，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就从他自己跑单帮开始，发展到了十几个人，而他也鸟枪换炮，开上了让人看了眼绿的私家车，存折上也有了百把万的积蓄，算是提前富起来的那拨人。

手里有了钱，李素琴就说话了，人家都在东部买房子了，咱们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改善一下住房条件？

高德明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这处已经挤吧了这么多年的蜗居，表面

上没说什么，可心里暗自点头。“接旨”以后，他就抽空在市内到处跑着去看楼市，只要有新开的楼盘，他就肯定会出现。转来转去，终于在东部看上了一个小区，叫做燕飞花园，位置不错，在香港东路的中段，背靠青山面朝大海，距离海边大约也就是百八十米，站在小区一眼望去，一百八十度无敌全海景。波涛滚滚的大海和百舸点点的帆影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使他的心为之一动，连想都没想就选中了一套错层式公寓房。那时候的房价还不是很高，在这么好的位置上居然还不到三千元一平方米，所以，他看上的这套跃层住房，差不多有一百八十多平方米，所有费用都加上也就是五六十万。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成为自己的家了，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用颤抖的手把电话拨到了李素琴的单位，向老婆大人汇报了具体的位置和价格。可他在电话里说了半天，李素琴也没搞清楚具体在什么地方，就说过去看看吧。他老婆那时就已经是青岛一家规模不小的百货公司的部门经理了，管人不多，可权力不小，可能就是因为职务的关系吧，说话总有那么一股子强势的官腔，让高德明听着很不舒服。

高德明只好开车直奔老婆单位，把李素琴接上后又一路狂奔地返回燕飞花园。售楼小姐很耐心地再次拿着钥匙把一套套的房门打开，详细地介绍每一套房子的结构，并且把这里的发展前景预测了一遍。听得高德明热血沸腾，回过头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李素琴的脸，却没有发现一丝热情。

出门之后高德明就迫不及待地问：“你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

李素琴皱着眉头说：“有点儿远，上下班太不方便，再说高星上学也太远。”

高德明赶紧解释说：“你没听人家售楼小姐刚才说了，这房子这位置，两年之内肯定升值。我觉得不错。”

李素琴那张脸往下一嘟噜，就说：“你别听她瞎叨叨，她要不这样说，这房子还能卖得出去吗？你高德明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在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谁愿意花这么多钱到这里来买房子？又远又偏不说，连公交车也没有，我和高星都不方便。”

高德明心里老大不乐意，就嘟嘟囔囔地说：“我觉得这个位置确实不错，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在市里还真找不到这么好的环境，从性价比上来说，还是很划算。如果你们上下班不方便，大不了上下班我来接送你不就完了吗？”

李素琴把嘴撇了撇，嘲弄地说：“高德明，你有那么好？你是不是忘了当初买车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要接我上下班，接送高星上下学，可你自己说说，你总共接送了几回？”

这话可真戳到高德明的软肋上了。李素琴说得没错，当初自己确实是这么承诺过的，也确实没有兑现。现在她又提起这壶不开的水来刺激自己，高德明心里头就有点儿不乐意了，拉长了脸强词夺理地说道：

“买房子和买车不一样，你和高星上班上学都不远，也用不着接送，再说，买房子是你提出来的。现在房子你已经看了，愿意买就买，不愿买拉倒，我还懒得去操心了。”

谁知李素琴把脸一翻说：“两个字，不买！”

高德明一听火就大了，一打方向把车靠在一边停下，扯着嗓子质问道：“李素琴，咱们这个家究竟谁说了算？”

李素琴也不含糊，眉一挑，眼一瞪，一只手用力地怕打着驾驶台，冲着高德明就嚷：“我说了算！高德明你想怎么着吧？今天这个房子我说不买就是不能买，你爱咋地咋地吧！”

得！这套房子就这么黄了，高德明连一丁点儿脾气都没有，继续蜗居在老宅里。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过了还不到一年，当初他看好的那套房子，竟然真的像售楼小姐所预测的那样，翻着跟头往上涨，很快就涨到了一万多一平方米了。高德明看了后心里那个气呀，故意把当天报纸上的广告带回家让李素琴看，可人家老婆大人却像没事人一样，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高德明，极不讲理地反问道：“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你有能耐为什么不去买别墅？再偏我也没意见！”

把高德明给气得，一把就扯过了那张报纸扔到了一边。

再后来，也就是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时候，高德明就没有告诉她，狠下心咬咬牙自己一个人做出了这个重要决定。他在所有的楼盘里选了

一套自己感觉比较满意的两百多平方米的复式结构房，就义无反顾地直接交了定金。可钱交了以后，他这心里又开始打鼓了，万一这事被李素琴知道了，还指不定又得闹出什么幺蛾子。果不其然，等到房子交钥匙的时候，高德明就到李素琴单位去接她，嬉皮笑脸地说是为庆祝结婚十五周年，特意给老婆精心选了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请她笑纳。李素琴一听高德明还知道给自己买礼物，高兴得不行，一路上不停地在高德明耳边聒噪，追问他到底是件什么礼物，是钻石还是翡翠？高德明却笑而不答，只是心怀鬼胎地说，到那里就知道了，就开车一直把老婆拉到了现在住的云景小区。上了楼梯，掏出钥匙打开门，嘴里还当当着贝多芬的交响曲，故作兴奋状地对李素琴说：“当当当，你看这礼物怎么样？”

谁知李素琴一看这房子，登时就不乐意了，那张脸往下一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就恼了：“高德明，你可以啊，这么大的事你连和我商量都不商量就自己做主了？我在你眼里还算是个什么东西？”

冷不丁挨了这么一顿“狗屁吡”，高德明一下子就傻了眼，本来是件好事，现在倒把自己弄得很尴尬。“你不是说咱家的房子需要换一下了吗？”

李素琴冷笑了一声说：“是啊，不但房子要换，是不是老婆也需要换一个了？人家都开始换老婆了，你高德明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要换的准备？”

高德明气得脸色煞白，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扭头就走。

不过，后来李素琴还是很给高德明“面子”，一起搬了过来。

高德明和高星进门后发现李素琴已经提前回家了，就给高星递了个眼色，让她自己回屋去学习，他自己则进了厨房，把手里的东西往厨房一扔，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说：“没想到你都把饭做好了？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刚要出门来了一个客户。”

李素琴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去去去，少和我来这一套，你不是为了逃避做顿饭嘛，何必还要编出这么多故事，累不累你？”

高德明讪笑着说：“你看吧，你这人就是这样，我还至于为了一顿

饭在外面逃避吗？再说，今天是本人的生日，你就是让我做饭我今天也不能做！”

李素琴数落着说：“我看呀，就是我这个老妈子把你们给伺候惯了，你瞧瞧你们俩，一个老爷一个小姐，横草不动竖草不拿，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一把。高星呢？”

高德明冲高星的房间努了努嘴：“在房间里做功课呢。”

李素琴伸头往高星的房间看了一眼，惊讶地说：“这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从没见过这么主动去学习过，今天这是怎么了？高德明，她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你说你这人吧，她不爱学习你叨叨，爱学习了你还叨叨，她能知道主动学习了这是件好事，你怎么连这个也怀疑？没劲！”说完，他自己从厨房走出来，抱着那个装壶的纸盒就上了楼，小心地将那把老壶拿出来，很有兴致地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突然听到“咣当”一声摔碎了什么东西的巨响，紧接着就传来李素琴在楼下“啊”地惨叫声，吓得他慌忙将壶扔在沙发上，一个箭步就蹿下楼去。

三、索然无味的生日

高德明慌里慌张地闯进厨房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玻璃碎片，李素琴像是被吓傻了一样，呆呆地站在一旁。他顺着李素琴的目光看过去，见灶台上的钢化玻璃打火灶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了爆裂，原本放打火灶的位置上只剩下了几个金属部件，一口汤锅掉落在地上，冒着热气的汤流得到处都是，一只还没炖好的鸭子从歪倒的汤锅中露出了半个脑袋，而天然气却还在“吱吱”地向外喷，整个厨房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煤气味道。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踮着脚跑过去，先关上了天然气的总阀门，同时把窗户打开，这才回过头将李素琴搀扶到客厅，关切地问：“你伤着了没有？”

李素琴心里的火像是被他这句话给点着了一样，翻着白眼瞅着他，没好气地嚷道：“你没长眼啊？我没伤着你是不是很不舒服？”

高德明无奈地苦笑了一声，摆摆手说：“行了行了，这顿饭我来做，你就歇着吧。”转回身从卫生间里拿出笤帚和墩布去了厨房，先把地上的碎玻璃和洒出来的汤扫进了簸箕，再用墩布把地面擦干净。把这些都干完了后，又伸手从头顶的挂橱里拿出一个电磁炉，准备自己动手去做饭。这个时候李素琴却悄悄地又来到了厨房。

这顿饭吃得三个人都没什么兴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丝毫没有生日的气氛。高星还在为学校里打架的事担心。在路上她老子已经嘱咐她，回家后千万不能露出“破绽”，这事一旦被她老妈知道了，估计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尽管如此，毕竟自己心里有鬼，高星只是闷着头一声不吭地扒拉着自己的饭；李素琴其实已经发现了高星的不正常举动，但是她尚未从打火灶爆裂的阴影里走出来，也就没有追问，整个吃饭的过程中始终都皱着眉头；唯独高德明，表面上嘻嘻哈哈地喝酒试图活跃气氛，而实际上心早就飞到楼上那把壶上去了。有一个问题始终让他不解，文丽为什么会突发奇想地送一个如此贵重的宝贝给他呢？

高星和李素琴先后吃完饭离开餐桌，只剩下高德明一个人。他觉得索然无味，就把桌子收拾了下去，看了看仍然沉着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李素琴，便轻手轻脚地上了楼，动作娴熟地在电壶里烧上水，又往另一把茶壶里下了一泡茶，回过身来拿起刚才被他扔在沙发上的那把老壶放在茶盘中央，一边静等着电壶里正在烧着的水，一边全神贯注地细查看这把老壶的每一个细节。

有人曾经说过，生命的形式是空泛的，但我们却要脚踏实地；生命的本质是荒诞的，但我们却要假戏真做；生命的真谛是虚无的，但我们却要信以为真。这话还确实有很深刻的道理。想来，生活就像一条河，再硬的石头沉入河底，长年累月地被河水冲刷，也就没有了棱角，变成

了一块光光滑滑的圆蛋蛋。

水开了。高德明将水冲泡在已装进茶叶的茶壶里，然后将第一泡洗茶的茶汤慢慢地倒在那把老壶上，随手拿起茶巾轻轻地将壶身擦一遍，再看这把老壶，因滋润了茶色，呈现出一派韵润的紫红，壶体显“黯然”之色，光泽内敛，如同一位谦谦君子，端庄稳重，大气使然。在他的视界里，这把历经几百年的老壶，因介入了厚重的历史和传承的久远，已经将之上升到“道”的层面，颇有《道德经》所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风，有着韵通达面，内涵至深的风骨，再加上几百年来被玩家承接下来，壶身裹着一层年轮的包浆，不仅手感舒适，而且能焕发出紫砂陶本身的自然光泽，浑朴润雅，耐人寻味，因而气场充盈，透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在他眼里，这把养好的壶已经超出了壶本身，就像他生命中的一个元素，具有一股说不出的“神”气。

第二泡茶还没喝完，李素琴悄声地从楼下走上来，坐到高德明旁边，带着歉疚的表情对他说道：“德明，对不起！”

高德明宽宏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把一杯刚斟上的茶端到她面前说：“没什么，一个生日嘛，过不过的也就那么回事，你也就别往心里去了，喝茶。”

李素琴端过茶杯，浅浅地呷了一口，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腹部，皱着眉头对高德明说：“最近这块儿疼得挺厉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德明知道，她说这个地方疼已经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催了几次让她去医院她也没有当回事，他也就觉得不以为然了，说道：“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遍了的去医院看看，你就是不听，这会儿在这和我叨叨这疼那疼的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大夫。”

李素琴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轻巧啊，我哪里有时间啊。家里一摊子，单位一摊子，恨不能分成几个人用，忙得我都快成脚不沾地的飞人了。”她把手里的茶杯放下，忧心忡忡地又说，“你说，万一我得了个什么不好的病，撇下你们爷儿俩该怎么办呢？”

高德明瞪了她一眼，赶忙打断了她的话：“咱这日子过得好好的，你怎么不往好处想，偏偏去想这些不着四六的事，真服气你了。看来你

还不是真忙，真忙的话，就没工夫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李素琴却很认真地说：“不是我在胡思乱想，这也很现实，听说你们男人有三喜，升官发财死老婆。不过，我得好好活着，可不能让你的阴谋得逞。”

“你说得没错！”高德明伸手搂住她的脖子，感慨地道，“而且咱们还得使劲地活，将来高星长大了结婚生孩子，咱们还得照看小外孙呢。等把好日子都过了，咱们再考虑死活的问题。我估摸着我一定走到你前面，到时候，你也别给我买墓地，就在附近栽一棵树，我死了以后，骨灰就埋在树下。让高星记准了地方，等你也死了的时候，就把你也埋进去，那时候咱俩就团聚了。”

李素琴“扑哧”一声笑了：“你说咱俩这不是闲的嘛，在这说什么死啊活啊的。”她忽然看到了茶盘里的那把老壶，惊讶地问，“这是你刚买回来的？”

高德明摇摇头道：“这把壶我可买不起，是一个同学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她知道我喜欢摆弄这些玩意儿，今天专门给我快递过来的。”

李素琴撇了撇嘴，醋意十足地说：“是你过去的梦中情人吧？叫文什么来着？这么多年还惦记着你，真不容易。”

其实李素琴说得没错，高德明在大学里的确有过那么一个人，但并不像她所说的是什么初恋情人，充其量也就是单相思罢了。他曾经喜欢的那个女同学叫文丽，人长得挺漂亮，但是也挺傲气。在读大学的时候，高德明一直都暗恋她，但是她却对高德明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毕业了，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

还是在高德明和李素琴结婚的晚上，俩人温存完了之后，李素琴不知道哪根筋抽了，在被窝里就逼问高德明：“你老实给我交代，过去有没有和哪个女的谈过恋爱相过好？”

高德明开始还咬牙，表现出一副打死都不说的英雄气概，可架不住李素琴的挑逗和软磨硬泡，被熊熊燃烧的欲火给折腾了半天，实在熬不住了，只好把这事儿给招了。新婚之夜的李素琴竟然光着屁股从高德明的橱里把他们的毕业照找出来，让高德明指给她看是哪一个。高德明无

可奈何只好指了指站在最旁边的一个说，就是她。李素琴趴在照片上仔细地研究了那女人的长相，就撇撇嘴说，很一般嘛，还至于把你迷成这样？所以，高德明一直感觉自己做了一件这辈子最傻最蠢的事，直到今天，李素琴还时不时地拿这事来揶揄他。

高德明瞅了她一眼，无奈地说：“你呀，什么事儿也都往这事儿上扯，都这把年纪了，你还吃的哪门子醋啊。再说，这壶和她有什么关系？”

李素琴往高德明身上靠了靠，刁蛮地嗔道：“就吃醋就吃醋，你想怎么着吧？有本事你到公安局告我去！”

喝了两杯茶，李素琴就下楼洗漱去了，高德明还在独自欣赏那把茶壶。李素琴洗完了就进了卧室，拿了一本书躺在床上胡乱地翻看。看了一会儿发现高德明仍然还没下来，以为高德明睡着了，就在里面德明德明地叫。高德明在楼上听到了李素琴的呼喊，明白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暗号，就恋恋不舍地将茶壶放回茶盘。结婚已经十五六年了，只要老婆一叫“德明”，就说明今天晚上要有那事。高德明忽然想起了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第一次和她做爱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那一声呼唤真是拿人魂魄，高德明只觉得自己的魂儿都没了，像一头饿急了了的狼，忘乎所以地扑在她身上。那一次使高德明终生难忘，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做完了之后，高德明发现自己的床单上留下了一块血迹，当时他就后悔得不行，如果这要是在新婚之夜该有多好？事后他又自己安慰自己，权当这就是新婚之夜吧。听到老婆在卧室里喊他，就吭了一声，然后把电视关了进了卧室。

卧室里只开了一盏床灯，黄黄的给人一种很有欲望的感觉。高德明就麻溜地脱衣服上了床，在被窝里摸摸索索。结婚这么多年来，虽然日常生活中免不了磕磕绊绊，可和谐的夫妻生活始终如一，尽管次数在减少，但是质量从没降低，几乎每一次他都能把李素琴送上“嗷嗷”直叫的高峰，而他也能在她癫狂的同时得到极大的满足。

说起来，高德明是属于那种很刻板的男人，无论什么事都按照一成不变的程式进行，就连床上那点儿营生，他也一直都是严格地按照程序一步一步进行，从脱衣、上床、摆正位置到插入，必须依照固有的习

惯进行。有时候李素琴忍不住想变换个花样换一下方式，比如在沙发上或者在卫生间，可高德明却不能接受，他的理论是，做爱就必须在床上，就像吃饭一定要用碗和筷子一样。之所以如此，源自他读大学时的一次梦遗，当然这也是他深埋在心底的一个秘密，绝对不能吐露一个字。于是，从青年到中年，高德明已经经历了“奔腾”、“日立”和“正大”三个年龄段，在床上始终都是一成不变，而李素琴也早已经背熟了他的这个套路，所以也就不再勉强，随着他的活动频率一点一点地达到高潮。在这个平台上，高德明表现得游刃有余，自始至终都非常投入，充分体现了一个正值当年的男人，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欲望，每一次都把李素琴伺候得通体舒泰如死如仙。

李素琴似乎表现得比往日更加主动，高德明刚一上床，就被她一把揽过去。那种迫不及待甚至让高德明感觉有些招架不住，还没等他准备好，李素琴就高抬起两只脚挂在了他的脖颈处。莲足香馥，玉腿修长，肌肤胜雪，花蕊幽深，高德明当然按捺不住。直接撩枪上马，真个是苦干实干，弄得如蛙陷淤泥，燕语莺声，扑哧不绝。闺帐兰房，襄王再遇神女；男欢女爱，虎汉岂容娇娘。

高潮突如其来的那一刹那，会有灵魂出窍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虚无而空明。高德明和李素琴都沉湎其中，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任何的交流，却能体味到对方的灵魂因为彼此而存在。似乎，这种飘飘然的快感，就是所谓的涅槃寂静。

四、编故事给老婆听的男人

完事以后，高德明翻身下床，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让自己平静下来，两眼漫不经心地望着还躺在床上轻轻抖动的李素琴，似乎是在回

味刚刚结束的一番波澜壮阔，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就在这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把他吓了一跳，心里还在暗自思忖，这个时间是谁打电话？

电话是他小姨子，也就是李素琴的妹妹李玉婷打过来的，哭哭啼啼的要找她姐姐。高德明觉得纳闷，就随口说了句：“找你姐姐打我的手机干吗？”然后就将手机递给了还沉迷于兴奋中的李素琴。

高德明从李素琴嘴里隐隐约约地知道，这一段时间李玉婷正在家里闹感情危机呢，原因是她发现自己的老公纪建国最近行踪很诡异，经常半夜三更才回家，而且时不时地收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短信。人到中年，无论家庭还是事业，都处在一个高度危机的阶段，尤其是夫妻，经过了漫长的婚姻生活后，随着来自各方面压力的不断提升，也都显出了疲惫。过去的激情变成了友情，以前的爱情化作了亲情，曾经如胶似漆难舍难离的恩爱，到了这个年龄呈现出了疲软，什么柔情，什么蜜意，什么卿卿我我，都变成了记忆中的一个符号，就连床上那点事儿都成了一种模式。男人似乎都成了柳下惠，面对老婆的裸体也变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如蜻蜓点水一样，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之后便后背而对各自沉眠，甚至连一句相互安慰的话都没有。

说起来，李玉婷的个性中似乎有一种先天的强势和优越感，与她姐姐李素琴的低调相比而言，无论生活、家庭、事业，李玉婷自觉都要压了姐姐一头，两姐妹像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早先她很瞧不起高德明，总是用四十五度的眼神外加一脸欺负人的嘲弄，以凌人的盛气也斜着打量高德明，从不用正眼去瞧他，只要当着她父母的面，张口就说我们家纪建国如何如何，言外之意就是高德明根本不行。后来高德明下海，李玉婷依旧还是满脸的不屑，用讥讽的口吻对李素琴说，他这种人也做生意，别生意做不成，到头来把你也赔进去！再后来看到高德明真金白银地拿回来了，买了汽车换了大房，就撇着嘴醋意十足地在背后说道，再有钱也是个个体户！

这就是李玉婷。

和所有奔波在职场的女人一样，李玉婷视自己的身材和脸蛋如生

命一样重要，已经三十七八岁眼看就要奔向四十的她，由于平时注重对皮肤的保养和装修，从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她在一所大学里教经济学，平时也不需要坐班，就在外面捞外快，往来于各个企业做兼职培训讲师。培训师这个职业可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职业，企业要发展，就必须从企业文化入手，似乎有了文化，企业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于是各大企业一窝蜂地上，毫不吝惜这笔培训开支。这样一来，学校教经济的教授们一时成了香饽饽，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业余时间”去企业讲课，一堂课很轻松地讲完，便腰包鼓鼓，差不多有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多，收入相当不错。难怪有人编成短信说：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走穴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流言有根有据事实基本准确，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

对于奔了四十的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来自于工作、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人也从这时开始渐渐老去。尽管各种品牌的高级化妆品应有尽有，再加上美容院帮忙，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能把一张脸盘子装修得天衣无缝，皮肤黑了能够漂白，扩眼睛垫鼻梁，把个塌塌鼻子眯缝眼变成高鼻梁大眼睛的美人，也可以把一对松松垮垮箭头冲下的乳房给重新打造得丰满而坚挺，黄脸老婆愣能给整得像个白白嫩嫩的少女，让人根本就无法猜出实际年龄，还可以在腮帮子上凿出俩酒窝，甚至还能把男人变成女人让女人变成男人。可是无论用什么样的现代化手段把自己的脸装修成什么样子，毕竟时间的痕迹已经像树木的年轮一样细密地刻在了眼角和下颌处，真实地记录下从少年到中年这段并不十分漫长的岁月。

而她老公纪建国，现在也恰好处在一个升迁的关键时刻。纪建国是政府一个负责土地审批部门的副处长，今年刚好四十岁。混在政府机关的人，如果还想继续往上爬，保持自己的形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给领导和上司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并且要做出一副精神抖擞的状态，没事的时候要经常去卫生间照镜子，以检查自己头

上是否已出现白发，一旦发现必须立刻焗油。这些身处机关深宅的老男人们实际上活得也很累，他们最担心自己那张脸会露怯，所以必须每天精心收拾，像女人用的紧肤水、男人用的化妆品，他都必不可少，花在脸上的工夫不比一天所要做的工作少，而且还要做得很自然，不能被别人看出自己是刻意化过妆的。

他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的顶头上司今年马上就要到点退休了，包括他在内的三个副处长都在大眼盯小眼地像饿狼一般窥视着那个宝座。就连傻瓜都知道这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事，前几任处长在任时，那些请吃饭、打高尔夫的地产大亨们都排不上队，前来邀请的都是腰缠万贯的房地产商人，各种豪宴自不必说，只要一把手里的笔稍微一偏，腰包里肯定少不了，所以，很多人都明白，只要在这个处长宝座上坐满一年，即便给拖出去枪毙十分钟都一点也不冤。而至于副处长，虽然与处长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可这毫厘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在那些大老板的眼里，副处长什么也不是，最多也就算个屁。

据内部消息传说，这次处长的人选不再从其他部门调过来，而是就地从现任的三位副处长当中选拔。所以这个消息一透露出来，副处们都开始在下面四处活动，谁都希望这个处长的位置能落在自己头上。纪建国当然也不例外。

说起来纪建国算是这个处的老资格了，从大学毕业分配过来就基本上没挪地方，从科员一直做到了副处，论能力论水平论资历，他都理所当然地是首选。可是和另外两名竞争对手比起来，他深知自己的最大弱势就是寡妇睡觉——上面没人。在机关里混，副处是一道坎，伸手一摸就是一大把，那些腆着肚子有点儿谢顶闲着没事看报纸的中年人，不用说差不多都是副处！所以说，副处又是一个人仕途中的分水岭，往上一大步车子票子房子就什么都有了，如果在这个地方原地踏步，则只有混吃等死月底拿工资到点回家看孩子的份了。如果想再往上跨一步的话，有能力没能力还不是最主要的条件，关键是要看你有没有后台，或者上面是否有人。上面有人罩着的，在下面镀镀金混上几年，理所当然地就上去了，而那些没人没根的副处，就像旧社会大户人家的小老婆，上面压

下面欺，虽然和正处就差了那么一丁点，但是这其中的深远意义可就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尽管当了副处的家里少不了有人送烟送酒送红包，也时常参加什么项目论证会、鉴定会等，能从那些房地产开发商手里弄个死猫烂狗的沾点荤腥，但如果和一把手相比的话，怕是连个小巫都算不上，充其量也就落下个“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混上一个“腐败”的肚子和一副遍尝珍馐佳饌的下水而已。所以这次老处长退休，对纪建国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下定决心要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把自己头上这顶乌纱上的那个“副”字给去掉。

恰在这个时候，李玉婷发现了纪建国的一些“非正常”举止，起因是纪建国手机里的几条短信。有天晚上她起夜，刚走到门口，忽然听到了纪建国的手机在他的皮带上震动了一下，女人那种天然的敏感和直觉，让她想起了近段时间纪建国接手机时时常流露出的鬼祟眼神，不由引起了她的怀疑。她像个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看了看床上睡得一塌糊涂的纪建国，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把手机摘下来，用力控制住自己狂跳的心脏，蹑手蹑脚地来到客厅，把手机打开一看，总共有三条未读信息，全是一个叫老战的人发的。而前两条短信的内容完全相同：在哪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等她翻到第三条也就是稍早的那条的时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内容是：老纪，茶碗已备好，把茶壶洗净带来。

她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猛地一阵抽搐，只觉得自己的手在微微地颤抖。使用茶壶来隐喻男女之间那个事的原创，是近代名儒辜鸿铭，就是这个封建老头儿把男女关系比喻成茶壶和茶碗，说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有几个老婆，而一个女人不能同时有几个男人。原话是这样说的：一把茶壶配四个杯子，你可见过一个杯子配四个茶壶的？

她当即就气得牙根直痒，恨不能立刻就过去把纪建国从床上拖下来，让她自己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想一想三更半夜的吵起来怕左邻右舍笑话，再加上还有孩子，她也就只好忍了，强压着心里的怒气，又悄悄地把手机放回了原处。

俗话说，篱笆扎得紧，野狗跑不进。平日里李玉婷对纪建国也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他当上了副处长以后，在外的应酬越来越多，李玉

婷更是格外小心，经常找个借口翻翻他的口袋，或者搜搜他的皮包之类，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在此之前，由于受到电影《手机》的影响，李玉婷也曾悄悄地去移动公司打出了纪建国的通话记录，并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现象，算是让她对老公略微放了心。然而，她的这一举动却深深地刺激了纪建国的神经，虽然表面没说什么，心里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年头信息越来越不安全，据说发明手机的马丁·库帕现在几乎不用手机，有一些世界级的富豪一般不用电脑做相关生意的工作。在形势的逼迫下，男人们的反侦察手段越来越高明，一些特殊的号码往往都使用暗语短信，看完即删不留任何痕迹。

当然，李玉婷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一个女人，这位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的女性，时刻牢记着“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句祖训，以高度的警惕性提防着出现在纪建国身边的每一个女人。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叫防患于未然。没听人说嘛，这年头的男人个个不让人省心，外表一脸无辜，可心里都是彩旗乱飘，老婆是电视，情人是手机，在家看电视，出门带手机，破产卖电视，发财换手机，偶尔看电视，整天玩手机，电视终身不收费，手机欠费就停机，三十岁的男人正在学坏，抱着同一代唱着同样的爱，四十岁的男人已经学坏，怀里抱着下一代，还要唱着迟来的爱。

这几年来，二奶小三儿大行其道，而且到了明目张胆的程度。比如每年的二月十三号，便被戏谑地称为“二奶小三儿节”，家家饭店的情侣间全部爆满，进进出出的一对对男女，只从年龄上的差距和游离的眼神就能看得出，绝对不是夫妻。因为十四号的“情人节”是个极为敏感的日子，平时女人们无法理直气壮地干涉男人们有着种种理由的“外事”活动，“情人节”则是女人们显示自己老大威风地位的最好时机，一般都会牢牢盯紧老公一起过节，无论哪个男人也都不敢随随便便地在这一天请假，而十五号又太迟，如此浪漫节日二奶们怎么会甘落老婆之后，所以，男人们一般会选择在十三号这一天跟二奶小三儿一起，唯有提前过一个浪漫的“情人节”，才能显出小三儿们的地位。尽管女人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看护好自己的“用具”，唯恐被其他女人乘虚而入，可实际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李玉婷一夜都没睡好，辗转反侧都在想这件事，越想越觉得上火，也就不管什么半夜三更了，当即就在被窝里把纪建国给踹醒，指着手机里的短信质问他是什么意思。

纪建国睡眼惺忪地坐起来，刚要发火，却看到李玉婷手里拿的手机，心里就有些惊慌，但还是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朦朦胧胧的，反问道：“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李玉婷逼视着他问：“这个老战是谁？这短信里的茶壶茶碗又是什么意思？”

“老战？”纪建国全身不由一抖，随即又平静下来，从李玉婷手里接过手机看了看短信的内容道，“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战是我的一个同事，怎么了？”

“你的一个同事？男的还是女的？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纪建国，你少在这里和我打马虎眼，你给我解释一下，这茶壶茶碗的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一把茶壶嘛。这个老战是刚认识的一个开茶馆的朋友，一直说他那里有好茶，让我过去品品。我说，你这是犯了什么病了？”

“我犯了什么病？”李玉婷冷笑了一声，继续逼问道，“什么样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好茶，偏偏要到半夜三更约你出去喝茶？纪建国，你这个谎撒得也太不专业了吧？”

纪建国又重新躺下，迷迷糊糊地说：“我明天还要开会呢，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好不好？”随后就发出一阵虚假的鼾声。

早上，纪建国很令人意外地主动起床给儿子纪然穿上衣服，然后才去卫生间洗脸。直到吃早餐的时候，他才心怀鬼胎地对李玉婷说：“今天单位里有个重要会议要开，我必须参加并且要讲话，有什么事随时给我电话。”

李玉婷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若无其事的纪建国，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冷笑，双手抱在胸前一语双关地说：“真希望你能够平安无事！不过，你可要小心了，万一不留神砸把茶壶甌个茶碗儿的，这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纪建国一听她又提茶壶茶碗，心就猛地一沉，紧张得怦怦直跳，一只手下意识地去摸了摸自己的手机，故意打着哈哈地问：“你这大清早的云山雾罩地说了些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茶壶茶碗？”

李玉婷知道自己并没有抓住人家什么证据，也只能起到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便似笑非笑地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随便说说茶壶和茶碗，你紧张什么？”

纪建国像被人揭穿了老底一样，尴尬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回答说：“我有什么可紧张的？这么多年的老夫老妻了，谁还不了解谁啊？我可没在外面有什么让你不放心的事，你何必要……”

“纪建国，我可什么也没说啊。”李玉婷抢白了一句说，“你不做贼，何必忙着为自己撇什么清啊？”

这时纪然从卫生间里懒懒散散地走出来，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谁还这么老土，现在谁家还用茶壶啊？”

女人的直觉是个非常令人可怕的东西，如果自己的丈夫在外面稍有一点蛛丝马迹，就会立刻被捕捉到。从昨天夜里她就一直在琢磨这句话，越想越觉得纪建国有问题，就想查个究竟。她尽可能地避开出出进进的人，低着头不声不响地上了楼。虽然纪建国单位里有很多人都认识她，可是她平时没事很少到这里来，特别是纪建国当副处长的这几年时间，她根本就不踏入一步，有什么事全靠电话联系。

纪建国早晨离开家的时候就非常懊悔自己在昨天夜里为什么忘记了关手机，搞得他心里七上八下惶惶不安。夫妻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太了解李玉婷了，这个人是个直肠子，特别较真儿，她的性格可能和她的职业有关，无论什么事，如果不查出个水落石出，她是绝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上班之后，纪建国先去处长办公室请示工作。说是请示工作，实际上两个人彼此都心照不宣，处长很明白他的真正动机是来探听上面有什么新的消息，而他也是顺便摸一下处长的口气，探一探自己有没有亲自到处长家走一趟的必要。老奸巨猾的处长看穿了他的意思，眯着眼慢条斯理地道：“小纪，不知道你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没有？三男子去女方

提亲，女方家长就问：你们就说说各自情况吧。甲说：我有一千万；乙说：我有一栋豪宅，价值两千万。女方家长很满意，就又回过头来问丙，你家有什么？丙回答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孩子在你女儿肚子里。于是甲、乙两人都无语走开了，那个姑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丙的老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核心竞争力不是有钱有房子，而是在关键位置上一定要有人！”

这话点拨到了纪建国的心里，处长的弦外之音是在暗示自己，上面没人不好办事。现在的人一个个鬼头鬼脑的精得跟什么似的，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大眼小眼的像盯贼一样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恨不能连你一天上了几趟厕所，尿了多少毫升和尿的颜色都给你记录下来，你纪建国平时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到了这关键时候掉链子呢？有什么样的事在外面办不了还非得到家里去？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到家里去，这不是明摆着要找事嘛。

纪建国经处长这么一点拨，如同顿开的茅塞一样，唯唯诺诺地接受了处长的建议，夹着笔记本从老处长的办公室里出来，边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边回味着处长那双老道的目光。他忽然想起了他们家乡老早的一段民谣：“人老奸，猫老猾，兔子老了鹰难拿。”到底是老奸巨猾呀。他揣摩着处长的弦外之意，还没等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似乎觉得背后不太对头，就猛地一转身，突然发现李玉婷站在自己身后，竟然把他给吓了一跳，嘴巴张成了一个大大的O型，吃惊地望着李玉婷。

“你，你怎么来了？”

“感觉很意外吗？纪大处长？”李玉婷挺胸昂头径直走进了纪建国的办公室，直接就在沙发上坐下来。

纪建国思忖着早晨起来她说的那些茶壶茶碗的话，心里就有些忐忑不安，紧张地扫了她两眼，慢慢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冲外面喊了一声：“李战，倒一杯水过来。”

一会工夫，一个看上去还算年轻的女职员端着一杯水从外面走进来，很礼貌地向李玉婷打了个招呼。女人的直觉往往非常准确，尤其是对自己身边的男人，似乎具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就在李玉婷和那位叫李

战的女人眼神相互碰撞的一刹那，仅从李战和她对视时眼神里流露出的
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漠，李玉婷便明白了这个女人极有可能就是纪建国的
那个“茶碗”。

李玉婷从李战手里接过了那杯水，冷漠地说了一声“谢谢”，但是
眼神却一直在她身上转悠。犀利的目光快速地在这个女人身上扫了一遍，
不阴不阳地说：“茶壶和茶碗可都是泥的，如果哪一天不小心的话会掉
在地上摔碎的，而且会粉身碎骨。”她一边说一边观察着两个人的表情，
纪建国像是没听见一样，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头扭到了一侧，而
李战听了这话先是吃了一惊，随后神情紧张地把头深埋下去，面红耳赤
的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要离去。

李玉婷冷冷地笑了一声，语气尖刻地对纪建国说：“纪大处长，你
们这位李战小姐很年轻嘛，既然这么年轻就称呼人家为老战，似乎显得
不太合理呀？”

纪建国见李玉婷毫不讲情面地揭了他的底，浑身上下便觉得很不自
在，但仍装作很镇静的样子挥了挥手对李战说：“这里没有什么事，
你忙去吧。”等李战走出去后，他才转过身恼羞成怒地看着李玉婷，压
低了嗓音说：“你今天是不是吃错了药，到我这里找事来了？我这里正
事还不够忙的，没工夫和你吵，要吵回家吵，在这里嚷嚷起来你是不是
故意要我难堪啊？现在处长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了，你能不能让我
消停点？”

李玉婷则显得不慌不忙，两条腿很有姿势地架在一起道：“我也不
想和你吵呀，闲着没事我干点什么不行，大老远的跑到你这里吵架？我
是不是有病啊？纪建国，我是在这里提醒你，小心看好自己的茶壶，
千万别把水倒进别人的茶碗里去。如果万一倒错了，茶壶和茶碗就都快
碎了，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纪建国气得干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做为已经结婚十几年的
夫妻，他知道李玉婷那张嘴的厉害，一旦争论起来，无论表里他根本
就不是对手，每次两个人意见不统一而发生争论的时候，都是以他彻底
失败告饶为终。现在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且自己心里确实有鬼，也就

更不敢大声争吵了。他只好哀求似的对李玉婷说：“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好不好？你不考虑别的，当着机关里这么多人，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算我求你了行吧？”

李玉婷声色俱厉地说：“给你留面子？我已经给你留了很大的面子了！纪建国，从今天开始我必须要监督你的所作所为，否则我们这个家就没了！”

李玉婷所说的这些话，李战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她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难堪，脸色苍白，牙齿紧咬着嘴唇。

四十岁的女人：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第二章 人和猪的区别

四十岁的男人就像坐在茶楼里的品茶者，虽然隔窗尚能看到外面灯火斑斓的霓虹和浮华，却明白即使走进灯光人海里，也难以再成为风景了，毕竟这个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于是，十几岁时的少儿梦幻、二十岁的青春孟浪、三十岁的张扬个性，就像这杯中的茶，几经冲泡后色泽便越来越浅，而茶的香味儿早已消失。

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高德明听李素琴说了李玉婷的这个事后，什么话也没说，脸上只是露出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冷笑。他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不到九十九，莫要笑话人。看来老人的话确实带有其独特的唯物辩证思想。

第二天上午，高德明按照计划出去走访了一个客户。他的客户主要是医院和药店，这段时间他刚刚代理了一个新的中药品种——鹿血壮骨酒，在筹划着如何做广告大肆炒作之前，首先要与各医药单位谈进货的问题，拜访客户听一下他们的意见是第一步，之后才能正式实施自己的计划。已经在医药圈里混得熟门熟路的高德明，很清楚针对什么样的品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炒作。在没有下海之前，他之所以一眼就瞄准了药品市场，是基于长时间的观察。按照他的逻辑，如果你在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当征询周围十个朋友时，有九个人说不知道这个行业，那么，这极有可能就是一个机遇，如果同样的问题询问十个人，而其中的九个人都知道，这就是一个行业——因此，他经过权衡后，觉得还是药品这个行业赚钱，便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他的药品生意。

当然，这其中李素琴的推波助澜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别看高德明平时说话不多，但是心里很有自己的想法。当初下海的时候，他一个人不声不响的到处去参加药交会，选品种找厂家，再回来寻找客户，边干边琢磨，终于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营思路，开始了他自己的掘金之路。因为这种方式投入小利润高，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很快，他就在医药行业站稳了脚跟，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和客户一直谈到了临近中午，高德明才回到他的公司。刚走进办公室，就发现员工们的眼神似乎不是很对头，也没有理会，直接进了自

己的房间，却发现在办公桌上放着一大抱鲜花，插在花中的一张祝贺卡片上面写着：高总，祝您生日快乐！既没有署名也没留下地址。他满腹狐疑地走出来问：“这是谁送来的花？”

一个业务员说，是快递公司送来的。高德明只是疑惑地“嗯”了一声，就没有再问，转身又回到了办公室。

这是谁送来的鲜花呀？他的脑子一直在想这个送花的人究竟是谁，肯定是比较了解自己底细的人，而且是个女人。如果是个男人送花的话，从情理上说不过去，即便就是能说得过去，可是他所接触的男人都不具备这样的品位。如果是女人的话，高德明这几年在商场上倒是认识几个女人，但是这些人和他全部都是些利益关系，也没有这个可能来给他送什么鲜花，这个人究竟是谁？怎会对自己这么了解？绝对不会是自己的老婆，如果是老婆的话，这束鲜花昨天晚上就应该摆在家里，再说他对自己的老婆还是比较了解的，她不具备这个雅致。他想了好长时间也想不起来这个神秘的送花人到底是谁。

正在他想这事的时候，手机就响了，掏出手机一看，是他的同学杜占举打过来的。他一接起电话，就听到杜占举那副熟悉的公鸭嗓子大大咧咧地喊道：“二驼，你这家伙还活着？我到你们这里出差来了，你小子也不知道来慰问慰问我。”

“二驼”是高德明上大学时候的外号。有一次学校篮球赛，有一个穿着胸前印有“二宅”字样运动服的同学，球打得很臭，却偏偏又很独，拿到球后谁也不传，隔着老远就投篮。把场下的高德明给急得大声喊叫：“二驼，你他妈的快传球呀。”他这一叫，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从此他也得到了“二驼”这么个外号。

高德明一听就喜出望外，忙问：“占举，什么时候来的？”

杜占举说：“昨天，今天晚上去大连，然后才能回北京。你这个老小子不够意思啊，从来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闲话少说，现在有空没，我想和你聊聊，顺便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你马上过来吧，在恩华度假村一起吃饭。”

高德明放下电话，把手头上的事都交给办公室文员倪亚兰，就赶

紧开车去了杜占举所说的恩华度假村，在迎宾小姐的引导下来到了杜占举所在的那个房间。进门一看，房间里已经坐了四个人。杜占举一见到高德明来了，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忙向在座的介绍：“这是我的大学同学高德明，外号‘二驼’。”然后就眉飞色舞地把二驼的故事给大家讲了一遍，在场的人都笑得肚子疼。

高德明看着杜占举，心想这小子这几年可真发福了，前面的头发已经秃成了“地方保卫中央”，前额上锃光瓦亮如同抹了一层油，那张红光满面的脸像个铜盆，上面窄下面宽，怎么看都感觉不成比例。读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个是住同一间寝室的上下铺，杜占举家是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无论从吃的用的，高德明都没少接济他。毕业后，他去了北京，从某部委的一个小科员开始做起，几年后便一步一步地得到提升，前几年开始官运亨通，从副处开始青云直上，现在已经做到了国务院一个直属机关的副司长，专门负责全国各地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审批工作。这可是个肥差，每到一个地区，当地的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们都像伺候祖宗一样迎来送往，生怕怠慢了这位在某些方面掌握着企业生杀大权的人物。但这仅仅是他俩外表的关系，实际上在他们两人的心里，却藏着一个秘不可宣的天大秘密。

坐下之后，杜占举把在座的人挨着个地给高德明介绍了一遍，都介绍完了，他的脸忽然一沉，看了看手表问其中的一个人道：“姜总，这位纪大处长挺能摆谱啊，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他怎么还不来？”

被称作姜总的中年人赶忙说：“快了快了，刚才我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向主管市长汇报工作呢，这会儿八成已经在路上了。”

高德明一下想起了这位坐在主人位上的姜总，大名鼎鼎的云海化工董事长姜宝山，旗下的云海房地产在当地那可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知名企业。

姜总的话音刚刚落地，纪建国就气喘吁吁地跑进来道：“对不起诸位，我迟到了，还请杜司长多多原谅。”他一侧身，忽然看到了坐在一边的高德明，惊讶得睁大了眼睛看着他，脱口就问，“呀，德明，你怎么会在这里？”

高德明笑了笑，还没等他开口说话，杜占举就插进了嘴，问纪建国：“你们早就认识？纪处长，这可是我的大学同学呀，什么感情能有同学的感情深？”

纪建国道：“看来世界还真不怎么大，没想到杜司长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也还有咱们都熟悉的人，这可真是缘分呐。我和德明岂止是认识？每年正月初三都得进同一个门，不瞒您杜司长说，您的这位大学同学和我是割不断的关系——连襟。”

高德明对纪建国两口子一向不怎么“感冒”，说实话，这位纪副处长官不大谱不小，除了每年正月初三能在丈母娘家里见一面外，其他时间基本上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即便是一年见这一次面，就纪建国摆出的那副假模假式的官架子，也让高德明觉得很不舒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气场不对。

在座的除了纪建国外，几乎全都是在当地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不是著名企业家，就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尤其是姜宝山，那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对于高德明这种忙忙碌碌的小老板而言，这些人物可不是随随便便能高攀上的，过去也只有在电视上认识这几位的尊容，如今却能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而且冲着杜占举的面子，对他都是恭恭敬敬地“高总高总”的称呼，这让高德明真的是受宠若惊。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心里却在暗自思忖，和人家这些人物相比，我这个“高总”值个狗屁呀，人家这些人吃一顿饭的消费可能都比自己辛辛苦苦忙活一个月的收入还要高。

他扭头看看杜占举，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牛逼烘烘的被人像众星捧月一样，很是受用。而每个人的脸上都凝聚着谄媚加敬畏的表情，左一杯右一盏地向他敬酒，一口一个“杜司长”您多帮忙，“杜司长”您费心了这样地巴结他。这一切让高德明看在眼里，心里还颇有些酸溜溜。想当初风华正茂之时，他俩同在一个寝室里住，也算是同房四年，而今时过境迁，看看人家老杜混的，再看看自己，唉，什么也别说了，全是眼泪啊！不是有句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吗？看来这就是人生的道理。

因为考虑到自己开着车，高德明基本上是滴酒未沾，只是象征性

地在杯子里留了个杯底，一直都是以茶代酒。其他人大都是围绕着杜占举频频举杯，所牵扯的话题也很隐晦，好像是上市之类，他也听不明白，自然也就插不上嘴，只能当个听众安静地坐在一边。

纪建国对高德明却显得格外热情，当其他人都在高谈阔论什么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时候，他却用很亲切的语气询问高德明最近的生意如何，大姐还好吧，高星的学习成绩如何。都是一家人，你也别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出面帮忙的，你就尽管吩咐。对于此类不咸不淡的问候，高德明也都是客客气气地逐一回答。

酒足饭饱后，杜占举剔着牙，用不容商量的口气把所有人全部轰走。虽然纪建国还想再争取一下，单独与杜司长聊聊，可杜占举并不给他面子，对诸位老板们的奔驰宝马也都不感兴趣，径直上了高德明的破富康，直奔他所下榻的香格里拉大饭店，说是要和高德明单独叙叙旧。杜占举的这一举动更让纪建国觉得高德明和杜占举的关系绝对不一般，虽然被拒绝的尴尬还在脸上，但是心里却有了新想法。

“二驼，”回到酒店的杜占举已经完全放下了刚才司长的架子，亲自给高德明泡了一杯茶，从酒店的衣柜底层拿出一个看上去非常精致的红木包装盒对高德明说，“这次来得比较匆忙，也没给你准备什么，刚好这边的朋友送了一把茶壶，我知道你这家伙喜欢这个，就借花献佛送给你吧。”

“今年流行送茶壶吗？老同学之间你也搞这些名堂。”高德明差点儿说出昨天文丽也寄来了一把壶，但还是硬给咽了回去，伸手接过了那个沉甸甸的盒子，随手将其打开，见里面装的是一把乍看上去有些粗糙、但其实做工相当精湛的紫砂壶。这把壶的风格明显与市面上所见的那些壶不同，造型奇特，分别在壶嘴和壶身缀有抽象的羊头图腾，而且巧就巧在这个古朴粗犷的外表，简洁流畅，古拙庄重，质朴浑厚，于壶身外侧，独具匠心地用精细小草书镌刻着《道德经》片段：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

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壶底的落款为篆刻的“景舟”二字。他并不知道这个“景舟”为何许人也，只是仔细地欣赏壶身的字，沉雄豪劲，端庄厚重，浑穆苍古，一刀下去，虚与实、真与飘相依相生，前后关联，其功力确非一般水平可言。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壶毫无疑问是出自大师之手，无论从型还是到题款，普通工匠绝对没这个创作底蕴。这把壶另外还配了三个茶碗，让高德明有些不知其解的是，一把壶一般情况下都是配四个或六个碗，为什么这把壶只配了三个呢？

高德明又仔细地看了看边款，只题了“壶叟”两个篆书，豁然顿悟，这壶显然是按道家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意境所制，果真是出自高人之手！

杜占举见高德明入迷了，就用脚踢了踢他道：“哎哎哎，我说，能不能拿回家再仔细研究？”说着，扔给了高德明一支烟，自己也拿起酒店的火柴点着，吐出一口烟雾问，“说正经的，李素琴最近还好吧？高星怎么样了，现在是不是长成大姑娘了？”

高德明将手里的壶又放回到包装盒里，掏出打火机点着烟道：“像我这种小个体户能轮得着你这位‘中央首长’的关心，也算是三生有幸啊。高星？别提了，和他妈是一个德行，尽给我招惹麻烦！”

杜占举的脸上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凄楚，急忙问：“又惹什么麻烦了？”

高德明把高星在学校里打人，后来又把视频发到网上的事简单地给杜占举说了一遍。杜占举带着歉意地叹了口气道：“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了，都是让你给惯的。”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递给高德明道，“这么多年辛苦你了德明，这里面有三十万，你去看看如何处理，该摆平的立马摆平，千万别给她弄出个刑事责任，一旦出现那样的结果，就把孩子的前途给彻底毁了。”

高德明也着眼看了看他手里的信封道：“杜占举，你小子少跟我来

这一套，我的孩子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处理！”

“靠，这个时候还跟我客气上了？我看你行，还有进步的空间！”

“哎，我说杜占举，闹半天敢情这中央首长也会说粗话？”

“你小子就给我拉闸吧，”杜占举笑道，“我算哪门子中央首长？装腔作势罢了。”

高德明撇了撇嘴说：“你瞧刚才在酒桌上摆的那个谱，恨不能被人搬桌子上供着。你们这些官员啊，说实话，我一个都瞧不上，除了会撒谎外，另一个特长就是造谣，然后再出来辟谣。我他妈也就是个做小买卖的，实在看不上那些拍马屁的嘴脸。算了，不损你了，知道你们这些公家人也有苦衷，纯属逢场作戏。”

“是啊，你高德明也在官场上混过，多少也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杜占举抽了一口烟道，“对了，你的亲戚，就是那个纪处长，这人怎么样？”

高德明警惕地抬起头看着他道：“你打听他干什么？不过占举，我可得把话说前面，桥归桥路归路，咱们之间的交情碍不着别人。你可真会找人打听他这人怎么样，你让我怎么回答你？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

杜占举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长长地“噢”了一声，然后又换了个话题问：“你的药品生意现在做得怎么样？”

高德明苦笑了一声说：“还能怎么样？混呗！这几年的生意也是越来越不好做了，混口饭吃还没有问题。等有一天揭不开锅了，我就领着老婆孩子去北京找你要饭去，你他妈不能把我给轰出来吧？”

“嘁！”杜占举挥了挥拳头道，“到时候我把你轰出去，让李素琴领着高星在我那吃香的喝辣的，气死你这个老小子。对了，我记得这几天你该过生日了吧？具体哪一天我忘了，反正就是这几天！”

“我谢谢你了，还能记住我的生日，不容易。昨天刚过的生日。”高德明答道。

杜占举道：“看来我那个礼物还送对了，就算是给你的生日礼物。”他又重新接上了一支烟，然后看着高德明问，“你觉得刚才这几个人怎

么样？”

高德明惊异地望着杜占举问：“我靠，你可千万别搬出他们来吓唬我，我就是一个小药贩子，这些人是谁？我还敢对人家评头论足？再说我就和人家照了那么一面，我怎么能知道他们怎么样？你这是什么意思？”

杜占举狡黠地笑了笑说：“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把话题转到了一边，说当年他们班谁现在怎么样，谁现在做什么职业，谁离婚了谁又结婚了，谁去了国外等等。最后杜占举提到了文丽，说文丽现在是商务部门在上海的一个什么主任。

听到文丽的名字，高德明的脸立刻感觉到有热辣辣像烧灼一样的烫，好在杜占举刚刚喝过了酒，也看不出他的脸色。高德明知道，这些人这几年都去求过这位杜司长，唯独自己从来没有求他办过任何事。与那些人相比起来，高德明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麻烦杜占举，毕竟就是那么个小破公司，六七个人四五条枪，没有任何理由与杜占举这样的“中央的大领导”走动得过近。

杜占举想了好长时间才转身，一本正经地对高德明说：“德明，我知道你这人很咬牙，自己再苦再累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说实话，咱们同学中最有骨气的还就是你，这也体现了你的人品。这样，我给你提供个机会，就看你能做不能做。”

高德明扶了扶眼镜，有些傻傻地望着杜占举问：“什么机会？我可告诉你，犯法的事你可别找我！”

杜占举沉吟了片刻道：“放心吧，我不会把老同学往火坑里推。至于是什么事嘛，过几天肯定有人会去主动找你。”

高德明似乎没有听懂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疑惑地看着他。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杜占举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抱歉地说：“德明，我不能留你了，下午还要去参加一个会，看样子他们已经来了。”说着，从床头上的一个纸袋里掏出两条中华烟塞到高德明手里，感慨地说，“大学毕业各奔东西，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真想混几年退休了，把几个同学都约到一起，痛痛快快地聊上两天两夜！”

六、人和猪的区别

因为被杜占举断然拒绝了要与他单独谈谈的机会，这让纪建国感到非常落寞，一路上都在玩味着老处长的那一段惊世箴言。是啊，关键的时刻必须在关键的位置上有人，本来，杜占举的到来可能会给他带来一线希望，只要他能说上一句话，自己的事就八九不离十了，但是仔细想想，自己和杜占举不过是泛泛之交，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他也未必能给自己帮这个忙。不过，让他颇感意外的是，直到今天才知道，不吭不哈的高德明竟然和杜占举是大学同学，而且看上去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无形中又让纪建国看到了曙光。

回到办公室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思忖了半天，却不知道这话该怎么对高德明开口，只好又放下电话，紧锁着眉头仰望着天花板。对于他来说，如果抓不住这次“转正”的机会的话，再往后就越来越没戏了。俗话说，一步赶不上，步步都落后。毕竟还差俩月就四十岁了，四十岁再上不到正处，以后的机会就很渺茫了。四十岁，对一个仕途上的男人来说，就像冬夜里的这场雨，有一点琐碎，有一点无奈，有一点冷清，也有一点残酷。

这时候，李战像个幽灵一样悄悄地走了进来，一直走到他的办公桌前，他竟然都没有察觉。李战轻轻地敲了敲桌子，突然的响声把纪建国吓了一跳，身体腾地险些从椅子上弹起来，过了好些时候才缓过劲来，赶紧抬头看了看门外，面带愠色地责问她：“你怎么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就进来了？”

李战嘿嘿地笑了笑说：“处座这么胆小啊？不会是趁着吃饭的空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吧？”她把身体往前凑了凑，神秘地说，“哎，我是过来告诉你个事，中午你刚走不多一会儿，我就看到宋处进

了老大的办公室，两个人在里面待了好长时间，宋处才一脸春风地出来，回他办公室收拾了一下，就和老大一起走了。你说，宋处是不是也想趁这个机会再往上爬一步？”

纪建国听到这个消息心猛地一沉，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抬头看看李战说：“他爬不爬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再说，这事也不是老大能决定得了的。别大惊小怪的，万一这话传出去说李战是我的间谍，搞得大家都很被动。”

“嘁！”李战咧了咧嘴，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道，“别装了，全处的人谁不知道你现在到处忙活？”

“别听他们胡说。”纪建国欠了欠身体说。

李战一语双关地说：“实际上我是从内心希望你能上去，如果你上去了，我也就有奔头了，也算这两年没有白跟着你这把老茶壶混！”

纪建国懒懒地答道：“那你就等着吧。”

“我当然得等着了，我已经等了两年了！”李战愤愤地说。

李战是那种典型的布尔乔亚式女人，小资得一塌糊涂，特别喜欢玩情调。可是“情调”这个玩意就像养了一个宠物，玩得好那是一种心情，玩不好随时都有可能被情调给狠狠地咬一口。李战大概就是如此一个人，从大学里就开始谈朋友，处对象，谈了几年后，终于即将走进婚姻的殿堂，男朋友却突然跑了，失踪了，不见了。两个月后，听说和一个姓倪的富家女结了婚，之后便没了音讯，据说是跟着这位倪家小姐去了美国。可过了两三年，前男友却又回来找她了，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自己婚姻的不幸，结果还没等两人再修复起这段情缘，突然有一天早上听说，那个始乱终弃的前男友不明不白地死了。这对她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就四处打听他的死因。后来听公安局的一个人说，前男友的死，表面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场意外车祸，可是经尸体解剖发现，死者血液中不仅含有大量的酒精，而且还有足以致人死亡的毒品成分。这事听上去很蹊跷，比如如此高的酒精含量，别说开车，就连意识都没有了，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起车祸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况且李战心里更清楚，前男友酒精过敏，基本上属于滴酒不沾那一类人，就连警察

在第一时间里都怀疑，这起案子的幕后黑手极有可能就是他的老婆倪小姐。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起案子最终都没有任何结果，不了了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战恨透了那个负心汉，可如今人已经死了，这事也就逐渐过去了。时间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就悄悄地过去了六年，六年的时间对于女人来说，那可是件要命的事，毕竟年龄不禁混啊，仿佛就是转眼的工夫，她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年龄已经过了三十，正式进入了“圣女”的行列，成了一名“白骨精”。“白骨精”是当下人们对大龄未婚女青年的一个通称，指的是白领、骨干和精英。李战虽然不是什么骨干精英之类，至少头上还戴着公务员的顶戴花翎，拿着政府的俸禄，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圈进了这个圈子之内。

到了这个年龄的女人不结婚是一种很尴尬的事，总会有人不停地问：孩子几岁了？呵呵，连对象都还没有呢，哪里来的孩子。不可能吧！其实，那是真的，不是没人追，只是没有合适的；不是眼光高，只是没有有感觉的。也许有时想恋爱，想让自己不再寂寞，可是那个人却没有出现，不想随随便便地爱了，于是就自我安慰，因为有一种单身叫“宁缺毋滥”，有一种单身只为等待某人。

这年头，也不知道人们哪来那么多的俏皮话，就连男女那点事儿也被人编成了故事，说男女之间就好比桌子上的一副麻将牌：一见钟情叫天胡，自由恋爱是平胡，找情人的叫做暗杠，勾引别人老公叫抢杠，和别人老公生孩子叫杠上开花，一个情人叫单吊，没有情人叫相公，单身的是自摸。

如果按这个理论说，李战是抢了李玉婷的杠。

年近四十的纪建国，以阳光、强健、成熟、深沉以及翩翩风度俘获了她的心，让她觉得他是那么的优秀而帅气。每当他笑的时候，牙齿洁白如玉，笑容阳光而灿烂，眼神里满是温柔的关切与爱怜，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尤其是说话时的声音，充满了低沉宽厚性感，男人味十足，饱含着令女人迷醉的疼爱。或许李战就是从他的声音开始喜欢上了他，仿佛从没听过如此具有磁性的男人声音。

李战大学毕业后在企业里做了几年，前年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分

配在纪建国这个处里做内勤。别看李战平日里傲慢得像个公主，可眼瞅着自己已经进入了“白骨精”的行列，高不成低不就的婚姻家庭连谱都还没有，心里也暗暗着急。后来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主动地爱上这个四十多岁而且已经有家室的男人，而且一旦爱上就不可开交。下班以后两人就到酒店去开房偷欢，甚至有的时候来不及了，利用中午午休的空当也抓紧时间偷偷摸摸搞上一次。

对于纪建国而言，面对一个主动上门的美女，也就“欣然接受”了。在他的眼里，李战是那种风姿绰约的女子，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身材虽显高挑，但其隽秀的气质，似乎更具娇俏的味道。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眉如翠羽，肌如白雪，抹胸前，玉乳婷婷，两点樱红，更添香闺春色。

可纪建国毕竟是别人的老公啊，李战只有偷偷摸摸借来使使的份，所以，每次激情过后，她的心都会有一种莫大的落差。而纪建国似乎也已经看穿了她的心思，只是拿一些好听的话来哄她。他俩把这种偷情用清朝才子辜鸿铭的“茶壶茶碗”理论做为幽会的密语，除了他俩几乎没人能听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可这话却偏偏被纪建国的老婆李玉婷给解了密，气势汹汹一脸泼妇相地前来找纪建国兴师问罪，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却又不敢迁怒，到底是偷来的，不敢明目张胆地站出来与之争辩，何况还是在单位，在纪建国的关键时刻。

见纪建国脸上没什么反应，李战就有些急了：“我刚才说的话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

纪建国微眯着眼，一只手捏着鼻梁的上方，似笑非笑地点点头，然后冲她摆了摆手，示意她先出去。他偷看着李战一摇一摆地走出自己的房间，这才长长嘘了一口气，盯着他的背影，心里突然蹦出了两个字：猛女！

在官场上已经混油了的纪建国，当然知道其中的游戏规则，比如与异性发生性关系后的给钱时间，纪检部门所作出的界定标准，其处理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具体界定如下：完事后就给的为嫖娼，一周后给的是性伙伴，按月给的为情人，按季定量给的是包养，全年度都给的为二

奶，终生不懈给的是老婆，从来不给的是红颜知己。所以，在和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基础上，务必要把握好给钱时间，否则性质不同，导致最终的结局也就会有所变化。

大凡男人对于家室以外的女人，不过是身上的衣服，多一件不多，少一件不少，能穿则穿，不能穿就可以挂在衣柜里。这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所积淀下的一个很难改变的传统，也是男人的贪婪本性。

李战被分配到纪建国处里以后，因为自己没有什么后台背景，就在工作上处处表现自己，希望以此能够得到领导的青睐。而纪建国呢，开始还假模假式的以领导身份找她谈话，从生活到社会，从情感到家庭，都侃侃而谈。谈着谈着，纪建国的手就“不知不觉”地钻进了她的乳罩里面去了，她也半推半就迎合了纪建国。终于有一天晚上，在纪建国办公室的沙发上，两个人冲破了最后的防线，形成了事实。从客观角度上说，李战年轻，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人也很开放，再加上有明确的功利思想，所以在两个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尽力奉承纪建国，使纪建国得到了在李玉婷身上所得不到的满足。当然她自己除了得到副处长的恩宠之外，也从中获得了实惠——纪建国不时地也会往她手里塞个千儿八百的零用钱。

此时，纪建国满脑子都在反复交替着两个人的名字：杜占举、高德明，高德明、杜占举……通过高德明扯上杜占举这条线，应该说算是一个最简便的捷径了。可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两个人虽然是连襟关系，但这么多年来他与高德明几乎没什么交往，即便是正月初三走丈人，两个人坐在老丈人家的桌上，所说的话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句二十句，现在遇事必须要找他出面帮忙了，却怎么着也想不出一个很好的理由。

忽然，他手机传来一声短信的“叮咚”声，便伸手从桌上拿过手机，见是李玉婷发过来的短信，说晚上不回来吃饭了，要带着纪然回姥姥家。看到这条短信，他忽然来了灵感，立刻抓起电话拨通了李玉婷的手机，不紧不慢地说：“我刚才忽然想起一件事，你姐夫这几天是不是要过生日了？干脆，你今晚也别去你妈家了，咱们请他们吃顿饭吧，刚好我这里还有一瓶好酒。”

李玉婷听了他的话颇感惊讶：“哟，你从来都不和人家来往，现在怎么想起要请人吃饭了？纪建国，你是吃错药了还是睡错觉了？”

“什么话只要从你嘴里出来，怎么这么难听呢？我这不是忽然想到了这个事了嘛。以前忘了也就忘了，既然现在已经想起来了，你就给你姐打个电话，约好晚上一起吃饭，把纪然和高星都带上，我这就安排酒店。”

“谁知道你心里又在闹哪门子妖呢。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做了一件人事。你纪大处长已经开了口，我也不能抹了你的面子不是？去什么地方？”

纪建国想了想说：“去丽天吧，前几天听说那里新换了厨师长，是做淮扬菜的，比较清爽，也不油腻。”

高德明手里拎着大包小裹地从酒店回到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那束被他扔在桌子上的鲜花，如今已被插进了一个花瓶里，摆放在他的老板桌上。首先跳入他眼球的，倒不是那束鲜花，而是那个花瓶。这个花瓶太漂亮了，可以说漂亮得很是扎眼，图案是以反传统的黑色与银色的有机搭配，呈现出强烈意象的冷冽高雅艺术风格，彻底颠覆了司空见惯的传统设计理念。简约线条的几何图案搭配大胆自信的浓郁黑色，衬托出了自然银白底色的优雅大气，强烈地喷发出一种高贵的时尚气息，稳重中流露出奢华的低调气质，而插入其中的鲜花，反倒成了花瓶的陪衬，根本压不住花瓶自身所散发出的那种无法形容的霸道之气。他把隔壁房间办公的倪亚兰给喊过来问：“小倪，这花是你插的吧？”

倪亚兰一脸镇定地点点头道：“是啊，这么漂亮的花就应该插进花瓶里，刚才我出去了一趟，正好看到一家商场在处理商品，就顺手买了这个花瓶。高总你看，这花插在这个花瓶里多么般配？”

高德明点了点头道：“嗯，看上去确实不错。”

倪亚兰退出后，高德明还在研究那个花瓶，忽然看到在花瓶的下端不起眼的位置上粘贴着一个不干胶价格标签，他搬起花瓶仔细地看了看，见上面打印的价格竟然是一千九百九十九，而且前面的币制符号是€，欧元！这一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如此高价的花瓶，即便是打折又能打到多少？他连忙将花瓶抬高，想搞清楚底部的Logo。这一看不要紧，

当真吓了他一大跳，这花瓶的牌子竟然是 Hermes!

“爱马仕？”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老天爷，难怪这个花瓶看上去这么顺眼！

忽然，他的手机上闪出了一条短信，他打开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上写着：怎么样，鲜花收到了吧？还满意吗？祝你生日快乐！他赶紧按照对方的电话号码打回去，没想到对方已经关机了。这不是在折磨人嘛！好不容易已经忘了，现在又把这事给勾出来。于是就再打，仍然关机。

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那个花瓶上，当即把倪亚兰再喊过来，带着满脸问号地盯着她问：“小倪，你说实话，这个花瓶你是多少钱买回来的？”

倪亚兰却显得不慌不忙，脸上流露出诧异的神色，反问道：“十块钱买的呀，怎么了高总？哪个地方不对了？”

“十块钱？”高德明问，“我给你一千块钱，你去给我再买一百个。不用，你直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现在马上开车过去。”

倪亚兰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笑着说：“大惊小怪，我还当什么事呢。高总，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你把它当成真的爱马仕了。这玩意儿就是这样，满大街的人都拎着 LV 的包呢，有几个是真的？不动脑子！再说，我倒是想给你买个真的，可兜里得有钱呀。”

“哦，是假的呀！”高德明心里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颓落下去，一屁股就坐在了老板椅上，挥挥手示意倪亚兰出去，可两眼仍然没有离开花瓶。“妈的，如今这假货做得也太逼真了！”他心里愤愤不平地骂道。

手机响了，这回是李素琴打过来的，手机屏上显示的号码是“李办”。高德明心不在焉地接起电话，懒洋洋地“喂”了一声。

李素琴在电话那头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呢？死了没埋似的。”

“刚出去办事回来，你又有什么指示？请说吧。”

“刚才玉婷打电话过来，说晚上请你吃饭，算是给你补办个生日宴会，还说把高星也带上。你下班早点儿过来接我？”

“李玉婷要请我们吃饭？”高德明惊讶地问，下意识地转过脸看了看窗外的太阳，用揶揄的口气说道，“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没抬头看

天，忘了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了。该不会是从西边吧？”

“高德明，你现在怎么越来越不会说话了？人家好心好意地想起来要给你补过生日，你这哪来的屁话？告诉你，别给脸不要脸！”

“说实话，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是死都不愿看你妹那张脸，人家是副教授，我不过是个药贩子个体户罢了，一天到晚阴阳怪气的摆什么谱？”

“你少给我在这嚷些没用的废话，你只告诉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高德明无奈，只得答应下来。下了班后，他磨磨唧唧地待在办公室里，等到李素琴再次打来电话催促他的时候，他才极不情愿地下楼，从停车场开出车，直奔李素琴的商场。

等他俩来到酒店的时候，纪建国和李玉婷已经提前到了，在房间里等着他们。纪建国见到高德明，一改过去的冷漠面孔，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就像见了亲爹一样，亲切地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哟，德明来了？”

看到纪建国突然变得如此热情，高德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也很不适应，尤其是纪建国脸上的笑容，真诚得连眼神中都透露出一种清澈，一丝虚假的成分都没有，而且那种亲切是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绝对不是来自表面。让高德明非常感慨的是，电影电视剧中的那些演员明星水平再高，一旦与这些政客们的演技相比，就会发现逊了不少色。中国官场的舞台，造就了不少演技一流的政客。

纪建国招呼高德明上位就座，很委婉却透着无尽的亲切道：“德明啊，这人可真不禁混哪，转眼工夫就进四十了。虽说咱俩是一肩挑的关系，还真没怎么在一起好好聊过。说起来这四十的人和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不一样，明白了好多事，感觉到了家庭亲情的重要，懂得了人生在世的淡定心态，也感受到了在社会上要心存感恩之情。以前哪知道些这个呀？就拿我和玉婷来说吧，忙忙碌碌各忙各的，连咱们之间都疏远了。实际上想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爹妈老婆孩子外，还就是咱们的关系最近。就拿纪然和高星来说吧，这些独生子女们将来要维系的亲情，还不就是他们表姐表弟？”

高德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啊，纪建国这话说得没错，四十岁

的男人就像坐在茶楼里的品茶者，虽然隔窗尚能看到外面灯火斑斓的霓虹和浮华，却明白即使走进灯光人海里，也难以再成为风景了，毕竟这个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于是，十几岁时的少儿梦幻、二十岁的青春孟浪、三十岁的张扬个性，就像这杯中的茶，几经冲泡后色泽便越来越浅，而茶的香味儿早已消失。说来，四十岁的男人，更像手里的这个茶碗，几经风雨几度春秋，褪去了轻浮的新鲜，积累下的却是雄沉与厚重，而欲望不过成了淡淡的茶，从浓到苦，最后到淡，岁月若走马灯一样在眼前飘过，悄悄地将过去的痕迹撒落在泛白的发丝中和松弛的皮肤上，只留下了些许对过去的回味。

高德明脑子里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发现纪建国正在给自己杯子里倒酒，连忙起身拦阻道：“不能喝酒，我还开着车呢。现在警察可到处查酒驾，一旦被抓住，连叨叨都不和你叨叨，直接就送看守所。”

李素琴却在一旁插嘴道：“没事，你们俩喝吧，我把车开回去就行。”

高星和纪然放了学赶到饭店的时候，桌上的菜已经上来了。胖乎乎纪然看来已经饿得不轻，把书包往旁边的椅子上一扔，旁若无人地拿起筷子就埋头大吃，而且吃得那个香劲儿，让四个大人看得目瞪口呆。纪建国见状，小声地呵斥道：“纪然，怎么回事？没看到姨妈和姨夫在这里吗？怎么连一点儿礼貌都没有？”

高德明笑着摆摆手解围地说：“都是自家人，哪来这些客套。纪然没事，现在的孩子能吃就好，我们家这位小姐能像纪然这么吃就好喽！”

纪建国看着高星说：“高星到底是大姑娘了，越来越漂亮，将来肯定比你妈和你小姨都漂亮。现在学校的功课紧不紧啊？”

高星有些腼腆地靠在高德明身边说道：“怎么不紧呀？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实际上最好混的还是幼儿园时代。”

“啊？”在座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一愣，随后又都哈哈大笑。纪建国笑着说：“没错没错，高星这话够得上是经典语录了。我告诉你，你和姨夫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一辈子回过头来想想，也确实觉得还是幼儿园好混。”

高德明对高星说：“傻丫头，你现在可不能这么想，你爹你妈在外

面拼命地挣钱还不都是为了你？你这才读初中就这么去想，将来的路还长呢。”

纪建国笑道：“高星说幼儿园好混，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们单位同事的孩子，老师给布置的语文作业是，‘李姐姐瘫痪了；李姐姐顽强地学习；李姐姐学会了多门外语；李姐姐还学会了针灸。’要求把这四句话用关联词给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标准的答案是，‘李姐姐虽然瘫痪了，但她顽强地学习，不仅学会了多门外语，而且还学会了针灸。’可我们这同事的孩子写完了之后，家长直接就被老师给请到学校去了，他拿起老师给他的作业本一看，当场就给气笑了，人家孩子是这样写的，‘虽然李姐姐顽强地学会了多门外语和针灸，可她还是瘫痪了。’”

在场的所有人一听，“轰”地一下子就笑了。纪建国还在继续说：“问题是，他这个还算是个好的，再一看其他同学，更要命了。其中一个是这样写的，‘李姐姐是那么顽强地学习，不但学会了外语和针灸，还学会了瘫痪。’”

李素琴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建国啊建国，你可真有两下子，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纪建国却说：“不说不笑不热闹嘛，是不是德明？咱们这代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还不都是为了他们？特别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工作事业，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压在肩膀上。没听人说嘛，中年男人最可怜了，事业是国家的，荣誉是单位的，成绩是领导的，工资是老婆的，财产是儿女的，错误是自己的。”

李玉婷冲着他一瞪眼道：“纪建国，别在这里给自己撇清。工资不光是老婆的吧？怎么也得买把茶壶买个茶碗吧？”

纪建国一下子被堵住了，脸涨得通红，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李素琴大概知道她所说的茶壶茶碗的事，就赶紧给她递了个眼色，小声地说：“玉婷，有什么话你们回家去说，在外面你得给建国面子。”

李玉婷刚要开口再说什么，高德明却假装什么事也不知道地对李素琴说：“玉婷不提茶壶我还差点儿给忘了，今天杜占举那个老小子过来了，还专门送了一把茶壶给我，说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从坐下开始，李素琴就没怎么说话，只觉得肚子里像是把五脏六腑搅成了一团，一阵紧似一阵地疼，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她一直拿手用力地按住腹部。听高德明这么一说，才勉强地笑了笑：“杜占举来了？什么时候走？”

这时候高德明也已经看到了李素琴脸上呈现出的痛苦表情，毕竟当着李玉婷两口子的面，他也就没说什么，只是淡淡地接着她的话答道：“已经走了，下午的飞机去大连了。”

纪建国赶紧接上这个话，端着酒杯和高德明碰了一下，把杯子里的红酒干掉，然后对高德明说道：“真的没想到，你和杜司长是同学。说起来，我认识他的时间也不短了，有一回在北京的时候，他也提起过，说有个同学在咱们这块儿，当时也没往这块儿去多想，一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说的那个同学就是你。你看，咱们俩还是这个关系，你怎么也不早说？”

高德明淡淡地说：“这有什么可说的？人家是领导，我一介小草民，这个级别可差了十万八千里，再说我又没什么需要他帮我解决的事。”

“这话说得倒也是。”纪建国往前凑了凑说，“德明，你既然和杜司长这么熟，我有个事现在想请他帮个忙，你看你能不能和他说一下？”

高德明故作不知地露出一脸惊讶道：“你不是和他很熟吗？直接过去找他就行了，他那个人挺爽快的，没什么架子。”

“我这不是没你们这么铁嘛。再说我和他也只是工作上的关系，泛泛之交而已。”

“这个嘛，”高德明面露难色，“我还真没求过他办什么事，只能说试试看。你先告诉我是个什么事。”

纪建国道：“我这不是还想再进步嘛。你也不是外人，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处长年底就到点退休了，腾出了一把手的位置，听说上面也不准备再安排人过来了，就从现有的三个副处提一个。按理说，这个机会就是下雨淋也淋到我头上了，可我这半辈子都在外面忙业务，后面也没个后台，没听说过嘛，这年头男的要‘提钱进步’，女的叫‘日后提拔’。所以我想请杜司长给帮忙说上句话，这事就基本上保险了。”

高德明没答话，忽然看到李素琴已经疼得弯下了腰，把肚子用力地磕在椅子的扶手上，额头上渗出一层细细的白毛汗，就赶紧起身走过去，扶着她的肩膀道：“素琴，是不是坚持不住了？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李素琴咬住牙，强挤出一丝笑容说：“不用，你和建国聊聊吧，我忍一会儿就好了。”

李玉婷也关切地说：“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去医院看看吧，别这么死扛着。”

李素琴摇摇头，坚持着把身体坐直了，对李玉婷道：“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每次来那个事之前，都要死要活地疼。人老了，什么毛病也都出来了。”

李玉婷问道：“你没去看看妇科？”

李素琴苦笑了一声说：“我这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哪有那个时间？不过也就是这么一阵，扛过去就好了。”

李玉婷说：“我认识一个老中医，让他给开几副中药回来调理调理。你这样，明天你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带你过去看看。”

“再说吧，这几天公司的事太多了，看情况再说吧。”她转过脸对高星说，“高星，你陪妈妈去下卫生间吧？”

纪建国看着李素琴的背影，用极为小心的口气对李玉婷吩咐道：“你明天还是陪姐过去看看中医吧，别让她犟了。”

七、豁达的失落

高德明是属于天生乐观派的那一类，用他自己的话说：“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宝车百乘，也是有愁有烦；高官厚禄，也是天天上班；妻妾成群，也是

一夜之欢；山珍海味，也是一副肚腩；荣华富贵，也是过眼云烟。”

每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李素琴就不爱听，歪鼻子斜眼地骂他没进取心。可高德明却乐乐呵呵地说：“见过那些有钱有权的人，整天在外五花八花的，不是二奶就是小三，最终哪一个家庭是完整的？”

李素琴就嘲笑他道：“你是那只吃不着葡萄的狐狸吧？这说明你没那个本事，你要是有那个本事的话，管他什么小三还是二奶，你就给我带一个回来，让我看看我老公现在也与时俱进了。”

高德明半真半假地问：“此话当真？”

李素琴两眼一瞪道：“你敢！”

和纪建国吃完了那顿饭的第四天，高德明已经开始在办公室里和倪亚兰一起着手做新品种“鹿血壮骨酒”的广告文案了。药品这个行业的水比较深，看上去利润很高，可如果不懂得如何去操作市场的话，其风险也会非常大。作为有一定经验的药品代理，高德明将自己代理的品种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进医院，通过所谓的“临床”保证销量，而另一部分则是“OTC”，也就是非处方药，主要通过零售药店直接面对患者消费。相对于进入医院的品种而言，非处方药的风险比较大，虽然现如今满大街遍地都是零售药店，但是同类品种很多，市场竞争格外激烈，这就需要通过一些必要的宣传手段来操作，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做广告，针对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广告形式，这样才能起到广告的作用。所以，选择品种和宣传文案是这类药品市场销售的一个关键。

对他这种规模比较小的代理商来说，在选择每一个品种的时候都是慎之又慎，必须要通过市场的充分论证，最后才能下定决心做还是不做。一旦决定要做了，就要全力以赴地把前期工作做好，比如跑客户谈扣点，找广告代理商杀价格，分析广告受众的形式，组织一套完整的促销方案，把这一切都做到位后，才能正式开始启动。

如果按照正规的药品广告程序，首先必须要到省药监局报批，拿到广告许可证后才能在当地媒体发布。可这一过程都被人为地简化了，那些除了钱什么也不认的广告代理商们只要能拉到客户就是王道，而媒体广告发布单位则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内容不涉及到反党反社

会主义，就一概予以发布，说白了一句，媒体也要挣钱，这年头还有谁与钱过不去呢？所以，谁也不把药监局的广告审批当回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纸、电视、广播被铺天盖地的垃圾广告所覆盖，其中大多数的，当属药品和医疗类广告，各种各样的治疗性病、不孕不育、肝炎、银屑病等所谓疑难杂症的广告，也都从粘贴在街头那些横七竖八的小广告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媒体。

以前这些广告的策划文案都是由高德明自己动手来做，可自从倪亚兰加入了他的公司以后，她在策划方面表现出让他感到惊讶的天赋，于是就把这些事都交给了倪亚兰，自己只是做一些适当的修改。

一个月前，在高德明扩大自己经营规模的时候，他去人才交流中心招聘了一批新员工，这其中就有倪亚兰。从收上来的应聘人员登记表中，当翻到倪亚兰的这一页时，他忽然对这个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单独抽出来放到了一边。等他把所有应聘人员的登记表都看完了，又回过头来，仔细地把倪亚兰这一份登记表看了一遍。

姓名：倪亚兰。性别：女。出生年月日：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学历：大学。个人特长：熟练操作电脑，擅长广告文案。

这份登记表虽然看上去简单，可是与其他都是本专科毕业生的应聘者自己填写的登记表相比，倪亚兰写了一手娟秀的好字，这让高德明感到惊奇。在下午面试的时候，他在前来面试的应聘者当中，看到了一个女孩，其白领丽人身上那种特有的卓尔不凡气质让高德明看得发呆。只见她清丽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把鼻子嘴给衬托得恰到好处，颇显骨感的体型和一身随意的装束，又充分体现出职业女性的干练。尤其是她那两个眼神，平淡得像一汪深不见底的潭水，除了黑白分明之外，任何人可能都读不出两片玻璃镜片后那两只忽闪忽闪的眼睛所流出的任何内容，即便把这双眼睛给随意地扔进茫茫人海中，也起不了任何波澜，甚至连个涟漪都不会有。

高德明当时就断定，这个女孩就是倪亚兰。果然，当他喊到倪亚兰的时候，走进来的果真是她，看来字如其人这话确实不假。

在倪亚兰正式到他这里上班以后，立刻显示出了她的能力，很快

就适应了这里的工作，把办公室所有的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这让高德明感到非常满意。尽管她的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可高德明还是发现，她的眼神中时常会流露出一丝忧郁，特别是在闲下来的时候，两眼经常盯着电脑出神，有时候连高德明走进她的办公室都浑然不知。

倪亚兰很快就成了单位的焦点人物，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对准了她。不过，高德明也确实听到其他员工在背后议论，说倪亚兰身上穿的衣服不是范思哲就是香奈儿，她的那副眼镜叫做 CHARRIOL，好像是德国的，就连她脚上的鞋，也是意大利的菲拉格慕，这些牌子高德明仅仅是听说过。就在几天前，单位里的一个员工回来说，晚上在一家酒吧里意外地看到倪亚兰在一个人喝酒，而且所开的车，竟然是一辆大红色的法拉利跑车！

这一下把高德明搞进了迷魂阵，一个穿名牌服装开法拉利跑车的女孩，为什么到他这么小的单位来上班？由此也引起了高德明的警惕，联想到那个神秘的爱马仕花瓶，他觉得有必要找个机会和倪亚兰聊聊，至少要摸清她的来历。这年头商场如战场，商人们绞尽脑汁甚至不择手段地想从同行业手里获取经营的核心机密，而这个可疑的倪亚兰，该不会是其他同行打进内部的“卧底”吧？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他还没有想好要和她谈什么的时候，倪亚兰却主动地过来要找他谈谈。

“高总，”倪亚兰落落大方地走到高德明的大班台前说，“晚上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顿饭，有些事我想和你聊聊。”

毫无准备的高德明竟然乱了方寸，赶紧站起来走到门前往外看了看，然后将门故意地留出一条缝，能让外面看到里面。他脸上呈现出的表情有些慌乱，咳嗽了两声后才说：“有什么事咱们就在这说，何必还要到外面去谈？”

“还是出去聊吧，我不想把私人的事与工作搭在一起。”

高德明犹豫地看了看她道：“那你说去什么地方？”

“去法耶吧，那里比较安静。”

快要下班的时候，高德明给李素琴打了个电话，撒谎说晚上有个应酬，然后自己开车先离开了办公室，看看时间还早，就顺便去了两家

药房，看看前期放进来的品种销售情况如何。磨磨蹭蹭地过了好长一会儿，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她才不紧不慢地往约定好的法耶餐厅方向驶去。

这时候倪亚兰已经提前到达，因为还不到上人的时间，餐厅里的顾客比较少。她找了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上坐下，从设置在餐桌旁边的书报架上顺手抽了一本最新版的《Seventeen》杂志，两条修长的腿叠摞在一起，极为悠闲地坐在沙发上。餐厅内播放着古筝名曲《渔舟唱晚》，优美的曲调如蓝天上的行云，似山涧中的流水，宛如一张美丽的泼墨山水图从音乐声中静静地绘出，鲜活地画出一幅晚霞映照着万顷碧波，天水相连，波光粼粼，老渔翁满载而归的水上美景。餐桌上置放着一壶普洱，在晶莹剔透的水晶壶里，色泽红润的茶汤像陈酿的红酒，闪动着厚重的褐红，滋味醇厚，回味甘甜。据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有品位的女人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普洱茶，甚至已经成为划分真伪小资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

倪亚兰其实就是这种小资女人中的佼佼者，她不仅喜欢茶，而且还懂茶，甚至对茶情有独钟，在她的生活中，可以一天不进餐，但茶却绝对不能少。除去普洱之外，她更加喜欢的是一种叫做坦洋工夫的红茶，下了班回到家后，无论是累了、乏了或是烦了，她都会泡上一壶茶，然后倒在沙发里，或仰或坐，让自己无拘无束地放松下去，撞入视觉的，是剔透晶莹闪烁着红金色的茶汤，一息淡雅的香弥漫开来，而耳郭里必充盈着音乐，无论是中国的民乐还是西洋的弦乐，都能很快让她的心静下来。随着优美的曲调袅袅而起，在水晶壶里的茶显出了华贵不凡的气质，色泽红润的茶汤像液体流淌的金，闪烁着厚重的红，将醇和揉于其中，把馥郁撒播在外，飘飘而至的浓浓茶香，与轻柔的音乐融于一体，像涨起的春水，荡漾来，荡漾去，就是“流”不走，仿佛抓起一把空气用力一捏，就会有一撮清香握在掌心。细细品啜，奇特的香郁满舌下，口内生出息息甜丝，徐徐咽下，滑润厚重盈于腹中，而腋下似有微风穿过，真真的香彻入骨。如是，双目微阖，似能看得到空间里飘散着的茶香，伴同流动的音乐，便成为一种宁静，一种内涵。

这便是倪亚兰生活的一个侧面。

究竟什么是小资一族呢？按照时下人们的习惯，通过百度搜索，给出的答案是这样：

小资首先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受过一些欧美文化的熏染，英文未必很棒，但至少要具有 TOEFL、GRE 或者 IELTS 的有效成绩，口头禅里必须时常夹带几句英文、德文或者法文。

其次，小资的经济基础在中产阶级边缘，高于普通民众，一般工薪阶层是肯定的，但也绝没超过中产阶级的上限，以这个边缘的人最多。小资们一般都有车有房，哪怕花几万块钱买辆外观看上去还不错的车，也算是有车一族。小资通常都住公寓，往往会把房间布置得与众不同，要么乱得另类，要么装饰得不拘一格，这是因为小资都有比较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

小资们是比较钟情于艺术的。他们喜欢珍藏经典的 DVD，喜欢看美片，而且只看英文原声的，绝不看中文配音的。资深的小资则只愿意谈谈黑泽明，说说《红》《蓝》《黑》三部曲，讨论一下法国意大利的艺术片，而不屑谈好莱坞，对巩俐、章子怡或者范冰冰之流更是表现出嗤之以鼻的不屑。

小资绝对不会与流行为伍，在流行到来的前夜，他们是着力追捧者，在流行的巅峰到来之时，他们又成为流行的唾弃者。说来说去，小资其实就是一种固执与狂热、边缘与非主流、忧郁与含蓄的混合体，并以此来标榜他们的与众不同。

如果小资就是以这个低端尺度作为参照物来衡量的话，那么倪亚兰早就远远地超越了这个初级阶段的标准。首先她住的不是简陋的公寓，而是一套足有两百多平方米的复式房；其次是她父亲临终前给她留下了过亿的财产，在花销方面她从不需要有任何的盘算和计划，还有她的英语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 IELTS8.0 以上，如果出国的话，闭着眼随便摸哪一所大学都能轻而易举地拿到奖学金，更何况还长着一张绝非主流的漂亮脸蛋。

然而，她也有自己的苦恼和不幸，比如她的感情世界就像一方纯净的沃土，被一辆破车狠狠地碾压过去，虽然那辆破车早已经驶出了她

的生活，可心灵深处早已被压上了一道深深的车辙，那种痛楚时常还在拨弄她那颗受过伤害的心——她结过婚，仅过了两年后，她又快速地成了单身。

按说，她的生活应该非常悠闲，不需要从事任何工作也足以保证她一生衣食无忧。可为什么偏偏要到高德明那里去打工呢？其实，什么原因都没有，即使不去高德明那里，也说不定会给张德明、李德明打工，说来说去，这一切皆是因为一个荒唐到了极点又从极点荒唐回来的原因：闲的！文明一点儿的说法，叫做精神空虚。

但是，有些事也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特别是对于倪亚兰这样心重的人。长期以来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孤独世界中，几乎已经和社会脱节。有一天，她心血来潮地随同其他应聘人员走进了人才市场的大门，稀里糊涂地就在高德明公司的摊位上填了应聘表。随后在高德明那个简陋的小公司里，第一个进入她视线的目标，便是在办公室里摆放着的茶台。这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同时也让她颇感惊奇，在她的世界里，茶代表了一种文化，也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而这样一间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公司，老板竟然会喜欢茶？这引起了她的兴趣。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更令她匪夷所思了，当她见到这家小公司的老板高德明时，惊讶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凉气，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中年人，心里暗自思忖：这也太像了吧？

这才是她留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德明不慌不忙地把车泊在饭店门前的车位里，款步走了进去，站在门口扫了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一个不怎么显眼位置上的倪亚兰，然后走过去，有些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顺路看了几家药房，过来晚了。”

“应该是我说不不好意思才对。”倪亚兰浅浅地笑了笑说，“是我给你添麻烦了。给嫂子打电话了？”

高德明道：“哦，没事，我业务上的事她基本上不过问。”他将桌上的菜牌推到倪亚兰面前说，“你点吧。不过咱们可要说好了，今天必须我来请。”

倪亚兰赶紧摆手说：“那怎么行？说好了我来，你就别争了。”

高德明很坚决：“不不不，只有倒闭了的男人才会被女人请，所以我请你吧，男人请女士吃饭最大的乐趣就是买单。”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倪亚兰随手拿起菜牌，很精到地点了四个菜，又专门要了一瓶澳大利亚古纳华拉产的红酒，还特地对服务员叮嘱，提前把酒盛到醒酒器里先醒一下。

高德明也算是在场面上滚战过来的人，一听她点的几样菜和红酒，心里就大概地明白了倪亚兰的身份。现在的小资们，大约除了讲究穿之外，剩下的就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如何研究自己的嘴上了。吃，虽然是人的本能，可是要吃到一定的水平，这学问可就大了去了，不仅要会吃，而且还要会品，比如要品出肉香的五个层次，要吃出海鲜的最高境界等等。也不知这些人都长了张怎样的嘴，如此高的难度，估计地球上没几个人能达到，即便是像蔡澜那样在电视上专门白活吃的美食家们，也不过像作家们写小说那样，完全是在凭着感觉胡说海勒罢了。过去听老一辈人所说的一句俗语就很有道理，三辈子学穿，五辈子学吃，可见这个简单的“吃”字里的大学问。

听到倪亚兰点了红酒，高德明就阻拦道，酒还是不要开了，毕竟两个人都开着车，万一在路上被警察给测出酒精含量，罚款扣分还都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如果为了喝一口酒而被拘留，进去蹲上十五天就太不值得了，所以以茶代酒更有味道。

倪亚兰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没错，只能遗憾地表示同意。

菜很快就上来了。现如今的吃确实和以前不同，不但具备了传统的色香味，而且菜品之间的色彩搭配也格外养眼，嫩绿的鲜蔬，油亮的荤菜，再加上人见人爱的烧烤，在用餐的同时，能使人近距离地感受到美学的色彩主义论，同时还涵盖了餐饮里的所有成分，容纳了饭桌上的全部元素，这大概就是现今颇为流行的时尚混搭了。高德明也算是吃过见过的主了，明白现在人的口味，就像拿着菜谱点菜，看上去简单，可实际上这其中充满了智慧，但凡经常出入各种场面的人，都对点菜非常讲究，针对什么样的关系该点什么样的菜，只需通过点菜这个细节，就基本上能断定这人的水平和层次。

此时的高德明已经基本上判断出了倪亚兰的身份，但是仍然不露声色地对她说：“小倪，我得对你说一声谢谢，自从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后，业务方面有了很大的起色，而且你也很负责任，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倪亚兰此时表现得不卑不亢，得体地说：“高总，谢谢你对我的评价，不过，我今天不想和你谈工作，我只是想和你聊聊最近的事。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不知高总怎么看？”

高德明沉吟了片刻说：“这个嘛我也听说了，不过女孩子爱打扮不是件坏事，所以这些小事你也不必放在心上，咱们还是要集中精力把眼前的事做好。”

“这么说，你相信他们的话？”

高德明笑了笑说：“这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这年头，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没人说？我倒是觉得，被人议论未必都是坏事。再说，嘴是长在人家的脸上，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你也没必要在意些这个。”

倪亚兰轻叹了一口气说：“你可知道，舌头底下能压死人哪。如果我告诉你，他们的传言都是真的话，你会怎么想？”

高德明端着茶杯刚喝了一口普洱，还没来得及下咽，即刻就被她这句话给惊得差点儿喷出来，好不容易才伸长了脖子吞下去，又被呛得咳嗽了老半天，张着大嘴惊讶地看着她，憋得额头上的青筋像小虫子一样蠕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倪亚兰见他惊讶到如此程度，就不想再继续说下去了，便换了话题道：“算了，这些事不提了，别人愿意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吧。高总，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留在这里吗？”

此时的高德明还没有完全从刚才的惊愕中清醒过来，满脑子都是倪亚兰和法拉利之间的关系，听到她这么一问，更是觉得迷惑，胡乱地摇了摇头。

倪亚兰轻轻一笑道：“实际上很简单，我发现你很喜欢茶，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有教养的人才会喜欢茶。”

“因为我喜欢茶？”

倪亚兰肯定地点头说：“没错！因为我也喜欢茶。古语说，志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我决定留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噢！”高德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对茶谈不上喜欢，只是希望通过茶能让自己静下来，算是附庸风雅了。你平时都喜欢喝什么茶？”

倪亚兰矜持地一笑道：“这要看心情。大部分时间喝红茶比较多，有时候也喝肉桂、老寿眉、水仙之类。其实，我喝茶只是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喜欢壶。”

提到了壶，一下子就说到了高德明的兴趣上，他点了点头说道：“我也喜欢壶，主要还是喜欢紫砂壶，不过基本都是朋友送的，其中一把是明末清初的老壶，每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楼去摆弄我的壶，时间一长渐渐地就和茶壶结下了感情。”

“哇噻，你还有明末的壶啊？那我可得找机会开开眼，不会是时大彬的吧？”倪亚兰惊讶地一连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道，“我喜欢壶，都是乱买一气，各种各样的壶都喜欢，紫砂壶、红泥壶、水晶壶、青瓷壶、青花壶、汝瓷壶，这么说吧，只要是壶，我都喜欢，我家里都快成了茶壶店了，不过都是我买的，可从来没人送壶给我。”

高德明笑了笑说：“是吗，那改天我送你一把壶吧。”

“真的？那太好了！君子一言，可是驷马难追哦！”她兴奋地说道，“你知道吗，壶其实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我回家以后，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养壶，泡上一壶茶，用养壶笔和茶巾轻轻地擦拭壶身，什么烦恼就都没了。只要看到我的那些壶，心里就有一种释然，就连看到汝瓷开片，在杯中逐渐绽开的一丝丝裂痕，我都能激动半天呢！”

这个时候，他们之间似乎已经不再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了，而是像两个志同道合的茶友，在一起切磋和交流茶艺。由紫砂的做工真伪到汝瓷的玛瑙入釉，再从茶壶说到茶，这话题就越扯越大了。高德明说喝茶是一种境界，借鲁迅的话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必须有功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的感觉。”而倪亚兰则认为茶更是一种禅，举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说茶为例，好像也借谁谁之口说过：一杯为品，两杯为喝，三杯则为饮。

高德明眯着眼，饶有兴趣地看着她脸上那股投入的表情，觉得她身上有很多和自己相像之处，或许是因为爱屋及乌的缘故吧，他甚至感觉两个人连长相都很相似了。两个人越聊越起劲，大有相见恨晚的劲头，忽然看到对面墙上挂了一幅中堂：冷眼扫过百家菜；贫嘴尝遍万户席。两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下，不由得会意一笑，觉得在酒店里聊茶似乎不是个事，就干脆匆匆买了单，来到了酒店对面一家叫做闽清阁的茶馆，要了一壶水金龟，继续他们的话题。

新泡的茶味道很纯，带着浓郁的岩香直入鼻息。高德明端起杯子，先用茶水润过舌尖而顺着舌头慢慢地流入喉咙，然后细细地品味茶中所蕴藏的人生哲理。此时，便有一股苦香的回忆袭上心头。与其说是茶叶勾起了往事，还不如说是茶水唤醒了干枯的童年，遂把一壶香茗端了过来，一缕热气蒸蒸日上，茶香弥漫，涤心荡肺，沁心润脾。在酒桌上喝茶其实不单纯是喝，更重要的是以喝的名义，吃点心。点心那么好吃，以至于让他觉得，喝茶倒成了借口，引子。而一旦到了茶馆，心境自然就变得不同，虽然还是一壶茶，却不再那么浮躁，在轻柔的古筝和淡雅的檀香中，茶香如同时光的两只翅膀，晃晃悠悠地扑扇而来，彼时彼刻，两人却都没了话题，只是默默地对坐，静静地品茶。

高德明忽然想起来刚才在吃饭的时候，倪亚兰说了她之所以留在他公司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喜欢茶，既然这只是原因之一，那么肯定就会有原因之二。他呷了一口茶，抬起头直截了当地问道：“小倪，我不知道你是这种身份的人，你先别打岔，听我把话说完。你到我这里来工作，这么低的工资是不是有些太委屈你了？”

倪亚兰低下头，迟疑地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从随身的皮包里掏出了钱包递到他眼前说，“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高德明疑惑不解地接过了钱包，刚一打开，就看到了里面塞得满满的一摞钞票，目测了一下，足有一两万，旁边是一长串的卡，几乎所有银行的卡都有。在卡的顶端，却插着一张照片，他仔细一看，竟然把自己给吓了一跳，那是一个很有风度的老人，满头的银发像是雪染的一样，穿一身银灰色西装，精神矍铄地站在一幢具有欧美情调的别墅门前，

而他的身后停着一辆劳斯莱斯幻影轿车。这些还都不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他发现那个老人除了头上的白发外，竟然长得和自己非常像，使他眼前顿时出现一种时间的错觉，如果把照片上那个老人的头发染黑的话，简直就和高德明为同一个人！

高德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失口就问：“这人是谁？”

倪亚兰倒是显得很平静，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是我爸爸，可是他已经去世了。你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到你这里工作的主要原因，因为每天只要能见到你，就像见到我爸爸一样，这已经成了我的一个寄托。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我，有好几次我都险些把你叫成爸爸。”

高德明的脑子迅速地在搜寻过去他曾经看过的一部小说，具体是叫什么名字他早已经给忘了，只是依稀还记得其中的大概内容，说的是有一个人为了窃取其家庭财产，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仅有他身边的几个人知道，后来事发，替身为他送了死。

“高总，”倪亚兰的声音像是从半空中飘下来的，“你不会是在想我会不会利用你的长相做什么事吧？”

这话可真把高德明给吓着了，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难道这女孩真的这么神，竟然连他在想什么都知道？便支吾着说：“我怎么会那样想呢。”

“其实你真的那样想了也无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是把你当做我的父亲了，只要每天能看到你一眼，我心里就感觉到踏实，就好像我父亲还活着一样。”

“原来是这样哦！”高德明轻轻地嘘出了一口气。

和倪亚兰在闽清阁茶馆门前道别，高德明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豁然失落感，目送着她开着自己的车缓缓地上了马路，才走到自己的车前，又忍不住回过头看了一眼茶楼的装修风格。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具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染力，就像这茶，看似低调却蕴藏着恢宏的大气，自然朴实亲切简单而内涵丰富，传统中透着现代，现代中揉着古典。于茶楼大门的两侧，镌刻着一副楹联，上联为：谋食苦谋衣苦苦中作乐拿壶茶来；下联是：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杯茶去；横批：喝茶而已！

想来，人生的过程就像喝茶，从洗茶开始，然后泡茶，再慢慢去品，一步一步进行，而人生同样也是如此，由学习探究起步，经过身体力行后才能回味与感悟。如此饮茶，日久天长茶道自通；如此人生，日积月累通达锐进——此谓茶饮人生。

城市的夜色一层层地被点亮了，亮光藏在树梢里，幽幽的，一闪一闪，像俏皮地半眨着的眼睛。如果把城市的夜色比作茶，那么应该就是这一泡水金龟了，虽然没有大红袍的浓烈，也不似肉桂具有特殊的姜香，却拥有特立独行的品质，毕竟身处四大名枳之列，兼具了铁观音的甘醇，又有绿茶之清香，尚不失岩香的特色，具鲜活、馥郁、清雅和芳香为一体，集热烈、激情、忧郁与落寞在一身，算得上是茶中珍品了。他随手将车内的音响打开，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周杰伦的一首歌，忍不住跟着唱下去：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
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
是谁在阁楼上冰冷地绝望
……

而与此同时，倪亚兰车上的收音机里也在播放这首歌：

……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
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
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
随风飘散你的模样
菊花残，满地伤
你的笑容已泛黄
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淌
北风乱，夜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断
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双

.....

一首歌未尽，他却早已泪流满面了。

八、原来，爱情从来没有离开过

就在高德明的车马上就要开进小区大门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他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也没看是谁打来的，就直接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急促叫喊声：“请问你是高大哥吗？你赶快到医院里来吧，李姐突然昏倒了。”

高德明的心往下一沉，猛地一把方向就调过了头，慌慌张张地一路狂奔，直接来到了医院。还没等汽车停稳，他就一把拉起了手刹，仓皇地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急诊室冲了进去。

这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李素琴已经苏醒过来，脸色苍白得吓人，嘴角带着歉意，弱弱地对那几个将她送到医院的同事们说：“谢谢你们，我没事。”嘴上是这样说的，可当她看到高德明的身影时，两行热泪却夺眶而出。

高德明从几个人的身后挤进来，一把就抓住了李素琴那只冰凉的手，焦急地问：“你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李素琴紧紧地攥住高德明的手，生怕他再从自己身边跑了似的，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凶悍和刁蛮，倒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无奈，两道眉毛紧锁在一起，眼泪扑簌扑簌地滚落下来，砸在高德明的手上。

高德明回过头对李素琴的几位同事说：“谢谢你们了，都回去忙吧，这里有我就行了！”而后，又去找值班医生，问了一下李素琴的病情。

值班的女医生看上去年龄不是很大，脸上还带着娃娃般的稚嫩，翻开了李素琴的病例对高德明介绍说：“患者被送进来时，左腹部有明显疼感，而且呈放射性向四周扩散，经简单诊疗，应该是急性阑尾炎，当然也不排除胆结石的可能，我建议最好明天能再来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听到急性阑尾炎，高德明那颗悬着的心忽然放松了许多，可他的眼神中流露出对这位年轻医生明显的不信任，又问道：“可是她那个部位疼了有一段时间了，你看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年轻医生像是在背课本一样，耐心地对高德明解释道：“是这样，急性阑尾炎的发作通常是瞬间就能导致患者出现休克或昏厥状态，但是病灶本身可能有累加现象发生，比如像压力过大，平时饮食的不规律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急性阑尾炎的前提。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建议明天再来医院做一下复查，确定是急性阑尾炎，抓紧时间配合治疗，能确保患者免受痛苦，这样家属也能放心。”

高德明点点头说：“没错，这样也好！”

总算是虚惊了一场。高德明走回急诊室，看到李素琴的吊瓶已经差不多快滴完了，就动手又给换了另外一个，然后对李素琴说：“刚才我去问了一下大夫，她的意见是明天最好再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你说呢？”

“还要检查什么？我这手头上还有一大堆事。既然已经好了，还再回来得瑟什么？你以为医院是个好来的地方？再说，不就是个阑尾炎嘛。你知道什么叫做阑尾炎？”

高德明不解地看着她，摇了摇头。

李素琴不屑地撇了撇嘴道：“就这还自称是做药品生意的，连起码的业务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记住了，以后出去对人说的時候，让你感觉你确实还有那么点儿专家的范儿。阑尾就是用来发炎的。这回你知道了吧？”

高德明简直被她给雷晕了，目瞪口呆地看着她那个得意劲儿：“就

这啊？”

“当然，你说你跟着你老婆我长多大学问哪！”

高德明赶紧点点头说：“是，这学问够大的，一般的教授都能被你给活活气死！我说你呀，就是太犟了，咱们夫妻半辈子了，什么事我都听你的，这次你能不能听我一回？你哪怕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咱们就权当做一次全面的体检，这样你放心我也安心，省得我看到你捂着肚子那个痛苦劲。如果真的是阑尾炎，该怎么治疗咱们怎么治疗，小手术一个，“咔嚓”一刀下去就搞定了，最多也就是三天两早上的事儿，不至于影响你的工作。再说，病了就得休息，你休息一下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李素琴被他说得“扑哧”一声笑了：“高德明呀高德明，都说你是个闷葫芦，这不是也挺会说话的？这样吧，我先看看明天有没有什么大事，咱们再说好不好？”

“你工作上再重要的事对我来说都是狗屁，最重要的你是我老婆，是高星的妈，这是比天还大的事，所以啊，你的健康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家的和睦和谐的头等大事。你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

李素琴翻着眼皮看着他道：“哟，高德明，你这张嘴今天是不是抹了蜜了？咋就这么会说呢？你最好还是别让我笑，一笑我这儿就疼！”她指着自己的腹部说，“对了，今天纪建国打电话给我，让我问问他托你问的那个事怎么样了？”

高德明一拍脑袋：“你不说我都给忘了，这几天尽在忙活那个新品种的事了，要不然我现在给老杜打个电话？”

李素琴想了想说：“不用专门为了他这个事去打电话，这到底是个人情。再说，看现在他和玉婷这个样，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等杜占举找你的时候顺道给问一下。”

“这样也行，毕竟人家老杜今非昔比，不是当年那个落魄样了。”

“你看看人家老杜现在，人前马后跟了一大堆人。再看看你，”李素琴叹了口气说，“不过说实话，你虽然混得不如人家，可心里坦然，我还是愿意看到我老公现在这个样子，平平淡淡的尽力去做自己的事，

我挺知足。”

两个人正在说话工夫，李玉婷的电话就跟过来了。李素琴接起电话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刚还在和你姐夫说纪建国的事呢，你电话就来了。”

李玉婷一听到“纪建国”三个字，心里那口气就不打一处来，没好气地嚷道：“他是他，我是我，以后少在我跟前提他。”

李素琴吃惊地问：“你们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吃枪药了？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别提了，一提我心里就堵。”李玉婷气咻咻地说，“我在老太太这里呢，打电话给你要说个什么事来着？让你这一岔就给岔忘了。”

“不着急，你慢慢想，想好了再说。”李素琴有气无力地说。

李玉婷在电话里听出来她的话音不对头，就急忙问：“姐，你是不是病了？你这是在哪儿？”

李素琴勉强地笑笑说：“我没什么事，你可千万别跟老太太叨叨，这要让她知道了又该说三道四了。你和建国到底又怎么了？”

“噤！那是个死人！”李玉婷不满地骂道，“我今天在外面有培训课，上午临走的时候我还特地嘱咐他，下班别忘了接孩子，可都已经到了这会儿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打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打手机关机，这日子没法再过了。”

李素琴这边还没打完电话，高德明的手机也响了，他拿过手机一看是倪亚兰的，怕引起李素琴的误会，就赶忙跑到一边去接电话。其实电话的内容很简单，倪亚兰只是提醒他别忘了要送自己一把壶的承诺，可高德明做得却不怎么光明。如果他不离开的话，说不定还没什么事，可他这一走，李素琴那双眼就像两把刀子一样，立刻就跟了过去，对李玉婷敷衍了几句，匆忙地收了线，起身摘下了挂在旁边的吊瓶，用一只手举着，悄悄地跟了出去，就听高德明在小声地说：“……已经没事了，这会儿还在挂点滴呢，有什么事明天见了面再说。”

高德明收起手机，一转身看到李素琴站在背后，吓得他叫了一声“我的妈”。李素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请不要这么称呼我，我也没你

这么大的儿子。扶我去厕所。”

高德明连忙从她手里接过吊瓶，高举过头扶着她进了厕所。蹲在厕所里的李素琴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问：“这么晚了是谁打电话找你？”

高德明胡乱地解释道：“哦，是、是一个客户。”

“是个女的吧？”

“嗯，是个女的。”

“和你关系不一般吧？”

“客户嘛，有什么一般二般的。”

李素琴从鼻子里嗤了一声说：“高德明，编这样的故事可不太像你的风格呀？”

高德明显得有些心虚：“瞧你这话说的，我编什么故事了？”

“高德明，你是不是以为我今天刚给你当老婆？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私密事不敢让我知道，还得跑外面接电话？”

“那不是你在接电话嘛，怕打扰了你。”

“编，使劲给我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嘛？”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厕所的门突然打开，李素琴站在门前，两只眼瞪着站在门外等候的高德明，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打着点滴的手正在束腰，透明的输液管前端已经出现了血液回流而成为一条红色的血线……

李玉婷给李素琴打完电话后，越想越觉得纪建国今晚很不正常，联想到头几天看到的那条关于“茶壶茶碗”的短信，憋在心里的那股火更是按捺不住了，“噌噌”地往外直冒。关于纪建国今晚的去向问题她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否则的话，她心里就像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堵得她寝食难安坐立不宁。于是，她没再多想，黑着脸直接就带着纪然回了家。

纪建国回家的时间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见卧室的灯还开着，知道李玉婷还没睡，就蹑手蹑脚地从门缝里扫了一

眼，发现李玉婷倚着床头正在看书，便故意地咳嗽了一声，以此来引起李玉婷的注意。夫妻在一起久了，相互之间也就有了一些暗号，纪建国并非是头一次这么晚回家，所以进门咳嗽一声，既是表明自己已经回来了，也是对自己迟归的一种歉意表示。

可李玉婷像没听见一样，身体甚至连动也没动，依然保持原有的姿势在继续看书，只是目光早已游离到了书外。纪建国从外面换了鞋悄悄地走到床前，尴尬地“嘿嘿”了两声，用极不自信的口气问道：“你还没睡哪？”

李玉婷突然翻身坐起来，眼神中带着全部的怒气恶狠狠地瞅了他一眼，把手里的书用力往床上一摔，怒声质问道：“你为什么不开手机？”

纪建国假装一愣，两手从上到下一阵乱摸，皱着眉头道：“坏了，可能落办公室里了。哦，我想起来了，下午手机没电了，在办公室里充电呢。”

李玉婷用嘲弄的目光看着他这一套拙劣的表演，冷笑了一声道：“纪建国，别演戏了，说实话我都看腻歪了，你不觉得这样演下去很没意思吗？”话刚说完，她的两眼忽然直了，死死盯住了他的领口上方，发现在他衬衣的领口处隐隐露出了很小一点儿红紫的痕迹。她的心猛地一沉，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纪建国在外面果然有“小三儿”，因为在他领口处，留下的恰是一个女人的吻痕。

李玉婷顿时呆住了，惊诧地看着纪建国那张装作平静的脸，似乎在转瞬之间，她突然觉得这张自己非常熟悉的面孔变得异常丑陋，异常恶心。她感觉到自己的胸口像是被塞进了一大把稻草，扎得她透不过气来，全身也随之瑟瑟发抖，仿佛听到了自己的五脏六腑被点燃后的爆裂声，一股炽白的火焰从她心底升腾，在经过了短暂的沉默之后突然爆发。她像个发了狂的母兽，抬起手一把就抓住了纪建国的衣领，用力地撕扯，随着衬衫的撕裂声和崩掉了两个扣子后，那块口型完整的吻痕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她眼前。

李玉婷脸上的表情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从震惊到暴怒，整个过程只是在瞬间就组合成了一体，歇斯底里地冲着纪建国怒吼了一声，然

后便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房门。

李玉婷落寞地走在大街上，纪建国身上的那块吻痕始终在她眼前飘来飘去，她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彻底崩溃，那颗受到伤害的心此时像被一把尖刀胡乱地捅扎一样，连同她的灵魂一道都被这把无形的刀给一点一点地捅成了碎片，然后随手扔在了漆黑的漫空中，任其四处飘洒，漫无目的。

虽然尚值初秋，她却分明感觉到身上透出一阵阵刺骨的寒气，似乎将她冰封在了凝固的空气中。仿佛过了很长时间后，才有一阵莫大的疼痛袭来，撕心裂肺般的痛让她无法承受，痛得她几乎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甚至清晰地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那么清脆，那么凄凉，像一页摔碎了的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这个寂静的深夜被放大了很多，使她的灵魂都感到了震颤。

李玉婷绝望了，两腿一软，“扑通”就瘫坐在马路旁，面对着空荡荡的马路，禁不住放声痛哭。她仰面望着黑洞洞的天空，脑子里闪过这些年与纪建国一同走过的路，就像这夜空中的斑斓，星星点点，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数起。她无法确切地知道，纪建国究竟是哪颗星球碰撞后所落下的尘埃，最终俘获了她那颗骄傲的心，之后便是两颗心完整地粘连在一起，像一条看不见的微波点对点地植入到另一方的血脉，最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说起来，当年纪建国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冷傲的李玉婷追到手的，实属得来不易，因而倍加珍惜。其实，他俩的婚姻从一开始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看好，她的朋友们不看好，他的朋友们也不看好。李玉婷的闺蜜们在见到纪建国后，纷纷咂嘴表示不理解，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闻讯后专程从外地跑来面阻李玉婷：“你的脑袋是不是被驴给踢了？难道你就如此轻易地要把自己的一生给交代了？”

面对这些质疑，李玉婷始终不做任何解释。之后，李素琴作为父母的代表亲自对纪建国进行了“实地考察”，回家后撇着嘴摇着头，满脸不屑地对纪建国作出了评价：“人丑嘴大钱少无房，尤其那张大嘴，如果没有俩耳朵挡着，能对一块儿去！”

尽管很多人都在她跟前说三道四，可李玉婷像是吃了秤砣的王八，毅然决然地嫁给了纪建国，以至于他俩结婚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后来那位在外地的同学问李玉婷，纪建国到底哪一点能让你迷到如此？李玉婷想了想，然后很认真地回答说：“如果要看一个男人有没有内涵，内看谈吐，外看着装，另外还需要看他写的字。谈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着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位，写字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在李玉婷看来，善读书可以长才气，讲诚信可以增人气，谈名利可以蓄浩气，不媚俗可以显骨气，乐助人可以添豪气，做表率可以鼓士气，少计较可以养和气，不徇私可以树正气。大凡兼蓄以上八气者，方可称德才兼备、人中俊杰也。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人往往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结婚以后，纪建国对李玉婷百般呵护，两个人也像是铆足了劲似的，各自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李玉婷的知性气质和纪建国的勤奋努力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夫唱妇随合二为一，曾经引来不少人眼羡和妒忌，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街头小径的浪漫流连，其身影所经之处，必然引起轻微的哗然。关上房门后，他俩的世界俨然与外界脱节，能干的男人和懂欢的女人叠罗在一起，又是另一番惊天动地，在嘶吼与娇喘的交替中，灵魂仿佛早已脱离了尘俗而升上了九霄，人间最平常的性，同样被二人的幸福演绎到了极致。

于是有了纪然。

随着纪然的降生，他们之间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完了孩子的李玉婷并没有因此影响了她的工作，反正在大学里教书也无须坐班，这段时间倒是让她对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一改过去的冰冷孤傲，开始主动地与他人交流和沟通，于是，她的职称一步一步地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平平稳稳地得以晋升。纪建国的仕途也和她大致相同，从小科员到副科、正科、副处，同样顺风顺水一路升迁。从某种意义上说，纪然是他俩的福星，或者就像世界杯上那只章鱼帝，纪建国

在第一次升迁之前，正好赶上纪然过“百岁儿”，将儿子抱在怀里问：

“你看你爹能不能升官儿？”谁也不知道纪然是否真听懂了他的话，沉默了好长一阵后，忽然没有缘由地嘎嘎大笑，于是纪建国当上了副科级。纪然三岁的时候，纪建国又问：“你再看看你爹这回能升官不？”纪然眨巴着眼睛看着他，然后点点头，纪建国又坐在了正科的位子上。在纪然六岁的时候，处里又面临一次调整，所有人都认为纪建国肯定没戏，就连他本人也这样认为，所以既没有找领导谈话，也没有给上司送礼，只是回到家后随便地问了纪然一句：“你老子还有戏吗？”谁料想，纪然奶味十足地大声喊道：“我说你有戏就肯定有戏。”他也只把这话当成一个安慰，并没往心里去。可是到了第二天，组织部突然找他谈话，没过一周他的副处长任命就下来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简直都傻了，压根就不信这是真的，可是红头文件上明明写的就是他的名字。他在第一时间抓起电话拨通了李玉婷的手机，欣喜若狂地笑骂道：“妈的，你这哪里是给我生了个儿子，分明是个神嘛！”

但是，就在纪建国当上了副处长以后，人也就慢慢地起了变化，在外的应酬越来越多了，在家吃饭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喝多了被人送回来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夫妻所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少了。即便就是偶尔一次的夫妻生活，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激情四溢，还没等李玉婷尽兴，他就变成了个送牛奶的，趴上去应付两下，便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哪管李玉婷的眼里闪烁出的失望，自己早翻侧一旁鼾声如雷了。

俱往矣！当年那个秉性正直、耿介不谄的纪建国仿佛已经不存在了，而变成了一个张口瞎话且极端自私虚伪的人。李玉婷长叹了一口气，忽然想起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神马都是浮云！

第三章 找抽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走在石库门的街道上，除去对时尚上海的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人们的思路像时空隧道一样拉回到过去，对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有一个追忆的总结。如同他们现在的心境一样，把已经过去的岁月一点点化开，就像弄堂青砖下的点点青苔，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九、找抽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在从医院往回走的路上，高德明已经做好了一副“负隅顽抗”的准备，打死也不说。其实也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不过一旦被李素琴发现了他单独与女员工在一起吃饭，这话还真的不好解释，平白无故的为什么单独要和女员工在一起吃饭呢？偏偏李素琴又是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一根筋，依照她那个醋坛子性格，一旦察觉就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素来不按常规出牌的她，说不定真能像孙猴子那样，掳掳袖子去他公司大闹天宫，当众揪出那个试图勾引她老公的白骨精。所以，当他迈出医院的大门，头一件事就是删掉了倪亚兰的电话，这下即便是搜查他的手机，也就查无实据了。

唉，怕老婆怕到这个份上，也算是个人物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怕老婆的男人绝非高德明一个，而是一种潮流。任何事物一旦形成了潮流，也就形成了势力，就连孙中山都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且假以“妇女翻身”为噱头，“阴盛阳衰”已经成为现象。据说，当今只有两种人不怕老婆，第一是光棍，第二是单身，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人基本上都处在老婆的严格管理下。用一句时尚点儿的话说，现在的爷们儿在家的地位越来越“荣誉”了。以前还算是个“荣誉家长”，至少还能在孩子的成绩单上签个名之类，以体现“荣誉家长”的权威，可现在孩子都大了，就连这一特权都给剥夺了，充其量也就是个“荣誉成员”。除了定期在床上还能折腾那两下子，算是稍微找回一点儿男人的自信外，其他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是“摆菜”一块，如同判决书上所说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样，没什么实权，兜里最多的时候也就装几百块钱，勉强够出门加油或者吃顿饭的。这男

人的口袋一旦被“宏观调控”了，说话自然也就没了权威。遥想当年，一个个也都是尿尿能吡过了街的猛男，而今却在越来越强悍的老婆面前落败，且败得心甘情愿一塌糊涂，看来，这落地的凤凰还真的不如鸡！

高德明叹了一口气。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回到家后，李素琴却没再提这个事，一脸疲惫地倒在沙发上，轻轻地揉着刚刚打过吊瓶的部位，眼望着诚惶诚恐的高德明道：“你去给我倒杯水来。”

看着高德明屁颠屁颠的样子，李素琴心里感到很好笑。也许这就是女人的成功，能把一个男人硬生生地给调理成一个“在外能做门面郎，回家能当好丈夫”的好男人，也算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了。没听人说嘛，现如今所谓极品男人的标准是：上床是不知疲倦的打桩机，下床是有求必应的提款机，出门是体面舒适的拖拉机，回家是体贴温柔的加湿机。有了一个如此的好好男人，作为女人，还奢求什么呢？

给高德明做了这么多年的老婆，李素琴对他的秉性是太了解了，了解得就像自己左手摸右手一样。这个家伙是属于典型的闷骚类男人，说话不多，心劲不小，做事小心谨慎，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反复考虑明白了利弊之后才能去做，尤其面对外来的诱惑，他是既没贼心也没贼胆的那一号。除了见到他女儿和他的茶壶之外，几乎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他激动的事了，一天到晚那张脸上始终都聚集着一个表情，很难从他的脸部表情断定是高兴还是生气。

高德明从厨房里端着一杯冲好的蜂蜜水递到李素琴手里，顺手给她打开了电视，把遥控器放到她跟前，转过身就要往楼上走，却被李素琴在身后给喊住：“我说，你就不能陪我坐一会儿？”

高德明一只脚刚踩在楼梯上，被她从后面这么一叫，心里一阵哆嗦差点儿踩空了，回过头说：“我得上去看看我的壶。”

“你那把破茶壶一天不看还能少一块儿？”李素琴不满地叨叨，“对了，我还差点儿给忘了，你还没告诉我晚上究竟是谁打的电话！”

高德明哭笑不得：“我的姑奶奶，你能不能消停点儿？我说了八百遍了，是一个客户打的。人家就打了个电话问问你到底怎么样了，你还

能把人家给抱井里去呀？敢情就没有男的给你打电话了？”

“你急吃白咧的叫唤什么？有理不在声高。我就问问你怎么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怕我问？”

高德明不耐烦地走回到桌前，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张吃饭的发票，冲着她晃了晃道：“你还有完没完？本来早就约好了要请人家吃饭，可这饭还没等吃完，你同事来电话说你病了，我这马不停蹄地就往医院赶。就是这么个事，你还追究起来不算完了！”

李素琴扫了一眼那张发票，故意地吱吱嘴道：“哇噻，山珍海味哪！别嫌我唠叨，我是在给你提个醒，高德明，我可听说现在的女人不得了，你在外面可得当心哟，别被哪个女人把你当男小三给包养了！”

高德明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和你简直就没法讲道理！”

两个人还在拌嘴，忽听到门廊里传来了门铃声，都不约而同地一愣，这是谁呀？这么晚了还来按门铃。而高德明显得更紧张，他所担心的是，万一倪亚兰关键时候一根筋，再专程到门上来询问送给她壶的事，那可真让他有十八张嘴也说不清了。他提心吊胆地走到门后打开了可视对讲机，果真看到楼下站着一个女人，影影绰绰的看不清长相。

“我的个妈呀，难道还真是她？”高德明的心“悠忽”一声就提到了嗓子眼，岔了调地冲着对讲机喊了一声：“谁呀？”

站在楼下的女人语气低沉地答道：“是我，姐夫。”

高德明一听是李玉婷的声音，那颗悬在半空的心“咣当”一下子就落了地，突如其来的紧张和突如其来的放松，让他在瞬间经历了一次冰火两重天，两腿一软，险些栽倒。他定了定神，本能地回了一句：“是玉婷吗？”

“是我，姐夫。”李玉婷重复了一句。从声音听上去，高德明似乎感觉到李玉婷的语气不怎么对头，就赶紧按开了进入楼道防盗门的按键。

过了好长一会儿，李玉婷才拖着沉重的脚步沮丧着脸进了门，见到李素琴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直着身体走过来，搂着她的肩膀就哭。这一哭把李素琴和高德明都给哭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一齐过来劝她。李素琴赶忙给高德明递了个眼色道：“高德明，那什么，你不

是要上楼去看你的茶壶吗？快去吧。”想了想又说道，“你今晚就在楼上睡吧，不用下来了。”

高德明无奈，只好上楼，心不在焉地用电壶烧上水，却很八卦地竖起耳朵，倾听楼下那对姐妹的说话声。李素琴忽然提高了嗓门，破口大骂道：“和他离，坚决和他离，让这王八蛋净身出户。我就不信还反了他姓纪的了！他那天不是还说，要求着高德明去找杜占举在他领导跟前说情吗？我这回就让高德明去找老杜，让他这个正处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说话工夫，楼下又有人按门铃了。高德明知道，这回来的肯定是纪建国。他再次打开可视对讲，果然看到纪建国站在楼下。他也没说话，直接就开了门锁。不一会儿，就看到纪建国三步两步地上了楼，一见高德明就气喘吁吁地问：“德明，玉婷来过没有？”

高德明往里努了努嘴，暗示他李玉婷正在里面，嘴上却大声说：“建国来了，你可来得真是时候，我刚泡了一壶好茶。”

可纪建国哪有心思喝茶，一步就闯了进去，见李玉婷正和李素琴在沙发上坐着，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

纪建国进屋后，对高德明苦笑地咧了咧嘴，硬着头皮走到客厅，怯怯地用眼角扫了一眼李素琴那张冰冷的脸，舌头有些不灵便地说道：“姐，我过来找玉婷。”

李素琴恶狠狠地瞅了他一眼，冷冰冰地说：“你还知道来找人啊？早干什么去了？纪建国，你拍拍良心想一想，玉婷这些年容易吗？你怎么好意思做出那样的事？”

纪建国像是在众人面前给剥光了衣服一样，脸色由红到白，再从白到红。额头上清晰地渗出一层白毛汗，惭愧地低着头，讷讷地说：“姐，你听我给你解释……”

“行了行了，你也别解释，我也不想听。”李素琴蛮横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能解释清楚的事吗？你还是个堂堂国家干部，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放着好日子不过，还在外面找女人，你说你这做的是不是人事？我都替你感到丢人哪！”

高德明在一旁对李素琴说：“行了，这大半夜的你扯着嗓子喊什么？

让左邻右舍听见像什么事？有什么话不能小声说，非得扯着嗓子叫唤！”他指着沙发对纪建国说，“建国，来，坐下，有什么事心平气和地慢慢聊。”

一直没吭声的李玉婷却开口了，语气很平静地说：“纪建国，咱们离婚吧！”

刚刚在沙发上坐下的纪建国一下子就傻了，身体像是装了个弹簧，“腾”地一下就给弹起来，看着李玉婷那张冰冷的面孔道：“玉婷，你……”

李玉婷的脸色陡变，尖利地吼道：“别叫我的名字，别在这里恶心我！”

房间里顿时陷入异常沉闷的气氛中，静得连喘息声都听得清清楚楚。马路上打桩机的轰鸣声飘进来，显得比平日响了许多。“突突突突”的有着让人窒息的沉闷节奏，一声比一声响，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莽汉正在撒野，一次又一次拼了死命地猛戳那个叫做地球的婆娘，振聋发聩的俨如变了态的夯击声让人听得心荡神摇，“扑通扑通”的极像是要将地球干穿一般。那声音听上去无比刺耳，就如地球被蹂躏得在凄嚎和惨叫，仿佛每一声轰鸣都是在用重锤击打人们的心脏，让人无法承受。

面对李玉婷姐妹的厉声斥责，尴尬地站在一旁的纪建国显得束手无策，只是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就连高德明都实在听不下去了，觉得这姐妹俩的态度有些过分，即便杀人也不过头点地，何必以如此恶劣的态度让人家当众难堪呢？于是就帮着纪建国打圆场。

可能在机关里待久了的原因吧，他的处惊不乱是出了名的，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淡定”。有关他的这种淡定，曾经闹出过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那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事了，一个夏天的晚上，纪然跟着学校去了夏令营，而李玉婷因为在外有培训课，所以只剩下他一个人也懒得回家做饭，下班后就来到路边一家小饭店，要了两个菜一瓶啤酒自斟自饮。也就在这工夫，从门外闯进了五六个年轻人，气势汹汹地抓起啤酒瓶子就朝邻桌上的两个人劈头盖脸地暴打，把那些吃饭的人都吓得四散逃去，唯有纪建国没有挪窝，仍然端坐一旁独自喝啤酒，漫不经心地看着这一伙人把那两个人给打倒在地。这个时候，也不知是谁朝着纪建国喊了一声：“打他们老大！”那五六个家伙闻听，哄的一声又转过身朝着纪建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直接动了手。

这一顿冤枉揍挨得，纪建国的头也破了脸也肿了，鼻子嘴里都是血，别提有多么狼狈了。唉，不说了，说实话当初也幸亏警察及时赶到，全部都带到了派出所，纪建国这才得以脱身，否则的话，伤筋动骨是肯定跑不了。

纪建国终于垂头丧气地独自走了，高德明站在窗前注视着路灯下的纪建国，步履踉跄地一步三回头，就转回身对李素琴说：“你不该这个样子对人家。即便就是他犯了错误，也得给人家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可你倒好，不问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是一顿，连当年毛主席都说，知错就改还是个好同志嘛。”

李素琴瞪着他，做了个手拿剪刀的动作道：“知错就改？你说得轻巧，错误那也得看是什么错误，在外面花里胡哨的找女人，这事搁谁身上也不行。我告诉你，也就是玉婷有涵养，如果这事换了我，先拿剪子把你那玩意儿给剪掉了再说，看还出去花花不？！”

高德明叹了一口气：“老人说，宁拆十座庙，也不拆一桩婚。你这人说话就不知道动脑子，上来动不动地让他两口子离婚，大人这边倒是痛快了，可是想过孩子的感受没有？有爹没妈有妈没爹的，对孩子会是个什么……算了，我知道说不过你，天也不早了，你们洗洗睡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李素琴和李玉婷闻听此言，不约而同地一愣，互相对视了一下，又一齐把视线对准了高德明。高德明见这姐俩都用这种奇异的目光在看他，就又说道：“其实，我觉得建国这事没什么大不了，充其量也就是逢场作戏罢了。没听别人都怎么说呀？说现在的社会真是进步了，以前放高利贷的现在都叫做金融的了，倒弄二手房的现在叫做房地产的了，天桥算命的现在都叫心理医生了，漫天扯淡的现在都叫专家了，以前的妓女现在都叫艺人了，媒婆老鸨现在都叫经纪人了，搞破鞋的现在都叫蓝颜红颜知己了，夜里和爹干的白天都喊干爹了，说真相都被说是造谣了。”

李素琴冷笑了一声说道：“高德明，听这意思，你是不是也想与时俱进了？”

高德明连忙摆摆手说：“算我什么也没说，你们还是洗洗睡吧。”

早上起来，高德明从楼上下来，见人家姐俩已经起床了，就在厨房里忙活早餐。与昨晚相比，李玉婷的脸色好了一些，至少不是那么苍白，说话的语气也不是那么低沉了，还悄悄地对李素琴说：“姐，说实话，高德明这人还真不错，以前我怎么就没感觉出来？”

李素琴瞅了她一眼道：“那是你的印象病，在你眼里总觉得你们家纪建国是金子，哪方面都比高德明强，其实那都是表面的东西。依我说，两口子过日子还是要找个实实在在的男人比较靠谱，我倒是觉得高德明这样的男人能靠得住！你没看咱妈，不管做了什么好吃的都先给他留出来。”

李玉婷苦笑了一声道：“纪建国这人以前也没这些毛病，自从当了副处长以后，人就彻底变了。看起来还是你有眼光。”

李素琴骄傲地昂着头道：“那当然！我是谁？”

高德明在外面听了这话，心里觉得颇有些得意，故意咳嗽了一声，径直走进卫生间去洗脸刷牙刮胡子。李素琴站在厨房门前看着他哼着小曲过去，回头对李玉婷笑着说：“这家伙什么时候下来的？八成听到咱俩的话了，瞧把他给美的。”

吃饭的时候，高德明问李素琴今天什么时候去医院检查。李素琴皱着眉说：“我这眼下还真脱不开身，再加上这几天正赶上付款日，忙得一个人恨不能顶三个人用，还是等过些日子再说吧。”

“你这人啊，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病就得赶紧去治疗，省得小毛病拖成大毛病，急性病拖成慢性病，到时候遭罪的可是你自己。”

李素琴突然就翻了脸，把筷子一摔道：“你才有病呢！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赶紧有病？”

高德明被她这句话给顶着了，涨红了脸对李玉婷道：“你姐就是这么个里外不分的人，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蛮不讲理的人。我巴不得你有病？你病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李玉婷也跟着说：“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姐夫说得对，不舒服还是抓紧时间去看，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

李素琴叹了口气道：“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能没个毛病。昨天

晚上也去医院了，大夫说是急性阑尾炎，也没什么大碍，只要不是癌症就行。”

不知道为什么，高德明听到“癌症”两个字，心头突然一紧。

十、没有拆不散的家庭，只有不努力的小三

李玉婷这段时间在外面又接了新课程，也是管理类培训，叫做“学习型组织”，英文名称为“Learning Organization”。这个课程的创始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彼得·圣吉，他在他的一本关于企业管理的书《第五项修炼》中首先提出了这个新的管理理念，后由宝钢的一位老工程师张声雄引入到了中国，通过集中授课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习型组织”从而取代了以往的“六西格玛”、“A模式”等管理类课程，成了企业管理培训中的一个主流，并受到企业的欢迎。

在外面讲了几年课，李玉婷对这些课程的熟悉程度早已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类课程需要一定的煽惑能力，只要有激情，和那些听课的老总们在课堂上能互动起来，这课程基本上也就成了。说起来，在外的培训课与学校里的专业课明显不一样，毕竟前来听课的素质层次等诸多方面都参差不齐，所以就比较辛苦，但是课酬却很具诱惑力，一般情况下，一天培训课的课酬金就差不多能赶上在学校里一个月的工资。虽然如此高的报酬对李玉婷有很大的诱惑，然而更重要的是，她在讲课的同时，获取了在学校里所不能得到的社会资源。尤其当那些腰缠万贯的富翁阔佬们在她面前流露出那种知识匮乏的谦卑时，那种满足感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所得到的课酬。

这一周下来，耳边没有了纪然的“骚扰”，她也能静下心来认真地备课，而且课件做得也比较精到，甚至自己动手做了一些好玩的

Flash，使枯燥的 PowerPoint 变得有趣好看了许多，再配上她讲课的幽默，所有听课的人都一齐反映效果非常好。如此一来，那些专做培训的代理公司都纷纷上门约她的课。

而纪建国可就惨了，李玉婷住在高德明家里的这一个星期，对于纪建国而言，那日子可真不怎么好过。每天早上必须得紧三两火地伺候纪然吃饭，然后再开车送到学校，下了班后的头一件事就是马不停蹄地再赶到学校去接回来，接上了还要考虑吃什么。纪然倒是愿意吃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那些垃圾食品对孩子来说乐此不疲，可对他就勉为其难了，勉强吃个一回两回倒还凑合，可连续吃上几天，那玩意儿谁能受得了？回家做饭吧，纪然又嫌他做得不好吃，现在的孩子个顶个都给惯得不成样，这不吃那不吃，搞得他真不知该吃什么，好歹的做熟了端上来，小祖宗只过来一闻，捏着鼻子皱着眉就走了，即便是这样你还不能说，你一说他就哭，吵着闹着要妈妈。好歹哄好了，也该睡觉了，可问题又来了，作业还没写，又得默写又得签字，一早一晚就折腾得他筋疲力尽。这哪是孩子呀？分明是小爹，比亲爹还难伺候！

弄孩子这事以前他还真没觉得有这么辛苦，可一旦压到自己身上了才知道，妈的能累死个活人。平时家里这一套都是李玉婷打理，他既没有这个意识，也从没有伸手帮过忙，如今这一摊子全都扣在他一个人身上了，才真切地感受到老婆在家的不容易。想想就更觉得惭愧，几次给她打电话请求原谅，可李玉婷一看是他的电话，连接都不接就给挂了。只好再打给李素琴，用哀求的口气请大姨子给帮忙说几句好话，劝李玉婷回来吧。

实际上，李玉婷又何尝不惦记纪然，作为母亲，最让她牵挂的还是纪然。李素琴和高德明几次回来转达了纪建国的电话，高德明也劝她：“回去看看吧，老这么别扭也不是个事。”说得她也有些心动，为了孩子她也得回去看看，甚至有次打车都已经到了小区门口了，可又让她想起了纪建国脖子上的那块吻痕，那股火就又冲到了脑门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她忽然接到纪然班主任老师的电话，告诉她纪然病了，已经把他送回家了，要家长马上回家。李玉婷一听就慌了，放

下手里的活出门打了辆出租车就往自己家狂奔。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夏天竟然会是这样炎热。按说七月的天气不该这样，太阳简直像个烤炉，把马路上的沥青烤得软软的像一堆烂泥，再由这堆烂泥所挥发出的热浪和难闻的气味向上散发，热得人们头昏脑涨无精打采心烦意乱，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使人感觉呼吸的似乎不是空气，而是灼热的流火，一口吸进去能把体内的五脏六腑都给点燃，在胸口处熊熊燃烧。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太阳还依旧毒得像一头紫皮的独瓣大蒜，热辣辣的高挂着，树梢纹丝不动，连一丝风都没有，树上的知了似乎也已经被这种不正常的热度蒸烤得受不了，扯着嗓子在拼命地号叫着：“热——啊，热——啊。”

这几天一直住在李素琴家的李玉婷，心里在担心纪然，便打车回来，刚一打开车门，就感觉一团热气“嗡”地一下迎面袭来，眼镜上立刻起了一层雾，遮住了她的视线，嗓子里如同吞食了一口辣辣的胡椒面一样，把呼吸系统给粘连到了一起，身上的汗水就像开了闸一样，立刻从张开的汗毛孔溢出来，流遍了全身。与出租车里面的冷风相比，外面的世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桑拿浴房，恶毒的太阳似乎要把人体内的水分生生地挤出来，然后再烘干。她从包里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车费甩给司机后，立刻就把手中的伞给撑开，用来抵御强烈阳光的紫外线对她皮肤的照射。此时她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赶快回家打开空调，然后到卫生间去冲洗掉身上这黏糊糊的汗。

李玉婷刚一迈进自己的家门，就感觉到了一股空调送出的清凉。她一怔，看到纪然正歪七翘八地倚歪在沙发上看一本新买的动漫书。看样子确实病了，平时这小子不到天黑不回家，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不是说去学校了就说和同学一起玩去了。这一阵子李玉婷不在家，也就没像以前那样抓得那么紧了。最高兴的当属纪然，这小子就像解放了一样，直接就成了三间屋的小朝廷，放了学回到家后再也不用担心李玉婷跟在屁股后面的催促，而是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上网聊天打游戏，滋润得很，可唯独忘了一样，那就是学习！以至于仅仅过了几天的工夫，纪然的学习成绩就直接掉了下来。

纪然的耳朵上插着 MP3，在茶几的一边，堆放着一堆吃剩下的冰糕纸、西瓜皮和喝完了可乐的空易拉罐等杂物。李玉婷换上了拖鞋，过来抹了抹纪然的头，好像还有一点儿发烧，就问他吃药了没有。

纪然却摇摇头，委屈加撒娇地搂着她的脖子说：“妈，我都想你了！”

李玉婷鼻子一酸，轻轻地拍了拍纪然的头，叹了口气却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她抬头看着茶几上的那一堆杂物数落道：“我不在家你们是不是特自由？这个家都快成了猪窝了，你看看这里堆的，你就不能把那一堆垃圾顺手送到垃圾袋里去？”

纪然鼻子嚤嚤的咳了两声，瞄了一眼茶几上的杂物说：“先搁那吧，一会儿再说。”他忽然把身体往前凑到了李玉婷的面前，一副神秘兮兮的表情说：“妈，我们老师今天表扬你了，你猜我们老师说你什么了？”

“说我什么？”李玉婷疲惫地把身体倚在沙发的靠背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我们老师说她特崇拜你，说你是最有味道的女人，气质啊，谈吐啊，形象啊，还有什么形体，综合起来把你评为最优秀家长，要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请你作为家长代表去讲话。”

李玉婷闻听此言心里一振，似乎像是吃了一副专治疲劳的良药，立刻来了精神，身体也不由自主的猛一下坐直了，但随后又把身体靠回了原处，心里固然有些得意洋洋，表面上却故意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甚至是不屑的样子说：“嘁！这还用你们老师表扬？你妈怎么样你应该最清楚了，你应该为你妈感到骄傲！”

纪然可怜巴巴地望着她说：“妈，你看我都表扬了你了，我求你件事行不行？”

李玉婷还以为纪然要向她提要求呢，就点了点头说：“什么事？说吧。”

“我求求你，快回来吧！”

李玉婷的眼睛顿时湿了，眼泪在眼眶里来回打转，她紧紧地闭上眼睛，头往上仰着，身体倚靠在沙发靠背上，努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纪然见她没反应，刚想伸手过去拉她，忽然觉得自己的鼻子像是

松开了闸门一样，一股液体流了出来。他还以为是流出了清鼻涕，伸手从茶几上的纸盒里抽出了一张纸巾擦了一下，发现雪白的纸巾上却是一片殷红的鲜血，吓得他“哇哇”大叫。

李玉婷听到纪然的怪叫，急忙睁开眼一看，纪然的脸上像个没化好妆的大花脸一样，抹得到处都是血，也给吓坏了，慌忙抽出一堆纸巾把纪然的鼻子给捂住，又跑去卫生间把毛巾在水龙上浸湿，手忙脚乱地搭在纪然的额头上，然后一点一点地把他脸上的血渍擦净，希望以此方式来控制住他的鼻血。跑前跑后一阵忙活，好歹总算把血给止住了，她才颓然地倒在沙发上，不无担心看着纪然说：“儿子，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纪然的鼻子里插着两个纸卷儿，闭着眼睛躺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说：“妈，我冷，把空调关了吧。”

李玉婷赶紧从桌子上拿起遥控器，把空调关上。又从衣橱里拖出一条毛毯，给纪然盖在身上，顺手从纪然的腋下把体温计取出来看了看，三十八度半。她用力地抱住纪然说：“然然，我们还是到医院去打一针吧。”

纪然咳嗽了两声，依然倔强地摇了摇头，强睁开眼笑着说：“妈，别大惊小怪的，我没事。可能是吹空调吹得感冒了。”

李玉婷无奈地叹了口气。她忽然发现纪然的袜子上也溅上了血点，而且已经干了，就吃惊地问：“然然，你告诉妈，在学校里是不是也流鼻血了？”

纪然点点头说是。

李玉婷闻听此言，心“咯噔”一下忽地提了起来，她突然联想到去年自己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这种无缘无故的流鼻血没当回事，后来晕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一检查诊断为白血病，结果不到一年就死了。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不敢再往下想了，急忙让纪然平躺在沙发上，想也没想就抓起了电话，快速地拨通了纪建国的手机，听到纪建国“喂”了一声后，就冷冰冰地说：“纪然发高烧呢。”说完就挂上了电话，就连她自己都觉得语气冷得像一个冰疙瘩，带着逼人的寒气

扔给了纪建国。

纪建国扔下电话就神色慌张地冲出了办公室，刚一出门就差点儿撞到李战身上，也顾不上说什么，匆忙地跑到楼下自己的车前，打着了火。

李战两手交叉着抱在胸前，站在楼上看着纪建国的一举一动，嘴角上却挂着一丝耐人寻味的微笑，而眼前还一直在晃动着一个礼拜前在酒店床上的一幕幕场景。现在想来，她当时给纪建国的脖子上啜那个吻痕的时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是恶作剧，开玩笑，还是纯粹的报复心理？她不知道——至少在当时她不知道。但是到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她看到纪建国带着一脸的落寞相，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她好像已经知道了答案。如果说，刚开始的那会儿自己是冲着副处长这个保护伞而半推半就的话，那么如今她却发现自己的生命中已经装下了这个男人，即情夫的升级版。没错，她爱上他了，而且爱得很深，但是这种爱在世俗的目光下又显得非常纠结，纠结得让她心疼，仿佛是架在心坎上的一把尖刀，时时刻刻都能扎得自己鲜血直流！

纪建国一进门首先看到的就是桌子上一堆擦过鼻血的纸，自己也吃了一惊，连拖鞋也没顾得上换就慌忙跑过来拉着纪然的手问：“纪然，你这是怎么回事？”

李玉婷站在一旁两手抄在裤兜里，冷笑了一声说：“在外面忙得都快不认识自己的家了吧？你还知道自己有孩子啊？”

纪建国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扯这些没用的！不是说要去医院吗？你倒是赶紧换衣服走啊？！”

纪然躺在沙发上两只手用力地捂住耳朵，大声地喊叫：“你们俩烦不烦啊？见了面就吵个没完！我哪里也不去，你们爱谁去医院谁去吧！”

李玉婷赶紧蹲下身体，用手摸着纪然的头哄着他说：“好好好，不吵不吵。然然听话，咱们先去医院检查一下，哪怕是打个退烧针也好啊！”

两个人好说歹说才把纪然劝说着去了医院。因为过了正常的下班时间，医院里只留了两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值班大夫。医生仔细地查问了病情，又拿了听诊器在纪然的胸部反复听了几遍之后，其中一个男医生走过来问纪建国：“你是孩子的父亲吗？”

纪建国一脸茫然地点点头。医生说：“你出来一下吧，我想问你几个事。”说着就把纪建国叫到了外面的走廊上。

李玉婷一见纪建国被医生叫了出去，那颗心“腾”地悬到了嗓子眼，她立刻联想起自己父亲当年在医院被检查出癌症的时候，她就是这样被医生叫出去通知她的。而现在纪建国又被医生以这样的方式叫了出去，不由吓得她面如土灰，脑子在瞬间出现了盲点，心脏仿佛已经停止了跳动，胸口如同堵上了一堆厚厚的棉花，使她几乎透不过气，只感觉眼前金光四射，两条腿不听使唤似的“扑通”一软，险些摔倒在地，幸亏旁边有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了下去，瞪着两只绝望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正在穿衣服的纪然，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不，不！”

似乎过了好长时间，医生和纪建国才从外面走进来。这时，医生用手一指李玉婷说：“请你出来一下好吗？”

李玉婷失魂落魄地跟着医生走到了门外。她的腿上仿佛灌了铅一样沉重，每走一步都感觉非常困难，好不容易才挪到了门外，双手用力地按住了墙，失声痛哭起来。她无助地拉着医生的手哭着哀求道：“大夫，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医生见状神色有些慌张，他惊诧地望着李玉婷问：“您，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您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说您知道孩子的病？”

李玉婷感到自己简直要崩溃了，双手用力地抓住医生的白大褂，似乎那就是她的全部希望，她把自己唯一的一点要求全部都寄托在这位年轻的医生身上了。

医生把自己的手抽出来，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然后把李玉婷扶到了走廊的一张长条椅子上坐下来：“您先不要激动，我想问您几个问题，请您回答我好吗？”

李玉婷停止了哭泣，默默地点了点头。

“请问，您现在的住房是什么时候购买的？”

“2005年。”

“您买的房子是框架结构吗？”

“是！”

“您能告诉我，是什么时间装修的吗？”

“2008年5月份。”

“您的房子在装修的时候，用过味道很重的油漆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甲醛含量过高的油漆？”

“是的。”

“装修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三个多月吧。”

“装修完了之后，您是过了多长时间搬进去的？”

“大概过了一年多以后。因为在这期间我去美国进修了一段时间，直到我回来之后才搬的家。”

“在整个装修过程中，您家里谁一直在施工现场？”

“基本上没有人，我们平时都挺忙，我老公把整个装修都包给了装饰公司，我们也就是偶尔抽空过来看看。”

医生沉吟了片刻，继续问：“您的儿子平时有没有吸食过苯丙氨之类的药物，也就是摇头丸之类的毒品？”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估计他不会！”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了解我自己的孩子！”李玉婷有些愠怒地抬头看着医生那张没有什么表情的脸。她不明白，医生为什么会问一些这样无聊的问题。

“感谢您的回答，我的问题基本问完了，”医生说，“我之所以这样仔细地问您每一个细节，是因为近段时间以来白血病的发病率有所提高，而恰恰都在这个年龄段，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刚才依照您的回答来看，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患白血病的可能因素。虽然我们的生活质量确实是比以前提高了不少，可是我们目前的生存环境也存在不少的隐患，所以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提醒您，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您明天再带孩子过来，到血液科和病理科做一个会诊。”

李玉婷闻听此言，眼前一阵发黑，险些一头晕倒在地。

十一、世上没有不偷腥的猫

纪然的突然生病，暂时缓解了李玉婷的离婚风波，可高德明这边出问题了，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只是为了一把壶。

自从茶馆一别后，倪亚兰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也许是高德明承诺要送一把壶给她的原因吧，连续几天的时间，她都非常投入地做“鹿血壮骨酒”的广告文案，无论上班下班，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时刻按照高德明的要求苦思冥想地思考，同时查阅了很多国内外的经典广告语，经过一再斟酌，根据药酒的特点和功效，突然之间脑子里灵光一现，闪出了触目惊心的四个大字：剔骨抽风——剔除骨刺，抽出风湿！

在高德明看来，倪亚兰拿出的这套广告文案，可以用“无与伦比”来形容。他禁不住拍案叫绝，虽然只有短短四个字，却包含了倪亚兰的全部智慧在其中，短小精悍，字字珠玑，深扣主题，直达要害，一步到位地向受众群体道出了这种药酒的用途，真可谓是一字千金。高德明仿佛已经看到出现在平面媒体上的效果，在深黑色背景下，以特大黑体标题标出四个大字——剔骨抽风，从而形象地阐述了该药品的目标治疗群体。

但是他却什么也没说，高德明脑子里已经制定了一整套的运作方案，毕竟他在这个品种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希望能通过运作“鹿血壮骨酒”来获取更高的回报。所以广告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布，发布的主要媒体是哪几家，前期开展怎样的促销活动，到后续跟进工作该如何保障，以及广告的投入和预期产出比、业务人员的销售业绩奖励等，一揽子事项必须要考虑周全，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细致的预案。也就是说，从倪亚兰拿出了广告文案之时，就意味着“鹿血壮骨酒”的销售计划已经万事俱备，只要耐心等待具体的发布时间就可以了。

沉淀了这么久的一句广告语，被倪亚兰一句中的，高德明脑子里紧绷着的那根弦总算可以放松一下了。然而倪亚兰却并没有放松，高德明亲口答应她，要送一把壶给她，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却连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就好像压根就没说这回事一样，一脸坦然地进出办公室。可她偏偏却当了真，两眼几乎每天都在上班后的第一时间里盯着高德明手里提的物件，但是一周过去了，每天早晨她都满怀希望去上班，却只能面对一天接一天的失望。高德明的手里除了他自己的小手包外，再没有其他物品，这让她对高德明这个人感到失望，可这事又不好当面去找他要，心里就直犯嘀咕，现在的男人为什么都不靠谱呢？

实际上高德明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当时在饭桌上拍着胸脯说过的话，回来看到放在橱里的那套壶后他就后悔了。当他回到家里，从橱柜里拿出杜占举送给他的那套壶时，心疼得他不由得抖了一下，说一千道一万，他实在不舍得把这壶拿出去送人。说起来，高德明很喜欢壶，看他从洗茶泡茶到养壶时那一整套熟练动作，不知道他的人，还真以为他是个玩壶高手，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之所以喜欢壶是另有原因。实话实说，他对壶的了解程度充其量也就是个人入门阶段，对壶的认知也仅限于这个程度。虽然他对紫砂还不怎么内行，但手上的这把壶是别人进贡给杜占举的，只不过杜占举又转手送给了他，仅从这层关系上来说，这把壶的品质就肯定错不了。

他手里拿着这把壶在灯下仔仔细细地又看了好几遍，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将其又放回了原处。毕竟自己已经当着人家的面把话说出去了，想反悔都已经不可能了，脑子一转，干脆从外面花个百八十块钱胡乱买一把看上去还不错的壶送给倪亚兰了事。可谁知，偏偏赶上这几天事多，就把买壶这事给忘到了脑后，等见到倪亚兰那张脸从满怀希望到黯然失落的时候，才豁然想起，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故意不去看她那张掉下来的脸。尤其是当她拿出了这个广告文案时，高德明咬咬牙再次做出决定，不就是一把壶嘛，这回说什么也要把那套壶送给她，可是回到了家再看到那把壶，像割了他的心头肉似的疼，还是舍不得。如此，一天一天地就这么悄悄地溜过去了。

倪亚兰虽然对高德明的不讲信用很是失望，但并不点破，专门从免税店里买回了一条好烟送给高德明，只说是去一个朋友那里，刚好见到有这种烟，觉得包装挺好看，就给顺手拿了一条。这就是她的聪明之处，这么一来，更让高德明面子上挂不住了，尴尬地看着毫无表情的倪亚兰，心里却在捶胸顿足地暗自发誓，是男人就一定要说话算话！

倪亚兰从他的办公室退出去后过了好长时间，高德明才伸出手，表情有些鬼祟地将这条烟拿过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犹豫了一会儿，果断地撕开了包装。这个时候倪亚兰在外屋装作倒水的样子，像是不经意地从门缝里看到高德明从拆烟到点燃的全部过程。只见他独自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闭着眼，两腿伸得很直，那个姿势看上去不怎么好看，却显得极为放松和惬意。

看到这一切，她心里禁不住暗暗好笑，男人是不是天生都带了这么一股孩子气呢？站在女人的角度上来说，对于已进不惑之年的吸烟男人，就不要指望他在这个年龄还能主动地戒烟。就像高德明，即便是吸烟的姿势，早已成了一种风格，而且吸烟也已习惯于某一种固有的姿态。无论是从对香烟品牌的认定、拆开烟盒的方式，还是到每天的数量，都刻板地成了一个规律，什么时候必须吸烟，什么时间一般不吸，都像一道程序一样输入到了他的生命中。而四十多岁的男人，理智有时候就像吸烟，只是叼在嘴上，却并不为之心动，因为这个年龄的人，该遇到的人和该经历的事都已经成了昨天的一个脚印，只有一个具体的影子，因而缺失了曾经的激动。如同手上这支烟，抽的时候是分明的，不抽的时候沉寂，抽与不抽之间又很飘忽。

从另一方面来说，四十岁的男人似乎才开始真正懂得生活，这也是女人们所说“极品”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从三十九岁到四十岁之间，看似只有短短的一年，可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对男人而言从心理到形象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只有跨过了四十岁的门槛，他们才会觉得自己不再是个淘气的大男孩，而真切地感到自己已经长大了，所考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于是开始学着如何去享受生活，品茶、读书成了这个年龄的重要选择，而在事业方面也就显得更加稳重，不轻易地表露自己的

态度，毕竟已经到了输不起的年龄，所以就尽量地用品茶的方式来思考，用读书来充实自己。

倪亚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忙碌了一天的高德明，下班之前先离开了单位，回家吃过了晚饭，又习惯性地独自来到楼上，沏一壶茶，依然将第一泡茶汤淋在老壶和养在茶洗里的茶宠上，再拿过茶巾仔细地将老壶壶身的茶汤擦净。人类自有史以来，所进行的一切创造发明实质上都是为了生命得到最高享受，包括茶壶也不例外。在高德明看来，这把老壶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盛水的容器的范畴，而是像面对一个人，满含着难以启齿的牵挂和对家庭的矛盾与纠结，眼前的茶，反倒成了摆设，只是一杯带着颜色和味道的水罢了。

说起来，茶虽然也是水，但并不像水，因为水太清淡，根本无法打动人；也不像酒，酒太浓烈，喝过以后往往使人现出本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太生疏便“淡如水”，就像过往的客人，来到门前所讨要的往往只是一口水；若到了喝酒的份上，那就是亲人和朋友或者是有些目的了。酒桌上任是什么话都可以开口，什么事都可以办得成的，而唯独茶，始终表现得中规中矩，既有浓郁的茶香，又离不开水的元素，更何况手里把玩着这把足以令人心动的老壶，让他身在原地而心早已飞远。

关于他对这把老壶的钟爱与垂青，就连对他已经非常了解了的李素琴都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会对这把壶如此钟爱？即便就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也不至于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般的思念程度吧？对此，她也曾产生过怀疑，可转念一想，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一把茶壶，总不至于小气到去吃一把茶壶的醋吧？

当然，个中原委也只有高德明自己知道，只是他不能说，也不敢说！

他一边擦拭着老壶，两眼却不由自主地盯在摆在橱里的新壶上，脸上的表情很是纠结，显然是内心还在做激烈的斗争。直到他喝完了最后一杯茶，将杯子里的水根淋在茶宠上，依次将杯子、公道杯都擦了一遍，这才慢慢地起身，走到橱子前，犹豫了很久，终于下定了决心，把那套壶拿出来放到一边，以便明天早上直接拿走。

第二天一大早，高德明还没有起床呢，家里的电话就响了。在厨房里忙活早餐的李素琴急忙跑出来接起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要找高德明，便大呼小叫地对着卧室喊道：“高德明，找你的。”

还没睡醒的高德明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嘴里还不耐烦地骂骂咧咧道：“谁这么讨厌，大清早打哪门子电话！”说着走到厅里接起电话。电话是一个大学同学打过来的，开口就笑骂道：“妈的二驼，找你小子可真不容易，我这都接连打了好几天了，就是找不着你，还以为你小子回火星了呢！”

高德明一听是同学的声音，立刻就来了精神，抱着电话就兴奋地叫唤：“老干姜，妈的你小子还活着呀？最近怎么样，赶紧给我说说。”

同学之间一旦聊起来，话就没完没了。老干姜在电话里告诉高德明，全班几个同学强烈要求组织同学聚会，问高德明有没有时间参加。高德明连声答应说去去去，那个兴奋劲让他忘乎所以，连李素琴站在身后好长时间，他都没有发现。

电话挂上后，李素琴才不阴不阳地说：“高德明，就是要去见你那个初恋情人也不至于激动成这样吧？”

高德明一下子就被她给戳到了软肋，显得很不自信，底气不足地说：“我说你这人有点劲没劲？什么事只要到你嘴里就一准的变味儿。一大清早就找事，还没吃饭哪，就撑着了？”

李素琴撇了撇嘴，醋意十足地道：“哟！到底是要去觐见梦中情人哪，就连说话的语气都和平时不一样哦。你高德明现在牛啊，晚上睡觉靠着一个，梦里还想着另一个。高总，民女奉劝一句，野花虽香，说不定有毒，你可千万别走火入魔喔！”

“嘁！”高德明白了她一眼，进了卫生间。

高德明拎着那套壶到了公司，什么话也没说就放到了倪亚兰的办公桌上，只是简单地说了下自己要去上海出差，把所有需要做的事都交代给了她后，又把家里都给安排停妥，就乘下午的飞机到上海去参加同学聚会去了。临进安检的时候，李素琴还是觉得不放心，又专门打电话

过来给他约法三章：一、不准关手机，以便随时接受查岗；二、不准和其他女人有过于亲密的行为，尤其是不能和那个初恋情人单独来往；三、聚会结束后必须立即往回赶，不得延误。高德明表情很纠结，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全部都答应。

高德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在临近五角场的邯郸路220号这个校园里，高德明待了四年。四年，对于高德明这个平淡无奇的人来说，除了邯郸路和国定路的几个大门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可以让他激动起来的事情，唯一还留有很深印象的，就是当年他对文丽的单相思，整日地在心里默诵王维的那首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么多年来，文丽始终是他心里一个抹不掉挥不去的影子，牢牢地盘踞在他心灵深处，从来没有动摇过。想到这里的时候，高德明的脸烧得燥热。

现在回想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没有电脑，没有手机MP3也没有PSP，生活枯燥单调得出奇，晚上闲得无聊，几个同学就凑在一起，坐55路公共汽车从五角场到外滩去看上海人“轧马路”。那时的上海外滩是年轻人“白相”的好地方，一棵树下往往能站上好几对小情侣在互相啃嘴。这引起了情窦初开的大学生们的无限兴趣，吃完了晚饭，就赶到外滩看“西洋景”，然后回到寝室把各自的所见所闻再互相传播，这成了他们无限寂寞中的一件乐事。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德明对本班的上海女生文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一句俗语说，他这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且他也很明白这一点。但是，只要见了文丽，他全身就受不了，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只是希望自己随时都能看到文丽的身影。可是俩人一打照面，他就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剧，呼吸也变得不均匀了，如同做了贼似的不敢正眼去和她对视，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梦到文丽和他在一起。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青葱时代的情感躁动把他搞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并致使他有了第一次梦遗，以至于这次梦遗在多年以后影响到了他和李素琴之间的性生活方式。每次他都始终如一地严格按照梦中的程式一步一步进行，仿

佛一旦在动作上发生了变化，他就不会做了一样。

这种青春的萌动折磨了他好长时间，作为外地人的高德明当然知道上海人的排外思想，因为上海人把上海以外的人全部都称为“乡温”，就是“乡下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根本没有一个相交点存在。可是对于高德明来说，这就算是他的初恋了，那种感觉像犯了病一样，只要脑子里闪过文丽这个名字，便会不自觉地面红耳赤“心慌神移”，心里明明希望在某一个拐角处能和文丽不期而遇，可是多少次的不期而遇却又都是擦肩而过，最多也不过一笑了之。最终的结果是，在无限的思念中无不遗憾地结束了四年的学业，甚至连向她表白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虽然已经结婚很多年了，高德明还是念念不忘文丽。文丽的音容笑貌始终没有在他的记忆中消失过。无论是谁，只要在他面前提起文丽的名字，他仍然还会像过去一样，感觉自己的心在怦怦乱跳。一直到了一年前，高德明到上海出差，通过其他同学找到了文丽的联系电话，在经过了两天两夜的痛苦思考后，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硬着头皮拨通了文丽的电话，两人才有机会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屈指算来，这一次相见，已经隔了十几年，在这十多年的岁月长河里，两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德明断断续续地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文丽的结果并不是很好，已经在几年前就离了婚，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单独生活。

当高德明借着酒劲婉转地对文丽说出了自己在大学里一直都暗恋她时，文丽却并没有表现出惊讶的神色，只是很淡定地笑笑，然后说了一句“谢谢”。仅这一个“谢”字，就把高德明好不容易才聚拢到一起的自信给击了个丢盔卸甲，他感觉自己很失败，张口结舌地看着她脸上的表情，而自己却在两眼内写满了“囧”字，恨不能找个地缝给钻进去。然而，就在他垂头丧气地即将离开上海时，文丽却声色不露地亲自开车把他送到了机场，在他惆怅地就要离开时，文丽忽然从后排座位上拿出一个很旧的小木箱递给他，只淡淡地说是自己的一点儿心意，让他回去以后再打开看。

这就是那把让他珍爱无比的每天都要把弄的茶壶的来历。起初他并没有太当回事，直到遇到了一位懂壶的朋友向他说了这把壶有多么珍贵以后，他仿佛才突然醒悟过来一般，原来文丽对他竟然如此深沉！于是，他喜欢上了茶，也喜欢上了壶。

但是这一切他在李素琴跟前却没敢吐露半个字，只含含糊糊地说这壶是从古玩市场淘来的。幸亏李素琴对这样的事不是很在意，所以也没有深究。至此，高德明就有了每天都要看一眼这把老壶的习惯。在他的心目中，只要抱起了茶壶，就如同抱起了文丽一样，那么轻柔，那么温暖。

不知道这次见面的结果会是如何，高德明的心骤然抽搐了一下。飞机正在下降，从舷窗往下看，地面的建筑已清晰可见，极像是一块块插满各种电子元件的巨大电路板，把整个城市连接成了一大片。他目不转睛地俯视，眼眶情不自禁地湿润了，心里在默默地念叨：上海，我回来看你了！

在虹桥机场的出站口，高德明远远地就看到了在前面高高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世经专业89级同学回家！”高德明的心头一热，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他几乎是跌跌撞撞地从人群中挤出来到了接站处，心情激动地和几个已经先来的老同学拥抱在一起痛哭起来。是啊，将近二十年了，毕业时候还都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可是今天一见面却都已经年过四十跨入了中年人的行列。这么漫长的岁月里谁没有一肚子的事？谁又都是那么顺顺利利？二十年一次的同学大聚会，在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任何语言来描述这种同学之间的情谊，或许只有眼泪才是表达的最好方式。

聚会是在四川北路的一家酒店里进行的，他们的一个同学现在是这家酒店的董事长。进了门之后，需要先到前台去登记，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名字领取住房卡。

高德明进了酒店之后，第一眼就看到了文丽，看上去文丽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和前几年的那次匆匆一见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唯一能看出有所变化的，就是因为发型的变化而显得更加成熟和稳重了。

他的心仍然是抑制不住地怦怦乱跳，这几年虽然天天抚摸着那把茶壶，可一旦见到了真人还是感到说不出的紧张。文丽倒是落落大方地走

过来，脸上凝聚着亲切的笑容握着他的手，依然是一口上海软语问道：“德明，一路辛苦了。长远勿见，我老想念依个，今朝见到依我交关开心。”

高德明握住她的手，像一阵电流突然传遍全身，脑子一时出现了短路，眼看着文丽却有些语吃，结结巴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文丽指了指一边的沙发，语气很平和地对高德明说：“到这边来坐坐吧。”

高德明表情显得异常凌乱，肢体很机械地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习惯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给文丽递过去。文丽脸上依然挂着平和的微笑冲他摆摆手，他才突然醒悟过来，尴尬地笑了两声，又把香烟装进口袋，而另一只手却打着了打火机，这才发现嘴上并没有叼烟。

文丽柔声地说：“上次你过生日，也没什么好送你的，就顺手从家里拿了一把老茶壶，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高德明赶紧说：“喜欢喜欢，那是一把明代的项真壶，非常好，我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橱里，别人都不许动。”

“是不是呀？没想到你也对壶情有独钟呀？这么说我送给你还送对了。”文丽惊讶地说，“不瞒你说，梅调鼎是我外婆的外公，关于这把壶的来历，还是很有故事的。这个梅调鼎虽说学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却是很洋务的一个人，当年他追我外婆的外婆时，知道未来媳妇喜欢茶，就淘来了这把项真壶，又专门订制了这么一个外包装，然后题写了秦观的词，作为定情物送给了她。”

高德明无意中看了文丽一眼，发现她在说定情物的时候，两颊泛起了一抹红晕，然后感叹地说道：“那实在是太珍贵了，不过我一直保存得很好，任何人都不许碰。”

文丽矜持地笑了笑，一语双关地说：“只要你喜欢就行。”她说完，偷偷地瞄了一眼高德明，又很快地低下头，把话题一转，忽然问起了他的生意：“药品生意现在好不好做？”

高德明苦笑了一声道：“现在的生意都不怎么好做，尤其是药品这一块，不像前几年那么好做了，主要是竞争太激烈了，搞不好就砸在手里。所以，忙忙碌碌一年下来，也不过就是混个吃喝。”

文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哦，原来是这样！是啊，不光是你这

一块，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她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猛地一拍脑袋道，“瞧我这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刚才不提药品我都把一个事给忘了，你这一提我才想起来。你做药品，应该对生产厂家和医药公司都很熟吧？是这样，我这边一个朋友在西班牙，也是做你们这一行的，据说做得挺大，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有分号，上个礼拜刚离开上海回去。她临走的时候还托我给打听一件事，就是要咱们国内生产的感冒药，而且数量很大，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到？这对你来说也算是个机会吧！”

高德明有些喜出望外地看着文丽的脸道：“真的呀？感冒药好说，国内的所有厂子基本上都生产。你的这个朋友要哪个厂家的？价格是多少？我回去就给她打听这事。”

文丽眨了眨眼道：“她临走的时候也就那么一说，我怎么知道还分得这么多。你别急，晚些时候我给她打个电话问一下，看看她到底要的是哪一种。还有，如果她那边真的想要的话，得让她把款给打过来，至少也得给一部分订金吧。我这是给老同学帮忙呢，搞不好再让你吃了亏，我这面子上都不好看！”

高德明万分感激，两只手抱在胸前直给文丽作揖道：“谢谢，谢谢！到底是老同学，有什么好事还都想着我！”

文丽用眼角快速地扫了一下周围，见没人注意他们，就低下头，小声地说：“好像不仅仅是老同学吧？”

十二、所谓同学聚会不过是个提供表演的舞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了同学聚会这个新名词，总有那么一些闲得蛋疼的人，想要借助同学聚会这个机会来展示自己。于是，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甚至恨不能连幼儿园的同学都组织起来，

各种各样的同学聚会都应运而生。那些有钱有势、混得很得意的同学巴不得天天开同学会，而比较落魄的同学则害怕同学会上见面，精神上受到摧残不说，还要作为那些得意同学炫耀财势的一个比较道具，心里也许还有个小小的奢望，那就是那些混得好的同学能不能帮上自己一把。其实这是幻想，那些混得好的同学之所以热衷于开同学会，就是抱定心思专程来看你的落魄和女同学们的艳羡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同学会充其量是一小部分人的表演罢了。

高德明虽然还不至于惨到被人比较的地步，可与那些掌了权发了财有了势得了济的同学相比，自己不过是个刚起步的无名之辈，几乎和在大学时代一样，很现实，也很平淡，平淡得就像一碗水，无论放在哪里都兴不了风，掀不起浪。在那些去过美国的大谈华尔街、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道琼斯指数，到过欧洲的讨论文艺复兴、讲述意大利建筑的时候，他多数时间都是做一个沉默的听众，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老成持重，而是因为经历平淡且混得不好，大家谈论的新潮名词或根本不懂，或掌握不熟练，担心哪个地方说错了出丑，便索性不开牙。但是他前来参加同学会的主要原因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说白了，他不过只是为一个人而来——那就是文丽。

同学聚会总共两天，除了几个简单的座谈外，其他时间大多都泡在酒里了，从中午到晚上，一场酒接着一场酒地喝。刚坐下时都还比较文明，喝着喝着就乱了套，拿着照相机胡乱拍照的，男女同学互相揭短的，讲述当年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嘻嘻哈哈的场面就变得越来越嘈杂了，也不分男女同学了，更不管职位高低了，搂着脖子抱着腰，一个个都像跟酒有仇似的，端起杯二话不说就灌下去，直喝得昏天黑地，胡言乱语。那些不胜酒力喝醉了的，就大呼小叫地招呼保安帮忙给抬回房间，其他人继续。这边喝完了，似乎还不尽兴，又招呼着去歌厅继续喝。

高德明自然也混杂在其中，毕竟有了文丽给他提供的一个赚钱的机会，也像打了鸡血似的激情澎湃，终于调动起所有的兴奋细胞，在这个平台上得以淋漓尽致地进行发挥，与其他同学一道在疯狂地胡喊乱叫。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的表现，可能是压抑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找到一

个机会可以使他放松和发泄了。

这次同学聚会，全班的同学除了杜占举因为在北京开会和几个已经出国的不能参加之外，几乎都到齐了，把酒店折腾得乌烟瘴气。高德明也豁出去了，不管谁来敬酒，都一律来者不拒，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喝了多少酒，只觉得头重脚轻，神志模糊就找不着北了，身体如起了空一样，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推了他一把，慢慢地被掀翻在地，整个人连同思想如同在太空舱里一样，没有了地球引力，轻飘飘的横着身体，飞了。

高德明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软塌塌地被人搀扶着离开了乱纷纷的酒场，他看不清是谁在搀扶他，只觉得鼻息中飘来一股香水的味道，于是就想说：“我是不是喝大了？”可是舌头很硬，被牙齿阻隔，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部，惺忪中或许还有意识。他很想大喊一声“文丽你在哪里”，却又说“不能让他们听见”。也不知是谁一直在说什么，热乎乎的声音总是在他耳边萦绕，只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说话，就问搀扶他的人：“那是谁在喊？”搀扶他的人并不回答，依旧紧紧地架住他的双臂继续前行，直到进入了一个房间后，才将他扔在床上。

醉得一塌糊涂的高德明，迷昏地躺在床上，勉强睁开眼，发现自己的一只手竟然长出了八个指头，觉得好生奇怪，大声地问自己，怎么会这么多指头？嗓子几乎喊哑了，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然后骂了一句恶毒的脏话，终于有个声音在对他说：“其实你喝醉了。”

“我喝醉了？胡说。我要找文丽继续喝！你给我把文丽找来。”他挣扎着要坐起来，忽然看到眼前飘忽着团团飞溅的金花，他急忙伸手去抓，却一个都抓不着。于是，便晃晃悠悠地想坐在椅子上，没料想关键时刻眼神竟然跑偏了，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那不是坐，简直是砸，吧唧，肉墩墩的屁股通过提速后的力量直接与地面亲密接触了。

也不知道闹腾了多长时间，高德明才终于累了，才算消停下来。文丽站在旁边，看着他沉沉地睡着了后，方转身离去。这一觉高德明睡得可真踏实，没有思想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没有纷争没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很轻松也很放肆地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文丽在外面敲门的时候，高德明刚刚睁开眼，脑袋还在一蹦一蹦

地疼，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依稀还记得有人把他给送回了房间，却不知道是谁。他自言自语地说：“才刚四十，这脑子怎么会出现短路呢？”

忽然听到了门外的敲门声，还以为是其他同学喊他吃早饭呢，就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扑过去将门打开一看，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文丽。再低头看自己衣衫不整的打扮，慌忙逃进了卫生间。

高德明在卫生间里把自己拾掇利索了才出来，见文丽端坐在椅子上，用怪异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他，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刚才不知道是你敲门，失态了。”

文丽似笑非笑地说：“还知道自己失态了呀？说明你还能进步。你都知道昨天晚上你胡喊乱叫地说了些什么话呀？”

高德明吃了一惊，急忙问：“我昨晚上没胡说八道吧？”

文丽的眉毛往上挑了挑，带着揶揄的口吻道：“没胡说八道？你下楼去问问昨晚扶你回房间的保安吧，丢不丢人呀高德明？”

高德明的脸色涨得通红，低声问道：“昨晚我都说了些什么酒话？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文丽抿着嘴，脸颊上飞过了一片绯红，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两个人干坐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还是文丽打破了短暂的僵局，想了想说：“对了，昨天晚上我回去给我那个西班牙的朋友打电话了，她说要新康泰克和白加黑，我也不懂。数量嘛，先各买二十箱，但是她提出一个要求，说为了方便邮寄，让你帮忙把所有的包装都去掉，包括胶囊在内，然后分成两部分，分别装进塑料袋密封，用特快专递寄给我就行。我问她要钱，她说先给你两万欧，差不多有二十多万吧，我也不知道这个钱能不能够，如果不够的话，你就直接说，我再向她要。那钱估计今天下午就能到我卡上，晚上我就可以转到你的卡上。你觉得行不行？”

高德明没想到好事竟然来得这么快，按照他目前的经营状况，早已远不如从前了，一年下来也不过才几十万的毛利，如果扣掉员工的工资提成，商业单位的回扣以及其他不可预见费用，最后到手的纯利，实际上也只有二十万左右的样子。如今从天上突然掉下了这么大的一个馅

饼，他还不得使出吃奶的劲去接着？

听到文丽说到货款，高德明的心如骤然停止跳动一般，两眼直直地看着她，过了好长一会儿，飞出去的魂魄才像是刚刚飞回来，连声说道：“够了够了，哪能用得着这么多钱？再说她是你朋友，帮忙的事，我也不能去赚人家这个钱呀。”

文丽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做生意的规矩，所以说该赚的钱你必须赚，要不然这个钱也会被别人赚到。毕竟她也是个生意人，之所以她能国内买这么大量的货，说明她在那边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只是我不知道你这边合适不合适？”

高德明忙不迭地连连点头道：“合适合适，太合适了！”他想了想，忽然从嘴里冒出一句傻乎乎的话，“我都应该给你提成了！”

文丽的表情一直很淡定，表现出一副对钱根本不在乎的样子，淡淡地说：“这个事到时候再说吧，只希望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能对你的生意有所促进。等下次我这个朋友回国的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这样你们就可以直接沟通了，也省得我像个二传手一样，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得来找我。”

高德明仰起头看着房间的天花板，感叹地说：“呀，到底是老同学呀！过去就听人说起过，人这一辈子呐，有三种关系不能断，部队的战友，学校的同学，监狱的难友，看来这话确实如此！”

文丽笑了笑，转了个话题问：“你如果在你们那边有什么事体要办的话，尽管开口找我好啦，勿得客气，我和你们的市长关系老好啦。”

她这么一说，高德明想起杜占举也曾经提起过，说文丽和这边市里的关系不一般。说这话的时候，杜占举的语气很暧昧，好像其中还暗喻着很深的内涵。

按照同学会的日程安排，吃过了早饭后是座谈会，组织者专门从学校里把他们班的辅导员也给请来了。说实话，大学四年，这帮家伙没少给辅导员找麻烦，现如今一个个都进入了中年人的行列，行为举止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年风流倜傥的辅导员现在也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了。高德明至今还记得，当年他第一次走进复旦校门的时候，

主动帮他把行李拎到寝室的就是眼前这位辅导员。

座谈会不过是个噱头而已，几个同学代表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毕业后的情况，由辅导员发表总结，下午乘车到外滩，再由南浦大桥过江到浦东新区参观，并在东方之珠前全体同学合影留念，然后就回到所住的宾馆自由活动，为晚上展开的新一轮拼酒做好准备。

在去往浦东的路上，高德明就和文丽约好了晚上要去石库门，所以就借口昨天晚上醉得一塌糊涂，今晚的狂欢只好挂了免战牌。当其他同学都陆陆续续地涌向二楼餐厅时，高德明却和文丽从步行梯悄悄地走出了宾馆，在门外叫了一辆出租车，高德明刚要往副驾驶的座位上钻，却被文丽一把拽住要一起坐在后面。高德明的心立刻又在狂跳不止，他的脑子似乎在这一瞬间出现了空白，机械地被文丽拖进了后排，两个人坐在了一起。从读大学开始，他连做梦都希望自己能够和文丽近距离地坐在一起，这个梦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今天当他真的和文丽这么近地在一起的时候，却感到浑身上下像着了火一样，烧烤得难受。

文丽所说的石库门，指的是淮海中路新天地步行街，高德明一下出租车就感觉到了上海夜晚那种特有的气息。两个人无言地走在石板路上，看着弄堂两侧青砖下面隐隐的青苔，路灯映射下的石库街门，信庭漫步的人流，灯红酒绿的酒吧，还有仿古的建筑，一下子把高德明拉回了大学时代，他似乎听到了里弄里传来熟悉的刷马桶声音，似乎看到急匆匆上班的人群，似乎感觉到了二十年前他们还年轻的时候。走在石库门的街道上，除去对时尚上海的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人们的思路像时空隧道一样拉回到过去，对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有一个追忆的总结。如同他们现在的心境一样，把已经过去的岁月一点点化开，就像弄堂青砖下的点点青苔，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老石库门代表着上海的一个时代，而新石库门则是了却了对过去的一种怀旧情结，如果说建筑代表着一座城市的语言，那么石库门绝对是地道的上海方言，代表着上海的过去。从正面以石料为门框的大门上，能清晰地看到年轮的印记，还有黑漆厚木的门扇，一副擦拭得锃亮的铜环，以及门头上砌的三角形或长方形、半月形凸凹花纹，显出了曾经的

气派、有序、厚实和稳重。

高德明似乎明白了文丽带他到这里来的原因，下意识地看了她一眼。文丽则默默地将手挽住了他的胳膊，让他全身的肌肉都绷到了一起，呼吸也随之变得急促，全身出现轻微的颤抖。

他俩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忽然从不远处的一间酒吧里飘出了刀郎的歌，略带沙哑和忧郁的歌声：“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歌声如迸发出的一个火星，瞬时点燃了高德明内心深处的那把火，让他感到全身正在熊熊燃烧。

文丽仰起头看着他紧绷得已经僵硬的脸，柔声地说：“到我家去坐一会吧。”

高德明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像是没经过大脑一样地随口就说道：“天不早了，等改天再去吧！”

这话刚一说出来，他就悔得肠子都变成了蓝色，恨不能当场狠扇自己几个大嘴巴子。可是话已经出了口，也就收不回来了，低着头，用眼角偷偷地扫了表情错愕的文丽一眼，恨自己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文丽听了不由一愣，脸色随即阴郁下来，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说道：“累一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天晚上，高德明做了个梦，在梦里他和文丽有了肌肤之亲。没有了虚伪的矜持，也没有了表面的斯文，当把身上的一切伪装都脱去之后，剩下的就是两个人疯狂地搂抱在一起，把那个叫做“情感”的东西以一种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汹涌澎湃的高潮中对情感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埋在高德明心底二十多年的情感现在终于完全迸发出来，他的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经，都在瞬间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把积郁了二十多年的焦躁全部以一种疯狂的方式释放出来！

后来，高德明发现自己竟然梦遗了，所有的动作简直就和他头一次梦到的完全一样！

高德明忽然冲着他莫名其妙地扔出了一句英文：“A little of some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and gives hope and strength to strive for more.”（很少有总比没有要好一些，并带来了希望和力量，争取有更多的机会。）

第四章 实际上，爱都是做出来的

比如香水。没有人会认为香水只是一瓶带有香味的液体而已。对女人而言，那是在不经意间传递出的一种信号，带有明显的动物本能，通过散发出的味道温柔地霸占男人的思想，将遥不可及的梦想逐步变为现实的积极宣言和自信心构建，因为香水代表着某种呼之欲出的欲望，或者说代表着心灵的重新开启，反馈出斑斓多元的体验，并以此引起注意。

十三、实际上，爱都是做出来的

纪建国和李玉婷带着纪然在医院楼上楼下地跑了好几个科室，把几乎能做的检查项目全部做了一遍，最后又来到了门诊。接诊的还是昨晚上的那个大夫，很认真地看了一下后，只是简单地说结果要等一周以后才能最后出来，就让他们带着孩子先回去，一周之后再来医院取化验结果。

此时此刻李玉婷的心都要碎了，精神世界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仅仅过了一晚上，嘴角就起了一圈水泡，目光黯淡面色苍白，脸上写满了悲怆，几近绝望的双眼无神地仰望着天空，心里默默地祝福纪然能够平安无事。作为母亲，她所能做到的也只有祈祷上苍保佑她的孩子。

纪建国的心情更加沉重，面色铁青，眉头紧锁，冷汗顺着脊梁沟一直流下去，衬衣早就湿透了，就连西装后背都渗出了汗水，只觉得两条腿很软，几乎快要撑不住自己的身躯，往前走两步便要站住。从医院出来，他就一直默不做声地抽烟，眼圈里的泪一直在滚，全身的肌肉都在不停地抖动，狠狠地抽完了最后一口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转身上车。

把他们母子送回家，纪建国来到单位，精神萎靡地进了办公室，把纪然的病历随手往办公桌上一扔，便失魂落魄地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两手用力地抱着头，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尽量不让眼泪流出。

李战看到纪建国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缝，知道他已经回来了，兴冲冲地闯进来，刚要开口说话，却发现纪建国坐在沙发里，痛苦万分地捂着脸。见此情景，她一下子就愣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愕地问道：“你这是怎么了？”

经李战这么一问，纪建国立刻就崩溃了，含在眼圈里的泪终于从他的指缝间滚落下来，双肩剧烈地抽动，嗓子深处已经发出了很低的哭声。

这么一来，李战更是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过了一会儿，看到纪建国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她才小心翼翼地又问了一句：“到底出什么事了？”

纪建国泪眼朦胧地看了她一眼，长叹了一口气，缓慢地摇了摇头，伸手从茶几上的纸巾盒里抽了几张纸巾，擦了擦眼，鼻子囔囔地对她说：“我没事了，你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有什么事过会儿再说。”

李战还是觉得不放心，可又不好再往下追问，就默默地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到他跟前，忽然看到纪建国扔在桌子上的那份病历，就偷偷地将其打开，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发烧伴有不明原因的鼻血现象，查，体温 38.7℃，鼻孔深部有明显毛细血管破裂痕迹，并有贫血。印象：APML？建议血液科会诊。

APML？李战记住了这几个英文单词，便悄悄地退了出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拿起电话就打给了在医院上班的一个朋友，小声地问：“你帮我查一下，APML 是什么病的缩写？”

对方感到她提的这个问题很奇怪，就解释说：“APML，这还用问，全称是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就是急性前髓细胞性白血病。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李战的心不由得一惊，慌慌张张地说了句“没事了”，就把电话给挂上了，心情沉重地一直待到下班，才看到纪建国走出办公室，沉着脸也没打招呼，急匆匆地就走了。剩下李战一个人感觉没什么意思，也随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百无聊赖地来到了海边。

阳光很明亮，灿烂而跳跃地洒下来，天空蔚蓝得前所未见，蓝得清澈，蓝丝绒般地柔软，蓝宝石般地晶莹，蓝得醉心。风轻轻柔柔的，礁石中央的水湾很清，可以看见水底匍匐着一群鱼苗，在光滑圆润的石缝中游梭，稍有水动即刻四散奔逃，而后再悄悄地聚拢过来，那样子让

人心变得恬淡，间或有一条小鱼儿跃出，在水面上荡出淡淡的涟漪，转眼就没了痕迹。她脱了鞋，把脚浸在水中，清凉的海水轻轻抚着皮肤，犹如母亲一句一句雪落花开的絮语，沁人肺腑。她就这样一个人静静坐着，心里如被一块巨石堵住，很沉很重，终于有一股热流从被痛苦折磨着的坚壁清野的心底，奔涌地冲破了薄弱的一处心角堤坝，眼泪终于如肆虐的洪水，汹涌而下，挡住游离的视线。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是为纪然还是为纪建国，她说不清楚，不管为谁，总之是哭过了。说起来这也不算太惨，毕竟还可以找到哭的地方。

李战的家庭很有意思，她的父亲已经过世，家里除了自己的母亲外，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姓周名玉燕，是母亲和前爹生的。中国有一句俗语，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子会打洞，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前爹是什么样李战并不清楚，只听说作风有问题被法办了，后来死在大狱里。据说男女作风这个问题会通过DNA直接遗传到下一代，所以周玉燕也不是个什么好鸟，之前曾经先后和几个男人偷偷摸摸的有一腿，到后来干脆一步到位地抛弃了丈夫和孩子，跟着一个什么作家私奔去了北京，因此导致了自己婚姻的终结，被前夫告上了法庭。因为在开庭过程中找不到这个人，法院只好根据法律规定缺席判决了离婚。

那段时间，李战因为有一位红杏出墙的姐姐而羞于启齿。如果说周玉燕长得能稍微好看那么一丁点儿，这事兴许还能说得过去，可偏偏长得不怎么靠谱儿，用最简洁的语言来形容她的长相，莫过于“厚重”二字，再加上一个水桶粗的蛮腰，还有一张没有进化完善的脸，就这形象，出门说不定能把鬼给吓死。一个女人都长成这样了，竟然也学着赶时髦玩私奔，结果闹得人走了家也散了。真可谓，女人一脱裤，神仙都挡不住啊。

2003年北京闹非典那阵儿，周玉燕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到处宣称自己现在已经是一名作家了，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就要横空出世，全世界都将知道她的名字。她在说这话的时候神采飞扬，仿佛已经成了一个著名作家一样，脸上荡漾着自信的微笑。李战曾经悄悄地到网上看

过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通篇几乎都赤裸裸地充斥着一个字：性！语言粗俗下流，文词狗屁不通，不过这倒是比较符合她这位同母异父姐姐的淫荡习性。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原始本能，她抓捕快感的速度可以用秒数来计算，破处第一次后就宣告自己有了高潮，至今还记得她当时极为满足的笑容，以及那张厚厚的大嘴凸成“O”型时坦言的三个字：好一舒一服。

可是“非典”都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周玉燕的那部“伟大作品”到如今也没有“横空出世”，据说是因为资金不足。李战听了她这话感到很吃惊，从来都听说作家出书要拿稿费或版税，可从没听说还要自己掏钱的，所以她也懒得去过问，这事也就这么给搁了下来。后来李战听母亲说周玉燕和一个也是作家的男人在外租房同居，两个人整天趴在电脑上写啊写，不知道写了多少，除了在网上能看到署名“后文”所写的那些鸳鸯蝴蝶无病呻吟的东西之外，凡是投出去的稿子都没见有什么成效，这似乎并没有减退她的写作欲望，反而和一帮作家记者混得挺熟，经常凑在一起出去吃吃喝喝，偶尔也去做一次采访之类。前段时间，纪建国要李战帮忙找一个记者，报道一下他们单位通过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后带来的新面目，李战就找到了周玉燕，要她帮忙给请一个记者。别说，这事周玉燕还真的给办成了，在报纸上刊登了以后，纪建国还专门请周玉燕和那位记者吃了一顿，于是也就算认识了。

周玉燕因为自己的私奔而失去了银行的工作，这也就等于断掉了她的基本生活来源，靠着写点豆腐块文章赚的那几个微薄的稿费，根本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就东凑西借地捣鼓了点儿钱，一边继续写她的“作品”，一边在网上炒股，看上去两头都不耽误。谁知道股市比写作更不靠谱，即买即被套牢。从她踏入股市那天起，大盘的颜色就没再变红过，一天比一天绿，那股市变得像个阳痿的男人，疲软得不像个啥，看那个架势，即便是吃一百粒伟哥再加上五十斤肉苁蓉八十斤三鞭酒也无济于事，就那么死翘翘地郎当着一根长长的下划线，不歇气地一直往下掉，再加上这个政策那个制度一齐出台，可怜的股市如同又被强灌了一大碗冰凉井水的偷情汉一样，无精打采一天比一天低迷。这盘面看得

她两眼都绿了，双腿软了，身体凉了，连心跳都没有了，就此得上了股市综合征，只要一看盘，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虚汗淋淋，眼花耳鸣，从此也就再也不敢看股市一眼。

这下可算是被股市套伤了神经，于是，心里就暗暗发了个毒誓，解套之后，永远不再踏入股市半步。问题是，所有的钱都套在了股市里，自己早已经成了“空军”，可眼下该怎么办呀，只好隔三差五回来蹭母亲的退休金，有时候也厚着脸皮伸手向李战“借”。

李战本来就从骨子里非常鄙视她，也明知道这种“借”的含义实际就是肉包子打狗，但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也只有像打发乞丐一样地甩给她个百八十块钱，临了忘不了再刻薄地追加一句“赶快还我，我既不是银行也不是慈善机构”。这个时候的周玉燕即便是再自恋也只能强装笑颜卑躬屈膝地答应下来。

这段时间，周玉燕往这边跑得很频繁，李战也很清楚她频繁往家跑的原因，那就是她现在和她母亲目前居住的房子，因为城市市容规划而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而具体实施这个项目的房地产公司，恰巧就是和纪建国好得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儿姜宝山属下的云海地产公司。

说起来，本次地产公司给出的拆迁方案还算不错，按照房地产公司的拆迁补偿协议，她可以在三个选择中任选其一：回迁、异地安置和协议卖房。李战很清楚现在的房地产行情，几乎没有考虑就毫不犹豫地三个选项中填写了回迁，因为她的这处房子位于老城区的中心地段，周围新开的楼盘都已经到了将近两万一平方米，如果异地安置，虽然能拿到一笔不错的差价，但同样也就意味着将永远离开这么好的位置；而协议卖房，按照时下的房价来说，所拿到的补偿款肯定是买不到像样的房子，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求回迁，尽管要在外委屈两三年的时间，可毕竟还能保住老城区的住房。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所有回迁户还享有其他优惠条件，比如在现有的面积上再免费增加三十平方米，同时还可以成本价再加购十平方米的改善面积，除此之外，还有拆迁补助和装修赔偿以及三十六个月的在外租房费用等条件。

按说，这样的条件已经算得上很优惠了，正当她签了协议准备要搬家腾房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半道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要和她争夺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这个人便是她那位同母异父的姐姐、自称“作家”的周玉燕。简单地说吧，就是周玉燕要回来和李战争夺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争夺的理由是，这套房子最早的产权人是周玉燕的亲爹，后来因为死在了监狱里，所有人才换成了她的母亲。

李战非常清楚，周玉燕进来掺和房子的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想要钱。就她现在过得那个穷酸样，巴不得见天在马路上去捡钱包呢，何况现在有了这么大一块肥肉，岂能轻而易举地放过？

周玉燕目前的处境也确实就像李战所想象的一样，过去挺好的生活生生地被她自己给毁了，匪夷所思的竟然学着远古时代的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了！

私奔，这个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的名词一直以来都不是个什么好事，对于绝大对数人来说，一旦扯到了“私奔”，眼里都会闪烁出一种奇特的光芒。说白了，虽然时下已经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可毕竟中国人受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压制，对这个词的出现总会让人浮想联翩，觉得过于暧昧，甚至不可思议。说起来，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体态下，发生个婚外情并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至于闹腾得满城风雨，何必去闹这么一出私奔的故事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呢？再说了，私奔就私奔吧，好歹也要找个靠谱儿的人私奔，偏偏又找了那么个不上道的人。家庭毁了，工作没了，收入断了，生活陷入了无以言表的困顿。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个说法似乎一直都存在。就在她懊丧地一次又一次落空了捞钱机会的时候，突然传来了老宅要拆迁的消息，这无疑又给她那个破碎的梦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李战无精打采地回到家之后，见周玉燕正在和母亲说话，冷冷地打了个招呼，就进了自己的房间，把手里的包随便一扔，就一头趴在了床上，顺手打开了对面的电视机，手里拿着个遥控器，噼里啪啦地乱找频道。几乎每个频道都是卖药的广告，一会儿冒出个笑星像董存瑞炸碉

堡一样举着一个药盒子，脸上的肉似乎直接就踩在肩膀上一样，咧着个大嘴在似笑非笑地说，相信我没有错；又过了一会儿，刚从监狱出来的那个老女人，举着一瓶酒，能治疗全世界的疑难杂症，明明已经是五十多岁了，还非得愣装个小纯纯，看见那张骚不啦叽的脸就感觉恶心。再一换台，东北那老农民戴着一顶破帽子，转悠着两只地老鼠眼故作神秘地说，谁用谁知道。这些个明星们一个个都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给卖假药的当卫生间用，胡说八道忽悠骗人。演戏就演戏呗，倒腾些这个干什么玩意？都是让钱给闹的。如今这社会，有钱就是爷。你看电视上那个天津老女人又开始絮絮叨叨的给一种叫做排毒胶囊的做广告：“以前啊……”把这种药物说得天花乱坠，说人的脸色不好，精神不好，气色不好等等原因，都是因为大便不通畅而造成的，大概这就叫做拉不出屎怨人家茅房吧。既然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既能保证大便顺通，又能增色美容，花钱又很少，就引起了女人的注意，人人都竞相购买。所以当今两个女人在马路上见面，把过去的一句问候语“你吃了吗？”都改成了“你排毒了吗？”从吃到拉，一上一下，足以看出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周玉燕跟在李战的身后悄悄地走了进来，见李战和衣躺在床上，就表现出很关切的样子问她：“小妹，是不是不舒服啊？”

李战身体连动都没动，依旧在床上躺着，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周玉燕在她的床边坐下，脸上带着很甜的微笑，很殷勤地拿起扔在床边的一把扇子，一边讨好地给李战扇着风，一边小心翼翼地说：“上了一天班，也够累的。工作不是一天就能做完的，不要太拼命了，当心身体啊。”

李战知道自己这位姐姐又出现经济危机了，也就故意不理她这个茬，仰起头看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郁闷啊。”

周玉燕不厌其烦地继续讨着好地问：“什么事让小妹这么郁闷，说出来看姐姐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李战烦躁地白了她一眼，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用训斥的语气说：“我们处长的儿子得了白血病，这事你能帮得了忙？”

周玉燕的眼前立刻浮现出那位颇有风度的纪副处长在酒桌上谈笑风生极有表现的模样和李玉婷的身影，就急忙问：“你说的是纪处？”

李战冷冷地说：“关心这么多干什么？你又帮不了什么忙。”

周玉燕的眼睛快速地转动了几圈，嘴角浮现出一丝诡异的笑容，却什么也没说。

李素琴正在办公室里和两个经销商对当月的销售往来账。每月的中旬都是她最忙的时候，盘点上月的销售，与经销商对账，然后给经销商开出结算单等事务性工作，都必须一笔一笔仔细地完成。就在这个时候，她忽然接到李玉婷打来的电话。

李玉婷从医院回到家，总感觉自己的心里像是堵上了一块石头，憋得她喘不动气，真想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可当着纪然的面又不敢发作，只能把满腹郁闷憋在心里，眼神中充满了凄苦和哀怜，呆滞地望着某个并不固定的物体，被愁云惨雾笼罩在每一个细节的脸上，遮盖不住欲哭无泪的悲凉。

她拿起手机走进洗手间，拨通了李素琴的电话，只叫了一声“姐”，就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竟然“呜呜”地哭出了声音。

听到李玉婷在电话里哭，李素琴还以为她还是为纪建国的事，就把电话夹在脖子下，一面翻看着账簿一边劝她说：“两口子过日子，谁家的锅不碰勺，勺不碰锅。男人嘛，难免在外犯错误，你就假装看不见得了，只要他的心还在家里，你也原谅他一次，得过且过吧。我说，你身上那些毛病也该改改了，别整天打着爱的名义，对纪建国进行限制，翻手包，盯电脑，查手机，窥短信，二十四小时如影随形，视男人如孩子，全方位呵护，像防贼一样防着他，动不动严加审问，这些招数你都用过了，你自己想想，这些都有用吗？”她忽然发现两位经销商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她，就赶紧说道，“这样，我这里还有好多事，忙完了再回头打给你。”说完，也不等李玉婷那边说什么，就直接把电话给挂上了。

就在她挂上电话的同时，心忽然间猛地一抖，左眼皮随即跳个不停，

脑子里突然闪过正在上海参加同学会的高德明，随手就把手里的账簿给合上了，面露疲惫的样子，用手按住太阳穴，抱歉地对那俩经销商说：“这账咱们明天再对吧，我这里还有个事要办。”

把那两个人给打发走了后，她将身体倚在靠背上，皱着眉落寞地望着天花板，随手从桌子上扯过一张当天的报纸，心不在焉地胡乱扫了两眼，刚要准备盖在脸上，忽然在一个情感专栏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真正爱你的男人应该是这样的：气你哭，但也会哄你笑；跟你抢，但终究会把好东西留给你；总很大方地让你独自出门，但之后会短信电话连连；很懒，但有时候勤快得让你无事可做；说着不在意，但老是第一个想到你；对自己很抠门儿，却舍得让你去买奢侈品；不常说我爱你，但比谁都清楚你无可替换！

她的心像是被突然撞击了一下，身体立刻直立坐起来，伸手拿起手机熟练地拨通了高德明的电话。

接到李素琴电话时，高德明正在虹桥机场准备登机。同学聚会结束后，他有些依依不舍地和文丽告别，临上飞机前，手机上收到了文丽发给他的一条情意绵绵的短信：一夜情迷为君醉，再度会君为何年。天南地北各一方，心随君去难覆水。高德明看完之后心里感觉很疼，就回了四个字：我心依旧！

由于天气原因导致飞机晚点，害得高德明在机场多等了两个多小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李素琴正在沙发上看电视，见高德明回来，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着他，那眼神堪比机场安检的X光机，阴阳怪气地说：“情圣回来了？没有和你那位初恋情人老相好再重温一下旧梦？是不是很累呀？”

高德明本来心里就有鬼，经李素琴这么一提，就更虚了，就接着她的话虚张声势地回了一句：“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你是在骂自己呢还是骂别人呀？”

李素琴乜斜着眼瞅着他，奚落地说道：“哟，去了一趟上海，这脾

气见长啊。是不是老相好很给力呀？”

高德明被她给挤兑得哭笑不得，回头看着她说：“行了行了，咱能不能别一口一个‘老相好’地叫？人家有老公孩子，你这么说不是在作践自己嘛，再说，她都是我的老相好了，那你又是什么？”

“我是你家老妈子！”李素琴的脸耷拉得很长，没好气地骂道，“我是给你老高家生儿育女的奴隶。”

高德明赶忙做了个暂停的手势道：“打住！你只给我育女，可没给我生儿，现在计划生育抓得紧，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虚报产量！”

李素琴被他这一句话给逗乐了，笑着说道：“看来去了趟上海就是不一样，都会幽默搞笑了。是不是听了周立波的清口了？上海可是个花花世界啊，应该到石库门啊新天地呀还有外滩啊去走走，找找过去的感觉嘛！”

高德明本来就心虚，一听她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前额吓得出了一层白毛汗，看着她的脸说：“你的嘴里还真吐不出个象牙。”

李素琴冲着他的后背喊道：“你嘴里吐的全是象牙，行了吧？”话刚一出口，她忽然觉得这话不对头，分明是高德明在骂她，就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你才是狗呢！”

高德明从卫生间里偷偷地往外看了一眼，见李素琴伸着懒腰走进了卧室，就悄悄地溜进了厨房，从冰箱里摸出俩鸡蛋。刚要打进碗里，冷不防听到李素琴在他身后咳嗽了一声，吓得仁魂丢了俩，嘴里“嗷”地怪叫了一声，看到李素琴倚着厨房的门，正没心没肺地笑，就不高兴地骂道：“你这是丧尸呢？”

李素琴一脸坏笑地说：“谁知道你这么晚了还没吃饭，也没给你留。你自己看着弄点儿吃吧，我去睡觉了。”

其实高德明在飞机上是吃过饭的，吃得虽然不是很饱，可也不至于饿着，他进厨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是担心一会儿上床，李素琴一旦要求“验明正身”的话，那玩意儿万一再不争气就有可能给穿了帮，那样的话他可就真不会笑了。所以就从网上学了个壮阳的招，说是用鸡蛋清调红牛外加一两白酒，据说百发百中。

也不知是心理问题还是酒的原因，俩生鸡蛋进了肚子，高德明顿时感到全身有一种热乎乎的劲，进了房间后，直接就脱衣服上了床，刚要往前凑，李素琴却把他给推到了一边，嗔道：“你也不算算日子，我身上来事了！”

高德明一听，心里不由一阵窃喜，就在这个时候，高德明的手机响了，他打开一看，见显示屏上显示的是上海的区号，吓得一阵哆嗦，担心是文丽用家里电话打过来的，想都没想就直接把电话按掉，然后放在耳朵上，自说自话地假装接上海同学电话的样子。结果他还没有说上两句，电话声却在耳边响了，震得耳膜直颤。得，这回是真演砸了！急忙回头鬼祟地看了看床上的李素琴，见她并没有注意自己，这才有点儿放心，把电话接起来之后，果真是上海的一个同学打来的，告诉他这次聚会的照片都已经上传到了同学QQ群的空间里，让高德明赶快入群，自己去下载那些照片。

关掉电话后把高德明给气得心里直骂娘，你什么时候打不好，偏偏在这个时候打。

李素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地看着他说：“这回和你的老情人见了面了吧？就没有擦出点儿火花来？”

高德明却回过头来对她说道：“从我进门开始你就是这些话，都重复了多少遍了，就不能有点儿新意？”

李素琴虚情假意地摸着他的脸说：“两天工夫人都瘦了，做男人真不容易，哪边伺候不好都不行。”

高德明岔开了她的话题说：“哎，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次去上海还真去对了，我同学给了一个机会，要我帮忙给搞点儿感冒药出口到西班牙。其实咱也知道，人家这纯粹是在变相地帮我，连钱都给了。你猜这一笔能赚多少？”

李素琴一听到钱就来了精神，瞪大两眼看着他问：“能赚多少？”

高德明故作神秘地伸出了五个手指，在李素琴眼前晃了晃。李素琴不屑地撇了撇嘴道：“我还以为多少呢，就五千块钱也能把你给美成这样？没出息！”

高德明又把手翻过来说：“五千！喊，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告诉你，别吓着，十万！”

李素琴一听，还真被吓着了，一骨碌就翻身坐起来，惊讶地道：“十万？是什么样的感冒药能让你一下子就赚十万？莫非那感冒药是金子核做的？”她眼珠子来回滚了两圈，像是恍然大悟一样地“哦”了一声道，“我知道了，这肯定是你那个老相好给你的吧？”

高德明一下子就泄了气，把身体转到了一边，毫无心情地说：“睡觉吧！”

李素琴看着他的后背冷笑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依她这么多年对高德明的了解，今晚的反常表现足以说明他心里有鬼，可没有任何证据，这种事除非是在床上抓个现行，否则男人打死都不会承认。高德明是死活都不能承认的，结婚这么多年了，尽管这个男人已经没有什么激情可言，但和纪建国相比较，高德明应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工作事业老婆孩子家庭，在他眼里都是最重要的，也从来没有听说他在外面有任何花花事。

可李素琴是个女人，女人的眼里绝对揉不了沙子，自己的男人就和自己的其他用品一样，稍有蛛丝马迹显得不对就会被察觉，因为这是关乎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绝对不能有出轨的现象发生，一旦发生了，问题就严重了。究竟能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她不知道。但是首先想到的是她绝对不能离婚，一方面是自己的年龄已经老了，人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到了豆腐渣年龄的女人谁还会要？另一方面，现在像高德明这么顾家的男人已经成了珍稀动物了，如果高德明真的在外面有了什么事，从面子上自己不能原谅他，但是从心理上来说，哪个男人在外面就真的那么老实？其原则就是不要让自己知道，更不要把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床上。李素琴想到这里，自己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可是心里这口气却咽不下去。

李素琴感觉自己的腹部又开始隐隐地痛。

这把茶壶可算得上是高德明的宝贝了，在他眼里的地位仅次于宝

贝女儿高星，除去出差之外，只要回家，他在第一时间里必须要做的两件事，第一是给高星打电话听到女儿的声音，第二就是要看看这把外貌似乎并不怎么出众的紫砂壶。

高德明从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回来，第二泡茶还没喝完，李素琴就在楼下喊他吃饭了。他虽然嘴上“嗯”了一声，可屁股却根本就没挪地方，眼睛也一直停留在那把老壶上。到底把李素琴给惹恼了，在楼梯口尖着嗓子吼道：“高德明，你耳朵聋了？”他这才将壶放回到红木壶架上，麻溜地下楼，来到餐桌前刚拿起筷子，忽然发现少了一个人，就转脸问李素琴：“高星呢？这都几点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还在厨房里的李素琴道：“今晚去姥姥家了，说是明天早上要军训。”

高德明不满地嘟囔道：“这丫头越来越不成体统了，连她老子的生日竟然都不回来。白眼狼啊！”

他的话音还未落，门外就传来一阵掏钥匙开门的窸窣声，高德明不由一怔，转过脸往门的方向一瞅，看到了穿着肥大学生装的高星手里捧着一个蛋糕进来，冲着他就嚷道：“老高同学，做人要厚道，不带背后说人家坏话的！”

高德明诧异地看着高星说：“你不是去姥姥家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你少给我打岔，”高星把手里的蛋糕往桌子上一扔，娇嗔地冲到高德明跟前，撅着嘴嚷道，“你为什么骂我是白眼狼？你说你说你说！”

对于高德明来说，高星是他的一块心头肉，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叫做蛔蛔腚上一根毛，从小到大没让她受过一天委屈，只要能让女儿高兴，要什么他都给买。看着高德明如此娇惯高星，就连李素琴都吃醋。

高德明开心地哈哈大笑道：“你个贼耳朵还挺长，隔着门都能听见我在说什么？我就知道，我闺女肯定得回来给她老爹过生日。”

高星从背后搂住高德明的脖子，撒娇地来回晃着说：“老爹，你都四十岁了，真的成了老头喽。等你到我姥姥姥爷那么大年龄，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弯腰驼背的呀？”

高德明笑道：“那当然，自然规律嘛，谁都抗拒不了，你也有那么一天。”

高星皱着眉头哼哼唧唧地说：“我可不想老！我也不要你们老。”然后回过头冲着厨房喊道，“老妈，咱们什么时候开饭呀？吃完了饭我还得回姥姥家呢。”

李素琴从厨房里拿了一瓶红酒出来，冲高星数落道：“还不快去洗手吃饭？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你看看你们俩，一个老爷一个小姐，就使唤我这个老妈子了。也不知道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了你们的，我在厨房里里外外一个人忙，你们俩横草不动竖草不拿，是不是还得等着我一口一口地喂你们吃饭？”

高星在她身后扮了个鬼脸，嘴里小声地嘀咕道：“回到家还顶着一副干部脸，真没劲！”

李素琴瞪了她一眼道：“你说什么呢？你再给我说一遍试试？”

高德明赶紧站起来给高星打圆场，一边给她使眼色，一边假装呵斥地说道：“越来越没大没小了，你这是怎么和你妈说话哪？快洗手去。”

李素琴炒了六七个菜，摆了满满一桌子。她给高德明面前的杯子里斟上酒，然后端起自己的酒杯，用调侃的口吻说：“高总，祝你生日快乐！”

还没等高德明开口，高星像想起什么似的，急忙站起来说：“别动！”回身从书包里掏出手机道，“我得把你们的浪漫拍下来，发到我博客里。”

李素琴瞅了她一眼道：“一天到晚搞些没用的，还博客，我看你都快刻薄了。”

吃完了饭，高星自己去了姥姥家，饭桌上只剩下高德明两口子。

高德明抬起屁股来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沙发已经成为了他的专座了，吃完饭一屁股坐下去就不再起来，一动不动地直到睡觉。由于长时间总坐在那一个地方，沙发已经清晰地凹下去一个坑。高德明手里握着个遥控器，一个台一个台地找，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一个能吸引他眼球的节目，全是广告，就心不在焉地把遥控器放下，管他什么广

告不广告的，然后点上了烟。

李玉婷因为这周签了五天的培训课合同，而且培训公司已经按合同支付了一半的课酬金，所以她只能把纪然一人扔在家里，继续出去上课。临走的时候，她还特地叮嘱纪然，在家老实待着，哪里都不能去。

只要不去上学，纪然也乐得一个人在家，没有了李玉婷的唠叨，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玩电脑打游戏看电视，饿了打个电话叫肯德基外卖，累了胡乱地趴在沙发上就睡。对他而言只要不上学，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整整一个上午，他都趴在电脑上玩得不亦乐乎。正玩得起劲时，忽然听到外面的门铃声，还以为是老妈提前回来了，什么也没想，就慌慌张张地拔下了电脑的电源，从书包里拿出书和文具摆在桌子上，装成一副在家学习的样子，然后才过去打开门，却发现是一男一女站在门外，那个女的他认识，好像姓周，另外一个背着挎包的人他不认识。

周玉燕手里提着一篮水果，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问：“然然，你还认识我吗？你妈在家没有？”

纪然回答说：“你是周阿姨？妈妈去上课了，你给她打电话吧。”

周玉燕问：“你今天为什么没上学？”

纪然答：“我病了。”

周玉燕冲旁边那人示意地点了点头。

晚报记者见只有纪然一个人在家，脸上多少有些失望。作为记者，对于救助这些身患重症的患儿，他还是抱着很大的热情的，实在不愿意放过这样一条可能会引起社会关注的新闻机会，但是面对孩子一张纯真的脸，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发问才好。他看了看身边的周玉燕，低声问道：“周姐，您看这事怎么办比较好？”

周玉燕伏在他的耳朵上说：“从孩子身上不是更能体现出患儿需要社会帮助的渴求吗？”她又转过脸来对纪然说：“然然，这位记者叔叔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纪然一脸的茫然，但还是点了点头。于是记者就开始问纪然：“小同学，听说你病了是吗？”纪然再次点了点头。

“能告诉我是什么病吗？”

“妈妈说我是发烧了，昨天到医院去化验和打针了，要一个星期以后回医院复查。”

“你身上什么地方流血了吗？”

“我鼻子里流了好多血，后来我爸爸和妈妈一起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记者快速地拿着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纪然的话。最后记者拿出照相机对纪然说：“小同学，我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吗？”

纪然用眼睛看了看周玉燕，见周阿姨正在用鼓励的眼光看着自己，就点头同意了记者的请求。记者让纪然摆了几个动作，做了不同角度的拍照，然后对周玉燕说：“可以了，周姐。”说完，两个人向纪然说了声再见，就下了楼。

下楼的时候，记者仰头长叹了一口气，眼里含着两汪惋惜的热泪。周玉燕对记者说：“在报道中应该特别注重社会对这样品学兼优学生的爱心救助，引起全社会对这样弱势群体的关注，借以弘扬正气。”

记者说：“行啊，周姐，你的新闻点很好嘛，干脆你来当记者算了，别去写小说了。”

周玉燕得意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做不了记者啊？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她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站住了，表情很凝重地说：“我是不是应该去开一个爱心账号，让所有的捐款都打到统一的账号里？”

记者感慨地点头说：“是啊，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像你这样值得尊敬的热心人，你赶快去开账号，把号码赶快告诉我，我在消息中一并发出去，否则都挤到报社来，我们的工作就不用做了。”记者停了停，迟疑地抬头看着周玉燕问：“周姐，你看，为了谨慎起见，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落实一下他现在的病情啊？”

周玉燕手打凉棚看了看烈日说：“你看，这大热的天……”随后又添枝加叶地说，“不过这事可是千真万确，我妹妹和这孩子的父亲在一个部门工作，他们单位全都知道这件事了。两口子为了给孩子治病，已

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正在准备卖掉房子呢。”

李玉婷这堂课一直上到了晚上，因为想着家里的纪然，谢绝了主办方要求一同参加晚宴的请求，急匆匆地就离开了培训教室。她拖着疲倦的双腿回到家里，刚一进门就觉得家里似乎来过人，还以为中间纪建国回来过，也就没怎么上心，换上拖鞋后问纪然是不是按时吃药了。纪然趴在电脑上玩得正欢，也没有抬头就回答说是。

李玉婷进厨房看了一眼，见冰锅冷灶什么也没有，就问：“然然，你爸是不是又带你去吃肯德基了？”

纪然手忙脚乱地在电脑上忙活，也没听清李玉婷说的是什麼，就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李玉婷这才稍稍地放了心，毫无心情地又回到客厅，对一直沉浸在电脑游戏中的纪然说：“纪然同学，你这俩眼是不是不打算要了？快歇歇吧，让电脑也歇一会儿。”

纪然一直到这一关游戏打完了，才收起了游戏柄，捂着肚子叫道：“妈，咱们什么时候吃饭？我都快饿死了。”

李玉婷疑惑地看着他问：“你爸不是带你去吃肯德基了吗？”

纪然惊讶地问：“我爸？他什么时候回来带我去吃肯德基了？”

李玉婷那一股子火顿时就蹿过了头顶，拿起电话就拨了纪建国的手机，可那边响了老半天也没人接听，气得她把电话往桌子上一扔，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穿上衣服就带着纪然出了门，来到马路对过的一家快餐店，给纪然要了一碗馄饨外加俩酥皮烧饼，自己则在旁边坐着生闷气。

饿极了的纪然也不管他妈吃过了没有，“呼噜呼噜”几口就把那碗馄饨给解决掉，然后才伸手拿起盘子里的酥皮烧饼，只啃了两口就把那张嘴给塞得满满当当，像突然想起什么事似的抬起头来，含混不清地说：“对了妈，我还忘了告诉你，今天上午周阿姨带了报社的记者到咱们家来过，还给我和咱家拍了好多照片。”

李玉婷看着像饿狼一样的纪然，心里感到深深地自责，对纪然所说的话也就没当回事，只是随口问道：“记者到咱家来干什么？是不是

因为你的学习成绩好，人家记者才来采访你的？”

纪然嘴里填满了烧饼，腾不出空来说话，便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李玉婷还以为真的是这样，就“哦”了一声，半真半假地对纪然说：“儿子，人家记者都采访你了，可你还一天到晚地趴在电脑上玩游戏，一看就是假典型。”

纪然不等她说完，就咧着嘴向妈妈做了一个鬼脸。

吃完了饭，母子俩刚走进小区的大门，李玉婷忽然觉得左眼皮一阵猛跳，心里突然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拉着纪然紧三两火地回了家，叮嘱了他几句，抓起手机就跑了出去，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纪建国单位。

隔了老远，她就看到整个办公区都已经灭了灯，唯独纪建国的办公室还亮着一息黄色的灯光，估计应该是桌上的台灯。她不露声色地下了车，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办公楼，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纪建国办公室前，屏住呼吸，隐隐地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而且是一男一女，男的声音是纪建国无疑。

李玉婷往后退了两步，再次用手机拨通了纪建国的手机。夜晚的走廊里悄无声息，纪建国的手机铃声显得格外响。过了好长一会儿，手机才被接起来，耳机里传来纪建国的声音：“我这里来了几个朋友，正在陪他们吃饭，马上就结束了。”

李玉婷不知道为什么，听到纪建国的声音后，她竟然一下子冷静了很多，对着电话冷笑一声说：“纪建国，请你把门给我打开，半夜三更的闹腾起来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

纪建国惊慌地问：“打……打开什么门？”

“行了纪建国，别演了，已经演砸了。穿好衣服把门打开吧，我给你们三分钟时间。”

纪建国彻底傻眼了，赶紧走到门前，拉开了房门，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门外的李玉婷，脸上堆着尴尬的笑容，用身体挡住了李玉婷的去路，嘴里结结巴巴地问她：“你……你怎么能找……找到这里来了？”

李玉婷理都没理地把他推到了一边，径直地就闯进门去，端坐在

沙发上的李战一下子就撞上了她的眼球。

李战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嫂子来了？我正在向纪处汇报工作呢。”

纪建国面部肌肉显得很僵硬，接着李战的话对李玉婷解释道：“是，我们正在谈工作呢，聊着聊着天就晚了。”

李玉婷的两只眼凶狠地盯着纪建国，怒声质问道：“谈工作？孤男寡女的半夜三更在办公室里谈工作？这话谁信哪？你刚才不是还说来了几个朋友吗？你朋友在哪？”

李战在一旁插嘴道：“嫂子，你可能误会了，刚才纪处还在说……”

李玉婷扭过头蛮横地打断了她的话：“你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就在她的目光瞄向李战的那一瞬间，突然看到李战的手飞快地从沙发上拿起了一个粉色的小塑料包扔进了挎包里。当她要扔进自己包里的那一刹那，刚好被李玉婷那双犀利的目光给捕捉到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楚，清楚得扎眼。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避孕套。

李玉婷的心像是被突然扎了一刀，全身不由自主地一阵哆嗦，那股火“噌”地就冲到了脑门子，想也没想，抬起手就狠狠地在纪建国的脸上扇了一个清脆的耳光，转回身就哭着跑了出去。

这一巴掌把纪建国给打愣了，他甚至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平日里高傲且文静的李玉婷竟然会出手打他，而且还是当着他下属的面。说实话，这一巴掌挨得挺冤枉，毕竟今天晚上他和李战什么事也没干，而是真的在谈最近处里的人事动向。他之所以和李战没有任何过热的举动，一方面这是在办公室，还不敢过于放肆，另一方面因为儿子的病情，让他也没有这个心情。这些日子处里的情况看上去一如往常，风平浪静没什么动静，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一个个都没闲着，在私底下都在忙得不亦乐乎，铆足了劲地上蹿下跳四处忙活。而唯独纪建国没有任何举动，主要因为家里的事折腾得他筋疲力尽，再加上纪然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又冒出个“疑似白血病”，搞得他心力交瘁，精神

世界几近坍塌，在无法言述的痛苦中等待医院即将做出的最终判决。和纪然的健康相比，头上那顶乌纱帽又算个啥？所以他已经对此失去了信心，只能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

他一只手本能地抚摸着被打得麻疼的脸，怔怔地看着李玉婷像一个幽灵一样，快速地从自己眼前消失，甚至没有反应过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回过头，带着一脸的羞怒看了看一直站在身后的李战。

李战为自己制造的小把戏获得成功而暗自得意。她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一幕仿佛是她经过了精细的计算一样，由李玉婷来协助她完成。按照她事先设定好了的计划，就等着李玉婷来上这个套，基本上等于抓住了一个现行。如此一来，纪建国的婚姻基本上就可以宣布告一段落，这就给她带来了机会，把纪建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尽管这一切都顺利地达到了她想要的目的，可面对出离愤怒的李玉婷，她心里却不由自主地闪过了一丝内疚，尤其是那一巴掌打在纪建国脸上的时候，就像狠狠地打在她的心里一样，让她对自己所施的伎俩感到了自责。脸上堆积着惊愕，眼神中带着说不清的纠结，愣愣地看着纪建国，仿佛是被刚才这一幕给惊呆了，如同一尊雕塑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嘴里嚅嚅地说：“我不知道她能到这里来，所以……”

纪建国无比沮丧地仰头叹了一口气，他知道，李玉婷的这一巴掌等于彻底将他的家庭给打进了离婚倒计时。听李战这么一说，他立刻紧张了，急忙问：“你让她看到什么了？”

李战从包里拿出了那个避孕套。纪建国顿时觉得头大了好几圈，气急败坏地指着她破口大骂道：“你真他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他妈是吃三鹿长大的吧，你这简直是在坑爹！”

坑爹！这个词被李战玩味了很久，从逻辑学上来说，坑爹只是理论上的名词而已，如果要把这个理论上升到具体行为，首先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要件，必须要有爹才能坑，连爹都没有能坑个毛哇？所以，她并没有因为挨了纪建国这一通臭骂而恼火，相反心里还觉得颇有些得意。既然是坑爹，不坑白不坑，有爹不坑，过期岂不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

高德明忍痛把那套壶送给倪亚兰的时候，她虽然口头上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可实际上并没有太在意，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女人，对这些东西显得并不是特别兴奋，直到晚上回到了家，才将那套壶拿出来。这是一把经典的老矿紫砂大口石瓢壶，壶型厚重大方，壶嘴与壶身相接处天衣无缝宛如天成，壶把匀称，显得有力而非生猛，线条曲直衔接相得益彰，内壁推墙刮底丝丝入微，口沿均匀平整一丝不苟，手把此壶，半指间隔恰到好处。总体而言，造型古朴典雅，形器雄健严谨，线条流畅和谐，虽朴素却不失大气，大雅而深意无穷，散发出浓郁的东方艺术特色，所制之壶脱俗朴雅，仪态纷呈，仅从外观上看，这把貌似普通的紫砂壶毫无疑问是出自高人之手。

她很内行地将壶盖拿下，翻过来看了看底款，这一看不要紧，真的把她给吓着了，壶底的落款赫然打着“顾景舟”的篆刻印章。她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揉了揉眼又看了一遍，底款千真万确就是顾景舟。她大吃了一惊，赶忙将壶放在一边，又拿起壶盖，仔细地看了看内嵌的闲章，清晰地打着“老萍”的字号。

倪亚兰小心翼翼地将手里的壶放到桌子上，回过头看了一眼被她扔在一旁的包装盒，于不经意间发现，在木盒的缝隙中露出一片纸角，她抽出来一看，是一张嘉德艺术品拍卖会的票据和一个收藏证，票据上电脑打印的文字注明该壶的成交价为二百一十八万元整。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这把壶的来历确确实实是真的！且不说嘉德拍卖会的价格，单单就这把壶而言，就足以让她怦然心动。对于任何一个喜欢紫砂的人来说，顾景舟这个名字算得上是如雷贯耳了，不要说拥有一把他的壶，就是能有机会近距离地看一眼，也算是大饱眼福了。作为当代紫砂艺术大师，顾景舟的作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驰名天下了，尤其是在他的创作最鼎盛时期，与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共同创作的一组紫砂，动辄以上千万的价格问世。而眼前这把石瓢壶，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

可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高德明为什么要送自己一把如此昂贵的壶？

她皱起了眉头，根据她对高德明的了解，仅从他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他尚不具备花两百多万钞票去买一把天价紫砂壶送人的能力，而且所送对象是自己手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即便是协助他做出了“鹿血壮骨酒”的广告词，也不至于奖励得如此高昂，那么他的这一举动该如何解释呢？莫非这壶是假的？看来还需要找个更明白的人再给掌掌眼色。

高德明从上海回来以后，放下了手头上的所有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文丽所需要的那批感冒药上，似乎早已把送给倪亚兰紫砂壶的那件事给忘到了脑后。倪亚兰几次到他办公室想问个明白，却又不知该怎么开口。

高德明的精力全用在了感冒药上，虽然看到了倪亚兰怪异的眼神，可并没有多想，只是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把这批感冒药搞到手。只要从事过药品生意的人都知道，如果在同一个地区一次进数量很大的感冒药，而且全部都是名厂家生产的品牌产品，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这些厂家都是属于市场管理非常规范的企业，所以地区经理首先考虑的不是利润，而是信誉，他们所担心的最大问题是，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发生“窜货”事件——也就是说，这批货万一出现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市场上，就有可能直接冲击到该地区的正常经营，从而出现市场管理混乱。所以，没有厂家敢轻易地就把这么大批量的货给发出去。

这让高德明很受伤，怎么说他也算是在医药圈混了几年的“老人”了，竟然连这点儿事都搞不掂，简直都没脸在这行里混下去了。眼看已经到手的钱就这么眼睁睁地黄了不说，更重要的是担心自己因此被文丽瞧不起。高德明急得团团转，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医药公司的业务经理、厂家的医药代表，还有影响比较大的大药贩子，总之，他把能找到的关系都找了个遍，结果反馈回来的信息，像是统一了口径专门和他作对一样，都不愿担“窜货”的风险拒绝给他发货。

垂头丧气的高德明在外狼窜了一大圈，带着一脸失败的落寞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倪亚兰见他顶着一张阶级斗争的脸回来，知道这是遇

到不开心的事了，于是就问道：“哟，这又是谁惹得你一脑门子的官司，说来听听呗？”

高德明叹了口气道：“说了你也帮不上忙。”

“那可不一定。”

高德明瞄了她一眼，就把文丽需要感冒药的事简单地对她说了一遍，只是隐瞒了要出口这个细节。倪亚兰一听就抿着嘴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就这还至于把你给愁成这样？”

高德明疑惑地看着她问：“说得轻松，莫非你有什么好主意？”

倪亚兰低头想了想后说道：“主意倒是有一个，只是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既然是感冒类药品，其成分都差不多，为何不用一部分其他小厂家的产品取代呢？这样一来，成本能降低不少不说，而且从厂家直接提货，扣点也会降下来很多。”

高德明一听她的话，眼前豁然一亮，猛地一拍大腿道：“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倪亚兰耸了耸肩，得意地看着他说：“我说得没错吧？我这可是个金点子，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你打算给我什么奖励吧。”

高德明一愣，赶紧说：“你说打算要什么奖励吧！”说这话的时候，他脑子还在迅速地算他的小账。是啊，倪亚兰说得不错，这确实是个金点子，反正对方只要药粉不要包装，干脆全部都换成其他品牌得了，如此一来，利润就不是十万的问题了，而且至少要翻一番。

倪亚兰的眼快速地转了两圈，刚要开口说“晚上陪我一起吃饭”，可是这话到了嘴边却又改了口：“我给你讲个经商的故事吧，这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讲给我的。说天堂的门有一天坏了，管物业的上帝准备重修，于是就有人前来应标。印度人说，只要三千块就能把这事搞定，包括材料费一千，人工费一千，我自己赚一千。上帝又问德国人需要多少钱，德国人算了算说，我需要六千，材料人工必须要用好的，所以材料费两千，人工费也得两千，我自己赚两千。最后来的是犹太人，听了印度人和德国人的报价后，对上帝说，这个工作需要九千块，三千块给你，三千块给我，剩下那三千给印度人。上帝听了，毫不犹豫地就把这个工

程给了犹太人。这就是生意，你听明白了吗，高总？”

她的故事刚刚讲完，忽然看到一个穿校服的女学生一头就闯进来，肩上斜背着一个沉重的书包，对她如同空气一样视若不见地昂着头从眼前走过，径直来到高德明的办公桌前，顽皮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拿腔拿调地说：“高总，您好！”

高德明正闭着眼在想倪亚兰的这个故事，听到有人在喊他猛地睁开眼，却看到高星正站在他对面，赶紧从老板椅上站起来道：“小东西，你怎么来了？”

高星一屁股就坐到了沙发上，伸直了腿懒洋洋地对他说：“我来看看你呀，顺便视察一下你的工作，怎么，不欢迎吗？”

“你今天下午怎么没上课？”

“嗨，今天下午学校组织去参观科技馆，所以就不用上课了。”她忽然神秘兮兮地指了指外面小声地说，“老爹，刚才那女的也是你的员工？”

“是啊，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高星一脸坏笑地对他说：“我说嘛，难怪你这阵子回家越来越晚了，我今天终于明白是为什么了，原来是这样啊！”

高德明板起脸道：“少在这给我胡说，再胡说当心我打你！”

高星看着他，没心没肺地说：“看吧看吧，脸都红了。放心吧，我保证不会和妈妈说这事，咱哥俩谁跟谁呀！”

高德明气得哭笑不得，小声地说道：“死丫头，和你爹没大没小的。别在这胡说八道，让人家听见了扇你嘴巴子！”

“她敢！”高星往前凑了凑说，“哎，老爹，告诉你个事，我刚才在你们楼下看到一辆‘牛车’，哇噻那气派，我简直要被震得‘石化’了！想不到就你们这破写字楼里，竟然还有人开这样的‘牛车’。”

高德明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牛车’？”

高星看了他一眼道：“OUT了吧，说明你已经老了，别告诉我你连法拉利也不知道喔。而且是大红色的，绝对帅！坐这车出去兜一圈，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拉风！”

高德明被她这一嘴的现代名词给说得一愣一愣，半是明白半是糊涂地看着她。这时候倪亚兰手里拿着一瓶可乐走进来递给高星，淡淡地说：“没什么，不过是一辆车嘛，代步的工具而已。”

高星冲着她不屑地咧咧嘴，小声嘟囔着说：“说得轻巧，那可是世界名车呀，很贵的。我说了也是白说，反正你也买不起！”

倪亚兰笑着对她说：“你既然说得那么好，那你要不要去兜一圈？刚好我要去一下银行，要不要你跟我出去拉风拉风？”

高星一听，惊愕地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盯着倪亚兰看了好长时间，才将信将疑地问：“哇噻，不会吧？那辆车真的是你的？你可太潮了！”虽然她嘴里是这样说，可心里仍然不相信，回过头用征询的目光看着高德明。

高德明却没有回答，只是笑而不语地看着她那副傻乎乎的天真样子。

趁着高星和倪亚兰出去这个空，高德明赶紧打电话落实几家具备资质的中小型药品生产企业所生产的感冒类药。果然，价格方面正如倪亚兰所说的那样，具有非常可观的优势，只要是现款现货，厂家给的扣点几乎能达到批价的二五折，而如果不要包材只要裸板的话，还可以再谈，这就意味着实际利润可达到将近百分之九十。当然，只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肯定还不行，关键问题是质量，如果在质量问题上栽了，无论如何也对不起人家文丽给提供的这个机会。他再进一步问明白了产品的配方是否和新康泰克、白加黑等产品相同后，才拨通了文丽的电话，告诉她货已经搞到。

电话那头的文丽很沉稳地说：“德明，你这个电话来的可正是时候，我朋友刚刚和我通完了电话，她说能不能再想办法给加一点儿量？”

高德明在听了她的前半句时，那颗心“悠忽”一下子就悬到了嗓子眼，到了这个时候文丽一旦告诉他货不要了，那可就真的成了黄粱一梦了，可听说对方还要再加量，只觉得全身的热血直往上顶，赶忙问道：“那边还想再加多少？”

“加一倍！”文丽很平静地说，“你现在马上把你的卡号发到我手

机上，追加部分的余款我这就去银行打给你。”

放下电话，高德明兴奋得手舞足蹈，立刻打电话联系厂家要求马上发货，而且主动提出只要货到就立刻付款，绝对不拖欠。他这边把该做的事都忙完了，倪亚兰和高星也从外面回来了。只出去了这么一小会儿的工夫，高星对倪亚兰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刚进门时的那种敌意不但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还一口一个“亚兰姐”地称呼，那语气甜得像是嘴里抹了蜜一样，肆无忌惮地透着谄媚，跟屁虫一样地跟在倪亚兰身后转悠，而他这个老爹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透明人。

这变化也太快了点儿吧？也不知倪亚兰在外边给高星灌了什么迷魂汤，能让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高德明用诧异的目光看着她俩，还没等他说话，高星却先开了口：“我今晚上决定跟亚兰姐去吃大餐，麻烦你老人家回家给我妈说一声。”

高德明用眼角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倪亚兰，正起脸色对高星说：“这怎么能行？别去麻烦亚兰阿……姐了，再说，又得让你妈叨叨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

谁知高星却满不在乎地说道：“老高，看在你是我老大的份上，我只是通知你一声，这事就这么定了！”然后转脸冲倪亚兰谄媚地笑了笑说，“你说是吧，亚兰姐？”

高德明瞪了她一眼，刚想说什么，倪亚兰却笑吟吟地帮着高星说话：“高总，人家高星都这样说了，你就让她去吧。再说我一个人吃饭也很没意思，你开恩放她一天假，权当是让她代你受过了！”

高德明一怔，她代我受哪门子过？转眼一想就明白了，倪亚兰肯定指的是下午帮他出主意的事，只好扫了高星一眼，只见她冲着倪亚兰伸出两个手指，做了个V字手势，嘴里还跟着小声地说了声“欧耶！”气得高德明只能干瞪眼却没什么脾气。

下班的时候，高德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星兴高采烈地跟着倪亚兰走了，这死丫头流露出的那个得意劲就不用说了，就连临出门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也忘不了龇牙咧嘴地出个怪样。高德明落寞地叹了口气，

说不出究竟是因为生气还是妒忌，出了办公室就直奔超市，鸡鸭鱼肉买了一堆带回家，破天荒地亲自下了厨房，锅响勺碰地忙活了一阵子，很丰盛地做了一桌，心里却还在愤愤不平地暗自骂道：让你这小死丫头吃大餐，我今天也在家吃大餐！

饭做好了，可李素琴还没回来，高德明就一个人又上了楼，忽然想起下午倪亚兰给了他两泡好茶，就用电壶烧上水，在等着烧水的时候，顺手抓起摆在茶台旁的那把老壶，轻轻地抚摸着壶身，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感觉。过去在擦拭这把壶的时候，只能算是一种意淫，假想自己是在抱摸文丽，通过自己的手感来回味文丽的体温，然而今天这个感觉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满脑子想的却是文丽给他带来的财运，影影绰绰地似乎看到一摞一摞的钞票正在慢慢地从天上落下来。

水开了。高德明恍若被电壶的鸣叫声给拖回了现实，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两泡茶，如猛然顿悟一般，打开茶的小包装投入紫砂壶中，然后不慌不忙地冲上水，很老练地将第一泡给倒掉，再续水后，这才将紫砂壶里的茶汤倒进公道杯，顺手拿起了那个小包装袋看了看，见上写着四个苍劲大字“老枞水仙”，背面则是介绍“老枞水仙”历史文化的文字：

老枞水仙，栽培历史数百年之久，原来自水吉之大湖，传发现于祝仙洞下，故名为祝仙，因当地“祝”与“水”同音，后习惯称为水仙至今。武夷山景区天心村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逐使水仙品质更加优异，如今树冠高大叶宽而厚、成茶外形肥壮紧结有宝光色，冲泡后香含兰花叶浓而醇，汤色深橙耐冲泡，叶底黄亮朱砂边，为武夷岩茶传统的珍品。

他给自己眼前的小碗里斟了一杯金红色的茶汤，须臾间，一股浓郁的异香随着杯里升腾的热气在屋内弥漫。细细品啜，奇特的岩香郁满舌下，口内生出息甜丝，徐徐咽下，一股滑润厚重盈于腹中，而腋下似有微风穿过，真真的香彻入骨，让他忍不住拍案叫绝：“妈的，果然

好茶！”

他把手里的老壶放下，皱眉凝目地想起了很多旧事。深刻在他记忆中的是最早的一辆摩托车，花不到两千块钱从车贩子手里买下的日本旧货，尾部略微上翘，凸显出车的后部比较丰满，所以，也不知是何方高人按照车的外形给这款摩托车起了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外号，叫做“大屁股”，虽不是很雅，倒是颇有几分贴切。不是因为这辆摩托车有多潮，而是带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就是这辆已经破了排气管且无牌无证的旧摩托车，以极为夸张的嘶吼，大肥屁股下卷起阵阵黑烟，放浪形骸地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在过去了很多年后的今天，竟然会再次令人想起它的存在。而今，曾经的主人在静静地品着茶，驾驭着自己的梦，依旧像当年那辆“大屁股”一样，天马行空地绘制出惊世骇俗的人生波澜！

外面传来窸窣窸窣掏钥匙开门的声音，显然是李素琴回来了。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儿，她伸头往里一看，见餐桌上又是鸡块又是鲜鱼的摆了一大桌，在换拖鞋的时候心里算了算，怎么想都不知道今天是个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就觉得好生奇怪，心里暗自思忖，这高德明今天到底是吃错了药，还是被门给挤着头了？随后就冲着楼上喊了一嗓子：“哎，我回来了！”

高德明颠颠儿地从楼上下来，指着桌子上的饭菜对李素琴说道：“怎么样？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退步？”

李素琴眨着眼诧异地问：“高德明，今天外面刮什么风能让你这么勤快？你给我老实交代，是在外面做了什么亏心事了，还是又有什么好事瞒着我？”

高德明不屑地撇了撇嘴道：“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你那张嘴八成是开过光了吧？什么话只要从你嘴里出来，怎么都那么难听？”

李素琴伸手从盘子里捏了一块鸡肉填进嘴里，不停地点着头道：“嗯，不错，还是我老公的味道，我还以为这几年你把这手艺给忘了呢。你还没告诉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哪！”

高德明不打算把高星晚上跟倪亚兰出去吃饭的事告诉李素琴，就

打了个哈哈说：“你就别那么多事了，快吃吧。”

李素琴就不再多说什么，刚坐下拿起筷子，忽然想起了高星，又把筷子放下问：“今天是礼拜四吧？你赶紧打个电话问问高星怎么还没回来。”

高德明哼哼唧唧的不愿打这个电话，就说道：“你就快吃吧，人家今晚和朋友去吃大餐了，你就别那么多事了！”

“吃大餐？和哪个朋友一起吃大餐去了？”

高德明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正巧在这个时候高星主动给高德明打回电话来了，颇为得意地说正在和倪亚兰吃日本料理，吃完后两人还要去酒吧，直到最后才说了打这个电话的真正目的：“我决了个定，今晚住在亚兰姐家不回来了，明天让亚兰姐直接送我到学校。”

高德明听她说“决了个定”，心里还感到暗暗好笑，这是什么狗屁语法？再接着听下去就沉不住气了，对着电话就大声训斥道：“我告诉你高星，别以为什么事我都替你挡着你就蹬鼻子上脸，这事没得商量。一个女孩子哪能随便到别人家留宿？你妈在这呢，有什么话你自己对她说吧！”说着就把手机递给了李素琴。

李素琴有些疑惑地伸手接过手机，可高星已经挂掉了电话，再拨回去，她的手机已经处在关机状态。李素琴逼问高德明：“你告诉我，高星到底和谁一起出去了？”

高德明只好简单地把高星下午去公司的过程说了一遍。李素琴皱着眉头在听，等他讲到倪亚兰的时候，她猛地一摆手道：“你等会儿，这个倪亚兰是谁？”

“是我前段时间新招的一个内勤，怎么了？”

李素琴满腹狐疑地盯着他问：“新招的内勤？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这个人？”

高德明打着哈哈道：“就招一个内勤嘛，还用得着事事都向你请示？”

十四、虚荣是每个人都有的心结

第二天早上正值上学的高峰，高星在学校门口昂着头一脸骄傲地从倪亚兰的法拉利车上下来，立刻在同学们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纷纷上前问她，那辆法拉利是谁的。高星嘴角上却挂着一丝不屑的微笑，用很淡定的语气说道：“是我亚兰姐的。”

她昨天晚上在倪亚兰家里算是大开了眼界，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奢华”。几乎从一进门开始，她的俩眼就不够使了，嘴里的“哇噻”就没停过。倪亚兰的家在地处海滨的一个高档社区内，进则无限繁华，退则宁静致远，进退之间，转换人生体验，彰显梦幻般的云端生活。这里既容身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奢享繁华，与世界即时同步，又在繁华之外保留一方自我的私密空间，宁静与繁华的切换，似在一瞬间，从汽车驶入小区大门的那一刻起，便与喧嚣的街市告别，进入一片宁静。

高星还是头一次进入如此高档的小区，心里泛起一股探究神秘领地的冲动。在她年幼的生命中，或许受到了浮躁社会的熏染，对物质有着相当的崇拜。当她跟随父母从低矮的平房搬进现在的错层式楼房时，豁然感觉到住所原来可以如此敞亮，然而，随着时间的迁移，她看到别的同学家的房子比自己家更加敞亮时，那种占据在心里很久的优越感便逐渐消失，更对耸立在海边的一座座动辄几万一平方米的豪宅萌生了神秘的仇恨。只需看看进出小区的汽车，就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几乎全是保时捷、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之类的世界豪车，间或也能看到阿斯顿马丁、劳斯莱斯的身影，至于奔驰宝马在这里已经不算什么，就像电影《大腕》里所说的那样，你要开一日本车都不好意思进去。

高星随同倪亚兰从地下停车场乘直接入户的电梯刚一出来，即刻

就被撞入眼球的奢侈给震撼了。过去只有在港台电视剧中看到过的豪宅，一下子就砸进了她的视界，几乎让她惊愕地晕厥，无论是地上铺的还是墙上挂的，从家具到配饰没有一样不够精致，就连桌子上摆的杯碟，都透出一股冷森森的高贵品质。

那些高星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国际品牌，都是以昂贵和精致为标记的奢侈，超越了时空的概念，美轮美奂、精雕细琢，让她领略到英文中一个拉丁文单词“Luxus”的真正含义。这种超出了她想象空间的华贵气派，再由一楼一直延伸到三楼，在这幢极尽豪华的“空中别墅”里，精致到每一个角落都足以令人窒息。

高星眼花缭乱的同时，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问号，几乎不假思索地就问倪亚兰：“亚兰姐，你既然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要去我老爸这样的破公司打工？”

倪亚兰正站在衣橱前，想给高星找点儿适合她的东西，一下子被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给问住了，怔怔地看着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憋了半天，才红着脸说道：“因为你爸人好！”

高星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看到了摆满一面墙的博古架和陈列其上的各种各样的茶壶，又忍不住“哇噻”地大叫了一声：“亚兰姐，你不会是卖茶壶的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壶？”她指着其中的一把紫砂壶说，“我爸好像也有这么一把。”

倪亚兰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正是那把顾景舟的石瓢壶，脸一下就红了，支支吾吾地说：“天下一样的东西多了。”

高星狡黠地眨着眼看了看她说：“亚兰姐，这把壶不会是我爸送给你的吧？”

倪亚兰忽然觉得全身像是通了电一样，一种麻酥酥的感觉快速通遍了全身，言不由衷地说道：“你这是在胡说什么呢，就你爸那个抠门劲儿，能送这么好的壶给我？”

“那可不一定，得分送给谁。亚兰姐，你不会是喜欢上我爸爸了吧？”

“你这话可说得越来越不靠谱了啊，你觉得我像是那种人吗？”

高星摇摇头说：“我也觉得不会。我爸长得那么难看，你肯定看不上他。再说，你能住这样的房子，肯定很有钱，怎么会看上我爸那种人呢！”

倪亚兰惊讶地看着她脸上的那副认真样子问：“你们这些孩子还真不得了哎，这些东西你都是从哪学来的？都是从网上学的吧？”

高星却讪笑着说：“现在谁不知道这个？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男同学给我传纸条了，哎哟，写得可肉麻了！”

倪亚兰不想和她扯这个话题，从衣橱里拿出几件没打开过的衣服和一个手机递给她：“这些衣服都是前几年我在国外买的，一直没穿过，我觉得你穿这个衣服肯定会很好看，要不要试试？”

高星接过来一看包装上的牌子，俩眼都直了，再次从嘴里冒出了一句“哇噻”，失声叫道：“瓦萨其？是送给我的吗？哇噻，亚兰姐你真是太帅了！”

倪亚兰叹口气说：“让你们这些小孩一比，我现在都快成老太太了。”

在一旁忙活着试衣服的高星赶紧拿话甜哄她道：“亚兰姐，你没老，不信你去照照镜子看，还是金光闪闪的靓姐一枚呢，出门的回头率绝对没问题！”

倪亚兰笑道：“小丫头片子那嘴还一套一套的，没有你不懂的事！”

高星颇为得意地说：“那是！”随后转过身指着刚换上的衣服问倪亚兰，“亚兰姐，你看怎么样？”

倪亚兰点点头，只是淡淡地说了声不错，起身就去给高星收拾房间了。偌大的房子久不来人，虽然显得有些冷清，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么多年了，家里的马桶圈从没掀起来过，可她也习惯了这种生活，而突然间闯进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姑娘，又让她觉得不太适应，毕竟很多年没有做过家务了，就连铺个床都觉得手忙脚乱。

把高星安顿睡下后，她独自一人又来到楼下的客厅里，熟练地打开一瓶红酒，将红色的液体缓缓倒入晶莹剔透的水晶杯，再轻轻地晃了晃，然后款款地来到面海的平台上，坐在藤椅中迎着从海上吹来的带着一股清凉的风，凝视着不远处宁静的大海，宛若一幅唯美的油画，被潮

湿的海风轻噬着画布般的风景，银色的月亮轻轻地落在海面上，呈不规则状地随波荡漾。大海中一个摇曳起伏的圆盘，被轻柔的海浪拖拽得狭长，似一条被抻长了的玉带，时碎时聚，带着层层粼光。氤氲在黑蓝色海面上的是一团流动的乳白，而耳郭里却真实地充盈着波涛轻柔的撞击声——“哗哗”——伴随着月影在海面的飘摇，不紧不慢地送到岸上，绝不像德彪西所展示的那么夸张，而是异常地平静，平静得只能听到温柔的呻吟。

倪亚兰浅浅地啜了一口红酒，浓郁的酒香立刻在口中弥漫开来。红酒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和人一样兼具激情与浪漫的情调，即便开瓶后仍然会与时俱进，并且渐入佳境，使得单宁逐渐柔顺圆润，酒香更加富有深度，而且花香、果香和白垩土的清香层次分明，需慢慢品味方能感觉到其中的玄秘。

高星刚才所说的话无意中插进了她的软肋，让她内心突然间掀起一阵狂澜。是啊，自己怎么会爱上一个其貌不扬而且还有家室的中年男人呢？可如果没有爱上他的话，又怎么会时时刻刻地去关注他呢？这让她颇感纠结。她忘了在哪本英文书里曾经读到过这么一句话，“Single doesn't mean that you know nothing about love. In fact, being solo is wiser than being in a wrong relationship.”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单身并不意味着你不懂爱情，事实上，单身要比陷入一段错误的爱明智得多。这段话一度被她视为自己爱情观的体现，但是就在她遇到了高德明后，却对这种认识产生了怀疑。她忽然想起前不久曾经在网上看到过的一篇短文，题目叫“爱上一个人的七种表现”：

一、当你在忙的时候，却把手机开着，时不时地瞄一眼，盼望能收到他的短信；

二、有一种想和他单独吃饭或单独漫步的冲动，彼此之间虽然说话不多，却希望在一起待的时间能长一些；

三、在一起时假装不注意，可一旦离开后却像突然失去了目标，会觉得很空虚很委屈也很无聊；

四、当他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时，会非常着急和担心，心里悄悄地

祈祷他能平安；

五、得知他和别人好的消息时，会觉得心里直犯酸楚，并且暗自咒骂那个和他好的人；

六、看到他脸上扬起灿烂笑容的时候，自己的心里也会觉得轻松；

七、在读某一本书时，总觉得其中的一个人物很像他，亲切地在眼前直晃。

这七条标准竟然完全符合自己目前的这些表现，而且就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一样，几乎毫无差别。她想起了几个月前因为闲得无聊，误打误撞地混在了一帮年轻人的行列中去找工作，原本只是想找个事做打发一下时间，随便做几天也就完了，却没想到意外地见到了这个长相很像自己父亲的男人，竟然勾起了她的兴趣。这一做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不但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反倒喜欢上了这个差事，就连人也发生了变化，很努力很激情地投入工作，很用心很专注地收拾自己。

比如香水。

没有人会认为香水只是一瓶带有香味的液体而已。对女人而言，那是在不经意间传递出的一种信号，带有明显的动物本能，通过散发出的味道温柔地霸占男人的思想，将遥不可及的梦想逐步变为现实的积极宣言和自信心构建。因为香水代表着某种呼之欲出的欲望，或者说代表着心灵的重新开启，反馈出斑斓多元的体验，并以此引起注意。

在所有的香水中，她却偏爱熏衣草。

关于熏衣草，有一年她去普罗旺斯，听到了一段很美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天使与一个名叫薰衣草的凡间女子相恋。天使为她流下一滴眼泪，翅膀为她而脱落，虽然天使每天都要忍着剧痛，但他们依然很快乐。可快乐很短暂，天使被抓回了天国，删除了那段他与薰衣草的快乐时光。被贬下凡间前天使又流下一滴泪，泪水化作一只蝴蝶去陪伴着他最心爱的女孩。而薰衣草还在傻傻地等着他回来，陪伴她的只有那只蝴蝶。熏衣草日日夜夜在天使离开的原地等待，最后，化作一株小草，每年会开出淡紫色的花，人们叫那株植物“熏衣草”。

对倪亚兰来说，听到这个故事后，对婚姻和爱情充满了憧憬，然

而她的第一次婚姻却没有熏衣草那般浪漫，反而像是经历了人生的炼狱，囊括了她的全部痛苦在其中。婚姻的失败伤了筋动了骨，所受到的伤害，让她对感情二字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如同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不敢再回想那段痛不欲生的经历，也不愿再提及那个集吝啬、小气、狭隘和变态于一身的男人，甚至就当生命中从未遇到过一样，如一阵风，“嗖”地刮过了，然后飘远了。所以，单身这么多年来，她始终把这段令她肝肠寸断的往事深埋心底，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自己的婚姻，总是很委婉地绕开这个话题且对此讳莫如深。可是回避并不能代表这一切没有发生过，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一人回过头来看一眼曾经在身后留下的这一长串的脚步，哪一个都带着深深的印记，每一段故事和每一个人物，如同一段段挽歌，深扎在心底，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触到了那个伤口，仍然还会觉得很痛。尽管那人的背影已经淡出了很远，可朦胧中却还能看得见身后那些留下的足迹，心也依然在挣扎。

莫非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不经历人渣，怎会出嫁，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当妈？

卸去了紫色外衣的普罗旺斯，雾霭中原野展现的是生命走到暮秋时的从容内敛。一枝一叶，一花一朵，开过了，还有姿态跟果实存在，错爱，由热情的夏季走到了冰冷的冬，却只是一场无奈。如飞蛾扑火，明知是伤感，却依然靠近。错的时间错的人，无论怎样的痴心热恋，即使开到荼靡焉然，纵然是挣扎到伤痕累累，也依然注定了无法结果。远山简约而淡然，苍茫而不失真切，可是，此风景已非彼风景，来来往往之间，人物皆非。凉风瑟瑟，稀稀拉拉的疲惫游客，满心满眼里弥漫的，分明都是万水千山外的寂落。黯然转身，瞬间便经历了那些过往。相遇是种缘的轮回，流过百年的沧桑。无论怎样的相遇又无论结局怎样美好抑或是不堪，都是前世修来的缘，爱过了，拥有过，便是生命里温馨或者沧桑的曾经，流贯前生后世。

这一夜她失眠了。红酒本来是她每晚的催眠药，不知为什么却变成了兴奋剂，脑子里一直在交替闪现着已经故去的父亲和那个长得很像

父亲的男人影像，还有壶架上的那把紫砂壶。她悄悄地找人看过，那壶千真万确是真的，而且那人竟然愿意出三百万买下，这让她颇感意外，但同时说明了一个问题，看来和自己判断的一样，高德明对壶确实是个外行，否则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将一把天价紫砂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拿出来送了人。这期间，她也曾想过要还给他，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就想用其他方式来做个补偿。而那把石瓢，却成了她的一个寄托，每天下班回来能看上一眼，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想到这里的时候，她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一阵一阵地往上涌，使她感觉到自己的脸很烫且心跳加速，愈发地睡不着了。一种说不出的冲动让她赤足下楼将手机拿上来，很熟练地按下了那个人的手机号，却没有拨出去，只是把手机抱在怀里，就这样一直熬到了天亮。

早上，倪亚兰把高星送到学校后，在一家看上去档次不低的餐厅门前停下车，买了一份精致的早餐，便开车直奔公司，推开门一看，见高德明已经来了，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因为被高星不经意地给戳破了谜底，再见到高德明时她脸上的表情就显得不是那么自然了，红着脸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心里禁不住一阵说不出的慌乱，悄悄地将早餐放到了茶几上，刚要退出去，却被高德明给叫住了。

高德明挂上电话后，语气有些责怪地对她说：“你怎么能让高星在你那里留宿？让她妈说了我半夜。再说，那个疯丫头疯起来没个深浅，没在你那里裹乱吧？”

倪亚兰不敢和他对视，目光游弋到一旁，语无伦次地答道：“没有，还好，在客房里睡得挺踏实。我已经把她给送到学校了，你放心。”

高德明见她说话吞吞吐吐不像平常那么自然，就关切地问：“你是不是病了？瞧你的脸色，估计是让高星给闹腾的吧？今天也没什么事，你干脆回去休息休息。”

倪亚兰听了这话，心里像是滚过了一股暖流，感动得眼泪差一点掉下来，抽了抽鼻子辩解道：“不用，我没事。”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情绪也随之比刚才镇定了很多，“高总，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能行不能行。”

高德明望着她，饶有兴趣地问：“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你不觉得像你现在这样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很累吗？”

“废话！”高德明苦笑了一声，“谁不想坐在家里就赚大钱？你以为我就不想和那些大款富翁们那样，轻轻松松地打着高尔夫就能把钱给赚回来呀？”

倪亚兰气定神闲地说：“那就干脆把公司做大……”还没等她的话说完，高德明的手机响了，只好让他先接电话，然后再说。

高德明看到显示屏上出现的是李素琴的名字，还以为又是来问高星的事，眉头不由得一皱，接起电话不耐烦地说：“我早给你说过八百遍了，高星肯定没事，已经……”

不等他再继续说下去，李素琴就直接将他的话给打断，带着哭声急促地说：“高德明，你现在赶快带着钱来一趟医院，快点！”

高德明脸色骤变，慌忙问：“出什么事了？”

“玉婷，玉婷今天早上出事了！我的傻妹妹呀，她怎么这么糊涂呀。你现在赶快过来！”

高德明一听，头“嗡”的一声就大了，从桌上抓起车钥匙，慌慌张张地撒开两腿就往外跑。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医院的急诊室时，医生们对李玉婷的抢救刚刚结束，李素琴颤抖着手正在抢救单上签字，而纪建国则呆若木鸡地站在一旁，全身还在不停地痉挛。

高德明一步闯进来，一把就抓住了李素琴的胳膊，急切地问：“人怎么样了？”

李素琴一见到高德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由分说地就抱住他失声痛哭。她这么一来更把高德明给哭懵了，他那颗本来就一直悬在嗓子眼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仿佛在顷刻之间，他的精神世界就呈现出地震式的垮塌，而这种垮塌直接摧毁了脑子里的全部程序，所有的内存在须臾间遭到了格式化，直接变成了一个空白的盲区，傻傻地站着一动不动，两眼呆滞地望着前方，整个人像个突然爆裂的气球，顿时瘫软了。

似乎过了很久，高德明的魂魄像是在天际间游历了一圈才又回

到身上，伸出手安慰地拍了拍李素琴的后背，轻声说道：“人都没了，你哭有什么用？如果你哭能把玉婷给哭回来的话，那我就陪你一块儿哭。”

闻听此言，李素琴的哭声戛然而止，泪眼惺忪地看着高德明，疑惑地问：“你在这瞎说什么呀？玉婷已经抢救过来了呀！”

高德明这才知道自己闹了个乌龙，没好气地一把就将李素琴给推开道：“既然她人好好的，你趴在我这里嚎哭什么？我还以为……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素琴狠歹歹地瞅了一旁的纪建国一眼，火辣辣地说道：“怎么回事，你去问他吧！我他妈再有三分火气，非废了这个狗杂种不可！我告诉你姓纪的，你给我竖起耳朵听着，如果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了你的命！”

纪建国的脸色煞白，看样子估计是吓傻了，深一口浅一口地直叹粗气，战战兢兢地站在角落里，早已经没有了平日的威风，任凭李素琴破口大骂，始终不说一句话。高德明倒是显得很大度，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建国，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回去，这里有我们俩，你就是在这里也没用，玉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一时半会儿的她也不会理你，等她情绪稳定了再说。你回去把孩子给照顾好了，有什么事我打电话给你。”

纪建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一把就抓住了高德明的手，眼圈里含着泪，感激地对他说：“德明，谢谢你，谢谢你和大姐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只要玉婷没事，这辈子就是让我给她当牛做马都行！”

李素琴冷冷地道：“我们家不需要你这样的缺德马，你还是赶紧想办法，看看这事怎么处理吧。姓纪的，你说你还有一点儿人味儿没有？玉婷是个多么要强的人，家里家外都是她在操持，你能逼她走上绝路，你还是个人吗你？”她越骂越生气，心里那股火又重新被点燃了一样，朝着纪建国就冲过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打，嘴里还在不停地恶骂，“我打死你这个杂碎，打死你这个杂碎！”

高德明赶紧上去用力地抱住她，制止地道：“行了，还嫌不够丢人是怎么了？没看到旁边的人都在看热闹哇？”

经高德明这么一说，李素琴这才停了手，脸色铁青地指着纪建国歇斯底里地大骂：“你赶紧给我滚，快滚，别让我在这里看见你！滚！”

十五、祸，往往不是单行

李玉婷终于醒过来了，眯着两只无神的眼睛长时间地盯着天花板，过了很长时间，眼泪才无声地滚落下来，顺着耳郭落到枕头上，很快就氤湿了一大片。眼眸中所流出的沉沦与绝望，如同遮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铅粉，毫不掩饰内心中万念俱灰的伤感。而看似平静的脸上，却隐含着说不出的失败与落寞，仿佛在倾诉繁华落尽万红成灰的悲凉。在经历了心力交瘁的煎熬后，表情冷漠淡然，只是在用表面的不动声色来掩饰内心的惊涛骇浪。

“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在《田子方》里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而这句话在过了两千多年之后用在副教授李玉婷目前的状况上，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她从纪建国的办公室出来后，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的家，依稀记得夜幕下的马路上似乎没有往日的热闹，仿佛连路灯都暗淡了许多。空空荡荡的柏油路上，除去偶尔有一辆出租车从身旁疾驰而过外，再也看不到其他行人，整个世界如同死寂一样，只有她一个人像个幽灵跌跌撞撞地一路狂奔。

她哭了，身体瘫软地倒在路边的马牙石上，无声地啜泣。面对黑漆漆的大海，她的泪像一串珠子一样，扑簌扑簌地滚落在脸上，又掉在地上。海上，一汪月亮在起伏的涌动中被任意撕碎，只留下一个大大的

轮廓随波逐流，忽圆忽缺。轻轻的海浪带着月亮的碎屑平缓地向前涌去，到达岸边时只成了一条细细的银链，拍击着礁石，然后卷起一团轻雾。她在黑夜里试图去复制一个过去，当做一个曾经的追忆，却发现毫无办法跳出一种被禁锢了的思维定式，只有遥望着月亮粗粗地喘一口气，甚至连支离破碎的思绪都变得模糊，像变了个人一样地谨小慎微。那种从容不迫的尴尬已经走得太远，连道一声再见都没有勇气便溜到了另一条小道，存在的只是一个行为中的具体，像风一样飘过，然后消失得渺无踪迹，似乎留下了一串脚印，却被沙漠化的光阴覆盖了一层又一层，依稀可见但并不完整。

她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撞入眼帘的是纪然倒在沙发上和衣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她没有惊动他，只是呆呆地看着纪然那张胖乎乎的圆脸，心里再度涌起莫大的悲伤。这个可怜的孩子，就像一个含苞待放的小花骨朵，在尚未来得及拥有自己的春天时，就要提前陨落了。对于李玉婷而言，这个现实更加残酷，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在猛戳她的心。儿子是她的命根子，含辛茹苦地将他抚养大，却不幸得了这样的病。而今，儿子重病在身，正在生死的边缘上挣扎，作为孩子的父亲，纪建国非但没有和她同舟共济，却仍在外面勾搭女人胡作非为，看来这个家真的已经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了。

悲戚再度慢慢地从四周聚拢，涌到心间，觉得胸前如同堵上了一团烂棉絮，让她绝望，让她战栗，让她窒息，让她无法接受接踵而至的残酷打击。

她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

李玉婷绝望了，起身从酒柜里拿出一瓶价格昂贵的路易十三并将它打开，一口气喝下了一大杯。当她喝下第二杯的时候，就神志模糊找不着北了，身体如起了空，似乎一只有力的手将她慢慢地掀翻在地，整个人连同思想就像在太空舱里一样，没有了地球引力，轻飘飘地横着身体，飞了。恍惚中，她想起了在讲课的时候，曾经引用了宋朝词人程垓的一首词《南歌子》：

淡霭笼青琐，轻寒薄翠绡。有人憔悴带宽腰。又见东风、不忍见柔条。

闷酒尊难寻，闲香篆易销。夜来溪雪已平桥。溪上梅魂凭仗、一相招。

她想背诵这首词，可舌头很硬，被牙齿阻隔，意识还有，似乎声音来自很远，只是不知道这首词她究竟背过了没有。词中所说的“闷酒尊难寻”，会不会就是自己现在的这个样子呢？她想站起来，可是眼前飘忽着团团飞溅的金花，却连一个都抓不着，只能晃晃悠悠地坐在地板上，眼前飘过了许久的往事。

当他们刚搬进这套新居的时候，纪建国很得意地带着一群朋友前来参观。大家一面欣赏雅致的装潢，一面不停地问：“这套音响谁选的？”

纪建国很骄傲地答道：“我老婆！”

“这组沙发谁挑的？”

“我老婆！”

“这幅壁画谁看中的？”

“我老婆！”

其中一个朋友忍不住问：“这房子里到底有哪一样是你选的？”

纪建国不无得意地说：“我老婆！”

正在厨房里忙活着给他们烧水泡茶的李玉婷，听到纪建国这一番回答时，抿着嘴偷偷地笑了。

而今一切都化作了一缕烟尘，将这段幸福的记忆给淹没在了尘嚣中，随之而来的，是无法自控的悲哀，让她想借酒发作，两眼迷昏地看着一只手竟然长出了八个指头，觉得好生奇怪，然后骂了一句恶毒的脏话，忽然觉得骂脏话是一件很过瘾的事，于是又骂了一句。

记忆像是倒在掌心的水，不论是摊开还是紧握，终究还是会从指缝中一滴一滴流淌干净。留在她记忆中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她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并且拉开了床头柜，从中取出了一个白色的药瓶，之后便昏昏地睡去。

“你醒了？”一个声音在李玉婷耳边响起，似乎距离很远。她循着声音找过去，恍恍惚惚地感觉到身旁站着好多人。经过了一天的昏睡，李玉婷终于昏昏沉沉地睁开眼，如同做了一个梦，可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地方，房间里很安静，四周的墙壁都是一片洁白，一缕阳光从一簇高大的松树丛中钻了进来，如同剪碎了的金属一样洒在了自己身上，让她觉得很燥热。她似乎忘了发生了什么事，在她的意识中隐隐约约地认为自己死了，并且已经进入了传说中的天堂，因为她曾经几次梦到的天堂似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静谧、洁白、神秘和永远不落的太阳。她忽然感到了恐惧，难道自己真的死了吗？难道真的从今以后就要在这种寂寞的世界中存活下去了吗？她挣扎着想大声喊叫，可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只觉得喉咙很疼，像是被一把杂乱的稻草给扎过一样。此刻她最想知道的是纪然现在在哪里，想喊喊不出的焦急让她拼命地挣扎，使上了全身的力量想挣脱束缚，可自己的手则如同被一把铁钳给紧紧地夹住，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

焦急地在病床边守候了整整一天的李素琴和高德明见她醒过来，不约而同地长舒了一口气。李素琴见状，赶紧趴在她耳边叫她的名字，而李玉婷则只是哼哼了两声，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医生听说李玉婷醒过来了，就专门到观察室又给她做了一次检查，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正要转身离开，高德明却将他拦住，小声地问：“大夫，像她这样大剂量服用安眠药，将来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之类？”

医生沉吟了一下，然后解释道：“超剂量服用安眠药主要的成因就是镇定过度、药物持续残留。虽说有些药物的半衰期短，理论上不该会有这种症状，但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可能吸收或代谢药物的速度不同，药物反应的强弱也不一样，所以即使是短效的安眠药，也可能让人第二天昏昏欲睡，精神难以集中。也就是说，在生理方面应该不会有影响，但是更多的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心理影响，尤其是像她这样感情上受到挫折的人，希望家属在这方面还是要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

“哦！”高德明多少感到有些放心，就点了点头连声说道，“只要没什么后遗症就好，只要没什么后遗症就好！”

高德明把医生送出门，刚转过身来，突然看到李素琴的身体慢慢地倒下去。惊得他本能地喊了一声，慌乱之中一个箭步就冲过来，用身体接住了正瘫软地倒下去的李素琴，仔细一看，她的脸色转眼之间就变得蜡黄，双目紧闭失去了知觉。

高德明吃力地将她拖到了旁边的一张空床上，慌慌张张就出去喊来了医生。几个医生一阵忙乱后，李素琴才清醒过来。吓得高德明连说话都不利索了，结结巴巴地问医生：“大夫，她这……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年轻医生答道：“可能是心情过于紧张和过度劳累，导致了低血糖造成的瞬间休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旁边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医生却摇摇头说：“不对，从她发病的症状上来看，不像是低血糖造成的瞬间休克状。”他看了看高德明问，“你是她的什么人？”

高德明紧张地回答：“我是她老公。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医生问：“她平时是不是有腹痛或肝区疼痛的表现？”

高德明想了想，小心翼翼地回答：“是——不过，前段时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到医院检查过，说是急性阑尾炎或者有可能是胆结石，结果也没当回事，就这么给搁下了。”

“胡说八道，这是哪里的医生，这么不负责任地就给患者下了结论？”老医生脸上带着愠色斥道，然后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表情凝重地对高德明说道，“你这样，我明天在内科看门诊，你带她过去做个系统的检查吧。至于什么病，现在还不好说。”

第二天，李玉婷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除了神色还有些沮丧外，其他各项指标都已接近正常。高德明将她安顿好后，好说歹说总算把李素琴拖到内科门诊，耐心地劝说道：“你平时忙顾不上，现在人刚好在医院，不如干脆做一个全面检查得了，省得咱俩还得专门抽时间再到这个地方来。”

李素琴听了觉得也是，虽然心里十二分不乐意，可这次毕竟还是

给了高德明面子，跟着他去了设在二楼的内科门诊。高德明和李素琴来到内科一看，坐诊的果然是昨天晚上在急诊室的那位老医生。老医生很耐心地问了李素琴的一些症状，认真地做了一番检查后，就开出了一摞厚厚的单子让她去做化验。

从内科门诊出来，李素琴就满脸不高兴地对高德明说：“我身体好好的，你干吗要让我去做这些玩意儿？再说，单位里那么忙，我昨天已经请了一天假了，今天如果再去上班的话，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高德明就半开玩笑地劝她道：“这主要还是为了你的身体考虑。昨天晚上你又晕过去一次，老婆大人，你可是我们这个家的支柱和精神领袖哇，我和高星都迫切希望你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也是为了你更好地工作，没什么事的话，你也能安心地工作，我们也都放心不是？”

李素琴白了他一眼，叹口气道：“谁让我命苦哪，就是你们爷俩的小毛驴，这辈子怕是解不了套喽。”

十六、病来如山倒

李素琴把所有的化验科目都做完了以后，让高德明一个人等着取结果，自己又重新回到一楼观察室去探望李玉婷。进门后却发现李玉婷披散着头发倚在床头上，脸色阴郁得非常难看，李素琴心里觉得纳闷，还以为是自己出去了这么长一会儿她不高兴了，就带着歉意的笑容对她说道：“玉婷，不高兴啦？你姐夫顺便让我上去做了个体检，你也知道我平时忙得没时间，今天也正好顺便检查一下。”

李玉婷没说话，背后却传来纪建国怯生生的声音：“大姐，我是来接玉婷回家的。”

李素琴的脸当场就掉下来，转回头冷冷地看着他，恶声恶气地道：“你谁呀？我可不是你大姐，担当不起！”

纪建国胆怯地退到病床的另一侧，嗫嚅地说：“大姐，你听我解释，事情真不是你和玉婷想象的那样……”

没等他把话说完，李素琴就蛮横地打断了他：“你最好给我滚得远远的，你爱哪样就哪样去吧，我没工夫听你给我编故事。解释？你还有脸解释？你有什么可解释的？是不是看我妹妹又活过来了，想逼她再来一次是不是？”

虽然纪建国的心里有所准备，可被大姨子这一通训斥，依然给弄得异常狼狈，尴尬地抬头看看李素琴，再看看李玉婷，用眼神哀求她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可李素琴却不依不饶，狠狠地瞅了纪建国一眼，转过脸气咻咻地对李玉婷说：“玉婷，我先给你把丑话都说在头喽，你今天如果跟着这个混蛋走了，以后如果再有什么事，我要是过问一句的话，我……我……我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李玉婷叹了口气，有气无力而语气却十分冰冷地对纪建国说：“你走吧，请你不要来打扰我，让我在大姐家里清静几天再说。”

纪建国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耳朵里清晰地听到李素琴对着他的背影恶狠狠地一句咒骂。他不由地一愣，身体也随之站住，却没有勇气回头看一眼，灰溜溜地走了出去。

高德明尊奉李素琴的指示，开车把李玉婷先送到自己家里。因为有几项化验指标需要第二天上午才能取出来，所以他也就没有必要在医院里继续等下去，再加上刚刚接到倪亚兰打来的电话，说他从药厂要的感冒药已经到货，让他抓紧时间回来处理。

高德明先把李素琴送到单位，再把李玉婷送到家并安顿妥当，才急忙往公司去。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上他的右眼一直都在跳个不停，跳得他心烦意乱，只好在路边停下车，撕了张小纸片粘在眼皮上，感觉能稍微好一些。即便如此，他的脑子却总是走神，精力无法集中。老医生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心里也始终在忐忑地揣摩老医生说这些话的含意，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他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敢再继续想下去，尽量让自己的思路转个弯，可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老医生所说的那一席话上。想到这事，他胸口就堵得厉害。

就在他到达公司正在车位里停车的时候，李素琴打来了电话。高德明想也没想，本能地直接按下了接听键，耳机里立刻传来李素琴非常惊讶的口气：“高德明，你看了今天的报纸没有？”

高德明的思路尚停留在老医生的话里还没转过这个弯，被她突然这么一问有些发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一阵莫名的慌乱，脑子一走神，差点儿和别人的车追了尾，急忙一脚刹车踩下去，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赶紧集中精力调正方向，又往后倒了一把，这才将自己的车开进去。

高德明急三火地进了办公室，也顾不得堆在外面的货，赶紧找出当天的报纸，打开一看，不由得吓了他一大跳，赫然闯入眼帘的是，在头版下方的位置上有一个醒目的标题：十岁龄童不幸患白血病引社会关注，旁边还配了一张纪然的照片。

他惊愕得张大了嘴，心里豁然明白了李玉婷自杀的原因，几乎没加考虑地就抓起桌上的电话给李素琴拨了过去，劈头就问道：“纪然得白血病了？”

与此同时，李玉婷也接到了李素琴的电话，摇摇晃晃地从外面报摊上买了一张报纸，当她看到了那篇报道后，只觉得头“嗡”的一声就大了，脑子里顿时出现了一片空白，眼前一阵金花飞溅，险些一头栽倒。她扶住墙定了定神，忽然想起头天晚上回来的时候，纪然曾经对她说过记者到家里采访的事，认定了这极有可能是纪建国为自己升官而自导自演的一幕闹剧，不由得暴跳如雷，本来就虚弱的身体被气得瑟瑟直抖，身体倚在墙上，掏出手机就给纪建国拨通了电话，劈头盖脸就火辣辣地质问道：“纪建国，你怎么这么混蛋呢？为了你能当上正处连脸都不要了是吧？卑鄙的手段竟然用到了自己孩子身上，你说你还有一点儿人味没有？”

接到李玉婷电话的时候，纪建国正在会议室开会，被李玉婷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就歉意地看了看左右，拿着电话快步走出会议室，在走廊上小声地说：“你这是又在发什么神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到底又做错什么事了？”

李玉婷身体晃了晃，险些栽倒在地，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手机恼怒地吼道：“你自己看看今天的晚报吧！”说完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纪建国手里还抱着电话发愣，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赶紧跑到办公室找出了报纸，一看头版上的大字标题，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晚报的报道在纪建国单位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大家看了报纸之后都一齐拥过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凝重。纪建国已经在处里工作了这么多年了，其中好多人也都见过纪然，对那个长着一个红苹果般胖乎乎脸蛋的小家伙有着很深的印象，闻听他竟然患了白血病，所有人都感到震惊，那些感情脆弱一点儿的女同事甚至控制不住自己，当场都流下了眼泪。就连老处长都闻讯来到纪建国的办公室，用力地握住纪建国的手说：“建国同志，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说，还在坚守自己的岗位，你这个同志啊，让我说什么才好呢！”处长说着眼圈也红了。

纪建国异常狼狈，感觉一股窘迫的汗水顺着他的后背流到了屁股沟，前额也涌出了一层豆粒大的汗珠子滚落下来，掉到了地板上。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向处长解释，只好含糊其辞地说：“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诊呢。”

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谁都没有思想准备。处长的鼓动就像一个风向标，处里的所有人也大概猜出了下一任处长的人选，所以除了另外两位副处长外，几乎都纷纷慷慨解囊，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捐给纪建国。而且处长还专门为此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对纪建国的工作做了高度表扬，以至于家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仍然还能一心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因此作出决定，由会计从处里的小金库里拿出十万元打到纪建国的个人账号上，作为纪然的前期治疗费用。

这让纪建国又感动又尴尬，感动的是同事们的热心，尴尬的是，

现在一切并没有结果，报纸上竟然极端不负责任地就把这事给报了出来，这究竟是谁干的？但是事已至此，他也不好向大家解释什么，只能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

一直到快下班了，人们才逐渐离去。纪建国坐在沙发上，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独自在想这件蹊跷事，李玉婷肯定不会闲得蛋疼把这样的消息透露给报社，那么究竟是谁干的呢？他忽然想起了有一次处里想找个记者写一篇稿子宣传一下近期工作的文章，李战曾经让她姐姐给帮忙找了一个记者，文章发表之后自己还亲自请她姐姐吃过一次饭。这个事肯定和她有关，而且在他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前两天曾经向李战说起过这件事。如果这件事真是她做的话，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又是谁让她这么做的？这背后可能有文章啊！眼下处长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任何一点闪失都有可能与处长宝座失之交臂！

这事必须要搞清楚！

天气很闷，闷得人连喘气都觉得很费力。天气预报天天预报说有“中到大雨”，可是一天一天过去，天就像个阴沉着脸的泼妇，始终没见到一滴雨落下来。现在的天气预报和猜谜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很有可能气象台的那帮人是在估摸着天说话，所以没个准确的时候也就在所难免，就像故事里说“狼来了”的那个孩子一样，天天预报有雨，可到头来连滴尿也没见着。久而久之，人们也就疲沓了，对于天气预报的报告内容，人们也就把它权当一回评书听就是了，并没人真的当回事。

似乎是因为经历了几天的沉闷，老天爷终于耐不住寂寞了，于傍晚时分在天际边缘打了几个闷雷之后，倾盆的暴雨如开了闸的水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不可耐地从天上倾倒了下来，只眨眼工夫，地面上已经呈现出泛滥之势，一些地势较凹的地方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汪洋。湍急的水流夹杂着各种垃圾冲向了四面八方，落在室外空调机上的大雨像机枪扫射一样，“哒哒哒哒”地快速而猛烈地敲击着瓦片，人们在刺激的惊悸中大声地呼喊。

下雨的时候，高德明和李素琴、李玉婷姐儿俩以及高星四个人正

在吃饭，或许是当了高星的面，就没人再提起报纸这件事，各人只是拎着筷子闷着头吃饭。看上去，李玉婷的精神状态已经好了许多，虽然情绪仍然不是很高，至少不再像上午那样低迷。

如果说李玉婷在纪建国办公室里所看到的那一幕是她婚姻中的一枚炸弹的话，那么“报纸事件”就是引爆这枚炸弹的导火索。此事触到了她的忍耐底线，使她对纪建国这个人终于彻底失去了信心。佛经上说，“放下”，但是谁都不是圣人，一旦遭遇了这样的事，又有谁能够放得下呢？躺在床上的她整整一个下午都在反思。伤害可能只是暂栖在心头的树，然后就染了忧郁的气质。过去她始终认为，女人的心里都有一种先天的或自然的焦虑和软弱，只要大江永在，心中的不安不过是江上点点浪花而已，于是以为，只要可以自由地行走，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可以无际地快乐，无边地幸福，微不足道的伤害即刻就会被不知哪里发来的话语“站住，回来”所土崩瓦解，然后，就回来了，仿若肩上有一副担子轻了。

但是如今，即使再有一万句的“站住，回来”也很难拢住她的心了。在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后作出了决定：离婚！

离婚，这个词听上去颇具悲壮，毕竟这是一次痛苦的家庭革命，可从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完美的唇形，圆润的姿势，无可挑剔，这是经历了一系列忍耐忍受忍辱负重后累加出来的结果，在积淀了很久后终于得到爆发。这句话又是一个发自心底的颤音，从希望到绝望，经过了多个程序后，由不断地感叹，不断地审视，不断地论证，不断地重复着听过了很多次的那么一句简短有力的话语后，最终付诸执行！

一旦陷入了这个圆润的字眼中，内心则如履薄冰，忐忑不安。虚妄的快乐，真实的难过。没有未来的波澜泛起的层次，没有任何的慰藉，也无法改变什么。自然是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内心无法得到安宁的可怜人，有一些蠢蠢欲动的幼稚，有一些凄凄冷冷的无助，更多的则是这样的漫不经心，不思所思，不想所想，不适从却也不思考。将身体和灵魂裹挟在纷乱的河滩挣扎，有一种凛然之态，不知道会不会逃生于这场洪水。有一天无路可走时，忧郁的黑夜就是优美的葬身之地吧。

这便是离婚。一个家庭的解体，从相濡以沫到路人甲乙，说起来容易，但是真要付诸行动并不简单。直到吃过了晚饭，李玉婷才向李素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素琴听了却皱起了眉头，低着头想了好长时间才说道：“玉婷，我说句实话，纪建国这个人现在变得确实不是个东西，可离婚毕竟是件大事，你可要考虑好了，千万不能感情用事。这一离婚，房子财产要怎么分配，你要有个打算；另一方面，你现在到了这么个岁数，高不成低不就，再找也找不到个什么好男人了。还有就是纪然，现在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万一确了诊，那可是个无底洞。所以，这事你可得好好掂量掂量。”

李玉婷叹了口气，抬头看到正在厨房里洗碗的高德明，感慨万分地对李素琴说：“以前我还看不上我姐夫这样的人，总觉得他这人太面，没有纪建国那么活络。现在看来，我确实错了，找男人还就得找高德明这样的，虽然没什么大能耐，可人品好，顾家，这才是真正的五好丈夫哪。”

李素琴顺着她的目光往厨房里扫了一眼道：“你老姐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老天爷再不开恩给我个好老公的话，我岂不是亏大了？不过，你离婚的事还是得慎重考虑考虑，别太急着做决定。”

李玉婷咬牙切齿地说：“姐，这事你不用再劝了，我的决心已定。”

李素琴笑了笑，意味深长地劝解道：“要我说呀，你也就别较真儿了，你也不想想，这年头还有不吃腥的猫吗？你老姐我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什么样的人打过交道，比方说有实力的男人，基本上都会出轨，这个基本上是百分之百。那些说自己从不出轨的男人，要么是骗你，要么就是狗屁不是。男人哪，多数都是多偶的动物，偶尔出个轨很正常，只要没带来什么经济损失，这事也就过去了。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潇潇洒洒地离婚了，只是让别人捡了个便宜，让他再娶一个年轻的新老婆而已。所以我劝你，千万不要图一时之快，都这么大的人了，你还能再让自己成为流浪猫去？”

李玉婷疑惑地看着她问：“按你这个说法，我姐夫在外面也有情况？”

李素琴往厨房方向扫了一眼，小声地说：“这个可不敢说，你别以为他在外面就真的那么老实，只是有些事我不给他捅破罢了。”

高德明把厨房都收拾利索了后，上楼把茶具搬下来，对那姐儿俩说道：“古今中外一席话，三教九流一壶茶，人说，茶道是为了做个好人，茶艺是为了泡壶好茶，不去做很难成为一个好人，不去喝就永远尝不到什么是好茶。天天喝茶能改善一个人的脾性，日行一善可以改变自己的世界。所以说喝喝茶，退退火气，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李素琴也附和着说：“是啊，喝点儿茶消消气，有什么事想明白了再解决不迟。老公，你给我们泡什么好茶？”

高德明把手里的一个黄色茶泡挥了挥说：“这叫做茗红坦洋工夫，红茶里的战斗机。说茶呢，既可以独斟，也可共饮，过去古人讲究以茶会友，相聚品茶雅俗共赏。古诗里说得好，寒夜客来茶当酒，虽然不像酒那样意气风发，可是能带来一片祥和。”

李素琴听到他之乎者也的这一套，心里就觉得好笑，嗔道：“行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我们没你那么文雅，听不懂你这些文明词。”然后转过脸又对李玉婷说，“别说，虽然你姐夫这人黑不溜秋不带劲，可这些话还是很有道理。咱们就尝尝他这个坦克功夫茶，看看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好。”

“是坦洋工夫，别这么没文化。”

高德明按部就班地把手里的茶泡撕开，刚要倒进紫砂壶里，李素琴却说：“我说，咱们好不好别用这个，你这是喂鸟呢？”她指了指桌子上的一把很大的白瓷茶壶说，“还是用这个吧，实惠，省得一趟一趟加水，心烦不心烦？”

高德明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是一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白瓷贴花茶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这壶还是他们结婚时李素琴为数不多的嫁妆之一，总共一套，一把壶六个碗，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些茶碗早已不知去向，唯独还留下了这把壶。现在看，茶壶虽然已经旧了而且看上去很土，可壶上的那个“囍”字依然鲜红。

他的心动了一下，却将茶荷里的茶倒入了紫砂壶中，趁着电壶的

水尚未烧开之际，伸手把白瓷壶拿过来，深情地看了两眼，又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李素琴。

白瓷壶确实已经很旧了，壶嘴处甚至被碰掉了一块瓷，呈现出岁月扫过的沧桑，但它是他们婚姻的见证者，从年轻后生到为人父母，时光像一支飞驰的箭簇，似乎只是一闪就过去了。这么多年来，房子搬了，家具换了，可这把白瓷壶却一直跟随着他们，虽然并不经常使用，可不经意间成为了他们这个家庭的标志物件之一。

高德明感慨地将白瓷壶又放回原处，不知何故地叹了口气，随手把电壶里的热水冲入了茶盘中的紫砂壶里，动作娴熟地端起紫砂壶把茶汤倒入旁边的公道杯，依次分成三盅，分别递到她俩面前。

李素琴端起茶盅呷了一口，皱着眉头道：“我说，这茶是个什么味儿？哪能赶上咱们的绿茶好喝？”

高德明不屑地“嘁”了一声道：“农民了吧？这就叫做茶气。没有霸道茶气的茶哪里能算得上是好茶？喝这个茶，心一定要静，清静心是最重要的。有了清静心，你就能遇到好茶；有了清静心，你就能遇到好人；有了清静心，你就能遇到好事。克服‘贪嗔痴’为清，力求‘戒定慧’为静。”

李素琴撇着嘴挖苦道：“行了行了，人家玉婷好歹是个大学教授，你不过是一个小药贩子，论学问不比你懂得多了？你还在这里显摆什么？”

李玉婷勉强地咧着嘴笑了笑说：“姐，我姐夫人家说得很有道理。姐夫，你别听她的，继续往下说。”

高德明显得有些尴尬，挠挠头不紧不慢地说道：“你姐这个人是属于典型的没文化，我呢，只是想借着茶说你的事呢。我和你姐这么多年，总算悟出了一个道理，实际上婚姻，说白了就是一个风险投资，有的人你看了一辈子却忽视了一辈子，有的人你看了一眼却影响到你一生，有的人热情地为取悦你而快乐却被你悄悄冷落，有的人让你拥有短暂的开心却得到你思绪的连锁，有的人一相情愿了很多年却被你拒绝了很多年，有的人无心的一个表情却成了你一辈子的思念。一句话说透了，这就是

人生！”

这一席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李玉婷颇有些意外，她惊诧地抬起头看着高德明，试图从他那张平淡的脸上找出一个答案。她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平日里唯唯诺诺而让她很瞧不起的男人，竟然也能说出如此高深的人生哲学。她想起了网上曾经流传过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帖子，大概的意思是说男人像房女人如车，买房不但保值还升值，转手加价还抢手，买车出了车行就折价；一辆好车让男人很有面子，一间好房让女人很有安全感；已婚女人是被男人行驶了十万公里的旧款车，这时的车型外表怎么美也美不过新车……

李玉婷慢慢地走到窗前，室外的瓢泼大雨依然在“哗哗”地下个不停，整个马路上瞬间就变成了一片汪洋。强劲的狂风如同一个暴怒的莽汉，发出声嘶力竭的骇人呼啸声，仿佛有活啖生噬一切的蛮横力量，愤怒地扑向路边那一棵棵摇摇晃晃的树木，竟然把碗口粗的法国梧桐连根拔出。

第五章 生命是一团欲望

人说，有情人都是天上的星星。想来，当年他俩能在茫茫人海中相识，恰如这满天繁星，不知道该是哪两颗星球碰撞后的尘埃落下，把他们完整地粘连在一起，仿佛一条看不见的微波点对点地植入到另一方血脉，在激情碰撞的那一刻完全脱离了凡尘中的琐碎。

十七、生命是一团欲望

第二天，高德明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特地叮嘱倪亚兰说任何人都都不准进来，一个人整整忙活了一天时间，一直忙到临近下班的时间，才总算按照文丽所说的那样，把所有的感冒胶囊都一一拆开，再将其中的药粉分别装进了两个不同的塑料袋里密封好。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小活，竟然累得他腰酸背疼，直到全部都拆分完了后，才站起来伸了伸腰板，接着又打电话把快递公司取件的叫来，给文丽发出去。刚想喘口气，突然想起李素琴还有几份化验报告需要在今天下午取出来，赶紧吩咐倪亚兰把屋里拆出来的纸箱等杂物收拾利索，自己开着车一路跑到了医院。

天一直在下雨，时断时续地下了整整一天，高德明抬头看看阴阴乎乎的天空，不像个要停下来的样子。果然，他的车刚开上马路，雨就落下了，说大不是很大，说小也不是很小，不紧不慢的雨点儿打得车顶叮当乱响，就像是打在人的心上，闹得慌。连续几天的暑气逼人也逼心，好在有了这场雨，温度一下子降了不少，凉习习的风吹在人身上很惬意，甚至还多少有一些寒意。

很快就来到医院，高德明脚步轻快地跑到二楼的检验科，在窗口外一大摞化验单中找到了李素琴的那几份报告单，胡乱地翻看了两眼，可上面的内容他连一个字都看不明白，便转身往内科门诊方向走去。刚好在走廊里遇到了那位给李素琴看病的老医生，就直接把报告单交给了他。

老医生逐项地把检验报告认真地看了一遍，才慢慢地抬起头看着高德明，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严峻，盯着高德明又重复地问了和昨天同样的一句话：“你和患者是什么关系？”

高德明做了这么多年的药品生意，整天和他打交道的，不是医药公司就是医院，很明白医生这样的问话方式意味着什么。听到老医生的问话口气，他的脑子就有点儿发懵，脸上的笑容随即也僵硬了，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两眼紧张地盯着老医生的脸，有些结巴地问：“大……大夫，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医生脸上的表情很淡定，但是语气并不轻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根据检验报告上的结果来看，患者得的是肝癌。根据目前的情况，估计已经到了晚期。”

老医生的话对高德明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像是被一个突如其来的重物给击中了，身体一下子就弹起来，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冲到了头上，眼前突然一黑，险些栽倒！他脸上的肌肉急剧地抽搐，失控地一把抓住老医生的手，嘴唇在不停地哆嗦，过了好久才冒出一句话：“请你告诉我，她……她还有多久？”

老医生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叹口气道：“这个嘛现在还不好说，你回去让患者抓紧时间先住院吧，具体情况还要看手术的结果，做了活检后再说！”

高德明彻底就傻了，如天塌地陷一样，呆呆地看着老医生。他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的医院大门，双目呆滞，失魂落魄地一直走出很远，才猛然想起自己的车还在医院的停车场里，又转过头跑回来，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钥匙，好不容易才将钥匙插进锁孔，猛地拉开车门就瘫软地坐在了驾驶席上，哆嗦着双手僵硬地抱住方向盘，脑子如同进入了盲区，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过了好长时间，一种难以掩饰的悲戚才涌上来，慢慢地积郁到胸前，似乎聚集起全部能量，再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身，仿佛在刹那之间，他感受到了疼，肝肠寸断的疼如同心被突然砍了几刀，之后又撒上一把盐，让他疼得难以承受几近昏厥，而这一切又来得毫无准备，只在须臾之间，天塌了！

和李素琴结婚十几年了，他们似乎把抱怨印在骨子里了，几乎每天一睁眼，对彼此的抱怨声就会马上响起，尤其是李素琴那个尖利的嗓子，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听觉的灾难。但是，当得知李素琴的病情时，

他才觉得仿佛一把无形的尖刀突然插进了他心里，让他感受到了肝胆俱裂的疼痛，痛得他不由自主地全身痉挛，就连他的灵魂也似断了线的风箏，游离于躯体之外，然后猛地一头栽到了地上。

直到现在为止，高德明自己也说不清是否爱过她，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李素琴已经成为他身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他逆来顺受的依赖。从结婚到现在，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吃过很多苦，也受过不少累，虽然李素琴无时无刻不在抱怨他没能耐，可始终一如既往地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家里。直到高星降生以后，在高德明的生活字典中才真正开始出现了目标。那时工资低，星期的时候，他就骑自行车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海边，去公园，尽享天伦，而李素琴彻底成了一个家庭主妇，家里大事小事几乎全靠她一个人，吃喝拉撒都是她一个人操持。对这个家她从来没有任何怨言，高德明甚至连一双袜子也没有自己动手洗过。

想到这里的时候，高德明已经泪流满面了，摆在眼前的这个残酷现实，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面对，更不知道自己回家以后应该怎样去告诉她。

过了很长时间，高德明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手抖得连续打了几次火机都没把那支烟给点着，只好用车上的点烟器，好不容易才点上火，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的不固定目标，拿过手机，调出电话簿，来回翻看了几遍却不知道该把电话拨给谁。茫茫人海，阡陌红尘，尽管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人更是成百上千，在这个时候打开手机，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翻过去，却不知道该去对谁诉说。他胡乱地翻动着电话簿里的人名，一直看到N字头的“倪亚兰”时，忽然想起了高星，于是就尽量打起精神，拨叫了倪亚兰的手机。虽然他尽最大可能地让自己平静下来，却仍然显得前言不搭后语：“倪亚兰，还没吃饭是吧？”

倪亚兰起初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觉得高德明有些反常，就奇怪地问：“现在才几点我就吃饭？你没事吧？”

高德明喘了一口粗气说道：“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麻烦你去学校帮我接一下高星，今晚让她暂时住你那里。”

这时倪亚兰才在电话里听得清清楚楚，高德明说话的声音不对头，像是刚哭过一样，鼻子囔囔的，就赶紧追问了一句：“你怎么了？出什么状况了？”

高德明哽咽了一声道：“没什么！”就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倪亚兰焦急地大声问道：“你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了？别让我着急好不好？”可高德明已经挂上了电话，耳机里传来“嘟嘟”的挂线声。她赶紧又把电话回拨过来，当她再听到高德明的声音时，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一个大男人能在电话里如此放肆地哭，肯定是出了大事。倪亚兰不敢再追问下去，从办公桌上拿起车钥匙就往门外走，边走边耐着性子问他：“你现在什么位置？”

“在医院！”

“在医院？在哪个医院？”倪亚兰听到他在医院，心略微地放了下来，估计是雨天路滑他在路上撞着行人了，就是撞着个人也没有必要哭啊，大不了就是赔钱罢了。她也没有再去多想，只想赶快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冲到电梯间，一看电梯还早，倪亚兰就急了，急三火四地从安全梯冲下楼去，从车位上把车倒出来，打开双闪灯，也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了，见灯就闯，一路上不停地按着喇叭，加大油门直往医院奔去。拐进了医院大门，远远地就看到了高德明的车，便一把方向，红色的法拉利带着尖利的刹车声，“呼”的一声开到他的车前，还没等车停稳，她已经从车上跳下来，见高德明低垂着头趴在方向盘上，就先围着高德明的车看了一圈，可并没发现车体上有碰撞的痕迹，这才走到车旁，轻轻地拍了拍车门上的玻璃。

正趴在方向盘上的高德明被这突如其来的敲车门声吓了一跳，泪眼婆娑地抬起头，猛地看到如同天降一般的倪亚兰站在车外，一时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竟然给愣住了，疑惑地抬头看了看天。

倪亚兰拉开了车门，看着还在发愣的高德明，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急促地问：“怎么回事？到底出什么事了？”

高德明这才回过神来，身体向后仰去，双手用力地抱住头，神色黯淡，仰头长叹了一声，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着说：“我老婆，肝癌晚期。”

“啊？”倪亚兰大吃了一惊，惊得她瞪圆了眼张大了口，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两步，握在手里手机也差一点儿滑落到地上。这口气仿佛过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表情忧郁地看着高德明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刚刚查出！”

“嫂子现在已经知道了吗？”

高德明悲怆地摇了摇头，仰起头再次长叹了一口气。

倪亚兰看了看表，见距离高星下课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就对高德明说：“这样，高星也快下课了，我去学校接上她，其他事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就回家，尽量要装得自然一些，想办法好好劝劝嫂子，让她抓紧时间住院治疗。”说着，掏出手机给高星发了条短信说：放学别离开，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又安慰了高德明几句，随后开车直奔学校。

高星收到倪亚兰的短信骄傲得不得了，下课铃声一响，就急不可耐地蹿出了教室，跑出教学楼后，果真看到了倪亚兰的法拉利正停在学校门外，却又突然停下，故意慢慢吞吞等着后面的同学走过来，才在众目睽睽下昂着头不无得意地拉开了车门，然后再回头瞄了一眼那些惊讶得目瞪口呆的同学们，目光里闪烁着毫不掩饰的得意，这才钻进车里。

倪亚兰看着高星那张得意的脸，心里禁不住有些好笑，但是她没说什么，轻轻地一点油门，法拉利便缓缓地上了马路。从上了车开始，高星那张嘴就像得了话痨一样，嘚吧嘚吧一路上聒噪个不停，从路上的见闻到学校的面貌，从同学的家长到老师的穿戴，没有从她嘴里冒不出的话题。

倪亚兰侧过脸，眼中带着爱怜地看了看她，不由得心生怜爱，刚才一直试图找机会对她透露一下那件事，可看到她那副没心没肺且张牙舞爪的表情，总觉得于心不忍。如果在这个时候让她突然知道了母亲罹

患绝症的消息，那将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可能任何人都无法承受这个打击，更何况她还是个孩子。

汽车驶到一个路口，刚好遇上了红灯，趁着高星将头伸出车外四处炫耀的时候，倪亚兰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说话的机会问道：“高星，我们去吃点儿什么？”

高星的心思没放在吃什么上，她只是想能坐在法拉利上四处拉风就行，所以就扔了一句：“随便。”一扭脸看到了倪亚兰的手机，顺手就拿过来来回地看了又看，“亚兰姐，你这是个什么手机呀？”

倪亚兰淡淡地说：“Vertu。”

“窝头？还有这个牌子的手机？不会是哪个山寨的破牌子吧？”高星惊奇地说。在她心目中，像倪亚兰这样的人物怎么着也得用 iPhone，最次也得是诺基亚，怎么会用这么个从没听说过的手机呢？脸上禁不住流露出一丝失望，像是宽慰似的又接着说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手机嘛就是个通话的工具，没听人说嘛，诺基亚是桑塔纳，虽然很丑但确实耐用；黑莓是沃尔沃，又宽又大但确实安全；苹果是奥迪，没缺点也没变化；摩托罗拉是本田，有经典但总出烂车；三星是红旗，不实用不好看还以为自己很牛逼；西门子是悍马，是传奇，但已关闭；HTC 是吉利，带几个字母就以为自己是国际品牌。所以说，用‘窝头’也不丢人，那是个性！你说是吧亚兰姐？”

倪亚兰哈哈大笑说：“高星，你真是太可爱了，这都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你就没听说 Vertu 就是法拉利吗？”

高星一脸惘然地看着她，然后傻傻地摇了摇头。

在外面吃完了饭，天色已经黑了，倪亚兰带着高星又重新发动起车，离开了饭店的停车位。车行驶了一会儿，高星忽然惊讶地发现，倪亚兰行驶的方向并不是往她的住处，而是开往相反的方向。转眼工夫，车就离开了市区，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只见前方漆黑一片，空荡荡的公路上除了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外，什么也没有了，路灯早已不见了，道路两侧全是黑黢黢的田野，不见一丝灯光，黑夜中只有法拉利的车灯所照到的黑色柏油公路，耳朵里隐隐约约地

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其他什么也没有。世界仿佛被蒙上了一层黑布，把所有的一切都统统掩去，只给人留下一种空洞的想象，此时，车外的风吹拂着路边的树叶，发出一阵阵“刷拉刷拉”的声响，如同有一只魔怪的大手在故意地抚弄一般。路旁黑黝黝的树丛像一个个随时都可能跳起来吃人的怪兽一样，东倒西歪地立在道路的两边，不远处的田野中，不知道是什么野兽的眼睛像一对绿幽幽的鬼火，在黑暗中时隐时现来回游弋，偶尔有一只野猫从树丛中一蹿而过，也能把她惊得头皮发炸，这个寂静的黑夜令她毛骨悚然地瞪着一双无助的眼睛，惊恐万分地聆听着车外的声音。

高星感觉到了什么叫做恐惧，看看周围寂静的环境和空旷的马路，刚才的骄傲和得意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说说不出的惊恐。漆黑的夜把所有的孤独寂寞全部都吹进了她的思绪，忽然想起网上惊悚小说中描写邪恶女魔诱骗少女的情节，越想越觉得害怕，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恐惧感正在她的全身蔓延开来，使她的头皮感到一阵紧似一阵地发麻，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来。

她惊恐地抬起头看着倪亚兰，在黑夜中似乎觉得倪亚兰的脸色也变成了铁青色，带着骇人的狰狞注视着前方。高星慌了，怯弱地问道：

“亚兰姐，我们走错路了吧？”

然而，黑暗中的倪亚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语气却依旧淡然，转脸看了神态有些惊慌的高星一眼说：“马上就到了。”

高星的心“悠”地提到了嗓子眼，眼睛里甚至涌上了泪，用带着哭声的语气哀求道：“亚兰姐，我想回家。”

倪亚兰却没有理会她，嘴里只吐出了两个字：“坐好！”随即加大油门，汽车风驰电掣地继续向前行驶。拐过了一个长长的坡后，温度明显地比市里低了不少，路边也再度出现了路灯，紧接着眼前就出现了大海，而紧邻大海的，是一片依山面海而建的别墅，在高大的树木遮盖下，隐隐地露出高低不同的尖尖房顶。

倪亚兰在大门口处降下了速度，刷了进门卡后继续前行，从风格迥异的小洋楼中穿过，来到一幢古朴典雅的英式独栋别墅前才停下车，

回头对还在发呆的高星说道：“傻丫头，还发什么愣呢？下车吧。”

高星的脑子还沉陷在“惊悚小说”里没转过弯来，用满是疑惑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别墅的外观，仰着脸疑惑地问道：“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倪亚兰笑道：“这是我家呀，怎么，你不喜欢吗？”

“你家？你家不是在市里的那个小区吗？”

“傻样吧，你以为只有那里是我家呀？这里也是！只不过很长时间没来了，我把这里叫做驿站，累了就过来泡温泉。”倪亚兰边说，边从手包里掏出钥匙开门，然后伸手打开了门后的电源，屋里顿时一片明亮。

她站在门前，身体却没有往前挪动，眼神茫然地打量着屋内。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扑过来，灰尘在灯光下飞扬。倪亚兰皱着眉头凝望着房间里的一切，很熟悉却又觉得很陌生。这个“驿站”在心里已经沉默了很久，她想不起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到过这里，曾经过往的乘客在此慨然往昔，不过都是夜里的一缕烟云，早已消散，没有了大汗淋漓的传说，也没有了孤苦寂寥的空月，唯独这房子还在，免不了触景生情。墙壁上雕刻着的朗朗笑声，天花板上记录下的曾经激情，过道里留下的那一条深刻指印，以及杯中尚在的红色酒痕和那张散落在地板上、如今却蒙上了一层灰尘的《肖邦钢琴曲》，浅浅地勾起了缥缈云际的残梦。

高星随后跟着倪亚兰走进了房门。如果说高星上次在倪亚兰市里的房子里算是开了眼界的话，那么这次在真正的 Villa 中真的是见了世面。在此之前，她只知道倪亚兰很有钱，却想不到她竟然会这么有钱，在她的世界中，但凡住别墅的都不是一般人物。她的目光一直在打量着房子的布局和摆设，忽然一幅挂在餐厅墙上的照片引起了她的兴趣，走到近前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照片上的那个人无论长相还是身材，都和她爸爸非常相像，如果不仔细辨认的话，简直就是同一个人，而两者之间唯一不同之处，就是照片里的那个人长着一头闪着银色光泽的白发。说起来这事也觉得很是奇怪，难免就多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连她自己都给吓了一跳，急忙回过头来问：“这人是谁？”

她诧异地指着照片问倪亚兰：“这人是谁？怎么长得和我爸爸那

么像？”

倪亚兰疲惫地坐在沙发里，懒洋洋地答道：“那可不是你爸爸，是我爸爸！”

“你爸爸？哇噻，长得也太像了吧？亚兰姐，你说他俩不会是失散多年的兄弟？”

倪亚兰被她逗得“扑哧”一声笑了：“高星，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你这个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想些什么呀！”

高星黏糊到倪亚兰身边坐下，眨了眨眼忽然问道：“亚兰姐，你告诉我，你是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的？”

“你打听这个干吗？”

“因为我好崇拜你噢！你告诉我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将来我也朝着你这个方向去努力！快告诉我嘛，亚兰姐！”

一提到钱，倪亚兰心里就掠过一息隐隐的痛楚，这幢别墅和她的父亲还有她的婚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她也极少在别人面前提起。如今被高星这么一问，胸口就像被一块硬物给突然顶了一下，挤压得她喘不动气。她看了看高星那张可爱的圆脸，淡淡地说：“哦，这一切都是我爸爸留给我的遗产。”

高星像是憋足了一口气在等着听一个传奇的故事，却没想到故事竟然如此平淡无味，显得很失望，噓了一声道：“哦，原来是拼爹啊！”

倪亚兰也斜着眼看着她：“小丫头，说什么哪？”话刚说完，忽然听到手机的短信铃声，就伸手拿过自己的皮包，从里面摸出手机看了看，屏幕上显示的只是一个高字，是高德明发来的短信，于是就对高星说，“你去洗澡吧，后院里有温泉。”

夜里，倪亚兰照旧喝了一杯红酒后才上床，在头顶的那盏吊灯关闭的那一刻，她竟然有些不知所措地发懵。关于这幢房子和在这幢房子里发生的故事，她想了很多词却不知该如何述说，随即，一股黯然的阴霾从思维中形成，逐渐向全身扩散，那幢在她心里曾经构筑起的大厦轰然倒塌。她想起了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父亲以及她的前夫，冷汗从毛发的根部渗出，点点地滴落下来，不，那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疚，而是

因为她的冷漠，这种纠结已经盘踞在心里很久，如一杯冰冷的可乐倒在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种上。随着黯然的升起，世界又回到了黑暗——那盏灯仿佛在顷刻间黑了她的思维，连同一切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甚至包括美好的祝愿，在这一刻统统化作了一缕青烟，消逝了。

月亮终于冲破了云障出现在黑色的夜幕，在茫茫云色的遮掩下，透过薄薄的云，能隐隐地看到月的轮廓。仿佛费了很大的劲，圆圆的月亮才挣脱了云层的束缚，顽强地露出一个完整的身影，把一片皎白洒在了窗外。这个时间，一切都是休眠了的，风吹起纱幔，微微地抖动，带起依稀还活着的世界，面对着黑夜的狰狞。

四年，讲述着一个渐去的故事，就像床上堆积的被子和灯光下的飞尘，还有条案上早已干透了的烟蒂，把四年前的破碎记忆，一丝一丝地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形。严格地说，这里不应该算是个家，充其量也就算个落脚的驿站，毕竟歇歇脚还得继续赶路。以通天接地、前庭后院、青瓦白墙、古韵新风、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和村落栖居等七大特点，传承传统文化，演绎现代文明。规划上，建筑群的空间展开以曲折、含蓄、朦胧为美，含蓄朦胧的空间序列，使人趣味无穷；其建筑空间组合的内向性与朦胧性，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含蓄之美。

比如，墙上那幅复制的莫奈，薄薄地浮上一层尘，冷笑着增添了些许的内容，总让人遥想很久以前的人是在一种怎样的思维下生存——马基雅维利式的咆哮还是柏拉图式的理想，或许让人增添了许多匪夷所思。在这个一阵一阵秋风吹过的深夜，天上的星星已被皓月遮住，听不到喘息和梵高的挣扎。

还有，黑色液体神秘的香气溢满了桌面的狼藉，尝试着从中品尝出忘却很久的涩迹。

梦醒了，看到的是空洞的太阳，还有一个深埋在心底不敢见光的惊天秘密。

十八、约定俗成的结婚纪念日

高德明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以极其复杂的心情看着旁边的李素琴已经沉沉地睡去，发出轻微的鼾声，便悄悄地下了床，蹑手蹑脚地来到楼上打开电脑，从百度上搜出了关于肝癌的有关资料：

肝癌，英文名称 **liver cancer**，是死亡率仅次于胃癌、食道癌的第三大常见恶性肿瘤，初期症状并不明显，晚期主要表现为肝痛、乏力、消瘦、黄疸、腹水等症状。临床上一般采取西医的手术、放化疗与中药结合疗法，但晚期患者因癌细胞扩散而治愈率较低。

看到这样的介绍，他彻底崩溃了，视线再度模糊，几乎看不清屏幕上的字，悲戚地仰面叹了一口气。他点着一支烟，在浓浓的烟雾中，似乎看到许多年前，他刚和李素琴认识时的场面。

说起来高德明和李素琴的认识算是个“意外事件”。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市政府经济战略研究办公室，听名字挺唬人，实际上只有五个人，除了写写那些空话连篇的报告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看报纸，一天到晚狗屁事也没有一点。在机关里待着实际上也挺舒服，因为是外地人，一个人在当地也没有什么朋友，挺孤独。也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李素琴。

他和李素琴的认识过程相当离奇，就连小说里都编不出那样的情节。有一天下班以后的高德明吃完了晚饭之后闲得无聊，就一个人来到海边溜达，没有想到自己两眼光顾着去看海了，结果把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姑娘给撞了，而且撞得不是地方，正好撞在了姑娘的胸前，把那姑娘

给疼得弯着腰用手捂着被撞的部位说不出话。高德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说我帮你揉揉吧？那姑娘一听就火了，白了他一眼，用当地方言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哪来个彪子！“彪子”是土话中骂人挺狠的一句“名言”，指的是智力天生有障碍的人。高德明是外地人，又刚来这个城市不长时间，所以不知道“彪子”的意思是什么，就追问了一句：什么意思？那姑娘一听，又是气又想笑，就用嘲弄的口气顺口说了一句：你是男子汉的意思，这回明白了吧？高德明一听，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自己还寻思，这方言真有意思，把有力气的男人称做是“彪子”，这还第一次听说。

说起这缘分，你还不得不去相信。第二天，高德明出去办事的时候，又见到了李素琴，正蹲在马路上捣鼓自行车。高德明一看，是爆胎了，就走到近前说，我帮你扛到前面的自行车修理部吧。李素琴一看又是昨天那个人，颇为惊讶和尴尬，就为自己昨天骂人家感到不好意思，连忙推让，谁知高德明突然地冒出了一句话说：没事，我是彪子嘛！李素琴一愣，然后就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他们两个就这样认识了。李素琴觉得高德明虽然身上有一股书呆子气，可总体上感觉此人老实可靠，便产生了好感，对高德明的态度也挺积极主动，经常邀请高德明出去玩，并且把高德明带回了家，让父母大人过目。家里也感觉这孩子挺本分，长相也挺周正，而且是个大学生，在机关上班是个铁饭碗，也就同意了。一来二去，两人也就真的好上了，隔三差五地约会。李素琴挺好学，就把一些高中的课本拿出来让高德明给自己辅导，结果三辅导两辅导，就把关系扯到了一起。可别小看李素琴只有初中文化，那脑子精着哪，就利用辅导功课的空当故意挑逗高德明，红着脸问他：“你知道那次你撞到我哪里了？”

高德明傻乎乎地问：“不知道啊，撞得厉害吗？”

李素琴低着头问：“你想不想看看？”

高德明点点头，很认真地说：“好，不会留下后遗症吧？”

李素琴“哧哧”地笑说：“你呀，真是个书呆子！”

也就在这天晚上，高德明把李素琴给“解决”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这一幕，高德明仿佛感觉就发生在昨天。昏黄的灯，带着暧昧的喘息，那时还年轻，不知道红酒和咖啡，淡淡的外烟熏染着青春的莽动，看着横陈在眼前的玉体，忽然发现她那双漂亮的秀眼正脉脉地望着他，透着一丝勾人魂魄的娇羞，衬着脸颊上那两朵就要绽放的红玫瑰，让高德明禁不住心荡神摇，提心吊胆地扑将上去，在李素琴半推半就间初尝了凡间曼妙。完事后他才发现，她竟然还是个处女。他带着一脸的惊愕和不安进了卫生间，回过头，怒视着镜子里的人，然后对自己粲然一笑。于是，这一天就成了他们约定俗成的结婚纪念日，而并非是结婚证上的日子……

他紧皱着眉头大口地吸烟，无助地望着窗外的夜色。或许，在经历了这个晚上之后，即便推开窗再也看不见那个和他争争吵吵了十几年的女人了，这种悲哀浸染了他的情绪，一直渗透到骨子里，恍惚中感到了一股冰凉由脚底向全身蔓延。而楼下的那个做了他十几年老婆的女人，此时大概正枕着一个电话酣入梦寐。生命对于她而言还有多久？一个月？三个月？还是半年？

他面容愁索地仰面望去，夜空中的点点星辰竟然像是一颗一颗晶莹的泪，沉沉地砸在他心里。人说，有情人都是天上的星星。想来，当年他俩能在茫茫人海中相识，恰如这满天繁星，不知道该是哪两颗星球碰撞后的尘埃落下，把他们完整地粘连在一起，仿佛一条看不见的微波点对点地植入到另一方血脉，在激情碰撞的那一刻完全脱离了凡尘中的琐碎。心境在一杯没有煮完的咖啡里沸腾，散发着浓郁的苦香，然而如今却要面对无奈的凄苦，枯萎地消耗仅存的一息残能。残忍的上苍给他们留下的时日已经不多，在最后的时刻只能苦笑地对着这个盘剥着生灵的最后问候。尽管焦虑的心在大声嘶吼，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他重重地垂下头，把一滴晶莹扔给静谧，之后裹着头，沉沉地睡过去，静等着明天的阳光。

夜将阑散，清凉的风，惨白的月光，伴他走过空寂的小径，眼睛放在地上，而手则无助地插在衣袋里，空漠的心翻乱着零星而紊乱的思虑，如沉溺在一片苦海，心际再一次卷起狂澜，带着骇人的嚎叫将他从

潮头抛向谷底。

帷幕在一杯喝剩的残茶被泼出去的瞬间徐徐拉开，想象着声嘶力竭的吼叫过后，微笑地睁开疲惫了的双眼，浅浅地问候一声躺在另一侧的李素琴，Good morning！而后抄起桌子上的香烟，竟然用英文说了句：Flame lighter tome, thank you！但是他分明看到的是文丽，脸上带着阴郁的笑向他走来……

直到烟蒂烧着了手，才让他顿然醒悟，揉揉眼茫然地看了看桌上的电脑，方明白刚才是个梦。忽听到身后有声响，急忙回头，猛然发现李素琴站在身后，吓得他打了个激灵，冲她叫道：“妈呀，吓死我了，什么时候上来的，怎么一点儿也没听见？”

李素琴伸了个懒腰说：“你睡得跟个死猪似的，还能听见什么？把你给抬出去怕是都不知道。你半夜三更不睡觉，跑上来干吗？”

高德明吭吭哧哧地答道：“刚才睡不着，就上来找点儿资料。”

李素琴的身体往前倾了倾，看到电脑上正显示着“肝癌”的条目，就奇怪地问：“你查这个干吗？谁得了肝癌了？”

高德明被她这一问，神色慌张地关闭了网页，目瞪口呆地望着她不知该如何去回答，就支支吾吾地说：“是这样，最近有个厂家正在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他们的品种，主要是治疗肝癌的，如果我能做这个品种的话，利润还比较可观。”

李素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催促道：“快睡吧，别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了。还查资料呢，老天爷，隔了八里远都能听到你的呼噜声。”

早上，李素琴还是像往常一样，吃完了早饭拎起包要准备去上班，走到门口时却被高德明挡住了去路。她看到高德明脸上流露出的奇怪表情，觉得很纳闷，就推了他一把，高德明却纹丝不动。李素琴急了，扯开嗓子就吼道：“高德明，大清早你脑袋被门给挤了是不是？”

高德明阴郁着脸说：“你今天别去上班了，陪我去趟医院吧。”

李素琴闻听此言，看了看他那张苍白的脸，急忙用关切的语气问道：“你病了？感觉哪里不舒服？”

高德明摇了摇头说：“不是我，是你！”

“是我？哎，高德明，你可别咒我。”

高德明在昨天晚上已经编好了词，看着她说：“是这样，我昨天去医院把你的报告单都拿出来了，医生说，你子宫里长了几个瘤，需要马上住院做手术，如果再拖下去的话，闹不好会形成病变，那时候可就麻烦了。”

李素琴惊讶地瞪大了眼，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高德明：“我子宫肌瘤？前几天刚做完了妇科检查，没发现什么事啊？”

高德明就说：“大夫说了，这主要是累的。也正好趁这个机会到医院里住几天，你也算是可以休息休息不是？”

“嘁！”李素琴扯着嗓门儿愤愤地说，“高德明，你这是安的什么心哪？我要想休息的话在哪儿不能休息，好好的干吗要跑到医院里住着？这不是没病找病嘛。”

他俩在外边这么一吵，把睡在另一间房里的李玉婷给吵醒了，揉着惺忪的眼，带着浓浓的睡意道：“你们俩大清早的这是在吵什么？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

高德明就给李玉婷递了个眼色说：“玉婷，你来正好给评评这个理，昨天我去医院给她拿回了化验报告，大夫说子宫长肌瘤，让你姐去医院住几天，她这就又火了。”

李素琴也斜着眼，上下打量着高德明，阴阳怪气地说：“哦，高德明，我发现你从上海回来就不怎么地道，这回我算是明白了，你现在是不是巴不得我赶紧地给你腾地方啊？是不是有点等不及了你？”

高德明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还得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李玉婷说：“姐，你就听我姐夫的话吧，小毛病还是要抓紧时间，万一真的发生了病变，那可真就麻烦了。”

李素琴突然联想起夜里在电脑上看到高德明搜索的“肝癌”网页，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身体随即往后倒退了两步，大惊失色地看着高德明，两腿一软，一屁股就坐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高德明不露声色地看着她，微笑着说：“你不用担心，这不是个什么大手术，只要切除了很快就会好了。”

李素琴抬起头，用怀疑的目光死死盯着他问：“高德明，你老实告

诉我，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

高德明尽量平静地说：“看你这是想到哪里去了，我跟你说了嘛，确实是子宫肌瘤，大夫只是担心会发生病变，所以才让你赶快住院，尽早把手术做了。”

“那么我问你，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在电脑上搜……肝癌的资料？”

高德明立时反应过来，苦笑了一声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嘛，我正在准备做这个品种，所以才查一下相关资料，这和你没关系，纯属巧合。”

李素琴仍然将信将疑：“真的？”

“咱俩半辈子了，我什么时候对你撒过半句谎？”高德明想了想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上午我陪你先去办理好住院手续，然后去你们单位给你请假，中午咱们一起出去吃饭，让高星和玉婷也参加，吃完饭再一起把你送到医院。你说呢？”

李素琴想了想，还是感觉不放心，就用哀求的目光看着高德明说：“德明，我如果真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你千万要告诉我，我得提前做好打算。”

高德明宽慰地道：“瞧你，这都说了些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

高德明忙了整整一个上午，先去单位给李素琴请了假，又来到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安排好了床位，和当班的医生打好招呼，也差不多到了高星放学的时间了，两个人一起去了学校等着宝贝女儿下课。

高星走出学校大门，意外地看到爸爸妈妈一同过来接她，就觉得很奇怪，在她的记忆中，除了上幼儿园外，两个人一起来学校接她这还是第一次。上了车之后，高星发现李素琴的脸色不是很好看，就问：“妈，你是不是病了？”

李素琴就说：“都是让你爸给气的。”

高星撇了撇嘴道：“这我可不信，平时都是看你欺负老爸，就像一个名词，叫做河东狮吼，我可从没见过老爸欺负你，再说他也没那个胆量。”

高德明在前面开着车就说：“看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是我

闺女有正义感。”

李素琴听了，就假装生气的样子把高星推到一边去：“既然你爸好就别靠着。”

高星赶紧地把李素琴搂住说：“都好都好！老爸，我昨天去亚兰姐的另一个家了，在郊区靠海的一个别墅，你说她有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在你那里打工呢？”

高德明笑呵呵地说：“傻丫头，你以为钱多就是什么好事啊？告诉你吧，有钱人不一定快乐，没钱的人不一定不快乐，这就是原因。”

高星却说：“不对，我觉得她有问题。”

“她会有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得抽空回家去晒晒钱，别长了毛。”

高星装出一副很老成的样子说：“老爸，别看你和老妈天天在一起，其实你很不懂女人哪。比如说我老妈吧，她什么事都不放在心里，生气了就大吵大闹，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可是我发现亚兰姐的眼神和正常人不一样，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她平时两道眉毛紧锁，总而言之我觉得她很神秘。”

高星的话引起了高德明的注意，仔细一想，这丫头说得没错，可表面上并没流露出来，就呵呵笑着说：“呵，观察得还挺细，看样子我闺女将来可以去报考警校当警察了。”

一家人开着车到了饭店的时候，李玉婷已经提前到了，正在包房里看报纸。高德明安排坐下后，就到明档去点菜，稀里糊涂地点了什么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直到菜上了桌，这才发现点了好几个基本上相同的菜。到底心里压着事，心不在焉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在一些细微的动作上还是露出了破绽，不是把酒倒进茶杯里，就是端着茶壶招呼服务员倒茶，要不然就只顾闷头吸烟，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幸亏李玉婷反应快，不停地错开一些话题，这才避免了好多不该出现的错误。

尽管如此，高星仍然感到老爸今天的表现很反常，就问他：老爸怎么了？高德明反应略显迟钝，想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哦，没什么。”

李素琴更觉得这是个事了，上面用眼睛瞅他一眼，下面再用脚去

睬他一下。一顿饭吃得死气沉沉，吃完饭后，高德明把老婆和女儿送回家，只说有事自己就开车走了，直接来到了李素琴的单位，把李素琴的病情和她的领导说了一下，算是给她请了假。把这一切都办完之后，又去了一趟超市，把住院需要的东西都买齐全了放在后备箱里。高德明掏出手机想了好长时间之后，还是决定给文丽打个电话把李素琴生病的事说一下。结果电话在那边响了好长时间文丽也没接，他只好重新把电话收起来。一个人趴在方向盘上，心里直想哭。

十九、所谓好人，不过是悼词中的一个评价

李素琴住进医院后，单位里的同事差不多都来医院看望她，包括一些曾经和她有过矛盾的人，似乎也因为她的病而冰释前嫌，来的时候还能说点什么，大多都是安慰，可要走的时候一个个却都是红着眼离开。从来没有生过什么病的李素琴开始还觉得有些欣慰，觉得自己为人不错，仍然像上班那样关心自己手头上那一摊子事，为自己的病倒而给大家增添了额外的工作感到内疚，反过头倒劝她的同事，过几天好了就回去上班，而且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云云。可是过了不到两天，她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再三逼问高德明，究竟那晚上看到的肝癌和自己有没有关系。高德明只好打着哈哈说，肯定没有关系。她还是不放心，就悄悄地问护士，护士推说这事只有大夫知道。当医生前来查房的时候，她又开始缠着医生问这问那。因为高德明已经提前和医生都打过了招呼，医生的口径也就和高德明一样了，淡淡地说是子宫肌瘤，需要手术，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引发病变。李素琴虽说还是将信将疑，但看到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真诚，也就不再去问了。

自从李素琴住进了医院，高德明就把公司里的所有事都交代给了

倪亚兰，外面的应酬更是全部推掉，高星就委托给了李玉婷给照看，自己全力以赴地照顾李素琴。早上一大早就去市场买菜，然后亲自下厨房去做饭，再趁热开车到医院送去，看着李素琴全部吃完为止。他的出行路线也由此变得非常简单，医院—菜市场—回家做饭—再到医院送饭，基本上在医院里一待就是一天，陪着李素琴一直到很晚才离开，强打精神给她讲故事说笑话，以转移她的注意力，把他知道的手机上和网上的笑话故事全部都讲出来给李素琴听。抽出时间还得去找大夫，安排好手术的时间，打听谁是最好的专家，可是自己没什么门路，就想起了杜占举，直接打电话去北京，让这位身居高职的老同学出面帮忙。

杜占举也确实够意思，接到高德明的电话后，二话没说，马上就订了当天晚上飞过来的机票，也没有惊动高德明，直截了当地找了当地很有能量的几个人，吩咐下去立刻落实。把事情全部都安排到位，第二天上午又亲自来到医院探望李素琴。

上午，高德明在医院里料理完了李素琴的早饭，正打算去菜市场买菜，就在他要走还没走的这工夫，病房的门突然打开，一下子涌进五六个人，身后还跟着两个戴墨镜的人，像是这帮人的保镖，站在门口的两侧。这帮不速之客的闯入，把高德明给吓了一跳，仔细一看，走在前面的竟然是杜占举，他惊讶地叫了一声：“占举？你怎么来了？”

杜占举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他跟前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被杜占举这么一拍，高德明的眼泪“刷”地就落下来了，到底是兄弟，全在心里呢。杜占举转身向李素琴打招呼：“嫂子，咱们好几年不见了，你可是越来越漂亮了。”

李素琴一看是杜占举，急忙坐起来问：“占举，是不是我们家高德明又麻烦你了？”

杜占举微笑着说：“嫂子，这么说可就见外了，你问问‘二陀’，我嫂子龙体欠安住院治疗，这么大的事这狗小子敢不告诉我一声？他那可就真是不够意思了。”说着，看了看病房，就回头对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说，“这病房的条件可不够好哇，你说是不是姜总？”

被称为姜总的人马上说：“是，杜司长。这事你就别管了，我来安

排。”然后对站在门口的一个保镖说，“你现在就去找他们孙院长，马上给嫂子安排一个高干病房！”

高德明急忙上前阻拦道：“不用，不用，在这里就挺好。”

那位姜总却把高德明拉到一边说：“高总，你这样可就见外了，杜司长的事就是我姜宝山的事，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必须要办，何况这么点儿小事，那是杜司长给我面子呢，你就别和我客气了。放心吧，嫂子的事情我已经全部搞定了。”

高德明对姜宝山的印象一般，虽然没有什么接触，但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和他的企业——云海化工，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了。通过上次杜占举出差在一起吃饭，高德明才第一次有幸见到这位名人，印象却不怎么好，总感觉这人过于张扬，而且太滑，属于不太靠谱的那一类人。

关于云海化工和姜宝山这个人，高德明是如雷贯耳。云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老企业了，主要产品就是硅胶，近几年发展速度非常快，通过企业的内部改革，将部分不良资产剥离出企业主体，引进了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同时又收购了一些不成规模且濒临倒闭的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集原料化工、精细化工、进出口业务和房地产开发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产值将近四十八个亿，已经具备了上市资格。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资产运营的方式实现企业整体上市，利用社会所募集的资金使企业扩大规模再上一个台阶。市发改委已经批准了云海化工的申请，而且报告早就到了北京，现在一切都压在了杜占举的手里，如果过不了杜占举这一关的话，那么他的企业要想上市就没有任何可能。只要能过了杜占举这一关，就能上报到证监会，那时候的问题就基本上不大了。

作为云海化工的总经理，姜宝山是当地知名度非常高的人物，用“妇孺皆知”来形容绝不为过，连中央台都专门报道过他，说姜宝山管理有方：在市场上下工夫，上任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把一个长期亏损的云海化工厂发展成了一个跨地域跨行业的大型企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打开了美国和欧美市场，使该企业的主要产品“云海”牌细孔硅胶打入了国际市场，成为国家进出口免检企业，在获得了利润的基础上，

也获得了荣誉。

今天面对面地站在一起，高德明才有机会认真地打量了他一下。姜宝山的年龄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约也在四十岁左右，长相属于典型的山东人那种，高大魁梧，前额较高，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绝顶聪明也很会来事的人。

李素琴就这样住进了高干病房，而且手术的日期也同时确定了下来。到底还是杜占举有能耐，利用姜宝山在当地的影响力，仅仅一个电话，就轻而易举地敲定了当地最有名的专家亲自上台给李素琴动刀。这事对高德明的触动很大，自己绞尽脑汁想断肠也没有办法的一件天大难事，在人家手底下只不过是一个电话，看来，电话虽然都是一样的，但关键是这个电话的主人是谁。

姜宝山给专家打电话的时候，高德明就站在一旁。这个貌似很平常的电话，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玄机，在商场里混了这么多年的高德明心里非常清楚，这年头，人们现实得都很残酷，为了一件自己看似天大而对于对方来说却没有丝毫利害关系的事，无论是谁都不会轻易地牺牲自己手里所掌握的有限的人力资源，因为这样做付出的成本可能会非常昂贵。姜宝山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他在当地拥有广泛的人脉，走到哪里都会给他几分面子，当然这个面子是花大价钱买出来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姜宝山现在可能有一件大事需要求助于杜占举，才甘愿如此为一个与他没有一毛钱关系的人如此投入。

把这些事都给办理停妥了，杜占举和姜宝山要拉着高德明出去吃饭。高德明显得有些为难，看了看杜占举又看看李素琴。毕竟杜占举是官道上混出来的老滑头，就打着哈哈问李素琴道：“嫂子，我带德明出去吃饭你不会有意见吧？”

到底李素琴是经历过场面的人，看得出高德明是不想出去，就很快开通地对杜占举说：“占举，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们老同学山南海北天各一方，聚在一起也不是件容易事。你们去吧，我这里没事，就是别让我家高德明喝多了就行。”

杜占举拍着胸脯说：“这个你就放心吧，有我呢！”

出乎高德明意料的是，中午这顿饭是由纪建国安排的。自从李玉婷闹出了一场“自杀”的闹剧后，纪建国的的情绪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再加上报纸报道了纪然生病的事，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当他得知组织部派下来两个考核人员分头找了另外两名副处长谈话却唯独没有找他谈的消息时，他感到如五雷轰顶，呆坐在沙发里半天没说一句话，那颗一度蠢蠢欲动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下来考察干部三个候选人中单单把他给撇开，这说明了什么？正当他为此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的紧要关头，姜宝山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讳莫如深地在电话里向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杜司长马上要过来办一件私事，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消息让他怦然心动，就如同被一泡尿给浇灭了的希望又重新迸出了火星，虽然很渺小，但至少这是一次机会。这对于纪建国来说，无疑如身陷绝境之时，在看不到生机的茫茫大海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既然是机会，就一定要抓住，而且要不择手段地抓住。

提供给他信息的姜宝山当然也是另有目的，如果纪建国能顺利地荣升处长，对姜宝山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当初云海化工违规，私自将申报规划的工业用地改建商品住房对外出售，被国土资源部门立案查处，查处材料到了纪建国手里后，被他给扣压下来没有上报，给了姜宝山充分的准备时间，有效地发挥出了危机公关的强项，最终将这起案子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云海化工逃过了一劫。中国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正是因为这件事，也让云海化工下属的地产公司得到了快速发展。时隔不久，云海化工搬离市区，在原来的厂址盖起了一片商品房，纪建国为此又帮了一个大忙，在土地审批和规划过程中，以巧妙的方式将工业用地转换普通民宅的五十年使用期限改成了正常的七十年，让姜宝山再次赢得了预售，由此姜宝山对纪建国始终心存感激。当然了，背后给纪建国递上的红包厚度肯定不薄。而从长远意义上说，姜宝山更希望纪建国能再上一步，毕竟他是个商人，有了这层关系更容易办事，所以，便不遗余力地帮助纪建国，想尽一切办法希望纪建国顺利晋升。

直到坐下后，纪建国才知道杜占举这趟过来是办了件怎样的私事。因为李玉婷没在家里住，他还不知道李素琴得了肝癌的事。这期间，他

曾经给李玉婷打了无数次电话，要求和她当面谈谈。起初李玉婷的态度还非常冷淡，只说一句“没什么好谈的”就把电话挂断，接下来再拨过去，就无法拨通了，毫无疑问，李玉婷把他给拖进了手机黑名单。当他得知堂堂杜司长为了高德明的私事专程从北京过来给张罗时，不由得吃了一惊。他吃惊倒不是因为大姨子得了癌症，而是杜占举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上次在一起吃饭只知道杜占举和高德明是同学关系，却想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竟然会这么铁！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在暗骂高德明，人们都说，连襟连襟，砸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你小子有如此死硬关系，竟然还在装低调装深沉呢！

菜点得并不是很多，但是非常精致，几乎全是高德明过去听说过但没有见过的，什么鲍翅盅燕窝汤之类在这里已经不算什么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松茸虫草之类，还有阿尔卑斯山的松露、意大利的羊肚菌都粉墨亮相，总之，只要能上的顶级食材全都上齐了，相反燕窝鱼翅倒成了陪衬。然而，与酒相比，桌上的这些菜就又算不得什么了。每个人眼前都摆着一瓶红酒，高德明只瞄了一眼酒瓶上的商标“Lafite”，直接就拼出来，这酒竟然就是江湖传说的波尔多红酒至尊——法国拉菲！况且，这帮败家子们把一瓶四五万的顶级红酒当成四五块钱的啤酒那样，杯子一碰就干，然后再加满，继续再干！

三杯酒下肚，酒桌上的气氛就开始活跃了，除了高德明外，另外几个人都是在狂拍杜占举的马屁。让高德明倍感称奇的是，如果男人那张嘴一旦像抹了蜜，就像是被寺院方丈开了光似的，那个谄媚劲儿比女人还要肉麻许多。纪建国和姜宝山你一言我一语，配合得相当默契得体，围绕着杜司长为了老同学专程此行展开话题，对杜占举展开了蜜语“围攻”，杜司长之所以有如此行动，充分说明了杜司长骨子里有“铁肩担道义”的男人豪气，这么仗义的朋友，我们再不交往的话可就真成了笑话了，云云，一个又一个美丽动听的口头奖状全部都颁给了杜占举。

可能杜占举早就听惯了这一类的马屁语言，所以显得很淡定，不紧不慢却一语双关地说：“没听人家现在都怎么说吗？喝酒出友人，跳舞出情人，炒股出疯人，忽悠出名人，实干出庸人，读书出傻人，做

官出富人，勤劳出穷人。忙碌的领导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轿车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巨大的成绩在水分里……”

这场面唯独高德明是旁观者，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他基本上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三个人实际上都在各自拨拉自己的算盘，不外乎是以李素琴的此次生病为噱头，以攫取各自的所需。纪建国不用说，他巴结杜占举是为了当官，姜宝山是要通过杜占举使云海化工顺利上市，杜占举也绝非是个什么正人君子，言谈举止之中，毫不掩饰地传递出一条一条要钱的信息，而高德明却在三个男人当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道具！

高德明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凉，高德明过去只是听说官场上有买官卖官的现象，却想不到自己亲眼所见，而且如此赤裸裸地丝毫没有掩饰，这么一根卑鄙龌龊的歪歪枝，竟然嫁接在李素琴这棵病树上，让他着实感到了震惊。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几次都想起身离开，与在这里陪着这帮混蛋扯淡，还不如回医院去陪李素琴。李素琴现在是最可怜的人，罹患绝症却不自知，还在天真地盼望自己能早一天出院，继续当他的管家婆。然而，她连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却成了眼前这几个人的绑架对象！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就往外冲，想趁机说一句回医院的话，但是却被杜占举和纪建国用眼神给制止了。

临近结束的时候，杜占举才双手作揖而语气却模棱两可地对姜宝山和纪建国说：“德明是我一生的朋友，也是我能为他豁出性命的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还要拜托你们费心照应，和他的事相比，你们的事那还叫个事吗？千万别以为花个十万二十万吃顿饭就是个了不起的大事！”

虽然后面这一句挺歹毒，可还是让高德明感觉到些许欣慰，看来真的应了某官员的一句话，贪官做的只是坏事，但不一定就是坏人，至少从杜占举身上就能强烈地反映出来。事实上连他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一个悲哀，在我们人类中，每个成年人都是带着枷锁的生命。可是，如果你说谁戴着枷锁，他会很不高兴的，因为，他们是欢欢喜喜相互戴

上枷锁相互扭结在一起的！

因为有了姜宝山的关照，李素琴在医院的这段时间还算愉快。院长事必躬亲，几乎每日亲自查房，护士长亲自上岗，后面跟了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喽啰，个个脸上都堆满了笑容，再加上姜宝山隔三差五，纪建国三天两头前来探望，鲜花果篮摆了一大堆。谁也不知道李素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于是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几乎每一个从门前经过的人都觉得住在这里的女病号很神秘，忍不住很好奇地伸头多看一眼。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高德明也只有咬住牙捱，每天一如既往地到医院“上班”，身体上的劳累加上精神上的压力，仅短短几天工夫，高德明就明显地瘦下去一圈。一直到李素琴动手术的前一天下午，高德明照样还是来到医院陪她，继续给她讲今天所看到的故事。李素琴听着，就叹了口气说：“一天一天地在这熬，这要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一站哪！”

高德明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给你讲个天的故事。一个老师到农村去，老农民搞不清楚一天和一日之间的关系，老师就慢慢地做解释，说一天等于一日，一日也就是一天。老农民听了，很惊讶地看着老师说：一天一日还行，一日一天谁能受得了哇？”

李素琴听了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高德明啊高德明，平日里都说你是个没有幽默感的闷葫芦，谁知你肚子里也有这么多花花肠子。你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搜刮来的？”

高德明实话实说：“都是些手机短信。”

李素琴忽然变得安静了，两腮出现了一抹绯红，热辣辣地望着高德明说：“这两天辛苦你了，等我做完手术出院，你就解放了，回家我好好伺候伺候你。”

一句话把高德明说得心里酸酸的，眼圈顿时就红了，深埋下头不敢看李素琴。李素琴接着又说：“德明，我想回咱家看看。”说着，她的手就摸向了高德明的裤裆。这一举动把高德明给吓了一跳，连忙抬头鬼祟地看了看左右，发现病房里并没其他人，这才放了心。李素琴吃吃地笑着，低声道：“瞧你那没出息样儿，我这是在摸我自己的男人，又不是胡搞，你怕什么？”

高德明慌乱地说：“这是在公众场合，还是要适当地注意一下环境和影响。”然后就趴到李素琴的耳边小声地问：“想了？”

李素琴红着脸点了点头。

“那我就回家，明天早晨我再把你送回来。”

从刚一进门，李素琴就想迫不及待地抱住高德明，可家里毕竟还有李玉婷和高星，不敢过分造次，心不在焉地聊聊天，之后才去卫生间洗澡。

这一场爱做得天昏地暗，使两个人从心灵到肉体都被自己的行为所震撼，每一寸肌肤到每一根神经所经历的痛快，都使两个人终生难忘。当闸门打开的时候，渴望至极到了任何一句语言都是那么苍白和多余，只有亲身体验的汹涌波涛无数次地冲击灵魂深处，呼叫着，呐喊着，呻吟着，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到正在发生的行为里，在酣畅淋漓中耗尽自己全部力量。此时此刻，他们宁可就这样在疯狂中噬掉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所有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在激烈的交合中，上升着，上升着，上升着……

高德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精疲力竭地半倚在床头上，从桌子上拿过自己的香烟，点上一支，深吸了一大口，却被呛得直咳嗽，须臾间，一股莫大的悲戚涌上心头，两滴硕大的泪珠挂在脸上。他知道，这将是他们夫妻最后的恩爱绝唱，而李素琴也未必不知，从他们的配合中，高德明已明显感觉到，李素琴是在做生命的搏争，她希望把自己最完美的留给同舟共济十几年的高德明。

二十、人格被绑架比人被绑架更痛苦

李素琴做手术的那天早晨，高德明让高星去学校请了假，一大早就陪着他一起把李素琴送回了医院。在此之前，高德明担心高星过早知道了李素琴的病情会影响她的学习，就没有告诉她实情，只说出差了，

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倪亚兰却在短信上把李素琴的病情告诉了高星，高星收到短信立马就懵了，一路狂奔地回到了家，一头就扎进高德明的怀里，闹腾着一定要到医院去陪妈妈。高德明欲哭无泪地看着她，只好对她说：“你去可以，但是不许哭，不能让妈妈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更不能因此耽误了学习。”

高星哭着答应了，洗把脸就跟着高德明去了医院。可孩子毕竟是孩子，一路上虽然默不做声，表现也还算正常，但当她进了病房看到身穿条纹病号装的李素琴后，人还站在门口就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眼泪扑簌扑簌地落下来。

躺在病床上的李素琴一改往日的严厉，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把闺女招呼到近前，两手搂着她的脖子，像小时候那样来回摇晃着她的脑袋问：“傻丫头，见了妈你哭什么？是不是在家受委屈了？”

高德明生怕高星的嘴秃噜了说出实情，急忙解释说：“没事，这几天你不在家，她可解放了，天天上网不正经学习，让我给骂了一顿。”

李素琴就埋怨地说：“你这人也真是的，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都这么大的姑娘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冲孩子发什么脾气？上网也不是什么坏事，你还上网呢。”说着把高星叫过来，拍了拍高星的脸说，“等我出院回家再给你报仇。”

高星忍不住，趴在李素琴怀里哭了。李素琴笑着数落道：“都多大了还哭鼻子，你羞不羞呀？我知道，宝贝丫头是替我担心哪，你就放心吧，和你爸在这里等我，妈进去一会儿就好了。”

这时候，李玉婷搀扶着她母亲也来了，老太太人还没走进来，就已经号啕大哭，旁边的人都跟着一齐掉眼泪，把老太太拉到一边。其他人都站在门外，没人进去，生怕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被李素琴发现点什么破绽。

护士进来给李素琴插上尿管后，李素琴让高星到外边去，把高德明拉到自己的跟前，眼睛里闪烁着极强的求生欲望，压低了声音问：“高德明，你老实告诉我，我这个病到底还有多少时间？”

高德明震惊了，全身猛地一阵战栗，惊慌失措地脱口就说：“你都

知道了？”

李素琴的眼神立刻黯淡下来，像是自言自语一样喃喃地说道：“到底被我猜中了。”话还没说完，两滴眼泪就滚落下来。

高德明用力地握住她的手，他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来自于亲情的精神压力，眼泪含在眼里直打转，连忙把头扭到了一边，哽咽着说道：“老婆，你不要担心，现在的医疗水平都很发达，只要切除了就好了，我给你请的是最好的专家，你这个病现在能治好。”

按照惯例，病人在手术之前，家属必须要在手术单上签字。此时高德明手却抖得连签字笔都握不住，无论如何也不听使唤，只好用另一只手用力地按住自己的右臂，好不容易才在手术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候，护士已经帮李素琴换上了手术穿的服装，几个人帮忙，把李素琴扶着上了手术车。在旁边的高星一见，大哭着就扑在李素琴身上。高星这么一哭，在场的所有人都抱着哭成一团。高德明红着眼把高星给拖开。躺在手术车上的李素琴一手拉着高星，一手拉着高德明，平静地说：“高德明，你要答应我，不管我今天能不能出来，你都要把孩子拉扯大。”

高德明把高星搂在怀里，狠狠地点了点头。李素琴又摸了摸高星的头发说：“好闺女咱不哭了，给妈妈唱个歌吧。”

高星哭着点点头，抽抽搭搭地唱道：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享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妈的孩子像个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

高星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唱哭了。高德明使劲地攥着李素琴的手，早已经泣不成声了。

护士就过来推车，到了手术室门前，李素琴握着高德明的手说：“德明，我真想让你用自行车再带我去趟海边看看。”

高德明狠狠地抹掉了眼泪说：“等你好了，我天天带你去。”

时间像静止了一样，一分钟一分钟缓慢地过去，高德明和高星、李玉婷等人异常焦急地等候在手术室外，所有的目光全部都紧张地盯着手术室的大门。手术持续了将近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对于高德明来说，无异于蹲在炼狱中，从心到神承受着莫大的煎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而那颗心则一直悬在了嗓子眼儿，仿佛只要他一张口，就能从嘴里蹦出来一样。这期间，李玉婷和其他人都劝高德明出去吃点儿饭，可他却坚决地拒绝了，自始至终呈一个姿势站在手术室外，焦躁、焦虑和焦急像一把剑，在五脏六腑内张牙舞爪。终于看到手术室门外的那盏红灯熄灭了，他的心再次提了起来，紧张地趴在门缝里往里看。就在这时，主刀的专家穿着蓝色手术服从里面走出来，把高德明叫到跟前说：“手术比较成功，但是患者的情况不是很乐观，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淋巴，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

尽管高德明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可心里毕竟对这次手术还是抱有侥幸的幻想，哪怕李素琴只有一线希望，只要她有活下来的可能，他就会尽百分之一万的努力。然而，专家的话就像平地突然炸响的一记焦雷，震得他脸色颤白，两耳发聩，头发根根扎立起来，一股冷汗立时从后背涌出，而脑际间却“嗖”的一声成了一片空白。显然，他无疑是被那一根在一秒钟前还赋予了最大幻想的稻草给彻底压垮，同时也把那一丝仅存的希望给残忍地击成了碎片。他的精神世界只在这一瞬间便轰然倒塌，似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强大外力从背后猛然推了他一把，身体踉跄了两步，眼前一阵发黑，一头就栽倒在地，停留在记忆中一个较为完整的声音，就是听到高星凄厉地喊了一声“爸爸——”之后便什么也不

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高德明才从喉咙深处吁出了一口气，慢慢地睁开那双无神的眼，无助地环视着围拢在身旁的人，凄楚地咧了咧嘴，不知是想哭还是想笑。

手术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几名身穿蓝色和绿色手术服装的医生护士，推着手术车从里面走出来，车上躺着尚在深度昏迷中的李素琴。高德明一骨碌就从地上爬起来，冲到了手术车前，和其他人一道大声呼喊李素琴的名字，可李素琴却没有一丝反应。

李素琴被送进 ICU 病房的一个多小时后，才从深度麻醉中逐渐苏醒过来，模模糊糊地看到守候在床边的高德明，正死死地盯着监视器上的两条上下波动的绿线。从上了手术台开始，她就沉浸在一个一个千奇百怪的梦里，梦到自己孤身一人夜闯坟地，突然间从墓地里跳出来一个长得令人憎恶的人，龇牙咧嘴地冲着她就追过来，吓得她撒腿就跑，慌乱之中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只听到后面那人在大声地呼喊她：“别再往前跑了，前面就是黄泉路。”她赶紧停下脚，果然看到路边到处盛开着只见花不见叶的“彼岸花”。她忘了在哪本古书上曾经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死了以后所见到的这种花，就是“花叶生生两不见，相念相惜永相失”。黄泉路的尽头有一条河，在紫气缭绕云雾缥缈中，她看到了河边一块脏兮兮的木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忘川河”三个字。而连接两岸的则是一座木桥，木桥看上去已经很古老了，颤颤悠悠地被几条钢索架在浑浊的河面上，有几个表情冷漠的人都闭着眼，正踏着云驾着雾，如飞如飘地划过去，而桥头上也立了同样的一块木牌，用红笔写着“奈何桥”。站在桥的这边，她朦朦胧胧地看到了自己去世很多年的父亲，还有一些似曾相识却忘了是谁的人，都聚集在对岸一齐向她拼命地挥手，示意她不要过来。在奈何桥头，有个长相奇丑的女人站在那里，正忙碌着给每个经过的路人递上一碗汤。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个女人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孟婆，而那碗汤便是世人皆知的孟婆汤了。据说，凡是喝过孟婆汤的人就会忘却今生今世所有的牵绊，了无牵挂地进入六道，或为仙，或为人，或为畜。这碗孟婆汤又称忘情水，一喝便忘前世

今生。一生爱恨情仇，一世浮沉得失，都随这碗孟婆汤遗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这时，李素琴才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正站在鬼门关上。吓得她掉头就往回跑，一路上披荆斩棘费劲了周折，身上被枝杈划开了一道口子，样子极其狼狈，终于气喘吁吁地好不容易才跑回了人间。

高德明看到李素琴的身体动了一下，赶紧趴到她面前，小声地问道：“你醒了？”

李素琴皱着眉，喉咙像是被什么硬物给戳破了以后又撒上了一层辣椒面，一阵阵火辣辣地痛，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想说句话，可虚弱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是用渴望的眼神盯着高德明，勉强地点了点头，却又摇摇头，随后又要闭上眼。

高德明又问：“你是不是想喝水？”

李素琴似乎困顿得连点头的力量也没了，只眨了眨眼。高德明赶紧从一旁扯过一条毛巾围在她的脖子上，又将床头柜上早已凉好了的水杯插上吸管后端到她嘴边，小心翼翼地把吸管的一端插进她嘴里，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她，轻声说道：“慢慢喝，别呛着。”

喝了两口水，李素琴那张苍白的脸上才渐渐浮出了一丝血色。高德明对陪在一边的李玉婷说：“我得赶紧回家给她熬汤去，你费心在这里照看着，我回来后你再走。”

李玉婷抬头看着他，脑子里忽然冲出一个奇怪的念头，竟然想叫他一声“德明”，可话到了嘴边又被她给狠狠地咽回去，什么称呼也没有地对他说：“你不用着急，她现在一时半会儿还吃不了东西，你也趁这个机会回去休息一下，这边的事你就放心好了。”

高德明苦笑了一声走出门去。回到家后，还是习惯性地上楼先摸了摸那把老壶，已经有几天时间没有顾得上了，双手一旦抱起那把老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也许这壶还真的就是这么灵验？他还没等把手里的茶壶给放下，装在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一看号码，竟然是文丽打来的。

他诧异地看着那把老壶，直到手机响了好长一会儿，才恍然顿悟一般地接起电话，耳机里马上就传来文丽柔得发嗲的声音：“德明，这

一整天的都在忙什么呀？忙得连电话都顾不上接了？”

高德明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没听到你的电话，我老婆病了，正在医院呢。”

文丽淡淡地“哦”了一声，然后说道：“我前几天出国了，刚回来就看到你打过来的电话。我跟你说明呀，你上次寄过来的感冒药质量很好，我那个朋友打电话过来说，你这人办事很可靠，所以委托我再转问你，还能不能再给她进一部分？”

高德明想也没想地随口就问：“她还想要多少？”

文丽沉吟了片刻道：“那就再进一百件吧，德明让你费心了，我现在立刻就给你安排款子，还是像上次一样，直接给你打到卡上。对了，你爱人的病不要紧吧？”

高德明含糊其辞地说了句不要紧，随后就挂了电话，身体颓然地倒在沙发里。直到这个时候，他的脑子里依然还是空空荡荡，机械地回味文丽在电话里所说的每一句话，两眼愣愣地看着手机发呆，随手一翻手机，屏幕上显示有十几个未接电话，而且全部都是文丽打来的。难怪文丽说打电话没人接，整整一天他的精力都高度集中在了手术室了，这么多电话振铃他连一个都没有听到。

他似灵魂出窍一样地呆坐了半天，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握在手里的手机不知不觉地掉在腿上，这才猛然醒悟，赶紧拾起手机拨通了倪亚兰的号码，还没等说话，自己却先叹了一口气。

倪亚兰坐立不安地在办公室里待了整整一天，虽然人在这里，可她的心早就飞了，她不知道高德明在医院里的情况，手机始终都在手里握着，而高德明的号码则一直在桌面上，几次想按下发射键，可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只好又放下。

当她从高德明嘴里得知李素兰身患癌症的消息时，心里不由得一动，略有些伤感，略有些纠结，也略有些幸灾乐祸，总之心情很复杂。如果自己真的是爱上了高德明，那么李素琴这个病来得也刚好是个机会，至少省去了很多道德上的麻烦。

所以，在这个时候她最牵挂的，自然是高德明。相对于其他女人

而言，倪亚兰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可这不过只是一个臆想世界里的名词，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话确实如此，因为在现实中，“完美”二字又距离她非常遥远，成了她鞭长莫及的奢侈品。她自己曾经做过一个诠释，所谓完美不过是一个说辞，是因为“看上去很美”；所谓快乐，是因为心胸很豁达；所谓幸福，是因为索求得较少；所谓伤感，是因为心思很细腻；所谓抑郁，是因为没有看得透。因为感性，所以真实；因为理性，所以前行。下一个路口，向左转，向右走，脚踏实地地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快乐。生活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状态。

然而现实却像一个有着千钧魔力的巨兽，残忍地将她的梦给击得粉碎，所谓的完美、幸福、感性和理性，统统都是一本不堪回首的烂账，让她疲惫得狼狈不堪，不得不将自己重重地包裹在铠甲之下，远离社会，远离过去，将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即使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很难，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真话的人，更难！毕竟现实中很多人的目光都盯着她的腰包，似乎只有高德明除外，她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与世俗不同之处，于是，思想上便拉近了距离。她每天最大的快感，就是能偷偷地瞄一眼工作中的高德明，只消看一眼他那副认真的神态，对于她这个缺爱的女人来说，如同欣赏一幅画，具有非同一般的联想，同时又很纠结，就像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而为了自保，却还得保持距离。

但是，这道风景却突然没了，让她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习惯了瞄一眼的那张老板台，已经没有了以往的人而变得冷冷清清，从而让她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和期盼，甚至动了要去医院的念头。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看到屏幕显示出一个简单的“高”字，她竟然激动得险些叫出来！

第六章 马勒戈壁只是个地方

很多事情，是需要亲身体验才有切肤之感的。伤过才知疼痛的滋味，哭过才知无助的绝望，傻过才知付出的不易，错过才知拥有的可贵……体验了失误，才会更好地选择；体验了失败，才会更好地把握；体验了失去，才会更好地珍惜。

二十一、马勒戈壁只是个地方

李素琴还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李玉婷也从医院里取出了纪然的化验报告。她怀着极为忐忑的心，把化验单送到了门诊，这个时候的她觉得自己简直快要崩溃了，神情紧张地望着医生脸上的表情。医生看了看化验结果后说：“你儿子是健康的。”

李玉婷那颗高悬着的心终于可以落下来了，但是这个好消息来得过于突然，让她在痛苦中挣扎的思想毫无准备，一时间竟然呆了，过了好长一会儿才猛地站起来，用力地握住了医生的手，眼里则已经挂满了热泪，哽咽着说不出话。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她经历得太多，几乎是在痛苦中咬着牙熬过来的，从老公“劈腿”到儿子被疑为白血病患者，自己因为在外授课过多而在单位受到非议，以及亲姐姐不幸罹患晚期肝癌，等等，一连串的不幸和倒霉事，在这个悲催的夏天以井喷的态势出现，而且全部都强加在她身上，使她几近崩溃的边缘，所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她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呢？

过了好长一会儿，李玉婷才逐渐恢复了平静，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了擦脸上的泪，对自己的失态显得有些歉意。刚要转身离开，她又回过头来疑惑地问医生：“我想咨询一下，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流鼻血呢？”

医生想了想才回答说：“可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过于炎热的原因吧，或者患者本身的机能问题，总之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每个人的火气过旺，或者发脾气，或者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有可能流鼻血等等，这种现象通常在医学上叫做‘精神中暑’，而且可以不同程度地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精神中暑？”李玉婷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名词，如果像这位医生所解释的这样，自己近段时间以来脾气变得异常火爆，应该也是属于精神中暑的范畴之内了。既然自己可能是精神中暑，那么纪建国在外偷情也算是精神中暑吗？

管他妈的呢，只要纪然没事就行。她骂了一句粗话。她发现在某种场合下骂粗话是一件很过瘾的事，至少是一种排解压力的很好方式。李玉婷拿出手机，很熟练地拨叫了纪建国的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李战，明明看到了屏幕上显示的是李玉婷的名字，却故意拿腔拿调地问：“请问哪位找纪处长？”

李玉婷一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就觉得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般地恶心，肚子里的那股本来就没熄灭的火立刻又被点燃了。她强压住火气，用冰冷的语气说：“你告诉纪建国，让他现在马上给我回来一趟。”她一边恶狠狠地挂掉电话，一边怒气冲冲地走出医院走廊，只觉得外面的热浪“呼”地一下扑了上来，使她的眼镜上蒙了一层水雾，突然之间什么也看不见了，而树上的知了还在拼了命地大声嘶叫：“热——啊，热——啊。”

李战躺在床上替纪建国接起李玉婷电话的时候，纪建国正在卫生间里洗澡。刚刚在床上结束的一场酣战，让他感到筋疲力尽，稍事休息后，便进了卫生间，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李玉婷打来了电话。

纪建国在这段时间里可谓是“内外交困”，家里搞得乱了套，在单位里又很不如意，处里的人事调整如雾里看花，局势似乎越来越趋于明朗化，可他这边仍然毫无动静。就在前不久，杜占举为了高德明的事专程过来一趟，让他破费了十几万豪请了一顿，从杜占举的口风里，他再度看到了一线希望，然而，这老兄离开后这事就像掉进海里的那只泥牛，便再也没了下文，急得他抓耳挠腮也想不出个辙。尽管如此，在单位里还不能露怯，要尽可能地在其他人面前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内心却早已急得火烧火燎，于无奈中只好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死捱。

在与李战幽会的头一天下班时，纪建国不知因何忽然生出了一个

奇怪的念头，匪夷所思地竟然要步行走回家，就连他自己也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要如此。其时已至黄昏，西下的夕阳藏在了云层中，透过千奇百怪的云层放射出了万道金赤粼粼的光芒，映红了半边天空。也就在这个时候，纪建国不经意地抬头看了一眼西边紫云，猛然发现被夕阳映照下的云层中影影绰绰地仿佛站了一个人，再仔细一看，他不由地大吃一惊，被阳光映射出的那个人像，竟然惟妙惟肖的极像是传说中的观音菩萨，双手合十矗立在云层中，四周还围了一圈金光闪闪的光环。

纪建国一下子就看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直看得两眼发涩才低下头准备往前走。这时，也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身着出家人打扮的和尚，冲着他双手合十，嘴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这一声“阿弥陀佛”把纪建国给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个和尚，也随口应了一句“阿弥陀佛”，然后就要继续往前走。那和尚却上下打量了纪建国几眼，然后说：“这位施主请留步。我看施主天庭开阔，印堂宽阔而敞亮，想来必定有喜事在身。按照天干地支顺序排列，施主的喜事应该就在眼前。所以小僧在此向施主讨要个喜钱，也沾沾喜气！”

以前，纪建国对这类江湖骗子从不感兴趣，一般都胡乱应付几句便随即离开，可这和尚所说的这一席话，句句都打在他的心坎上，就站住苦笑了一声说：“师傅可真能开玩笑，我这些日子一直倒霉，简直是倒霉透顶，哪里来的喜气啊？”

和尚却摇了摇头说：“阿弥陀佛！出家人从来不会主动给人看相，今天小僧有幸遇到了施主便破个例，送给施主一个回头卦。我看施主身上流露着一股霸气，往好里说，这叫做英雄气，往不好处说，就是一股子匪气，这就足以说明施主是位能成大事之人。从卦相上说，霸能聚敛财气，没有霸气自然也成就不了霸业，所谓虎踞龙盘说的就是一个霸字。施主眉宇虽凝，可挡不住已经流露出来的这个霸字，此乃升迁之兆，自然也就满含着喜气。”

纪建国的心不由一动，连忙问道：“请问大师，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当真？”

和尚看着他说：“这位施主，吉人自有天相。从你的面相上看，有

一属蛇女定能帮你一忙，只不过要小有破费。”

“属蛇女？”正当纪建国脑子里在想究竟谁是属蛇女时，那和尚又说话了：“请施主从兜里哪怕摸出一块钱给小僧，也算小僧沾了你的喜气。小僧说话施主可能并不相信，回去看看《明史》便知。所谓阴阳术数之学历史来源已极为悠久且很神秘，虽不可全信，但施主绝对不可不信！小僧并非以占卜爻卦为生的江湖术士，所以还请施主多多放心。”

纪建国这才如梦初醒一般连忙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散乱的钞票递过去，但是那和尚果真就从那一堆乱七八糟的钞票中只拿了一张五块钱的钞票，然后就道一声“阿弥陀佛”便挥挥手走了。随着和尚的离去，纪建国再次抬起头往西方看的时候，却发现太阳已经从云层中出来，像个燃烧的火球正在慢慢落下，刚才所看到的观音菩萨已没有了踪影。

纪建国觉得这趟出来有些匪夷所思，先是在无意中看到了天上的观音菩萨，然后就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出家的和尚，云山雾罩地说他身上具有一股英雄气，也不知是真还是假。如果说是假的吧，这个和尚并没有贪要他的钱，一把钞票中也有几张一百的和五十的，可他却就从中拿了一枚五块钱，莫非自己的命运真的从这一刻开始出现了转机？

这也有些太离谱了，以至于过了好长时间，纪建国都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当第二天李战过来找他的时候，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你是不是属蛇？”

李战错愕地看着他道：“是啊，你连我是不是属蛇都忘了？”

纪建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却没有说什么。

李战这几天正陷在了与周玉燕的纠结中。周玉燕已经明确地表示，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房子拆迁必须要有她一份，然而李战则在刚一闻听拆迁的消息时，就提前从母亲手里把房产证和户口簿等相关材料全部都要了出来，锁在了她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已经预料到了周玉燕必将回来索要这份财产，甚至极有可能去偷，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免得日后陷于被动。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她把房产证拿到单位保存后没几天，她就听说这位同母异父的姐姐真的回来，逼迫她母亲交出房产证。房产证虽然

藏了起来，可对于李战来说，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说，周玉燕提出的要求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别说这套房子的最早产权人是她亲爹，即便是她母亲的房子，她也应该分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套用一句时下的官话，她这是在关乎自己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但是，房子就这么一套，按照拆迁政策的话，就李战母女而言，现有的住房环境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可一旦掺和进来一个周玉燕，就不是那么个事了。而且在这之前的周玉燕见了李战都带着一脸的谄媚，可自打有了拆迁这回事后，周玉燕的态度一下子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有一种从奴隶升格到将军的架势，就连说话都比以往冲了许多，毫不隐晦地质问李战：“你觉得这房子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

这么直截了当的问话让李战听了直发愣，这要是在过去，就是借给周玉燕个胆子，她也不敢用这样的口气和李战说话。可现在事情已经摆在这里了，因为这房子，话语权显然已经转移到了周玉燕一方。即便如此，李战当然也不会给她这位同母异父的姐姐个好脸色，就冷冷地说：“这房子和我又没什么关系，你问我有没有你的一份，这话你得着我吗？”

周玉燕被她这话给顶得一愣一愣，傻了吧唧地眨着眼问：“这个家你说了算，你说我不找你，还能找谁？”

李战连眼皮都不带夹她一眼，高昂着头讥讽地说：“你爱找谁找谁，我又不是这个家的户主。你要是还不知道的话，就去翻翻户口本，谁是家长你不就一目了然了？”说完，她就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只把周玉燕一个人给扔在了狭小的厅里。

躺在床上李战在想，自己的话虽是这么说的，可事不能这么办，无论怎么说，周玉燕也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如果能想出一个在既不影响自己住房改善，又不需额外补偿给周玉燕的前提下，采取怎样的办法速战速决地把这事给利索地解决了，当为万全之策，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要先把她的嘴给封了，其他事就都好说。否则的话，万一这事让她给闹起来，自己也就不好收场了。

究竟给周玉燕多少钱合适呢？假如按照这套房子拆迁安置的价格，

市值大约在一百万左右，以三一三十一的常规计算，周玉燕至少能拿到三十多万，且不说手头上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即便能拿得出，凭什么让她渔翁得利？李战皱着眉头想了好长时间，决定先探探周玉燕的口风再说，便起身又来到了客厅，很随意地在沙发上坐下，扬着头看着天花板，连个称呼也没有，像是在对空气说话一样，阴沉着脸问：“你刚才说这房子有你一份，我倒是想问问你，你那一份是多少？”

周玉燕往前凑了凑，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道：“我想听听小妹的意见，咱姐妹虽说不是一个姓，可都是一个娘养的，也都是识文解字有素质的人，犯不上为了点儿财产闹得姐不是姐妹不是妹的，是吧小妹？”

李战厌恶地看了她一眼，身体本能地往一旁缩了缩，语气冷淡地说：“我现在不是和你讨论咱们之间的关系，是问你想要多少钱，你也别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给我个数！”

周玉燕抬起头，把房子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然后狡黠地试探李战道：“听拆迁的人说，咱这个房子能值一百多万哪。小妹，你是研究生，你来帮我给算算？”

李战冷笑了一声，又把这个球给踢了回去：“我没你这么会算账，别忘了你可是银行的出纳，你心里的那本账比谁都明白，还是你自己算吧！”

周玉燕有些难为情地道：“这……我还真不怎么会算账。既然小妹这么相信姐姐，我就不好意思直接说了，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小妹还要原谅姐姐。我刚才说过了，咱家这个房子能值一百来万，也就是小妹你、咱妈还有我，这个账也就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小妹你看给我多少合适？”

李战讥讽地看着她反问道：“你说多少合适呢？”

“这样吧，小妹，”周玉燕的身体又往前凑了凑道，“咱们也都不是外人，你看咱妈现在这个病病歪歪的样子，估计也没几年蹦跶头了，万一她死了的话，这房子还有这个家的所有财产我都不和你争，所以，你委屈一下，给我……四十万，你看怎么样？”

李战一听就火了，双眉一立俩眼一瞪，“啪”的一声一巴掌拍在沙

发扶手上，怒不可遏地伸手指向门外喝道：“出去，你给我出去！”

周玉燕被她这一声怒吼给吓得全身一哆嗦，但并没有离开，脸上再次堆起谄媚的笑容道：“小妹别发火，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行不行？”

李战被她给气笑了，阴阳怪气地冷笑着说：“见过不靠谱儿的，还从没见过你这么不靠谱儿的。你可真敢开牙，要四十万！你他妈是不是穷疯了？你怎么不去抢银行，一出手何止四十万？”

周玉燕并不生气，仍然涎着脸说：“你看，咱们这不是在商量嘛，小妹要是感觉姐姐要多了的话，你给姐报个数吧。”

李战看着她那副贪婪的嘴脸，脸色气得铁青，恨不能冲过去抽她一顿，扭过头霸道地从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十五万！”然后又跟上了一句，“爱要不要！”

周玉燕的脸终于挂不住了，气急败坏地踢了身边的椅子一脚，提高了嗓门道：“我告诉你李战，你别和我玩这个，再说这房子是我父亲的，能让给你们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已经给了你们很大的面子了。”

李战从鼻子里“嘁”了一声，懒懒洋洋地站起来，边往自己房间里走，边嘲弄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找你爹去要房子要钱，找我要个什么劲儿？”

这话无论从哪个角度听都很恶毒，把周玉燕给气得全身直抖，像个泼妇一样指着李战的后背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李战，你这是说人话还是放狗屁？没有我爹的房子，谁知道你现在在哪个狗窝里趴着呢。我告诉你，别得了便宜卖乖，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就那么怕你，你今天就给我挽起睫毛毛看看我周玉燕是谁！你如果胆敢少了我一分钱，我姓周的能和你豁出去这条命！不服你就给我试试！”

李战也不是个善茬子，嘲弄地回敬了一句：“那你就去试试吧！”

周玉燕更是气得暴跳如雷：“我告诉你，你可别惹急了我，惹急了我，什么事也给你抖搂出来。你是不是以为我眼瞎？就你和你们处长那点破事你是不是当我不知道？”

这一句话不偏不倚地点在了李战的死穴上，她的心不由得一哆嗦，回过头，两眼流露出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周玉燕那张苦逼脸，却没有

说一句话，径直地走进房间，把门狠狠地一甩，只听“咣当”一声，震得玻璃“嗡嗡”直响。

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个地步，看起来必须要解决，万一这点儿事真的被周玉燕闹到了单位或法院，那就不是几个钱的事了，关键是丢不起那个人。现在的人心思都不往正道上使，一个一个都望人穷，恨不能你家打下个人头，以便找个说三道四的话题，更何况她和纪建国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假如这事一旦被周玉燕给捅出去，纪建国的正处肯定就没戏了，当然她也就待不下去了。

李战觉得自己的肺快要被气炸了，一个平日让她连脚丫子都瞧不上的人，在这个时候竟然搬出她的私生活来施以威胁，她忽然想到了一个名词：小人！什么叫做小人？小人不仅仅是那些见你高升并有一定的用处时，身边突然多出的一些平时对你不闻不问、欺上瞒下、冷嘲热讽、害你不死，而现在见你后却低三下四、谄言献媚、拼命讨好的那一类，更是那些在你落魄的时候，平时所谓的朋友、兄弟或姊妹为了某种利益需求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或攥着别人的小辫子趁机进行敲诈的人。

不过，周玉燕的话也给了她一个提示，要解决这事并不难，因为即将开发这一带的房地产公司，恰是纪建国的铁哥们姜宝山麾下的云海地产，只需纪建国出面说一句话，这事也就解决了，只是感到心里很不平衡，毕竟自己是被周玉燕给敲诈了。

然而，当她被纪建国骑在身上撒了野地奋战时，脑子里突然闪出另外一个想法，何不趁此机会多要一套房子，即便周玉燕想要，也得把她给榨干，绝对不能让她白捡这么大一个便宜。如果她没钱，就自己把房子留下，在那么一个繁华的位置上，转手倒卖也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更让她感觉非常意外的是，原本这件事她要对纪建国费很大的口舌，可万万没想到，纪建国几乎没加考虑就直接答应了她的这个要求。

两人穿上衣服一前一后走出酒店，纪建国感到压抑在心中已久的阴霾一扫而光，心情舒畅地喘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看了看是李玉婷的号码，接起来还没等他说话，就听到李玉婷冰冷的语气说：“纪建国，咱们离婚吧。”

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李战，见她脸上带着一股诡异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走到了他前面。

二十二、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

天终于下雨了！连续几天的阴霾被这场雨终结了，一股凉习习的风伴着不大不小的雨从窗外飘进来，把阴郁的像是能让心里长毛的暑气一下子给扑灭了，随之而来的，是久违了的清新。

高德明似乎从来不知道他所在的这个带有粗犷北方性格的城市也可以这么缠绵悱恻。天刚蒙蒙亮，还在睡梦中的他就已感觉到了潮湿的气息，窗外滴雨的叶子毫不掩饰地带来雨的讯息。这样的天气容易让人产生哀伤的情绪吧！

想想躺在医院里正在与死神挣扎的李素琴，他的心就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绳索在撕扯，很疼却不敢吱声。在凌晨迎接新的一天是可理解的，但在子夜——夜色最深重时分，迎接新的一天，倒像自相矛盾了。当然可以学着孟浩然的“日暮客愁新”说“子夜历日新”，可对于高德明而言，又该到哪里去迎接最新的一缕曙光呢？她几乎看不到任何迹象，更不知道这个曙光到底在什么地方。

心力交瘁的他努力地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那种睡不着却又睡不醒的滋味真是难以形容，可他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自从李素琴住院开始，他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得不牺牲掉许多原有的享受，从早晨一直忙碌到夜里，像复印机一样，单调地日复一日。也许对别人来说他这样做是理所当然，可对他来说却是撕扯，他必须拼命斩断与以往生活的联系。明知躺在病床上的她，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可他还是想尽办法全力以赴地帮助她尽可能地延长生命，因为只要她人在，那个

家就在，一旦她没了，家也就没了。所以他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让她有充分的信心感觉到，艰难的生活就像那列摇摇晃晃着冲过来的动车，在发生碰撞的那一刻，自己首先要做到的，是必须结结实实地扛起这个责任，用力地把女儿抱紧，把妻子的手抓牢，让他们感到你就是能给他们挡风遮雨的靠山，就算天下大乱也一样守护在他们身边！

对于如此大的一个手术，一般情况下患者至少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三天的时间，可谁都没想到，手术后的李素琴身体竟然恢复得那么快，仅仅在ICU病房住了一夜，就又被送回了原来所住的高干病房，并且在术后十二个小时内，就放出了一个清脆的响屁，就连医生护士都颇感惊讶，连声惊呼这是个奇迹。

高德明在厨房里做好了早饭，习惯地站在客厅中央，冲着高星的房间连喊了几声，可一直没听见她的回应，这才忽然想起，女儿昨天下午就跟着倪亚兰走了，这回八成早已是“乐不思蜀”了。

实际上高星倒是真的不需要他的牵挂，李素琴住院了，高星像是终于放飞的鸽子，学校放了假，高德明又顾不上她，这疯丫头便天天和倪亚兰黏糊在一起，算是让她尝到了没有人管束的自由，到了周六下午就跟着倪亚兰走了，没心没肺很是滋润，似乎早就忘了那个躺在医院里正在等死的女人是她妈。

在这些日子里，白天她可以肆无忌惮地上网，毫无顾忌地聊天打游戏，还专门在新浪开了一个名叫“悠悠夏日”的博客，像写心情日记一样，把每天发生的事记录下来，什么吃的喝的玩的都有，大部分内容都是以炫耀自己一天而记，多半都是以各种各样的照片为主，而文字则没什么实际内容。然后耀武扬威地坐在倪亚兰的车上出去吃饭，身上穿着亚兰姐的名牌服装，在众目睽睽下昂着头挺着胸，语气很嚣张地给她那些狐朋狗友们打电话，极其骄傲地在人前晃动，心里则欣然接受路人那些艳羡和嫉妒的目光。而到了晚上，想泡温泉了就去郊外别墅，想游泳了就到空中花园，然后把这一切再摆成各种各样的pose，用手机拍下来后发到自己的博客里向人们展示。

这个时候，倪亚兰正半躺在乡村别墅花园的躺椅中，周围的环境

寂静而安详，刚刚一阵小雨洒过，轻轻地打湿路面，空气清凉怡人，不远处传来海涛声声，海风送来阵阵舒适的清凉。面前的小石桌上摆着一个精致的紫檀茶盘，放着一套做工精细的红泥茶具和几只形态可掬的紫砂茶宠，于茶盘的一端，则燃着一支纤细的赤檀香。随着轻柔的海风徐徐拂过，淡淡的香气四散开来，使人置身于一种香气环绕的氛围中。刚沏的普洱茶气萦绕，这个时候喝一道雪后生普，回味清甜，喉咙管似乎有一种小时候偷偷吃雪的味道，有一股微微的尘土味。光、雨、雪、风、云经过它，造就它，改变它，掐住尖端，一折，时间在一刻停住了，若有缘，你能听见它在你耳边说，这些年，时间经过它时，它看见了什么。

这大概就是所谓“烹茶尽具”，茶遇好器，一如美人在侧，花香满堂，茶气撩人，妙不可言。坐在这幢独栋的小院里，立刻会有一种别离闹市的静谧，一丛清脆的竹染绿了浮躁，宛若焕然间挤走了红尘中的繁杂琐碎，而置身于另一个清新的境地。远处一声鸟啼，抑或是眼前的一丛翠绿，只要踏过草坪中用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心情就会平静许多。慢慢去品味通幽的意境，被绿色包围着的心境，在清澈的水声中再现一种空灵，仿佛有一首谭盾的曲子，轻拂绵绵丝竹，舒缓地漫过了尘嚣。竹掩茶青，茶藏竹绿，穿梭于竹林旁，晚霞从枝叶的缝隙中钻入，洒在竹丛，闪现出一派灵光，小桥流水，潺潺轻轻而过，卵石铺径，曲曲折折通幽。虽然已是夏末初秋时光，然而，那已经张开了的，静静地张开了的春意从眼前悄悄滑过，没有任何的夸张和声势，平静地把千百年的古韵一同汇入了生命之中。

这样的傍晚让人有一种对时光的错觉，这哪是酷热的夏季，分明是记忆中的凉秋。她眯着眼，未施粉黛的脸上，虽然缺失了铅华的伪装，使皮肤显得略有松弛，却流露出几分原生态的自然妩媚，且神情甚是悠然，静静地品着香茗，思想早就飞到了另一端，而眼神则不时地掠过正在不停折腾的高星。

倪亚兰饶有兴致地看着她这个得瑟劲儿，心里禁不住暗暗好笑。到底还是个孩子，只要有那么一点儿的刺激，就能满足她那种带有天真的虚荣。由此想起前几年八零后的那一拨儿，闹腾得也颇为欢实，自诩

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栋梁，因为头上戴了一顶天然的天之骄子红帽，就不把八零前的所有人看在眼里，尤其是对七零后的打压几近疯狂，把七零后这一代人说得一文不值。几乎从新世纪开始，八零后风光了近十年，像当年的“红小兵”、“红卫兵”们那样，急不可耐地要抢班夺权，争当社会的主流势力，自封为引领时代进步的生力军，那叫一个目空一切来势凶猛，气势汹汹的要荡涤一切旧势力。

可风水轮流转，还没等八零后们的所谓主流势力成为气候，九零后们就后来居上了，人家祭出的可是“非主流”这张王牌，思想比八零后们更狂妄，行为比八零后们更大胆，尺度比八零后们更开放，言语比八零后们更嚣张。于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八零后就这么偃旗息鼓地被九零后们抛至了脑后，这股已经死在沙滩上的前浪，就像汇入大海的一滴水一样，很快就被淹没在凡夫尘世中，连一朵浪花都没有就消失了。

如今，在社会上最得瑟的，并不是事业有成贵为金领的七零后，更不是为就业四处奔波耗死脑细胞的八零后，而是人家异军突起的九零后。随着无知无畏的九零后们横空出世，自以为是的八零后们当头就挨了一闷棍，即刻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几乎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是，这些九零后们也太不靠谱儿了，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刚一亮相就撼动了—一个时代。九零后们似乎生就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果敢胆识，在九零后的辞典里找不到胆怯这个词汇，没有他们不敢说的话，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没有他们不敢骂的人，没有他们不敢搞的怪，就像吃了秤砣的王八那样，坚决地要把非主流这面大旗捍卫到底。

养尊处优的九零后们似乎对八零后有一种先天的仇恨，讥笑八零后的品位，嘲讽八零后的做派，咒骂八零后的观念，甚至鄙视八零后的衣着，明明没到那个年纪，愣装成熟，西装革履的死充大尾巴狼，纯属大脑坏死，小脑发炎。说八零后的智商低那可真是不是盖的，记得生物课上说的最低等的草履虫吗？八零后就是社会上的草履虫，浮夸的一代，没思想，没智商，没头脑，既没有九零后的睿智，也没有七零后的勤恳。高不成低不就，活在自己的大大卷里。口袋里没多少银子，进不了名店，就想方设法地搞身“山寨版”，典型的装逼主义集中营，一个个出门偏

偏还装大样，别的不用多说，只看刘亦菲姐姐出台的那身礼服，就知道八零后们到底多虚伪了，能雷死一批活人。还有八零后的追星罪行那叫一个罄竹难书，为了一张漂亮脸蛋彻夜难眠，拿张签名照片都能几天不吃飯，一群好好的良家妇女硬是沦为悍妇，流川枫的拉拉队都为你们折服，有本事学点儿京剧昆曲，没事别东施效颦地老出来丢人。

面对九零后毫不掩饰的挑衅，八零后自然不能示怯，想方设法地四处找九零后们的纰漏，并授以其“脑残的小屁孩”称号，以代表这一代人。而九零后们也不示弱，像一群狼一样立刻群起而攻之，以回骂的方式又抵御住了八零后的攻击，轻狂地讥笑说：这年头年轻就是本钱，得瑟得有资本。你八零后都快奔三了，一把老骨头，还得瑟个什么劲，就不怕九零后们骂你为老不尊？

这可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八零后和九零后各自为阵互相对骂，一来二去，网上热点纷呈，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掐成一片，引得人们津津乐道地围观。

看着天真无知、快乐虚荣的高星在眼皮底下晃动，倪亚兰心里产生了无限的感慨，九零后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由此可见，她这七零后的人确实已经老了。说起来，生命就像生活中的一面镜子，对着它皱眉，它回我们皱眉，对着它微笑，它同样也回一个微笑！生命又是一张单程票，无论对与错都只能一直往前走，却没有回头的机会。有人说，生命如铜钱，每个人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但一个铜板只能用一次。然而，在倪亚兰看来，生命却是像玩牌，虽然拿到了好牌但不一定能赢，这还需要看别的玩家在怎么玩。

倪亚兰举起手里的水晶杯，借着庭院里的灯光，欣赏着杯中的茶色。但凡懂茶的人，首先要看的自然是茶的颜色，欣赏茶色是一种别样的风味——茶色的丰满，茶色的斑斓，茶色的层次，或青，或紫，或褐，或红，或碧，在茶色中能解读出人生，更能解读出动人心弦的情怀。品茶是一门行为艺术，赏茶色、观茶型、嗅茗香、品馥郁，捏一撮茶在壶中，经开水冲泡后氤氲着淡绿色的朝气，就连倒出来的茶汤都是湛青碧绿，看一眼赏心悦目，品一口馥郁芬芳，这就是一种境界。中国有茶艺，而日

本则有茶道，如果说茶道是以养生修心为宗旨的饮茶艺术，那么茶艺便是茶道的祖先，没有茶艺也就繁衍不出茶道，所以说，茶艺是茶道的必要条件。茶艺可以独立于茶道而存在，而茶道是以茶艺为载体，依存于茶艺。茶艺的重点在“艺”，重在习茶艺术，主要给人以审美享受；茶道的重点在“道”，旨在通过茶艺修身养性、参悟大道。虽说茶道的内涵大于茶艺，可茶艺的外延要远大于茶道，具有更为宽泛的想象空间。

都说男人如酒女人如茶，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酒的醇厚豪放与茶的细腻芬芳，有机地成为一体，就像酒桌上，酒离不开茶，茶也离不开酒一样，组合为一个行为共同体。生活中的男人是视觉动物，女人也许靠天生的本钱就可以攫获男人的心，但正如世人所言，女人青春貌美时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追求者众，呼来喝去俨如女王，哪个敢抱怨？然而美人一旦迟暮，年老色衰，往日男人看你脸色讨好，如今换你看男人脸色乞怜，人家还嫌你碍眼挡路。所以说，女人必须升华的是内心，而并非脸蛋。这一点，倪亚兰还是很有自信，尤其是在得知李素琴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后，她显得更加积极和主动，在努力做好高德明安排下的那些工作上，更是以主人的姿态恪尽职守地把公司管理好，似乎已经提前介入了做后备夫人和合格后妈的所有准备，对高星所做的一切更是听之任之。

高星终于折腾累了，嘻嘻哈哈地不知在给谁打着手机，来到倪亚兰的对面坐下，一口一个“你妹”地说些现代词。

倪亚兰感到好奇，就等她打完电话才问：“高星，你刚才是在给谁打电话？口口声声说‘你妹你妹’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高星手里还在继续摆弄着手机，满不在乎地说：“噢，是我一姐们儿，她说一个八九年的老女人和她争男朋友呢。”

倪亚兰不由一怔，刚喝到嘴里的一口茶险些被一口喷出来，呛得她咳嗽了半天才说：“八九年就成老女人了？那我这七十年代的岂不成老太太了？”

高星险些脱口说出“你以为哪”，可话到嘴边觉得不好，又急忙改口道：“你以……和他们不一样，亚兰姐，别自卑，其实你现在这个样

子就挺好，超帅！”

倪亚兰被她那副滑稽的认真样子给逗得哈哈大笑道：“我有什么自卑的？对了，你刚才在电话里说‘你妹’是什么意思？”

高星嘿嘿地笑了笑说：“没什么实际意思，就是问候的意思。过去都问候老妈，这显得太没文化，也太不够档次，所以就问候妹了。”

“哦！”倪亚兰算是明白了，现在都在讲究提速，就连骂人也提速了，从过去问候老妈到如今问候老妹，从语言上讲文明了许多，但从内容上说，却比过去更加恶毒了。正在想着的时候，她的手机忽然传来了短信的提示音，赶忙伸手去摸过电话看了看，就直接把电话回拨回去，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就挂了电话。

高星看着她打完电话才说道：“亚兰姐，看来你已经老了。”

倪亚兰莫名其妙地问：“我老了吗？为什么这么说？”

高星咧着嘴道：“人开始老的八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来短信，第一反应不是回短信，而是回电话。这不是说明你已经老了吗？”

“还一套一套的，那另外七个特点是什么？”

“另外的七个特点，在你身上还没有发现，可这些条件我妈现在都具备了。比如不喜欢喝饮料，开始喝矿泉水；不论上班还是休息，八点之前准醒；穿衣服越来越注重品牌和舒适度了；嘴里天天念叨父母的话越来越有道理了；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了；没有梦想，安于现状了；开始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了。大概就是这一些吧。”

倪亚兰一边听她嘤吧嘤吧地白活，心里却在逐条地对号入座，结果高星所说的这八个特点，自己竟然一条不落地全部占满了。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脸，抬起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高星却宽慰地道：“其实，亚兰姐，你也别往心里去，这些都是瞎说的，再说，你一点儿也不老，很有气质也很时尚。”

听了这话，倪亚兰心里略感平衡，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微笑着问：“高星，我给你出一个问题，如果——你听明白了，我说的是如果，如果你爸爸现在有一个亿的话，你用四个字来回答我你的心情。”

高星像是突然喝下了一大碗鸡血一样，人“腾”地一下立马就来了

精神，瞪着惊愕的眼看着倪亚兰道：“这是真的？晕，刚好四个字。”

倪亚兰不置可否地笑笑说：“如果说万一他有了呢？”

高星想了想，又吐出了四个字：“那是做梦！”

倪亚兰有些无奈地看着她，轻叹了一口气道：“真是个傻丫头，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哟！”

高星惆怅地叹了口气道：“那就是我在做梦喽。亚兰姐，你就别再雷我了，我知道我老爹那两下子，他没那个能力！实际上你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实际很可怜哪，纯粹都是在爹娘的强压下生存，用他们的理论来禁锢我们的思想，就好像我们是他们的工具，用‘要听话’来扼杀我们的自由，用‘要孝顺’来扼杀我们的独立，用‘就你跟大家不一样’来扼杀我们的个性，用‘别整天琢磨那没用的’来扼杀我们的想象力，用‘少管闲事’来扼杀我们的公德心，用‘养你这孩子有什么用’来扼杀我们的自尊，用‘我不许你跟他/她在一起’来扼杀我们的友谊和爱情。”

倪亚兰盯着她看了好长一会儿才问：“你的脑子里一天到晚都装了些什么？这都是从哪来的些歪理邪说？”

“网上呗。”高星抬起头看着倪亚兰，忽然问，“亚兰姐，你是什么座的？”

倪亚兰没听明白，迟疑地看着她，又低下头看了看自己：“你说我能是什么做的？是肉和骨头做的呗。”

“我狂晕！你让我死五分钟得了！不至于吧亚兰姐，千万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是什么星座的。你是几月几号生日？”

倪亚兰直接就笑喷了：“我还以为你问我的身体是怎么做的呢。九月九日出生的，怎么了？”

高星眯着眼想了想后才说道：“那就是处女座了。处女座的人谈恋爱时容易胡思乱想，不能忍受被对方忽略忽视的感觉，一点点也不能，如果另一半不理他，就会自己胡思乱想一堆，钻进死胡同后出不来。然后另一半一个电话，又瓦解了所有的胡思乱想。想要控制，却又下不了决心。处女座表面坚强，内心软弱，想要占有，却又怕太过火，不停地自信与自卑交杂、纠结，而且心里能藏得住天大的秘密。我说得没错吧？”

倪亚兰瞪大了眼，惊讶地说：“好家伙，你都可以去瞎汉街去给人算命了。”

“那当然，一般人我还不给他算呢！”没心没肺地突然从那张没有遮拦的嘴里冒出了一个与刚才对话毫无关系的话题，“亚兰姐，我很想听你讲讲你的故事，你以前的那个老公长得一定很帅吧？”

倪亚兰闻听此言，如遭受了雷打电击一样，全身不由自主地一震，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脸色也随之阴郁下来，嘴唇哆嗦得利害。显然，她对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有些措手不及，面部肌肉也随之出现了轻微的抖动，哆嗦，厉声喝道：“以后不允许你这样问我！”

高星被她这一声呵斥给吓着了，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她的脸，却看到在灯光映射下，那张脸突然变得有些狰狞，狰狞得让人胆寒。

让高星始料不及的是，这是倪亚兰内心深处一块任何人都不可触及的禁区，敏感得像一颗隐藏很深的地雷，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引爆。那个人和那些事，如同灿烂天空下一片挥之不去的阴霾，深深地镌刻在心里已经整整五年。

在这五年里，表面看上去她似乎心如止水，就像这个傍晚的时光一样平淡而宁静，没有惊涛骇浪，没有轰轰烈烈，然而深埋在内心的，却是那一段永远都不能对人说的过去，这种积郁像一个个正在不停膨胀的大气压，迟早有一天会把她的精神给挤爆！

二十三、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

高德明提着早饭走进病房的时候，见李素琴又在呕吐，就急忙跑过去，把手里的饭盒放在桌子上，伸出手去扶住她。

药物点滴通过静脉一滴一滴地流进李素琴的血管，随着药物进入体内，她的五脏六腑如一波一波泛起的狂澜，不断地冲击她的喉咙，让她不得已地对着痰盂狂吐不止，呕吐物溅得到处都是，仿佛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只感觉天昏地暗耳鸣目胀，不由痛苦地呻吟。那声音听上去很惨人，一声高一声低，伴随着呕吐的“哇哇”声，回荡在病房的走廊中。

化疗带来的强烈副作用，让她受尽了痛苦折磨，守候在一旁的高德明看到她被化学药物折磨得如此痛苦，心里那个滋味就不言而喻了，恨不能自己去替她遭这个罪。术后伤口的疼痛，药物引起的强烈反应，还有因化疗而导致的内分泌失调，眼见得她的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没几天工夫，原本那头乌黑的秀发便大面积脱落，枕头上和床单上，到处都是缕一缕脱落的头发，而剩余的那些也已枯萎，早已没有了光泽，就像一蓬一蓬稀稀拉拉的枯草，稀疏散乱地残存于头顶，这一切都让李素琴痛不欲生。而早在李素琴动手术前，高德明就已经把镜子给拿走，目的就是不让她看到自己的形象。

高德明面对李素琴所遭受的痛苦心如刀绞，他实在不忍心再看到她如此痛苦地捱过每一天，几次都想冲出去找医生要求停止化疗，希望她能安静地度过最后这段时光。然而，他知道这是癌症患者一个必须要走的过程，在没有更好治疗办法的前提下，大多数实体肿瘤都是通过有效化疗来缓解癌痛。而李素琴又是晚期癌症，通过化疗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为了根治疾病，更多的只是为了降低肿瘤细胞负荷，从而尽量减轻癌症的疼痛，以此保证她的生活质量，不再承受更大的疼痛。从某种意义上说，化疗只是理论上可以控制癌症的一种药物方式，实际有没有真正的效果，就连医生也没有把握。

在这种情况下，高德明只有想方设法地通过食物来抵消李素琴因为化疗所付出的身体成本，只要听别人说吃什么东西对身体恢复得快，李素琴第二天的饮食中就肯定有，再加上白蛋白、营养液，高德明的态度很明确，不要考虑钱的因素，只要能用的，全给她用上。都说癌症病人在化疗过程中因为呕吐而会使身体消瘦，可李素琴却在一个疗程中非但没瘦，身体反而胖了不少，这让高德明不安的心里感到了些许的欣慰。

高德明一手端着痰盂，另一只手扶着李素琴，生怕她从床上滚下来。李素琴因为呕吐所致，鼻涕眼泪抹得到处都是，不时地抬头看他一眼。他的心被李素琴的目光揪得生痛，不敢与之对视，躲闪着转向一侧，可眼泪却始终在眼圈里打转。平日里那么咬牙的一个女人，现如今被病折磨到如此程度，连性情都发生了变化，莫名其妙的就暴跳如雷地冲着他大发脾气，他只能默默忍受，心酸却无计可施，皱着眉头一脸愁容。

实际上，李素琴每次发完了脾气后也是特别后悔，可这脾气说来就来，连她自己都控制不了，只要哪一句话稍微不中听，肚子里的那股邪火一下子就冲出来，对着高德明就是暴风骤雨般地一顿破口大骂，再气不过了就动手，对着高德明又抓又掐，常常搞得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似乎不这样发泄出来就过不去了一样，会憋得她难受一样。面对她的情绪变化，高德明心里更加难受，知道这是药物起到的作用，也就尽量克制住自己的脾气，不去和她计较。

“德明，”李素琴深情地看着高德明问，“还记得你生日那天晚上我给你说的话吗？”

高德明问：“你和我说的话多了，我知道是哪一句？”

“我说过，等我死了以后，找一棵树把我的骨灰埋下。你找到那棵树了吗？”

正当李素琴刚刚把胃里的东西吐空，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大口喘气的时候，李玉婷一脸阴郁地走进来，看到痰盂里的呕吐物，连她都觉得恶心，可高德明却丝毫不嫌，耐心地将迸溅之处一一清理干净，又将痰盂端进卫生间。看到这一切，李玉婷更觉得这个男人的可敬之处，如今的男人还有几个能像他这样的。她出神地看着高德明的背影，只十几天的工夫，他似乎一下子就老了很多，驼着背佝偻着腰，脸盘子像被刀砍斧凿一般地瘦下去一圈，再加上也没刮胡子，看上去憔悴得像个老头。

李素琴指了指病床对面的沙发，示意李玉婷坐下，有气无力地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李玉婷凄楚地笑笑说：“没什么。姐，我已经离婚了，刚办完了手续。”

尽管李素琴心里很清楚，他俩离婚是迟早的事，可听到李玉婷亲口说出后还是显得有些惊讶，数落道：“玉婷，你说你都这个年龄的人了，做事怎么还这么草率呢？上次我和你姐夫给你说了那么多，你怎么就不往心里去哪。离婚这么大的个事，唉！我问你，接下来的事你都想清楚了没有？”

李玉婷叹了口气说：“事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也就没什么好想了，这个世界离开谁都能活。这男人一旦变了心，你就是留住人也留不住心了，你说还留着他做什么？活活地被他给气死？”她回头看了看正在卫生间里忙碌的高德明，又接着说道，“姐，说真的，我很羡慕你，有我姐夫这么个好男人。”

李素琴顺着她的目光往卫生间方向瞄了一眼道：“你老姐这辈子就是个劳碌命，老天爷再不给我安排个好男人，你说我这辈子的命岂不是也太苦了点儿？什么是老公？我告诉你玉婷，老公不是像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那样，又得浪漫，又得情调。我的老公是这样：抱起来很温暖，看不见很怀念，吵完架做错事，还会厚脸皮跑来牵你的手，最喜欢看你开心地大笑，然后也对着你傻笑。漏接你电话，就会打爆你手机，电话簿里有对你的特别称呼，为你哭，为你笑，为你去伤别人的心。你姐夫就是这么一个人。”

李玉婷低着头，似在回味她的婚姻，婚姻对她来说，像一台谢了幕的话剧，用她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上课的话说，很多事情，是需要亲身体验才有切肤之感的。伤过才知疼痛的滋味，哭过才知无助的绝望，傻过才知付出的不易，错过才知拥有的可贵……体验了失误，才会更好地选择；体验了失败，才会更好地把握；体验了失去，才会更好地珍惜。只有体验过了，你才真正懂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割舍，不可以放下的。

想到这里，李玉婷苦笑了一声，抬起头怅然地自嘲道：“也不知道我这辈子有没有那个福分，遇到一个我姐夫这样的好人。说起来，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这一生打从娘胎里出来开始，就坐上了一列开往坟墓

的火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口，可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你走完，你会看到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人。如果幸运，会有人陪你走过一段，当这个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因为，说不定下一站会有另外一个人会陪你走得更远。”

李素琴黯然地低下头道：“我这趟车怕是快要到站了，也不知下一站是哪个女人在等着他。这些日子，晚上我整夜地睡不着，想得最多的还是高星，万一我死了，这丫头落在后娘手里，还不知要遭多大的罪呢。”说着，眼里扑簌扑簌地滚下了两行热泪。

李玉婷赶紧掏出纸巾给她擦了擦脸，安慰她道：“你这是在说什么呢？什么死啊活啊的，就动了个小手术还至于让你想这么多？”

李素琴凄然地一笑，仰面长叹了一口气道：“行了，你们也都别演了，我得什么病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们以为我就那么傻呀，什么病打化疗？你说我能不多想？实际上从那天晚上我看到高德明在电脑上查肝癌，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这些日子就拼命地在想，我恐怕是活不了多少日子了。你姐夫还好说，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高星，这个苦命的孩子，这么小就没了娘，往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哪！”

李玉婷哄着她道：“姐，你就别胡思乱想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除了艾滋病以外，还没有说治不好的病。你就放心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再说，高星还有我呢，姨娘也是娘呀，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女光棍了，这辈子找不到高德明这样的好男人，就不结婚了，以后再出门的时候，左手纪然右手高星，儿女齐全了，这该有多神气。”她忽然觉得自己所说的话有毛病，就赶紧收住了嘴。

李素琴已经听出了她的意思，诧异地看着她，却什么也没说。正在这个时候，李玉婷的手机响了，是短信。她扫了一眼屏幕，显示的号码是纪建国的，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你满意了吧？”

纪建国给李玉婷手机上发短信的时候，正开车拉着李战去找姜宝山的路上，在等一个很长的红灯时，顺手给她发了这么一句话。这场离婚把他给折腾得措手不及，而且异常狼狈，只要李玉婷别闹，其他事都好商量，毕竟在这个敏感时刻他不敢声张造次，唯恐被另外两个竞争对

手得知此事而大做文章，所以只能悄悄地去婚姻登记处，悄悄地把事给办了。

在今天看来，虽然离婚已经不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件好事，如果见有人离婚还在大张旗鼓地互相祝贺，即便不是被驴踢坏了脑子，也极有可能是被门给挤了头，尤其是像他这样机关的公务员，目前正处在一个敏感时期，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影响前程，所以只能悄悄地低调行事。好在现在离婚手续比较简单，不用像过去那样得出具单位证明，只要自己不亲口说，或当事人的另一方不闹，这事也就能瞒得住了，不至于在单位里产生影响。

不过，这场离婚对纪建国来说面临的是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因为自己有把柄被李玉婷抓在手里，他也就失去了话语权，使家庭财产包括房子、票子、孩子等等，几乎都悉数划归到了李玉婷名下，而自己基本上等于被净身出户了。想来，夫妻之间也就是那么回事，一旦成为路人后，各自的算盘拨拉得比谁都清楚，就像电视剧《潜伏》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争来争去还不都是为了钱？然而，对他而言，只要李玉婷能保证在他升迁过程中不闹，即便净身出户他也认了，因为在当今的官场江湖上有一条规则，当官即是发财，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也都心照不宣，与日后相比，这点儿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尽管如此，当他从婚姻登记处的大门里走出的时候，还是对着天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哑巴被驴给操了！”

毫无疑问地说，他就是那个被操了的哑巴，至于所指的那头驴是谁，究竟是李玉婷还是李战？连他自己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对于女人来说，家是一个休息放松的港湾，或是一个精神依靠；而男人的理解则不同，任何一个男人对家的概念都是一个根据地，即便在外彩旗飘飘，家里那面红旗也绝不能倒，一旦失去了这块根据地，再成功的男人也会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失败感。所以，家，往往是一个男人为之努力的风向标，为之奋斗的原动力，没有了家的男人，就像大漠深处的孤行者，会缺失了对方向的辨知，从而变得彷徨与消沉。当然，这一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算命和尚所说的那个属蛇的女人。

如今，那个属蛇的女人就坐在他的旁边，命运是否能倾斜于他呢？纪建国阴郁着脸，双手把住方向盘，汽车沿着海滨大道一直向姜宝山的云海化工方向驶去。距离很远就看到了路旁有一道粉刷成豆绿色的长长的围墙，就此已经进入了云海化工的地盘。豆绿色是云海化工 LOGO 的识别色，显示出姜宝山当年上任时一定要做中国“绿色化工”的决心。整个围墙上堆满了茂密蔷薇的枝叶，与墙面的颜色浑然成为一体，绿丛中稀疏地显露出朵朵尚未凋零的粉色花朵，让人们想象它曾经的绚烂与风光：微风过后，花如雨下，片片花瓣随风飘落，汇入墙根处无人管理的杂草丛中。墙根上由于常年见不到阳光，已经长满了青苔，显得有些落败凋敝，和墙头的茂密蓬勃形成强烈反差。

因为之前通过了电话，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姜宝山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正等着纪建国的到来。纪建国进门后也没客气，直接就让李战简单地把事说了一遍，姜宝山一听，就大大咧咧地笑着说：“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就这么点儿屁大的事，你直接在电话里说清楚了不就完了嘛，何必还要劳你纪大处长大老远的亲自跑一趟。看来低碳经济就应该从你们这些公务人员开始做起。”

纪建国盯着他问：“对你来说可能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对于我就不一样了。你就明确地说吧，这事能不能给我解决？”

姜宝山低头想了想，然后抄起桌子上的电话，熟练地拨出了一个手机号码，也没任何称呼地对着电话用命令的语气说道：“从你那里再给我留出三套成本房，我现在马上安排人过去挑房，你给我做好接待就行。”说完就挂上了电话，抬头对纪建国说，“你老人家要么不来，来了就敲我的竹杠。我这样安排行吧？”

纪建国伸出大拇指道：“姜总太够意思了，这才是哥儿们！”他回头对李战说，“姜总这边已经答应了，这回你该把心放肚子里了吧。这样，你开着我的车先过去挑房，我和姜总还有事要谈。”

李战也很识相，只要自己的事解决了就行，千恩万谢地对姜宝山表示感谢，从纪建国手里接过车钥匙，就喜气洋洋地先走了。

姜宝山目送着李战的背影走出去，冲着她努了努嘴示意地问纪建

国：“就是她？看上去感觉还不错嘛。你来的也正好，我还有事要找你呢。”

纪建国疑惑地问：“有什么事找我？”

姜宝山从抽屉里拿出一套图纸在桌面上摊开，指着其中的一个位置对纪建国说道：“我觉得应该把容积率适当地再提高一下，比如，中间这个广场，完全没有必要嘛，业主的车现在越来越多，咱们的面积有限，再单独搞出这么个广场，有些华而不实不说，主要是浪费资源。我的意思是，咱们把这个地方再加盖一栋，其他位置全部做成停车场，既解决了将来业主的停车问题，也给以后的物业公司留出一块盈利，总比建个所谓的广场更实惠吧。你说这个建议怎么样？”

纪建国这才恍然大悟，看着他那张狡黠的脸道：“我说你怎么这么痛快呢，闹半天你小子原来早就算计好了。可现在的问题是，你这图纸都已经规划了，现在再改方案的话，恐怕难度比较大。”

姜宝山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不是有你嘛。”他指着图纸上所标出的一幢楼说，“看来我不出点儿血，你不会答应那么痛快，你们这些官员哪，一个字，太虚伪。这样吧，在这幢楼里给你留两套，房型户型你自己去选。”

纪建国苦笑着咧了咧嘴，没有正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而是把话题一转问道：“杜司长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和纪建国接触了这么长时间，姜宝山对他这个人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他能把话题给岔开，就说明他已经默认了，所以也就不需要再继续围绕这个话题去多说什么，便不紧不慢地答道：“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前两天刚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那边进展得如何了，他只是说还在办，我觉得像是在应付。我这边的情况你多少也了解一些，美国次贷危机后，国际贸易一直都在下滑，我这边的出口情况，娘的，我都不愿说了，是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了，再这样拖下去，那几个银行行长都快抱着我跳楼了，再不赶快上市圈钱的话，我都会死得很难看。看来，我还得再去趟北京，当面去找这个老小子。对了，你那个亲戚最近怎么样了？就是高……高什么

明，这趟我准备让他和我一块儿去，至少老杜得给他这个面子吧？”

纪建国皱着眉头道：“这个时候你让他去北京不太好吧？他老婆躺在床上都快完了，他还有那个心思去帮你跑事？”

姜宝山冷笑了一声说：“都火烧眉毛了，我还有这个闲工夫给他叨叨这些二十四孝？无亲无故的，我凭什么要给他花那么多钱，你是不是以为我脑子进尿了，不就是为了找老杜的时候能用得着嘛！”

二十四、原来此蛇非彼蛇

尽管医院想尽了一切办法，可还是阻止不了李素琴体内癌细胞的迅速蔓延，致使病情转向恶化。日益膨胀的肿瘤，不断蚕食着她术后虚弱的肌体，逐渐地消耗掉健康养分，几乎所有健康元素都被这个病变细胞吸收了，且这个细胞还在蔓延壮大，如同一个个活跃在身体内部最敏感的末梢神经上的精灵，在不遗余力地跳着死亡的动感舞。癌细胞挤压肝包膜刺激神经造成的持续剧痛，此消彼长地游弋在身体内部，不断翻滚着将痛感放大，使她难以承受，痛苦的呻吟已经变成了哀嚎，尤其到了夜里，她的哀嚎声就没有停下来过。那种因为过于痛苦而转化成声嘶力竭的嚎叫已经出离了人所能发出的声音，在夜晚寂静的廊道中回传到了每个角落，更像是野兽于临死前的凄号，让人听到后觉得毛骨悚然。

高德明表情极其复杂地看着痛得蜷缩成大虾状的李素琴，却毫无办法，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去找医生，询问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让她停止疼痛。束手无策的医生也是一脸无奈，想不到她的病情发展得竟然如此快，就目前的医疗水平而言，患者病情一旦快速蔓延，所谓治疗不过就成了一种理论的可行性，唯一的方式就是依靠镇痛类药物来缓解病痛，而注射强痛定之类普通止痛药显然已经失去了意义，只有借助杜冷丁来止痛。

高德明很清楚医生的意思，这已是最后的一招了，癌症病人一旦靠打杜冷丁止痛的话，就意味着生命这盏灯即将熄灭。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崩溃，脑子在瞬间就空了，愈发不转弯了，只是呆呆地看着医生的脸，机械地接受了医生的提议。为了李素琴能减轻肝肠寸断般的病痛，至少不至于让她在痛苦中走完最后的历程，也唯有接受这个现实。他双手颤抖着正要准备在治疗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李玉婷赶到了，很冷静地把他拖到一边，态度果断地道：“这个字现在不能签，一旦签了这个字，就说明我们已经放弃治疗了。”

高德明表情凄苦地看着她说：“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总不能这么看着她活活地痛死吧？”

李玉婷沉吟了片刻道：“这样吧，我提个建议，既然她现在已经这个样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也不要觉得别扭，咱们就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吧。上次我曾经和我姐说过，我认识一个老中医，不妨咱们带她过去看看，兴许会有奇迹发生。”

这一番话一下就把高德明心里那片阴霾给点拨开了，让他眼前一亮，就像濒临绝望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于绝境中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李玉婷说得没错，有病就得乱投医，与其在医院里等死，还不如另觅渠道，看看中医说不定也是条路子。他几乎没有多想，立刻就点头答应下，迫不及待地催促她赶紧打电话和老中医取得联系。

李玉婷和老中医约好了时间，两个人马上就开车赶了过去。老中医听完了他俩陈述患者的病情后，一句话也没说，沉思了好长时间，才从桌子上拿起一支笔，在处方笺上写下了一长串的中药名称：

云南重楼花粉。

当归、生地、枳壳、赤芍药、桃仁、红花、柴胡、甘草、桔梗、川芎、牛膝，外加八月札、灵仙、川楝子、莪术、茜草根。

蒲黄、五灵脂。

开完了处方后，老中医站起来对李玉婷说：“李教授，回去先请患

者试试这个方子的效果。头一剂重楼花粉是抗癌的中药,《本草纲目》有记载。第二剂叫做‘血府逐瘀汤’,这可是中医治疗‘岩病’的验方,效果很明显,是清代一个王清任的世家中医所撰述《医林改错》中一个极好的方子,在原来的基础上,我又给加了八月札、灵仙等几味药,为的是不会太早转移。第三剂这两味药叫做‘失笑散’,是来自于宋朝《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一个良方。按照我写的服用下看看,然后再适当地调调方子。”

李玉婷追问道:“现在医院要给她注射杜冷丁止痛,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老中医连连摆手说:“这个东西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可千万使不得。那是毒品啊,一旦上了瘾麻烦可就大了。常言说,医乃仁术,现在医院里的一些医生啊,让人不敢恭维,那俩眼都长在钱字上了,不去认真研究中国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国粹,一心只为了赚钱,哪里还管病人的死活?如此下去,真应了鲁迅那句话,国将不国,人将不人了。”

高德明悲苦焦酸地长叹了一口气,让李玉婷去医院照顾李素琴,自己则拿着老中医所开的方子直奔药店,配齐了所需的中草药,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家,按照方子里的排列顺序,依次将中草药倒进锅里,放在煤气上慢慢地煎熬,然后抽这个空就上了楼,手刚触到那把老壶,身体就茫然地倒在沙发里,脑子早已经走了神。

手机里忽然跳出一条短信,说中央电视台大型艺术收藏节目《寻宝》的主持人李佳明将同收藏鉴宝专家团队一起来我市进行寻宝活动的现场节目录制,被选中的宝物将现场颁发“民间国宝”荣誉证书,望我市收藏爱好者踊跃参加。

高德明下意识地看了看手里的那把老壶,心里不由一动,如果央视鉴宝专家来了,何不趁此机会鉴定一下呢?忽然想起来,李素琴做手术的那天,文丽从上海打电话过来要求追加一百件感冒药的事,几天过去了,自己竟然把这事给结结实实地忘了,只是隐隐约约地还记得,当时好像打电话交代给了倪亚兰,现在也不知她给办得怎样了。于是便拿过手机,刚要准备拨打倪亚兰的号码,却有一个电话插进来,甚至他还

没来得及看是谁的电话，就昏头昏脑地接起了手机。

电话里传来文丽的声音，那声音就像个幽灵，飘忽在高德明的耳旁：“德明，这些日子你还好吧？”

高德明一愣，脑子在这一刹那间突然空了，一时出现了语阻，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拿着手机的手也随之不由自主地在颤抖，而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看了看那把老壶。这把壶太神奇了还是太邪恶了？为什么每次一摸就能接到文丽的电话？

文丽见他没有回应，就继续说道：“我出差刚到你们这个地方，知道你最近很辛苦，也就没有提前打电话通知你。你该放松一下了，老是这么绷着人吃不消。晚上一起吃饭吧，可以吗？”

高德明还在犯傻呢，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了。直到挂上电话以后才幡然醒悟，刚才忘了问她是否已经收到了那些药。

从厨房里飘过来一阵阵中草药味，整个家里都弥漫在这种浓烈的味道中，高德明起初还没反应过来，抽着鼻子私下捃摸这味道是从哪里过来的，猛地想起煤气上正熬着药呢，于是就急三火四地跑下楼，冲进厨房一看，锅里的草药已经煎熬得差不多了，大部分水都已经熬干，只剩下锅底很少一点儿黑色汤汁，就赶紧关了煤气，然后把锅里的药汤沥出来，装入一个瓶子里，直接就锁门去了医院。

一进门，见高星正歪七劣八地胡乱躺在病房里的沙发上看书，高德明像是见到外星人一样，很是诧异地问道：“你终于显影了？”

高星则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小声说话的动作。高德明立刻放轻了脚步，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挪过去，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床头柜上，回头示意高星到门外去。

来到门外后，还没等高德明开口说话，高星就问道：“你这一下午跑哪去了？害我在这里等了这么长时间。我妈什么时候才能出院？”

高德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就顺口说道：“还得一阵子吧。你这些日子都跑哪去了？”

高星撇了撇嘴道：“我能去哪，和亚兰姐在一起呗。”

高德明爱怜地看着她道：“就知道疯，这要让你妈知道了，你就等

着挨骂吧。这个暑假你可真玩野了。现在学校也快开学了，你也该收收心了。作业都写完了吗？”

高星不耐烦地说：“你说你累不累啊？你们是不是就会说这一句话呀？刚才小姨也是和你一样的口气问我。你呀又得操心我妈，还得再管着我，我都替你们觉得累。”她忽然抬起头，换了个话题问道，“爸，你说我妈还能活着回家吗？”

高德明一瞪眼，低声喝道：“别在这里胡说八道，没看到我给她熬的中药吗？对了，你小姨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没多久，我妈说要吃她做的红烧鱼，她就回去买鱼去了。”

“喔！”高德明想了想又问道，“你过来的时候，看到你妈是什么表现？”

高星皱着眉头道：“别提了，嗷嗷地喊，小姨叫医生过来给打了一针，这才停下。我妈是不是快死了？”

高德明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了病房，见李素琴已经醒了，就走到床头柜前，把装中药的瓶子打开，对她说：“这是下午回去给你煎的中药，老中医说，这叫做‘血府逐瘀汤’，很有效。”

李素琴厌恶地扫了一眼瓶子里装的黑乎乎的中药，恶声恶气地说：“高德明，你安的是什么心？是不是嫌我死得慢了，又想拿这些东西来毒死我是不是？”

高德明辩解道：“你看你这都说了些什么胡话？”

李素琴骂道：“我说胡话？我问你，下午我都疼成那样了，你死哪去了？是不是打谱让我赶快死，好给你们腾地方？”

高德明被她这一通恶骂给噎得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地问：“我们？我们是谁？”

“行了，你就给我装吧，你以为我瞎呀？勾勾搭搭眉来眼去，那边刚离了婚，你这就跟上了。这传出去多风光啊，你高德明多有本事，操了我们姐妹俩！”李素琴一边狂吼，一边用力地扇自己的脸。

压抑在高德明内心的怒火终于被点燃，一只手“啪”地拍在桌子上，震得桌子上的杯子“嗡嗡”直响，怒不可遏地喝道：“够了！李素琴，

你别得寸进尺，我高德明哪一点做得对不起你？从你住院那一天开始，我一个大男人扔了公司，扔了孩子，掏心掏肺的在医院里伺候你，你怎么一点儿良心都没有？你埋汰我也就罢了，你干吗要往人家玉婷头上扣屎盆子？那可是你亲妹妹呀！”

“我都亲眼看到了，你还狡辩什么？不要脸的东西，我恨不能现在就拿把刀把你们俩这禽兽不如的东西给杀了！”

高德明愣住了，站在桌子前一动不动，仔细地观察她脸上表情的变化，突然间，李素琴又爆发出一阵骇人的大笑，把站在门口的高星都吓得毛骨悚然。高德明这才突然醒悟过来，以前他就听说，注射了吗啡或杜冷丁的人，脑子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幻觉。

过了好长一会儿，李素琴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指着桌子上装中药的瓶子问：“那是什么东西？”

高德明赶忙说：“哦，那是下午我和玉婷去找老中医给你开的药，大夫说很管用。”

李素琴脸色骤然变成了死灰色，两眼无神地摆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不用了，我知道已经无药可救了，你们也就别想法子救我了，让我早一点儿死了，我也解脱了，你们也就轻松了。”

高德明的眼泪顿时涌出来，背过脸去擦了一把，小声地说：“你这都说了些什么？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扔下你不管过？素琴，你活着咱们是一个家，你不在了，咱们这个家也就完了。所以，你要有信心，为了我，为了孩子，为了咱们这个家，咱们一起努力渡过这个难关！来，把这个药喝了吧。”

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哄着李素琴把那碗黑糊糊的汤药刚给灌下去，李玉婷就拎着在家做好的饭菜来了。在病房门口见到眼里含着泪的高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奇怪地问道：“高星，你这是怎么了？”

但是高星却没有搭理她，擤了把鼻涕转身就进了屋。

下午快到五点的时候，高德明果然接到了文丽的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吧，和几个当地的朋友在一起。高德明拿着电话走出病房，在走廊上接听她的电话，有些为难地说：“我现在和女儿一起在医院呢。”

文丽道：“那就带上女儿一起吧，你们爷儿俩出来透透气也好。”

到了约定的时间，高德明和高星一起来到了约好的饭店，在服务小姐的引导下，直接就来到了他要去的包间。刚一进门，高德明看到屋里坐的那些人，立刻就愣住了。

房间里已经坐了七个人，只见姜宝山坐在了主陪的位置上，纪建国则在副陪的位置上，而文丽则坐在姜宝山的右手，左边留了两个位置，毫无疑问那是留给高德明和高星的。

这姜宝山一看就是应酬上的高手，见高德明站在门口发愣，连忙站起来热情地和高德明打招呼，伸手把高星拉到自己的旁边坐下，和高星开玩笑说：“给我做儿媳妇吧！”然后一本正经地对高德明说，“老高，这事咱今天就这么定了，你闺女给我儿子做媳妇。”

在座的人一起哈哈大笑，只有高星害羞地把头低着，脸蛋通红。姜宝山一手搂着高星就说：“既然咱们这事已经定下了，我这当公公的就得给儿媳妇一点见面礼。”说着从他的小皮包里掏出一个很厚的大红包，硬塞到高星手里，“来来来，儿媳妇拿着，和公公就不用客气了，没听人家说嘛，公公的钱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高德明刚要站起来阻拦，姜宝山却把他拦下：“哎，老高，这可是我们家内部的事啊，你现在已经是外人了，这里已经没有你的发言权了。”

众人听了又一起哄笑，气氛一下就活跃了许多。

文丽站起来，也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一块椭圆形坤表，给高星戴在手腕上说：“这是阿姨给你的，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高星低着头偷偷地看了一眼手表的牌子，看到了表盘上“Longines”的英文 Logo。

服务员给客人都倒上了酒之后，姜宝山发现高星面前的酒杯是空的，就把服务员叫住：“我这有这么重要的客人还没有什么喝的呢。儿媳妇，你想喝点什么？”

高星就抿着嘴笑说喝可乐。

姜宝山问：“你喜欢喝可乐？”高星点了点头。于是，他就指着坐在最外面的一个年轻人说：“你没有听见啊？我儿媳妇要喝可乐，还不赶快去拿，这么没个眼神，是不是不想进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高

星说，“喜欢喝可乐还不简单，你要是天天喝茅台，说不定我管不起你，喝个可乐嘛，你姜大爷我还能管得起。”

文丽插了一句：“不是公公吗，怎么这会儿又变成大爷了？”大家又笑了。

热菜上来了之后，姜宝山端起酒杯站起来，仍然不失幽默地说：“今天的话题是欢迎从上海来的商务部特派员文丽女士和他的老同学高德明，当然还有我的儿媳妇高……”他忘了还没有问高星的名字，就连忙弯下腰问，“儿媳妇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看我这公公当的，关键时刻掉链子，能把自己儿媳妇的名字给忘了。”

高星就告诉了他。“哦，对是高星，最高的那个明星，就是我未来的儿媳妇。”他接着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欢聚一堂，要约法三章：第一，今天不能说工作上的事；第二，今天不能说家庭的事；第三……第三条和前面两条一样，我就不重复了。干杯！”

大家都站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的把自己的酒杯端起来。

一席话让高德明听起来很感动，姜宝山的话很明白，就是怕在这里谈家庭会影响到高星的情绪。

整个吃饭的气氛一直保持着一种高潮，姜宝山始终是这个高潮的制造者。高德明心里也很敬佩这位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人，能够非常合时机地把握着整个过程，既不影响他的工作和形象，又恰到好处地使在座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到满意，说实话，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不容易。但是，高德明想，文丽为什么能和他坐在一起？难道这里面还是因为杜占举？如果是，这个杜占举的能量可真是太大了，把左右的资源都能充分地利用起来，自己却在背后不显山不露水。现在的贪官啊，真是越做越滑，也越贪越会贪了。

吃饭的中途，姜宝山端着酒杯把高德明拉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下，满脸凝重地说：“老高，你得原谅我，我这些日子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到医院去看看嫂子。现在怎么样了？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高德明叹了口气道：“谢谢姜总的关心，我还一直没腾出时间来向你表示感谢。不过目前来看情况不是很好，刚找了中医给开了些中药，

先吃一个疗程看看吧。”

“哦，是这样！”姜宝山点了点头说，“老高，我说句实话，本来呢，我是想等嫂子的病情稍微稳定一下后，你陪我去一趟北京，求杜司长把咱们这个事给办了，可总觉得嫂子病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忍心再把你给拖出去，这样显得我老姜太没人性了。正好接到杜司长的电话，说你的老同学文丽要过来，顺便也就把建国的事给解决了。”他伸出大拇指高高地翘起来道，“你的同学都是绝对的这个！就说建国吧，一天到晚愁得那个样，结果人家文特派员过来，只找到上面的人给说了一句话，这事马上就给办了，下午组织部已经找他谈话了，这事办得那叫一个麻利！所以晚上，文特派员说一定打电话无论如何也得把你给请过来坐坐，大家一起聊聊天，轻松一下，你也刚好出来散散心，老是待在医院那种环境里，情绪会变得很差。”

高德明心里一震，他没想到，文丽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就顺口问了一句：“她就是为这个事专程过来的吗？”

姜宝山神秘地笑笑，然后摇了摇头道：“她是做大事的，为了这点儿小事不至于专程过来，只是顺便罢了。”

纪建国除了客气地频频向文丽举杯表示感谢外，一直说话不是很多，无意中他忽然看到文丽脖子上的项链，项坠上竟然是一条精细的蛇，眼前不由得一亮，忽然来了兴趣，问道：“文特派员是属蛇的吗？”

文丽微笑着点点头。

纪建国这下醒悟过来，原来此蛇非彼蛇啊！也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对李战有了一种上当的感觉。

第七章 网络惊现九零后炫富女

婚姻本身从未摧毁任何东西，而只是将隐藏在你里面的东西带出来，显露出隐藏的东西。如果爱藏在你里面的话，婚姻会将你的爱带出来。如果爱只是个伪装或是圈套的话，迟早会消失，那时你的真实面目、丑陋的人格会浮现上来。

二十五、所谓情，不过是过眼云烟

同文丽、姜宝山等人这顿饭还没吃完，高德明心里惦记着躺在医院里的李素琴，就打了个招呼带着高星提前离开了酒店。在座的所有人都理解他，所以也都没多说什么，姜宝山要安排自己的司机过去送他，也被他拒绝了。刚走出门，文丽就追出来，抱歉地说：“德明，今晚上怠慢你们俩了，希望你能够理解。”

高德明笑笑说：“瞧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过来一趟不容易，应该是我请你才对，也算对老同学尽个地主之谊。可我现在这个情况，只能给你添堵，应该说抱歉的是我才对。”

文丽摇摇头说：“你如果和我这么说话就太见外了，我隔着远也帮不上什么忙，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卡，递给高德明，“这个卡里有点儿钱，你拿去给夫人买点儿滋补品。”

高德明执意不肯收，文丽只好硬给塞到他手里。当两只手接触到一起的时候，高德明只觉得像通上电流一样，全身都酥了。过了好长时间才缓过劲儿来，看着她的脸言不由衷地另开了个话题道：“对了，我还差点儿又给忘了，前几天你要的那些货收到了没有？这阵子我简直都快忙晕头了，什么也顾不上。”

“都收到了，放心吧。真是难为你了德明，在这么个时候还给你添这么多麻烦，事后想想我也太不懂事了。”

“这倒没什么，都是安排我下面的人去做的，我什么都没管。你那个朋友有没有说这批货的质量是否有问题？”

文丽眼珠子来回滚了几圈后，才说道：“只要不牵扯你的精力和时间就好。这样吧，我是明天晚上的飞机回上海，上午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谈好吗？”

高德明想了想说：“行，你忙完了就给我电话，我等你。”

出了酒店，刚好过来一辆出租车，高德明犹豫了片刻，就对高星说自己想走走，让她独自上了车先走了，而他则一个人沿着马路慢慢地往回走。

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走过了，马路上除了几辆偶尔驶过的出租车外，早已没有了白天的那种嘈杂和拥挤，夜色中他感到一种久违的释然，而心则被黑暗漫无目的地包围，透不过气，无助地看着马路中央蹿来蹿去的出租车，带着啸叫绝尘于漫漫黑夜。也许在这看上去略显陌生的城市街道上行走会让这些焦虑和慌张少一点吧，可他的内心却在不停地呼喊，世界这么大，我终究该去向哪里？路边的池塘，在月光下泛起点点水晕，片片荷叶包裹着黑夜，由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点燃着夜晚的静谧，隐隐看到露于荷叶之上的莲蓬，随风摇曳，如一个个夜间的精灵在轻摆平静的水面，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禁不住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着，仿佛是与这个夜晚在共享这空灵的寂寞。

想来，四十多岁的人，直到今天才算明白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道理：所谓情，不过是过眼的云烟，在生命这条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的路途中，只是一个曾经驻留的符号。如眼前这一汪池水，光阴流觞，曲水盘桓，一腔清辉堪比月华流荡，掌合清香，有情自森森，无意也潺潺，不求满目光灿灿明晃晃，只是希望能俯下身去，解开自己种下的禅，拂拭自己播下的缘，以换回一个曾经的自己，找寻另一条生命轨迹。

人人都说缘，可这个缘不是树上的叶子，信手可撷随手可弃，却是不易得最易失。比如李素琴，这么多年来，早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明心里很烦，可偏偏又是他的牵挂。而这个缘又像池塘里的那片荷叶，曾以为是，却未必是，比如文丽。

池塘曾经日渐繁华，然后再慢慢落寞，然而心中的莲池却未必一并喧妍，流水清涟，从不问花期，花开与不开却与水有关，若似镌刻在心里的那个缘，只能痴痴地等。一边是繁华落尽后的寥落，一边是翘首期盼则喧妍未到的寂寞，还不如花不开，人也不曾相逢。

他叹了一口气，心底涌上些许哀伤。是啊，四十岁的人了，总喜欢把人和车比较，再好的车到一定年限也要出毛病，保养好的和质量好的车能寿命长点，但是保养不好和出力的营运车的寿命就要短点。从不到二十岁踏入大学开始，没有官家子弟的捷径，没有富有家庭的辅助，甚至没有一副能够称帅的形象，自己只能在混杂的社会里东冲西闯，在撞得头破血流的日子里，只有李素琴给他疗伤，可偏偏自己心里却装了一个毫无关系的文丽。这么多年以来，所谓的花天酒地，兄弟义气，风风雨雨经历得不少，但是到头来想想，那个时候文丽又在哪里呢？在这个社会上若要获取属于自己的方寸之地，你没有资格谈条件，只能埋头苦干，太现实了，人不可能都是势利眼，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势利些，自己狼狈的时候朋友少得可怜，躲瘟疫一样的远离你。那个时候，文丽又在哪里呢？

然而，在这个时候文丽的出现，必然又会给他心里增添狂澜。尚未撷得天上云，已是心路几月天，白袍宽宽，暗香盈袖，云手徐徐，弹指依依。面对即将撒手人寰的老婆和暗恋许久的梦中情人，再一次把他拖进了一个看不到底的深潭，是决然，是不忍心然，是青鸟几欲振翼，却不担待这无望的殷勤探看。或许，两不相望，两不厌倦。将年轮串成菩提，一颗一颗手中流转。

寂然回到这菩提的轮回，翩然守候长久的缄默，真相还是幻觉，一切都从眼前飘过。有道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问题是世上哪有这么简单的释义？东边日出西边雨，很多年来本以为是，却仿似非，蹉跎岁月又怎奈几度钩沉？

他长叹了一口气，将手里的烟蒂夹在拇指和中指之间，用食指轻轻地弹了出去，燃烧着的烟蒂带着红色的暗火，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远远地落入了一片荷叶上，迸起几粒细碎的火星，随后便消失。

面对池塘，如同面对过去，像一场散了的电影，一个个镜头重新在脑子里滑过。不同时代的形象和往事，交替更迭在思绪中，李素琴、文丽，文丽、李素琴……传统的道德和时下的情爱，竟然成了一对不能融和的矛盾。锦年绣时，韶光已逝，过去的只留下点滴碎片，残存在心

底那个永远都不敢打开的硬盘中，只有偶尔才触及那些泛黄的记忆。就像那把老壶，不过是一个意念中的臆想罢了，更不知此番又将面临怎样的捉弄。脑子里只留下文丽风姿绰约的身影，还有那个迷人的微笑，似乎含情脉脉，似乎又什么也不是。

高德明不知不觉地就这样慢慢走回了家。推开门后见高星的房间里还开着灯，就轻轻地将门推开一条缝，发现这丫头还趴在电脑上，耳朵上挂着耳机，摇头晃脑地唱着什么，同时在津津有味地翻看着网页。高德明连叫了她好几声，她竟然毫无反应，就直接走过去，站在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膀，这一下可真的把她给吓坏了，只听到她“噉”地惊叫了一声，身体立刻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步蹿出去老远，惊魂未定地回过头看清楚是她爹后，极不满意地尖着嗓子叫道：“高德明，你是不是打谱要吓死我啊？”

高德明却板着脸问道：“你怎么还不睡？没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一边说，目光一边瞄向了电脑屏幕上的博客网页。还没等他看明白写了些什么，高星就冲过来将他推到了一边，以极快的速度摸过鼠标关掉了浏览器。

高德明闹了个无趣，就转移了话题：“刚才吃饭的时候，姜总给你的那个红包呢？”

高星撇着嘴道：“干吗？那是人家姜大爷给我的，你还惦记什么？”然后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块手表，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说道，“不过你这个同学简直太帅了，我刚才在浪琴的网站上查了一下，这块手表好几万哪，而且是林志玲代言的。哎老爹，你给我说说，你们俩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儿意思？”

经她这么一问，高德明就像被孩子揭到了短处一样，脸腾地就红到了耳朵根，支支吾吾地说：“这孩子，胡说什么呢？”

高星得意地说：“哈，被我猜中了吧？我说嘛，如果真的就是一个普通同学的关系，怎么会出手这么阔绰。”

高德明却淡淡地一笑，心不在焉地说：“哦？是嘛？哎，高星，我问你，你觉得今天这个阿姨怎么样？”

高星两眼一直都没离开手上的那块手表，随口说道：“人还挺仗义，其他没什么。”话刚说完，她立刻就警觉地瞪大眼，看着他的表情反问道，“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想法？你是不是打算让她做我的后妈？”

高德明几乎没加思索地顺嘴就说：“八字还没一撇呢。”

高星鼻子里“嘁”了一声道：“哟，看样子你还来真的了？高德明，你可别忘了，我妈还没死呢，我妈就是死了，她也不合适。看她那个劲儿劲儿的样子吧，给了这么块破手表就能收买我的心了？告诉你，没门！”说着，就把那只手表给扔到了床上。

高德明没再说什么，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很长时间没有睡着。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先在厨房里熬好了汤药，连同早饭一道带去了医院。在走廊里路过护士站的时候，一个护士叫住了他，递给他一张欠费单子。他接过来一看，竟然已经欠费三万多了，其中仅住院的病房费用就超过了两万。他的心有些疼，嘴上却没吱声，只是将欠费单子装进口袋，对护士笑了笑，然后就进了病房。

看上去，李素琴的精神要比前两天好了很多，脸上也显出了血色，这让高德明感到颇为惊奇，暗忖这中药的功效还真不得了，只吃了一服药，人的精神就大不一样了，这要是继续这么吃下去的话，应该会越来越好。

高德明也没往多处想，给她洗过脸，伺候她吃完了饭，想起上午和文丽的约定，刚要打算对她开口说要去公司转一圈看看，却没想到被李素琴拉住他的手说：“德明，你今天就别出去了，陪我在这坐会儿。”

高德明苦笑了一声说：“我得到公司里筹钱去，咱现在已经欠费了。”

李素琴却笑了笑，语气显得异常冷静，看着他说：“我估摸着这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想我怕是已经到了该走的时候了。临走了，有些话我得和你说道说道。”

高德明闻听此言，只觉得后背像是吹过一阵冷风，“嗖”地冷遍了全身，随即一股冷汗顺着脊梁沟就流下来。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回光返照？他瞪大了眼睛看着她，听着她颠三倒四地继续说道：“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爷儿俩，我走了，谁来管你们哪。你倒是好说，我走了以

后你肯定还得再找一个，找吧，只要能对高星好就行，我在地下也能安心。就怕再找个不省心的女人，往后的日子高星可就要受苦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你呀，就别在外面想三想四了，实际上你和玉婷倒是也挺般配，都是识文解字的人，比我强多了。她在我跟前也好几次说起过你，看样子是对你有意思，正好，她现在是单身，一个人带个孩子不容易，有她我还能放心，毕竟是姨娘，起码她不会亏待了高星。这些年，你在外边打拼不容易，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所以我给咱们家攒下了点儿钱，存折都放在床头柜最底下的抽屉里，密码是你的生日。这些钱你不要乱花，给高星留出她上大学的钱，再把房子装修一遍，我看你们就办了吧。德明，还记得咱俩前两年没事闲聊的时候说过的话吗？将来有一天，咱俩无论谁先走了，不要去买墓地，多花钱不说，那地方也太挤了。现在我要走了，你和高星到海边的坡地上去挖一个坑，栽上棵树，我就在那里等你，将来你走的时候，让高星把你给我送过来，咱们俩也就团聚了。”

高德明的头上如同响起了一声炸雷，把他给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这种生与死之间的对话，对他的灵魂无疑是一种强烈的震撼，将他的魂魄也一同带走，茫然的似在云际间乱转，在缭绕的云雾中，找不到该走的路径，以至于让他感到自己的每一寸肌肤都在不停地颤抖。过了好久，他才惊愕地抬起头，怔怔地看着她，而胃里就像倒进了一瓶老陈醋一样，烧灼得利害，扯动着五脏六腑一起上下翻腾，甚至已经忘记了痛。随后，眼前变得逐渐模糊了，大颗的泪水禁不住滚落下来，他用力地握住李素琴的手，泣不成声地说：“素琴，咱们来生还继续做夫妻！”

李素琴脸上带着明显的凄楚，惨然地说：“德明，你是个好人，和你过这一辈子，我没有遗憾。只是我这人不大讲理，让你受委屈了。不过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可不和你过了，太累！我呀，得找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在低声啜泣，两人的视线立刻都往门廊方向看去。高德明赶忙把脸上的眼泪擦干，走过去一看，见是李玉婷倚在门廊的墙上，看样子已经来了好长时间了，只见她双手捂着脸，却挡不住如

雨一样的泪水从指缝中流出。她踉跄着走进来，扑到李素琴的怀里失声痛哭。

李素琴抚摸着妹妹的头发，表情依旧很安详和泰然，仿佛不是要面临着死亡，而是要出一趟远门一样，不慌不忙地说：“你也不要太难过，刚才我所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还记得咱爸临死的时候说过的那句话吗？生是偶然，死是必然！所以，我已经都想明白了，你们就让我高高兴兴地走，不要让我看到你们的眼泪。”

李玉婷点点头，从皮包里掏出纸巾擦了擦脸，然后转过头对高德明说：“姐夫……你要是有事就先去忙吧，我和我姐还有些事要说。”

因为李素琴的一席话，让高德明见了李玉婷后反倒显得很不自在，经她这么一说，心里顿时感觉到了一种解脱，忙不迭地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医院。这个时候他满脑子想的还都是李素琴的话，也不知道自己该去什么地方，便开着车在马路上瞎转，稀里糊涂地竟然到了自己公司楼下。

既然来了就上去吧。高德明心情沉重地走进办公室，却见办公室里冷冷清清，除了倪亚兰一个人趴在电脑上玩偷菜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而且所有的办公桌都是空的。高德明觉得有些诧异，忙问倪亚兰：“人都哪里去了？”

倪亚兰神秘地笑了笑说：“人都走了。”

高德明一听就急了：“都走了？你怎么能让他们都走了呢？要知道，好几个人都是跟着我从创业开始的，我承诺过他们，等公司发展好了，一定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你怎么能让他们都走了呢？”

倪亚兰却显得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说：“你先别急，听我慢慢给你解释，再有两个月咱们这里的房租就要到期了，物业公司来催了好几次，我想了想，觉得与其继续在这个破写字楼里混，还不如再另外选个地方，重打锣鼓另开张呢。考虑到下一步咱们还得有更大的发展，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利豪大厦十八楼一次性给买下了，所有员工都已经搬了过去，现在也都没有什么业务可做，就请了一个营销专家给他们上培训课。同时我代表你重新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名字叫天德名绅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资金两千万，你还是老板，占股本的百分之五十一，也就是说，你现在的位置价值一千万，无论你将来做还是不做，利豪十八层都有你的一半股权。”

高德明像傻子听天书一样，听得目瞪口呆，感觉自己恍恍惚惚如同在做梦，抽出手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觉得痛，再看看倪亚兰脸上的严肃表情，明白这是真的，却依然傻了吧唧地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倪亚兰羞怯地低下头，喃喃地道：“这你还不明白吗？”

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上了，可高德明仍然没有什么反应，怔怔地看了她半天，脑子里像是一盆糨糊，倪亚兰所说的话，他仿佛根本就没听见一样。忽然一拍脑袋，想起了医院的欠费催款单，就问道：“你手头上还有钱没？医院里催我缴款了。这段时间，花钱像淌水一样，真把我折腾成空军了。”

倪亚兰二话没说，就进屋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卡递给他道：“早就替你想到了，这里给你存了五十万，密码是你的手机号码后六位。对了，她现在怎么样了？”

高德明接过了卡，长叹了一口气，还没开口，眼圈先红了：“估计是不行了，刚才在医院拉着我说了很多。算了，不说这个了。”

倪亚兰也跟着叹了口气，抬起头柔柔地看着他，用征询的语气问：“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你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去医院看看她？”

高德明惨淡地苦笑了一声：“看不看的都这个样了。我看还是算了吧，别闹得心里不好受，影响到情绪。”

话题就这么让他给斩断了，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倪亚兰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狠狠地骂了他一句：这个愚种！然后刚打算开口问高星怎么样了，高德明的手机响了，一看果然是文丽打来的，就跑到一边去接起了电话。

文丽还是那副莺歌燕舞的腔调问：“德明，你在哪呢？你过来吧，我和纪处长在一起，刚刚我才知道，原来你们俩还是连襟啊，看起来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你现在就过来吧，我们在这等你。”

高德明原以为是他俩单独活动，没想到她和纪建国掺和在一起，就泄了气地说：“你这样，我现在和一个朋友马上过去，你觉得方便吗？”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过来一起坐坐就是了。”

高德明放下电话，回头对倪亚兰说：“你没什么事吧？跟我一块儿过去吃饭吧。”

二十六、网络惊现九零后炫富女

说九零后脑残，这话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比如高星。

现在的人喜欢把各个年龄段出生的人做一个“精度归纳”，比如说七零后，是自强，而八零后，则是自私，到了九零后就升级成了自恋。当然这不能以偏概全，这些只是这些人所表现出的众多现象之一。

俗话说乐极生悲，高星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噩运也就从此开始了。

事情坏就坏在倪亚兰送给她的那个高像素拍照手机上，高星如获至宝，走到哪拍到哪，觉得这还不过瘾，又把倪亚兰的那些名牌包、名牌表都悉数套在自己身上玩自拍，又特地新浪网上开了一个博客，把所拍的照片得意洋洋地上传到了网上。后来感觉到只新浪一个地方没意思，于是又在猫扑、人人、腾讯、网易等各大门户网站全都开了自己的空间。此举原本也就是为了好玩，可没想到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热议的，是她在博客上所说的那些话，其中就包括那句社会底层人士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此语一出，即刻引来一片骂声，同时她的博客点击率也“噌噌”地往上蹿，平均日访问量达到了十几万。随着“九零后脑残炫富女”这个名字的知名度不断提高，高星也由此在网上出了名，成了“网络红人”，她的那些帖子也很快被转载到了各大门户网站，除了引来各种各样的骂声外，更有一些人对她的身份产生了

好奇，其中包括一些闲得蛋疼的职业网民对其展开了人肉搜索，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当然，这些事高德明根本就不知道。

事实上，高德明放下文丽的电话就后悔了，后悔的是要带着倪亚兰一起过来吃饭。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这话已经说出口了，又不能往回收，也就只好将错就错了。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倪亚兰从高德明的眼神里看出了他对文丽的眷恋，心里就觉得酸酸的，所以，在吃饭的过程中，她几乎没说一句话，直到走出饭店后，她才板着脸质问高德明：“你给我老实说，你进的那么多感冒药，是不是都是给她捣鼓的？不管是不是，你都必须赶快停手，这个钱不是你能赚的！”

高德明很惊讶她的这个态度，不以为然地看着她说：“是呀！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她一个在西班牙的朋友要的，她只是出于好心帮我一个忙罢了。这段时间正赶上淡季，也没什么业务可做，幸亏她给了这个单，利润还不错，总算是帮我渡过了眼前这个难关。”

倪亚兰冷笑了一声，不无讥讽地道：“好心？高总，你是走火入魔了呢，还是想钱想红眼了？什么钱你都敢赚哪？我告诉你，感冒药的事到此为止，这个女人没安什么好心，她能把你给害死，而且死得很惨！”

高德明不解地看着她问：“怎么回事？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倪亚兰没好气地说：“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药品生意，难道连这最起码的一点知识都不知道吗？如果你真的不明白，就自己上网查查去！”

高德明心里暗暗嗤笑她这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因为要着急赶去医院，所以对她的话并不往认真去想，只是想应付一下过去了事。再说，做了这么多年业务，在药品经营这个行业中已经算是轻车熟路了，更不要说像感冒药这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常用药了，这还用得着上网去查什么？

见他没有吱声，倪亚兰又追问了一句：“她是商务部的什么特派员？特派员还捣鼓这些感冒药干什么？”

高德明抬起头，不经意地往酒店大门方向看了一眼，只见文丽和

纪建国说笑着从里面走出来，就冲他俩挥了挥手，同时对倪亚兰说：“别说了，她过来了。”

倪亚兰连看都没看一眼，头也不回地上了车，一打方向就走了。把个高德明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呆呆地站在原地，两眼盯着她的车发愣，脑子里还在想，一个感冒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且还都是正规药厂生产的，这倪亚兰到底是抽了什么风？

上了车后，他脑子还在想这个事。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刚好一个卖报纸的走到车前问他要不要晚报，他也没多想就掏出五毛钱买了一份，打开后见头版头条一个巨大的标题：《网络惊现 90 后炫富女！钞票满天飞！》旁边还有一幅照片，虽然照片上的人打了马赛克，可隐隐约约地感觉那个女孩怎么很像是高星。他的心不由得一阵抽搐，赶紧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找到了那一版文章。

本报报道：当社会还将八零后看做是问题成堆的一代，并苦于找不到解决他们“自私自利、缺乏责任感、贪图眼前利益”等缺点的良策时，九零后的问题接踵而至——近日，《网络惊现九零后炫富女！钞票满天飞！》的帖子在各大网站流传，帖子中，一女孩开着法拉利跑车，拎着价值不菲的爱马仕、LV 等名包，手捧大把钞票在网上炫富，并且以极为轻浮的语言谩骂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帖子被转载后，女主角被网友们冠名为“九零后炫富女”，惹来板砖一片，七零后、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纷纷向其“开炮”。网友们认为，九零后虽然有钱，可大多都是父母的，有什么资格拿出来炫耀？更有网友呼吁应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念，长大后他们才能对金钱抱有正常的心态。

这个引起轰动的帖子共由六张图片组成，均为同一年轻女孩分别站在法拉利跑车前手里捧着大把钞票，摆出各种造型，尤其是最后一张，则为该女孩自己的清晰照片。

经查，该女孩是本市某高中的一名在校学生高某。据一位与高某熟悉的知情人士透露，高某家境并非像网上所说的那么富裕，其

父只是开了一个小公司，而她的母亲则是某商业单位的部门经理，家住在本市的一个普通小区内。至于网上所发的内容究竟是被利用 PS 手段恶搞，还是高某本人所为，本报将予以关注。

【附】该炫富女“经典语录”：

先说下我自己，随你们怎么叫喽，九零后也罢，富二代也罢！不过是穷酸人贴的标签而已，小姐自己过得爽，才是硬道理哦！愿意上学呢，就出国去，想回来呢，买张机票就回来。你们那些要死要活的奋斗着的八零后们，在这个拼爹的时代，也活该你们没有个有钱的爹，所以，我很同情你们哟，而你们也只有继续顶着一张苦逼脸苦哈哈地卖命吧！你们别无选择。哈哈！

说实话，我也是个善良的人，九零后也不是叫嚣者。但是真的很看不惯八零后的仇富心理！一群伪愤青！你们之所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那是上天对你们的惩罚。见过这么多钱吗？见过我开的车吗？怕是你们一辈子的钱也不过就买两个车轱辘吧！

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想、怎么骂，二十年后你们就会明白的。请问你们，现在还天天上班等着每个月发那点工资养家的所谓的白领们：你有资格吗？你银行卡上的钱还没我手上零花钱多吧？你们慢慢奋斗吧！你们每天六点起床、手里拿着俩韭菜大饼、挤着人山人海公交车、忍受着老板的毒骂和虚伪的同事的笑声、生一个比你还自私的小孩，你们一辈子这样慢慢地过下去吧！

也只有你们无能的八零后们，又怕老板骂，又舍不得那点可怜的薪水罢了！没错。房地产公司就是有钱！约姐妹吃饭，下午做 SPA！这才是小姐应该有的生活，八零后的黄脸婆们闪开，假装清纯的也闪开！本人更不是征男友的！你们哪个能配上我？

高德明的心突然间被提到了嗓子眼，脑袋像是被人猛地抡了一家伙，立时就懵了。他屏住呼吸认真地看完了这篇报道，越看越觉得心里堵得慌，拿着报纸的手抖得厉害，报纸上的每一个文字，就像一颗颗射向他的子弹，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得找不着北了，双手扶着方向盘不知该

如何是好。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照片上的女孩没错，就是高星。

正当高德明还在犯愣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一看号码，是倪亚兰打过来的，立刻想到照片里的法拉利恰好就是她的那辆车，心里的那股火气一下子就找到了发泄处，接起电话二话不说就狠狠地质问道：“这些天你到底都教了高星些什么？”

倪亚兰在电话里一怔：“我？没教她什么呀？她在我这里挺好的呀，按时上网，按时写作业。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高德明近乎咆哮地吼道：“你看看今天的晚报吧，你敢说她捣鼓的这些事和你没有一点儿关系？”

倪亚兰被他这么一吼愈发糊涂了：“晚报？什么晚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高德明口气略微有些缓和地说：“高星可能用你的车和你的钱，拍了一些照片发到了网上炫富，被记者给捣鼓出来登报了。”

倪亚兰这才明白高德明发火的原因，让她感到吃惊的倒不是因为高星拍了几张照片，而是就这么屁大点儿事竟然也能被记者写到报纸上去，觉得那些记者也太无聊了，于是就淡淡地说：“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炫个富嘛，有富才能炫，没富的话你就是让她炫，又能炫出个什么来？我看这帮人纯粹是吃饱了撑的，不过就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罢了。”

高德明被她给说的直接就没了脾气，哀怨地叹了口气道：“如果我真是家财万贯亿万富翁，她炫了也就炫，问题是压根儿就没这个富，你炫些什么？不就是贪慕虚荣嘛。一个小屁孩有这样的思想可不是好苗头。”

“贪慕虚荣怎么了？犯法吗？谁不贪慕虚荣？你敢说你就那么敞亮，一点儿虚荣心都没有？好了，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个话题。本来打个电话想问你个什么事，让你这么一搅和全忘了，等回头想起来再说吧。”没容高德明再说什么，她那边已经挂上了电话。高德明被这一顿抢白给驳斥得哑口无言，心里那股火也消了一半，拿着手机想了想，还是给高星拨个电话，问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星显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报纸的事，接电话的语气仍然还

是带着平时的嚣张劲儿。高德明尽量用平和的口气问道：“高星，我问你，这些日子你到底都在网上捣鼓了些什么东西？”

高星大大咧咧地答道：“玩儿呗，怎么了？”

高德明无奈地喘了一口粗气道：“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自己去买份今天的晚报看看吧。这回舒坦了吧？再让你闲得穷他妈得瑟！”

高星一听她老子骂她就恼了，冲着电话就大声嚷道：“高德明，请你说话的时候要注意文明用词，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我哪个地方得罪你了，招你这么骂我？”

把高德明给气得真是七窍生烟，拿着电话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哆嗦了好一会儿，才大声吼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还不知道？我告诉你，骂你都是轻的！”

谁知，高星却用刁蛮的语气说道：“哟，听你这意思还要打我是吧？你打呀。你要是敢动我一指头，我就到法院去告你侵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你现在就去告我吧！”高德明暴跳如雷地大声吼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他恨不得现在就从电话里伸出一只手去打她一巴掌。就在这个时候，耳机里传来了等待呼叫的“滴滴”声，便直接挂掉了高星的电话，又接起了新的呼叫，耳机里传来了文丽亲切的声音：“德明，电话还这么忙啊？”

高德明赶紧解释：“哦，没事，是孩子打过来的电话。”

“刚才吃饭的时候忘了和你说，昨天晚上我那个朋友又来电话，问问你还能不能再进点货。你这两天如果方便，就再给我进二百件货。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打款。”

高德明一听，联想到倪亚兰刚才所说的话，立刻就引起了他的警觉，可是又不能直接说不行，便支支吾吾地推辞道：“我最近确实忙得头昏脑涨了，这样好不好，让我先处理完了家里的事，腾出精力再来办这个事。你觉得好不好？”

即便他说得如此委婉，可文丽的态度还是发生了变化，语气冷冷地说：“你吞吞吐吐的说什么呢？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意没意思就明说好了，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当时我也是想能帮你找一个赚钱的事做，为了给你揽下这个生意，我在朋友那边是拍了胸脯的，这样的事摆明了就是要你赚钱扒分的嘛，谁都会抢着去做呢。”

高德明急忙辩解道：“文丽，你先别着急嘛。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这两天我老婆确实已经不行了，我是说，先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再办你的事。”

文丽略有缓和地道：“哦，是这个样子呀，我明白了。其实，这些事也不需要你亲自去做嘛，你安排刚才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小姑娘去办好了，我最多再给你这边加点儿劳务费。你觉得加多少合适？我告诉你德明，对这些农村来的打工妹你可千万别客气。就说今天和你一起来的这个吧，啧啧，背个假的爱马仕，拿个假的 Vertu 手机，就以为自己是城市人了，真是笑死人了，这些人永远都改不掉的是那一身乡下人的习气。”

高德明哭笑不得，还不能反驳，只能应付地说：“你说得太对了，我确实应该腾出精力来考虑一下公司的发展了。”

文丽淡淡地笑了笑说：“对咯。那我现在就给你打款，在原来的基础上，再给你加百分之二十的劳务费好了。我还没和我那个朋友说呢，就私下给你答应了，作为老同学，我可真的做到了仁至义尽。”

高德明收起手机，倚在座椅上想了想，然后发动起车，沿着马路的外道慢慢往前走，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网吧，就拐了个弯把车开过去。高德明下车后直接就进了网吧，找了个没人的空座，打开电脑后，在百度输入了“感冒药”几个字，屏幕上立刻显示出了一整页这类资料，可并没有发现有什么违禁之类的信息，于是又输入了“感冒药成分”，同样也是显出了很多信息，他随手点开了其中一条，内容是：

含对乙酰氨基酚 325 毫克，盐酸伪麻黄碱 30 毫克，氢溴酸右美沙芬 15 毫克，盐酸苯海拉明 25 毫克。辅料为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聚维酮 K30、聚乙烯吡咯烷酮 K90、糊精、聚山梨酯 80、硬脂酸镁、薄膜包衣预混剂。

高德明仔细地看了好几遍感冒药的成分，从字面上来说这些成分也没什么问题呀，那倪亚兰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既然没问题就接着往下做吧，到手的钱再不去拿，估计就是有病了。他正想要给倪亚兰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手机却响了，显示出的号码是李玉婷的，还以为她也看了报纸是为高星的事呢，没接电话就先叹了一口气。可是，当他刚接起电话时，突然传来李玉婷急促的惊呼声：“高德明，你在什么地方？赶快回来，我姐可能不行了！”

高德明顿时就傻了，呆呆地看着手机发愣。

二十七、感冒药和合成苯丙胺之间的关系

天空忽然飘下了毛毛细雨，天地之间呈暗灰色，沉甸甸地砸在人的心里，如同坠了一个沉重的秤砣，压得人透不过气。其实雨很细小，落下来的甚至不能算是雨点，而是一层随时都能被风吹散的雾，如果时间稍微短一些的话，甚至都看不到地面上潮湿，打在身上看似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轻浮在人们的头发上，如落了一层烟雾茫茫的水汽，带着袅袅水影，在视野中漫天缥缈，整个城市的建筑全部都氤氲在这种蒙蒙烟雨中，世界仿佛变得影影绰绰而让人眼花缭乱，似乎连天与地都因此而缩短了距离，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这个秋天来得很早，从难耐的酷暑到清凉的秋夜，几乎只是经过了一场雨。

九月刚过，只感觉到“轰隆隆”的一阵雷声过后，浓浓的秋意就到了，与白天强烈的紫外线相比，夜里的气温骤然降低了不少，人身上没有黏糊糊的汗气，从而变得爽滑了许多。蛙鸣已远走他乡，一声蟋蟀的啼叫，把世界又带入了秋天，秋虫似是潜入了秋夜的髓，在嘶吼中肆无

忌惮地渲染着秋意，街道上长长的街灯水影伴奏，风微微地吹，带来一股寒意。

刚刚洗过澡的倪亚兰披散着湿淋淋的头发端坐在电脑前，手里端着一杯红酒，不紧不慢地左右摇晃，而两只眼睛则紧紧地盯在了屏幕中所显示出的“麻黄碱”条目上。百度的条目解释是：麻黄碱，又名麻黄素，英文名称是 Ephedrine，一种属于芳烃仲胺类生物碱，分子式 $C_{10}H_{15}NO$ ，存在于多种麻黄属植物中，是中草药麻黄的主要成分，无色，挥发性液体，可以水蒸气蒸馏；常用其盐酸盐，为白色针状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无臭，味苦，在水中易溶，有松弛支气管平滑肌、收缩血管、兴奋中枢等作用，是合成苯丙胺类毒品——也就是制作冰毒、摇头丸等新兴毒品的主要原料。

她把计算器拿到跟前，一笔一笔地往上按着数字。按照资料所显示的每粒感冒胶囊含三十毫克盐酸伪麻黄碱来计算，这笔账就应该这么算：三十毫克乘上每盒二十四粒再乘上每件二百盒，这就是说，每件货至少可以提出十万毫克的麻黄碱，而一百件货就可以足足提出十公斤！

十公斤！

她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暗暗骂道，高德明你他妈这是在作死啊，而且已经死到临头了，自己竟然还没知觉。关于那个叫做“合成苯丙胺”，也就是俗称冰毒、学名叫做“亚甲二氧基苯丙胺”的东西，对她来说是大熟悉了，甚至熟悉到已经融化于血液中、铭刻在记忆里的地步，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在恐惧中度过。她无法忘记那个与“亚甲二氧基苯丙胺”有着密切关系的男人，长着一张迷人的面孔，而背后所呈现出的却是另外一副丑陋阴毒的嘴脸。就是这个男人，粉碎了她的青春梦，击溃了她的婚姻，气死了她的父亲，也彻底毁了她做人的自信。那段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对她来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心悸不已，俨如历经了一次人生炼狱，恐怕到死都不会忘记。

那个人叫周涛，一个真正的小人，而且还变了态的小人。这辈子她都不想再回忆这个让她感到恶心的名字，并尽最大的可能彻底抹掉这个人的所有记忆，并且在自此以后的日子里，她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但凡见到所有姓周的人，她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敌意，甚至连中央电视台那个叫周涛的主持人所主持的任何节目，她都从来不看。在她的心目中，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姓周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如今，当她再度看到了这个化学名词的时候，立刻就勾起了她六年前的记忆，禁不住全身战栗。是啊，转眼工夫就六年了！

记忆定格在六年前的那个雨夜，然而，刻骨的心伤又何止六年？从结婚当晚开始，她就落入了一个难醒的噩梦中。那位平时看上去温文尔雅的新郎，终于露出了卑劣的面目。

她确实不愿再去回想这一切，只是定格在沾染上了吸毒恶习的前夫，终于在某一天深夜，因过度吸食了毒品，导致连人带车掉到了立交桥下，一命归西。

她慢慢地来到平台向下俯视，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了。闪烁的LED，林立的高楼，嘶吼的音响，拥挤的马路，急匆匆的行人，还有刺耳的汽车喇叭，组成了一曲嘈杂的都市交响，浮躁地挂在楼宇之间，极像在小的时候曾经听到过的铁锹拖在落满沙砾的马路上发出的刺耳啸叫，让人听了颇有晕厥感，也很像德彪西的音乐中总有的那么几处尖利的叫声，估计心脏病患者很难接受。

六年多的时间，倪亚兰就是在这等的心理压迫中低调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她感到了一种源自骨子里的寂寞和孤独，像一个恶兽的巨齿在啃噬着她的灵魂，让她在痛不欲生中慢慢地消耗自己，让她几近崩溃。直到遇到了高德明，她以为自己尘封已久的窗户终于迎来一缕灿烂的阳光，总算把几近荒芜了的心情梳理成型，而远远扔出去的，则是喧嚣和浮躁。她终于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解脱感，自忖浅浅的平静沉积于千年厚重之下，所有富贵与贫贱都在此见绌，记忆中只有那个并不俊朗的身影和飘零的雨，还有他整日为之奔波的生意。那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男人的精神，让她为之怦然心动，竟扯起了深埋心灵深处的袅袅情缘，陡然腾起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世界变得模糊。她所有为他做的事，都是因为爱上了他而甘愿付出，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无法逃脱，包括对他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爱慕。拂去灰尘后惊奇地看到了鲜活，看到了飞扬，

看到了激情直上九天的云霄，可以拂去尘埃打开心扉，将那片难耐的寂寥就此束之高阁，却不曾想到竟然成为心殇，而这，最终不过还是捧着昨夜凋落的一阙残梦，成了她的一个心疼，毕竟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面对着空洞的阳光，她依然寡人一个，独自在纷扰喧嚣拥挤的尘世中孤独地徘徊，留下的，只是一个记忆深刻的惨淡。

这一切，直到得知他妻子罹患绝症，她的心才终于得到了复苏，试图用自己的财力来打造一个崭新的高德明。

国粹中那一段经典的唱词让她深感其意——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想来与现实若有几近之处，六年来独居小楼与世无争，远离能产生龃龉污染的那些人和事，远离纷杂尘世中所有带来不和谐音符的党友，深居简出，一个人端坐书屋，去做自己的本分，平淡地读书品茶看电视，看上去一切皆为随心所欲，实际内心包不住的是寂寞，站在楼上俯视这五彩缤纷的世界，似乎唯有自己是一个有钱的闲人。钱不是个问题，除了对功名二字尚存一息幻想外，甚至对所有的物质早已麻木得没有了什么感觉，不过就是银行的户口里多一个零和少一个零的数字关系，影响不到生活的自然属性，然而精神世界的颓废，则让她感受到了世界还有她这么一个落寞的角落，早已被人遗忘。

奥修说过，婚姻本身从未摧毁任何东西，而只是将隐藏在你里面的东西带出来，显露出隐藏的东西。如果爱藏在你里面的话，婚姻会将你的爱带出来。如果爱只是个伪装或是圈套的话，迟早会消失，那时你的真实面目、丑陋的人格会浮上来。婚姻纯粹是一个让潜藏在你里面的任何东西显露出来的机会。

大梦天下哪！醒来的不过另一个南柯——以极品扮相，极品装束粉

饰起的一具行尸走肉，满目驻留于名利空间追随着掖藏于肚臍下的一串零，不过是多一个或少一个的感叹，抑或是点钞机空洞的却是令人耳悦的声响，沉在梦里，死在现实。思想便成了一个假设存在的世界，依序在狂乱喘息中号叫着倾力射出了那一小撮凌乱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沉沉地倒在了梦中，继续南柯之旅。

对讲门铃响了。突然响起的门铃让倪亚兰显得有些紧张，心也随之怦怦乱跳。她回过头迟疑地看着门的方向，脑子里在快速地思索，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按门铃？她边满腹狐疑地胡乱猜想，边轻轻地走到门廊打开可视屏一看，出现在可视屏里的竟然是高星，她那颗紧张的心才轻松下来。

高星显然是刚刚哭过，脸上还带着清晰的泪痕，进了门委屈地喊了一声“亚兰姐”，那张嘴又瘪瘪约约的想哭。

倪亚兰惊讶地问：“哟！你这是怎么了？是谁惹你了？”

高星却闪到了一旁，直愣愣地抬起头瞪着她，像是鼓足了勇气一样问：“亚兰姐，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很喜欢我爸爸？”

倪亚兰的脸顿时像起了火一样，烧得她难受，可不知道她说这话是出于什么动机，就闪烁其词地说：“你这么晚过来就是为了这个事？”

“到底是还是不是？”

倪亚兰几乎没有勇气与她的倔强目光对视，紧咬着嘴唇，将视线转向了一边，然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高星见她点头了，就往前逼近了一步问道：“你既然喜欢他，为什么不去当面对他说？”

倪亚兰惆怅地叹了一口气道：“我一直都在等着他开口呢。”

高星吼道：“你等他开口个妹啊！你又不是不了解他那个人，你就等着吧，再等下去他就被我小姨给抢走了！”

倪亚兰吃了一惊，像是当头挨了一棒，脸上的表情在急剧地变化，赶忙问道：“被你小姨抢走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高星突然“呜呜”地哭开了，良久才止住了哭，哽咽地说：“我妈已经不行了，刚才在医院里，她要我爸向她保证，以后只对我小姨好。”

倪亚兰全身不由一震，嗓子里如同被一个什么硬物给卡住了，呛得她一连咳嗽了好多声，好不容易才平定下来，神色紧张地问：“那你爸怎么说？”

“他怎么说的，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倪亚兰颓然地坐在了沙发里，双手紧紧地抱住头，就像亲眼看到自己锅里已经煮熟的鸭子，还没等她来得及下手去捞呢，竟然匪夷所思地扑啦扑啦翅膀给飞了，那种唾手可得却又不慎丢失的失望不言而喻。她忽然感到一股逼人的寒气从心里掠过，鼻子一酸，眼泪吧嗒吧嗒地滚落下来。

见她在哭，高星却急了，说话的语气也就更不讲究语法修辞了：“你现在哭有个毛用啊？有哭的工夫，你倒是赶紧想办法啊？”

倪亚兰停止了哭泣，泪眼婆娑地看着高星。这丫头的一句话像醍醐灌顶一样，总算把她给敲醒了。高星说得没错，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哭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赶快想办法把人给留住，只要能留下人，什么都好说，否则，自己之前为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牺牲，都将成为泡影。

她的脑子快速地转了两圈，目光不经意地看到了扔在茶几上的手提电脑，脑袋灵光一现地闪出了一个名词：合成苯丙胺！

二十八、连环套

李素琴已经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医生说，目前全身所有器官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竭现象，一旦撤掉呼吸机的话，病人随时都有可能死亡，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家属千万不能离开。

然而，偏偏就赶在了这么个时候，高德明出事了。

出问题的是高德明的公司。具体原因是有人向药监局举报，他公司的药品涉嫌超范围经营不在范围之内的产品，并且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必须将药品存放于指定仓库，而是将大批量的感冒类药品混乱地堆放在公司内部私设的库房内，同时还有通过药品回扣的方式向医生行贿等等。市药监局稽查大队接到举报后丝毫没有怠慢，立刻会同工商局一同前往处理。但是，当执法部门到达该公司时，并没有见到如举报人所称的药品堆放，而是意外地发现库房内堆积了大量已经废弃的感冒药包材，于是便怀疑有制售假药的嫌疑，便立刻通知公安局经侦部门一同对该案进行办理，并当即立案调查。

高德明在电话里听到倪亚兰对他说的这个消息后，立刻就慌了，他心里很清楚，药监局没有处置权，此事既然已经惊动了工商局，毫无疑问地将会立案，一旦立案，肯定要依照法律相关条款来执行，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明文规定，一经查实即可处以罚没全部货物并处最高二十万元的罚款，且此类案件按惯例都是以上限来进行处罚。可问题是，现在已不仅是药监和工商的事了，连公安也掺和了进来，这事就变得复杂了。

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赶到了这么个时候。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必须得赶快想办法处理。高德明也就想不了许多了，连忙掏出手机，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谁和工商有关系，就顺着手机的电话号簿翻，终于看到了姜宝山的名字。这家伙在市里算是个能人了，他肯定有能力来解决这事，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发射键。可任凭电话响了半天，姜宝山的手机始终是处在无人接听的状态下。把高德明给急得出了一头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心急如焚的高德明实在找不到其他门路，只能抱着姜宝山这一棵树了，唯有继续再拨他的手机。也不知道拨了多少遍，姜宝山总算是接起了电话，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刚才在开会，手机打在震动上了。有什么事老高？”

高德明在电话里终于听到姜宝山那一声粗嘎的声音时，立刻如释重负一般地嘘出了一口长气，尽量简短地把事情的过程向姜宝山说了一

下，让他出面帮忙给解决一下。

姜宝山听了后，却不紧不慢地说：“老高，你先不要着急，反正也没有多少钱，大不了不做这一行就是了。”

高德明见他说得如此轻巧，就更是焦急，脑门子上顿时冒出了一层白毛汗，几乎用哀求的语气说：“我不干这一行吃什么呀？我老婆住院基本上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我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再把这个门路给我堵上，怕是只有等死的份了。”

姜宝山沉吟了片刻说道：“你这么说的话，事就大了。这样，你先等会儿，我这就给你落实。”

几分钟后，姜宝山的电话果然打了回来，语气和刚才相比严肃了许多：“老高，你先别着急，听我慢慢说给你听。刚才我打电话简单问了下情况，好像比你所说的要严重很多。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是不是做过大量的感冒药生意？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公安局现在初步怀疑你是在涉嫌贩毒！如果情况属实，这个事怕是谁也救不了你，你最好马上就去公安局说清楚，也算是给自己争取一个自首的机会，要不然的话可是个大麻烦。”

“涉嫌贩毒？”高德明似乎清晰地感觉到头顶响起了一个震耳欲聋的炸雷，眼前突然冒出金光万道，脑袋随即“嗡”的一声就炸开了，他的身体晃了晃，险些一头栽倒在地。而姜宝山还在手机里“喂，喂”地叫他。

他定了定神，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说给姜宝山听，双目无神地对着电话哭咧咧地重复着说道：“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姜宝山反倒很镇静地安慰他说：“我这里有两套方案供你选择，一是马上去就近派出所投案自首，像你这样的情况，最多也就是判个三五年。这第二套方案嘛，”他故意卖了个关子，抽了一口烟后接着说，“你跑路出去躲躲，等过了风头以后再回来，这边的关系再处理到位一些，自然也就没什么事了。”

高德明皱着眉头，一副苦逼模样道：“现在的问题不是跑不跑路，我一旦离开了，我老婆可就没人管了。”

姜宝山接着他的话说：“你以为你不跑路嫂子就有人管了？万一你这回进去了，反倒更麻烦！”

“你说我跑路能跑到哪？总不至于跑到火星上去吧？”

“老高，你先别着急，你现在是不是在医院？你就在那里等着我，我现在马上派车过去接你，咱们商量好一个万全的对策再说，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姜宝山放下手机，阴险地对纪建国笑了笑说：“这是老天爷在帮我哪，这回就让他给我像颗钉子一样钉在北京，让他出面去逼杜占举比我去一百次都管用。”

在姜宝山打电话的整个过程中，纪建国一直都坐在旁边，而且也亲耳听到了他和工商局的电话里所说的全部内容，高德明这事即使说破了大天，也不过是一起极为平常的小案子，充其量也就是罚几个钱就过去了。但是却被姜宝山抓住了其中的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感冒药品中含有一定成分的麻黄碱，为防止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若非正常渠道，均不得从事批量贩卖，所以，他这一句话击中了高德明的软肋。

纪建国很欣赏姜宝山身上那股具有相当天赋的商人气质，一个好的商人必须具备四个独特能力：对人性的深度洞悉能力；对信息中包含商机的超级解读能力；一针见血直逼事物本质的能力；知道“合”能赢能大，“独”会小会死这个原理。这些，在姜宝山身上都反映得淋漓尽致。

文丽此次受杜占举的指派专程过来帮纪建国解决职位问题，仅从她在场面上所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就让纪建国看得眼花缭乱，不由地暗暗折服这个女人的能量，同时，也发现了她身上的最为致命的一个弱点，就是没有她不敢拿的钱，比如他这个处长的职位，文丽开价就是一百万，其中预付七十万，剩下的三十万正式下文后再付，而且不得还价。

这一百万的开价说起来也算是一个合理价位，不过对于刚刚离婚被净身出户的纪建国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经过简短的考虑，他在第一时间直接找到姜宝山，由他来替自己埋这个单。姜宝山答应得很痛快，当即就把钱打给了他。虽然两人都不捅破这个谜底，但是相互都心照不宣，只要纪建国手里的笔在容积率上给稍微一歪，别说一百万，一千万

也都回来了——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高利贷！

当纪建国的第一笔款刚打到文丽的账上，立刻就接到了组织部门的电话，约定了谈话时间。此举让纪建国惊讶得目瞪口呆，这女人也太神通了吧？

和组织部派下来的两位同志的谈话还算成功，尽管他们一再表示这次只是做一个初步的摸底谈话，并不是真正的考察干部，也已经让纪建国热血沸腾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狂热和激动，似乎已经看到了处长的宝座正在向他召唤。谈话结束以后，纪建国说下班后请两位一起简单吃个饭，对方婉言地谢绝了，并说还要再找其他同志谈谈。

组织部门的人刚走，李战就推门进来了。纪建国一看到她，就想起了她的假“属蛇女”身份，脸上的表情忽然之间变得异常冷漠，随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一份文件，态度很生硬地问了她一句：“有事吗？”

李战一听从纪建国嘴里蹦出的这三个字就像三个冷冰冰落地能摔碎的冰疙瘩，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犹如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了脚后跟。她的脸涨得通红，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纪建国见她没动，又加重了语气，严厉地说：“以后进领导的办公室要学会敲门，这是我们公务人员最起码的教养和素质。”

李战感觉纪建国是在故意羞辱她，那颗颤抖的心像被针扎一样一滴一滴在流血，眼泪在眼圈里不停地转动。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个昨天上午还和自己上过床、在床上表现异常勇猛的热血沸腾的男人，为什么在过了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之后，竟然冷酷得判若两人呢？她憋屈得差点就哭出来，胸口像堵上了一团棉花一样，堵得她喘不过气来。她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离开了纪建国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她越想这事越觉得不对头，就给他发了个短信，语气中含有威胁的成分约定晚上必须在一家饭店见面，如果不去，后果自负。

毕竟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自己的人格遭到了绑架，所以纪建国不敢怠慢，按约定的时间满头大汗地来到了饭店。这个时候李战已经提前到了，一个人在单间里坐着，也没有点菜，手里拿着一本新出的时尚杂志在胡乱地翻看着。纪建国问：“你怎么不点菜呢？”

李战白了他一眼，态度依旧冷淡地说：“我凭什么要点菜？我有什么资格点菜？”

“那你想吃点什么？我来点。”纪建国今天的心情特别好，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你看来个鲍翅怎么样？”说完就招呼服务员把菜点上。

李战阴沉着脸说：“我今天请你过来不是吃喝来了，是有事要对你说。纪处长，咱俩的关系这么不清不白的也已经一年了，我是你的什么人？是情人？二奶？还是你的小蜜？这一切好像都不是。如果是情人，你应该爱我，是二奶，你应该养我，是小蜜，你应该包我。而现在呢？我不过是你解决性欲的一只鸡，一直不用花钱的鸡，想了就趴上来捣鼓一顿，完事了就扔到了一边不管不问。今天我就想问问你，我在你眼里算是个什么东西？”

纪建国没有想到李战会突然提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搪塞地说：“你在我眼里是什么样的人，难道说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哼哼，”李战冷笑了一声说，“纪建国，今天你不用想逃避。眼下不是你处长进入了考察期了吗，我告诉你，只要我嘴一歪歪说出一点对你不利的事来，你这个处长就没什么希望！”

这话击中了纪建国的软肋，吓得他打了一个激灵，手里的茶杯险些掉在地上，慌慌张张地抬头看了看四周，急忙压低了嗓门说：“我们出来吃饭，你提这个干什么？”

李战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说法。”

“这么说你是来要挟我了？”

“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一件商品的话，你使用了这么长时间，也得给个说法呀，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纪大处长？”

纪建国也斜着眼从她的脸上扫过，却发现她很平静，而且平静得可怕。“你说吧，要什么条件？”

房间里的空气沉闷着，清晰地听到空调机发出的“嗡嗡”声。过了许久，李战才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像鼓足了勇气一样抬起头看了看纪建国，又把头深深地埋下去说：“我现在急于要买下上次去看的那套房子，但是手头上没钱，所以想……想问你要一百万，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满足我的要求。”

“一百万？”纪建国被她惊得险些从座椅上跳起来，“为什么向我要一百万？我又为什么要给你一百万？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李战脸色一沉，冷冷地说：“没有理由，你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考虑吧。”说完，就站起来准备要离开。

纪建国在后面一把拉住了她问：“你把话说明白了，你到底什么意思？”

她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绿色的U盘扔在纪建国面前：“我想说的话都在里面，你自己回去慢慢看吧。我的话就这些，你自己去琢磨，我还有事，就不能奉陪了，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告诉我一声。再见！”

秋老虎的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这是多少年都没有遇到的酷暑，报纸上说，由于连日的高温不退，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比往年高了将近两倍。

纪建国在办公室里傻愣愣地望着天花板，他一直在想自己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李战这种敲诈行为。不客气地说，自己的小辫子现在就攥在李战的手里，她只要对任何人漏出一点口风，都有可能使自己努力了十几年的梦想化为泡影。这个女人太阴险了，如果让她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极有可能会成为自己前途上的一块非常危险的绊脚石。

他觉得自己的脑子就像被这个闷热的夏天给闷熟的一锅迷迷糊糊的烂粥，使他感到焦头烂额。他忽然想起报纸上曾经刊登过的一个案例，说广东一个地区有一个官员，因为不堪被情人所敲诈，最后下手把那个女人给掐死了。

他忽然感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阵轻微的抖动，如果真的就这样被李战敲诈的话，还不如杀了她。但是起码不能像那位副局长那样愚蠢，而是要做得天衣无缝，让任何人都觉察不到这件事是他做的。纪建国忽然感到自己全身的热血都已经沸腾了。

玩了一辈子鹰，这回被鹰给啄了眼。就在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出对策的时候，姜宝山带着图纸来了。纪建国落寞地叹了一口气，从抽屉里

拿出笔，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纸，刚要开口说这事，高德明找姜宝山的电话打进来了。

二十九、生是偶然，死是必然

让倪亚兰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一个举报电话，竟然把高德明给吓得失魂落魄，要丢下危在旦夕的李素琴而去独自跑路。这使她感到追悔莫及，暗骂自己办了一件天大的傻事。放下高德明的电话，她又马上联系上高星，让她马上去医院看着她爹，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离开医院半步，一切听候她的指示。把一切都安排妥了以后，自己则开着车去了工商局，接受调查处理。

作为倪亚兰的跟屁虫，高星当然对她是言听计从，而对李玉婷却是充满了敌意。到了医院，见李玉婷正在和无精打采的高德明说话，就横插了一杠子，很不客气地把高德明给拉到了一边。李玉婷对她的这一举动并不知情，有些生气地对她说：“你这孩子，我正在和你爸商量你妈的事呢。”

高星却回敬道：“小姨，这好像是我们家的事吧，即便有什么事需要商量的话，也得我爸找我商量才是。”

李玉婷这回是真生气了，沉下脸数落道：“你现在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大人之间的事，你跟进来掺和什么？”

高星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昂起头看着窗外的天空道：“我要是再不来掺和的话，我爸可就快变成我姨夫喽！”

李玉婷一听这话是又羞又气，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转过身回到病房，气咻咻地抓起自己的包，冲着高星扔下了一句话：“我还懒得去管你们家的这些破事呢！”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刚走进电梯，手机的短信

提示音响了一声，她从包里摸出手机一看，短信是从纪然的手机号里发出的，显示的内容是：妈，我被绑架了。

李玉婷一下子就惊呆了，慌忙把电话拨回去，接电话的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十分平静地说：“嫂子，我和纪然在一起呢，您也不要紧张，只希望您现在通知一下纪建国，把欠了我的赶紧还给我，大家一切都好。”

李玉婷岔了声地尖叫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绑架我儿子？”

“我没有绑架纪然，只是和他在一起玩玩而已。嫂子，咱们都是女人，您比我更应该清楚纪建国，他既然拿了我的东西，是不是应该还我？”

李玉婷终于听出来，电话里的女人就是曾经在纪建国办公室里见过的那个李战。她惊慌失措地说：“有什么话咱们都好说，你千万别伤害我儿子，我这就给你联系纪建国。”

纪建国接到李玉婷的电话也慌了，第一反应就是让李玉婷千万别报警，一旦报了警他就完了。挂上电话后，他就直接冲下楼去，慌慌张张地发动起车，“轰”地一脚油门，汽车像个醉汉一样一路歪斜地冲上了马路，随手拿起手机拨通了李战的电话，可没想到，接电话却是纪然。

他猛地踩了一脚刹车，汽车带着尖利的啸叫声在路边停下，他什么也顾不上，急火火地对电话说：“纪然，你这是拿着谁的电话？”

纪然还在学校里上课，对所有的事一概不知：“是你们单位李战阿姨的电话，她说用她的 iPhone 换我的诺基亚，这次她亏大了。可能是刚才走得急，忘了换卡了。”

纪建国一下子就明白了，李战这是在给他一个警告，目的是给他施加压力，让他赶快给钱。那个 U 盘里的内容他已经看过了，里面的内容就不用说了，李战一旦狗急跳墙，把这些东西送到纪检部门去，那么他纪建国也就走到头了。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女人是不达目的不能罢休了，毕竟自己的把柄掌握在她手里。

再说高德明，看到高星把李玉婷给气走了，心里也很生气，刚要找高星算账，就听到高星在病房里传来一声尖叫，他全身不由得一哆嗦，“噌”地就蹿了进去。

经过了十几天的昏迷后，李素琴终于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李素琴死了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高德明始终都没有从她的影子里走出来，痛苦而迷惘，只要闭上眼，脑子里就闪现出她的音容笑貌。他几乎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只有他和李素琴在一起的世界里，切断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朋友都以为他和老婆之间的感情太深，害怕他因为悲伤过度伤害了身体，就多次上门要把他拖出来放松一下，全被他婉言拒绝。在这些日子里，他从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总是感觉自己很穷，就找了神仙求助。神仙说，我给你两万块钱砍掉你的一只手，你同意吗？那人想了想说不同意。神仙又说，给你一千万我要了你的命，你同意吗？那人考虑了半天后说不同意！神仙笑着说，这就对了，你已经拥有了一千万的财富了，为什么总是哀叹自己不幸呢？想一想吧，当我们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还能自由地呼吸时，你就比在这个星期离开人世的那些人有了很大的福气。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杀戮、酷刑的折磨、饥饿的难耐、被囚的孤独和病魔的痛苦，你已经好过世界上的五亿人口了；如果你能参加一个聚会而没有受到侵扰、拘捕、施刑或者死亡的恐惧，你已经比世界上三十多亿人幸福了；如果你冰箱里有食品，身上还有足够的衣服，而且还有一间可以栖身的小屋，你已经比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富有了！

尾 声

《寻宝》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一档艺术品收藏领域的大型活动类节目，这个节目具有权威的专家资源，涵盖奇石、陶瓷等文化收藏领域，节目的海选活动为广大收藏爱好者现场免费鉴定，提高公众对艺术

品的鉴赏品位。《寻宝》每期聚焦一个城市，节目立足于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专家分别对入选宝物进行详细评鉴，并与藏友面对面交流，通过层层筛选，最终将由每位专家推荐一件宝物，成为候选“中国民间国宝”。再由其中推出一件最能体现当地文化特色、能成为城市文化名片的艺术品，作为当地的“民间国宝”。

参加中央电视台《寻宝》栏目，需要从海选到入围，再到后面的分组评选，直到产生当地民间国宝为止，总共四个阶段三天的时间。高德明抱着那把项真老壶也来参加了海选，他的号码是杂项组 121 号。在大厅里等待的时候，主持人佳明还专门对他进行了采访，但是他很低调，淡淡地说这把壶是前几年出差的时候在外地淘来的，想请专家给看看真伪。

当他从专家嘴里得知这个东西是个赝品的时候，心里感到豁然开朗了许多。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就随手接起来，耳机里传来的，却是文丽充满幽怨的声音，凄楚地叫了一声：“德明。”

高德明大吃一惊，惊得他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而拿着那把茶壶的手却随即落下来，只听到“哗啦”一声响，那把壶掉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当即摔得粉碎。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

高德明没说什么，直接就关了手机，很轻松地走出大厅，第一眼就看到了停在路边的红色法拉利。戴着墨镜的倪亚兰手里捧着一束鲜花，身体倚在车上，一只脚踩地另一只脚则蹬着背后的轮胎，样子看上去很是潇洒。而高星还是那么一股疯疯癫癫的劲儿，看到他从里面走出来，就像是一辆开足了马力的车，直着就冲了过去，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龇牙咧嘴地道：“老高，我们要去吃老船夫的拌海螺，你去不去？”

高德明看了看倪亚兰，对高星说：“去！干吗不去，不去白不去！”

（完）

后 记

说起来，我写的故事全部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这话不知各位读者朋友是否相信，反正我是信了。

这本书是在闽清阁茶楼里写完的。在茶楼一个专属我个人的房间里，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中年人前来“打扰”，事业有成的男人和闲居家中的女人，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我进行讨论，有事业的，也有婚姻的，当然更多的是家庭问题。在和于峰、薛刚、王建、尚可等朋友的聊天过程中，脑子里逐渐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原型人物。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到中年多事之秋，有好事也有坏事，就像《中年危机》里的高德明，事业搞得一地鸡毛，家庭又面临着重大危机，心里惦记着初恋情人，生活中又有年轻貌美的亿万富姐追随，看上去好像挺美，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危机四伏。

所谓“危机”，概括地说无处不在，既有生活的危机，也有家庭的危机，还有事业的危机，更有人身的危机。当所有的危机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里爆发的时候，就产生了故事。一群具有严重“危机”成分的人物所组成的一个个危机元素，形成了一个危机的集中体，全部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中释放，确实能把一个人给逼疯。这群人物富含了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有重大杀人嫌疑的亿万富姐倪亚兰、居心险恶的初恋情人文丽、被痛苦婚姻蹂躏得痛不欲生的大学教授李玉婷、因肝癌晚期被药物制杀而几近精神错乱的李素琴，以及善施计谋苦苦为将自己从小三转正而努力的李战，还有穷困潦倒为了区区小利而不择手段的女作家周玉燕等等，一群女人莺歌燕舞地围绕在高德明、纪建国、姜宝山和杜占举这一群中年男人周围，走马灯似的轮番上场，合力把这一幕幕生活“危机”给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

这是我今年写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之前应著名演员于震之约，要求我能写出一部客观反映中年人生活的影视作品，于是就想到了这个选题。坦率地说，《中年危机》是社会表象的一个透明体，通过一本书能够及时准确地讲出社会众生相，确实勉为其难，但是尽量抓住时代的气息，将生活和作品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以最大的可能去贴近生活中的人物，从某一个人物看到现实中存在的某种现象，也算是实现了作家们通过作品解读生活的一个夙愿。

说起来，这本书并不深刻，只是很平静地或者很散淡地说出了一些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也许，在这个充满了戾气和欲望的现实中，我们都已经变得麻木了，就连作品中的人物也都能感到一种冰冷的麻木。作为作者的唯一解释，可能就是见怪不怪了，所以也就懒得像愤世嫉俗的愤青那样去多加一些评议，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吧。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品所表现的，也就是如此了。

一个作品写完了，想来总还是有些许感叹。多少个夜晚熬炼出来的苍白带着铁青的脸色，在这个清凉夏季里显得更加疲惫不堪，弓着腰驼着背，蹒跚地关闭电脑，然后下楼、洗澡、上床，关灯之前还在纠结脑子里的那些人物和故事，一个个闪现出的形象都像老朋友一样很熟悉，在思维中翻滚了无数次。在这个晚上，一杯凉茶后，就要说一声再见，免不了对这些虚拟世界的朋友们产生一种淡淡的牵挂，为他们的未来，或者为他们的生活！

一切都在低调中走过，而且与人接触都很少，更不要说与谁去交流，从而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威胁，只是恪尽自己的本分，在默默地做自己的事。

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最后一句话是祝她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刘 杰

2012年6月6日定稿于青岛闽清阁茶楼